叢書集成三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三册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學庸

大學衍義補一六〇(下)卷一二三至一六〇……明　丘　濬著……丘文莊公　〇一三　〇〇一
大學說一卷……清　惠士奇撰……經　學　台　大　〇一三　三五九
大學辨業一卷……清　李　塨撰……顏　李　〇一三　三七七
大學傳註一卷　中庸傳註一卷……清　李　塨撰……顏　李　〇一三　三九九
中庸章句一卷……宋　朱　熹注　清　吳志忠校刊…四書集注　〇一三　四一九
恕谷中庸講語一卷……清　李　塨述　李魁春等錄…顏　李　〇一三　四三九

儒家哲學——論語

論語集注十卷……宋　朱　熹注　清　吳志忠校刊…四書集注　〇一三　四五七
論語傳註一卷……清　李　塨述　李魁春等錄…顏　李　〇一三　五四七
論語補疏三卷（六經補疏之一）……清　焦　循撰……焦　氏　台　大　〇一三　六一一

儒家哲學——孟子

孟子集注十四卷……宋　朱　熹注　清　吳志忠校刊…四書集注　〇一三　六四五

大學衍義補

下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牧馬之政上

易說卦乾爲天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胡一桂曰乾爲天而貫四時純陽而健爲馬在春爲良夏爲老秋爲瘠冬爲駁乾取象無所不包不可與諸卦例論

吳澂曰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

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强者也駁馬屠乎食虎豹健之最猛者也

震爲雷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

蔡淵曰陽動于下故爲雷氣始亨故於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俾所謂的顙是也

坎爲水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

徐幾曰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顙下畫爲馬足坎中畫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蹄爲曳

臣按易之爲書以明陰陽其取諸物也无所不有而於馬獨詳焉孔子於坤既以利牝馬之貞以取象而於大畜又取乾之象以稱馬蓋以天地間動物莫健如龍而馬次之龍非可畜之獸而世不常有就地用論之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馬也故於大畜之馬則謂之良良者稟純陽之氣而有剛健之才者也其間坤之牝者雖曰具陰之質而其所以爲性者則從一而不變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馬之健者屬乾而牝則爲坤坤

者乾之對言馬於坤明其爲乾之配也是以雜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見獨於馬凡三取之於物惟取其一體至於馬則其質之良齒之老形之瘠色之異性之偏無所不具以見馬之爲物於畜類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无而有天下國家者必畜之以爲治具者也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臣按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爲名而獨於夏官卿以馬名焉者蓋以見國之大事雖在於

戎而戎之大用則在於馬所謂五官者皆主於文事而此一官獨用於武備武備之設所以平諸侯正天下無馬則無以駕車輅而以爲禮無馬則無以整戎行而以卽戎邦政有所不行矣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駉曰馬政之說古今凡數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立冬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亂秋所滅新造之邑未年亦至騂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騂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臣按今之中國卽古之中國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山川萬古此山川則萬古此人物成周之世於天子畿內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萬匹諸侯國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馬四千匹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馬四百匹今而一郡之地視古者一國一邑之地視古者一家成周盛時不聞其乏馬之用而馬之在民者亦未聞其爲害後世則不然豈今古土地生牧相遼絕哉雖然不特成周盛時爲然也若夫古之衛地卽今懷慶彰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魯地卽今兗州寧海高密等處之境衛乃有牝之騂者至於三千牡而小者不計焉魯乃有牡之純者至於十六色牝而駁者不與焉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又曰爲政在人則是馬政之興舉實在乎人今無其人耳豈其地之牧產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

詩鄘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騂牝三千

朱熹曰馬七尺以上爲騂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

桑之務作文公於是令主駕者及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騸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文曰哉公大布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臣按蘇軾有言為國之患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露者之所能敓也謝枋得亦言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為虛文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兵之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從知為國者固欲其富彊然而富彊之業必自乎人必得人以盡地力則富可致必得人以蕃畜產則彊可期然地生物雖各有所宜而無不生物之地惟畜產則地有宜有不宜焉是以古人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而設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以馬名其官則富彊尤在於玆也可知已是故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玉甫仲張萬歲而厚之哉二人者高談雖不足而猶忠實而近厚也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孔穎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臣按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

車駕

本朝每歲春秋遣太僕寺官祭馬神而於州縣皆立馬神廟本諸此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牧馬在坰（駉駉肥壯貌牧馬在坰林外曰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黑騅白跡）有皇（黃白曰皇）有驪（純黑）有黃（黃而赤鬣）以車彭彭（盛貌）思無疆（強有力貌）思馬斯臧（善也）其二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蒼白雜毛）有駓

黃白有騂（赤黃毛）有騏（青黑）以車伾伾（有力）思無期思馬斯才（才力也）其三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青驪驎曰騅）有駱（白馬黑鬣）有雒（黑身白鬣）以車繹繹（不絕）思無斁（厭也）思馬斯作（奮起也）其四章曰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陰白雜毛）有騅（蒼白雜毛）有驈（二目白）以車祛祛（彊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朱熹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呂大臨曰僖公脩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

臣按先儒謂詩人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匹之衆多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蓋馬有牝牡而形質有高下腹幹有肥瘠馬之牝者取其形質必高而大使所育者皆騋驥之種馬之牡者取其腹幹必肥而張使所駕者皆驃騎之良衛之馬詩人詠其牝之騋魯之馬詩人頌其牡之駉意者說于桑田者未分牝牡舉牝最高者以見其餘之皆然牧于坰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與焉各隨其毛色而分別之以見其成群如此也雖然牧馬者將以資軍馬之用固必以牡為貴然非其牝之良則亦不能以致其馬之彊而盛也衛詩之騋特言牝而不及牡豈無意哉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買平其價直）掌質馬（質馬量三物之高下而知其價）一曰戎馬（供戎事）二曰田馬（供田獵）三曰駑馬（下材供事）皆有物賈（材有美惡價有高下）綱惡馬（為不馴者以索絓骨不償）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受馬及行則以任齊（若馬之行則以所任載之輕重道里遠近別蕃之以齊其勞逸而後行）若有馬訟則聽之（有爭馬之訟則聽其曲直）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許再次養蠶）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歟

臣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之為言平也專以辨其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有彊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馬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槩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有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閑厩之中以

備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老易壯有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死者則責其陪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詐偽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收之於官然後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質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實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

其弊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陪償如故而西北之邊苦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良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仍行之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情犬獲小獲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物與人為之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焉官府既為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

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價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窘何由得錢臣愚以為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為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實壯肥而齒未老馴致瘦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有督責之實狀則免其人而惟責

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立爲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之法其馬實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証明白者亦不償

校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擇乘之養之數辨六馬之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一師四圉養馬曰圉三乘爲阜。馬十二匹阜一趣馬十人注之三阜爲繫。馬三十六匹繫一馭夫。中士一人注之六繫爲廐。馬二百七十六匹廐一僕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一校分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六馬。其五皆良。惟駕馬一物獨三倍良馬之數也

鄭玄曰校人者馬官之長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

吳澂曰良馬謂五路之馬皆良善者也六廐成校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後王馬大備也

臣按校人之職鄭氏解校爲比校之校或者又謂用木相交爲圈檻以制禽獸之出入謂之校因謂主馬者爲校人觀校人所掌者始於乘積而爲阜。爲繫。爲廐。而成於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馬之屬。註謂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臣竊以爲不然。謹考馬質量馬三物。一曰戎馬。卽此戎馬也。二曰田馬。卽此田馬也。三曰駑馬。卽此駑馬也。其所謂齊馬者。以駕齊車者也。齊車云者。先儒以爲王自整齊之車。所謂道馬者。以駕道車者也。道車云者。先儒以爲王行道德之車。意者馬之足力齊者則擇以爲一類而謂之齊馬之範驅也者則擇以爲一類而謂之道歟。且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六者之馬。皆謂之物。先儒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類而相從。可爲育種者爲一類。可供戎事者爲一類。毛足齊一者爲一類。善於馳走者爲一類。可供田獵者爲一類。材下而供雜役者爲一類。校人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辨之各爲一類而共有六類焉。況所掌者王馬之政。謂之政則非但分類以駕車一事可知也。六馬之用以種馬爲先後。乘輿惟牡是用。漢人乘牝者爲世所擯。況以駕天子之

輅乎鄭氏解種馬謂馬之上善似母者賈公彥謂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臣竊以謂古人貿遷所謂種馬者安知非謂牝哉吳澂謂馬之至良可為種者牡養亦謂馬之善育者所謂為種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體之良色之純而力足以任者爾又何牝牡之拘哉蓋馬之性牡者多有不馴而牝則多馴焉故用之以駕天子之輅慮其或有奔踶而致傾軼耳後世馬惟用牡所以駕乘而征戰者未嘗用牝而其所謂牡者又往往去其勢而絕其生道焉之所

以不蕃碩者坐此故也臣觀衛詩所謂騋牝三千言牝不言牡可見矣臣請今日除戰馬外凡公私所乘之馬皆許以牝有牡者官以價售之以為內廄及官府戎伍邊方之用如此則習以成風人皆樂做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而國家馬政脩舉生息日多武備日壯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馬之害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牲馬居四之一

鄭玄曰此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廄一閑諸侯有齊

馬道馬田馬犬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

賈公彥曰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每馬各分為兩廄諸侯與大夫每馬直一廄不分左右

吳澂曰閑猶闌也以木距閑防馬者也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

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寡牧所以不蕃而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脩者坐此故也譬言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户口蕃息難矣

臣願

朝廷復古昔王馬之政特敕有司脩舉廢典凡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於牡則芻豆不徒費而國馬日以蕃息矣

春祭馬祖執駒（馬二歲曰駒）先牧（始養馬者）須馬攻特（牡）秋祭馬社臧僕（善也）冬祭馬步（神馬）禡馬（災害者獻馬於王講習馭夫（駕車者）

鄭玄曰。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執駒無令近母。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恐傷之也。先牧謂始養馬者。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故驗之。馬社。始乘馬者。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

臣按周人於馬不惟養於人。而又禱之於神。蓋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馬。然馬之爲物。所以逸其性者。雖係乎人之養。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膘息壯哉。此成周所以有四時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所攻。執簡習焉。不徒責之人。而又求之神。不專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人。雖畜類之賤。亦無不然。此治古之政。後世所以不能及也。今

國家每歲春秋。太僕寺有馬神之祭。而各州縣皆立馬神廟。亦周人意也。但所謂執駒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政。尚缺焉。誠隨其時舉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則馬得其養。國賴其用矣。或曰。春之執駒。秋之臧僕。冬之講馭夫。無非馬政也。而獨於夏之攻特謂之須。何也。蓋特之爲言牡也。攻之爲言治也。鄭司農所謂騬之是也。韵書騬。搶也。俗謂之騸。馬之駒者。春則拘執之。使其體全而不傷其血氣。馬之特者。夏則攻治之。使其性馴而不至於蹄齧。是以所牧之馬。神全而力健。性馴而質良。然後簡擇其飼養之人。練習其駕馭之卒。此所以獨謂之須也。意者六馬之中。惟種與駑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歟。不然。所謂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牡少。其牝之多如此。將寘之何所也

趣馬。趣養馬者。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吳澂曰。簡其六節。謂差擇良馬以爲六等也。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敘而頒之也。居謂牧廄所處之宜。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適飢渴之宜。順勞逸之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廄。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胥。主買賣者。二人。徒十人。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醫馬

之貲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貲號也貲之入其布即錢也于校人

賈公彥曰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吳澂曰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掌治之者謂醫馬以知其疾之所在治之也

臣按先儒謂巫所以通鬼神醫所以寄生死非但於人爲然而於畜獸亦莫不然也周官設巫馬之官專掌疾馬而兼治之乘治云者蓋以馬之疾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驗而療之也其職雖主於乘治然亦以藥而攻馬之疾者則有醫四人焉巫馬不過禱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專主於祝禱也

本朝設馬神廟太僕寺及州縣皆設歲給香燭錢蓋得古人意也近世有安騎作人掌牧馬而專主馬病之下藥醫院校正刻板須布有司俾專其業者講而用之則馬無有不得其死者矣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田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鄭玄曰頒之者授園者以牧地一孟春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陰陽交合之時合馬之牝牡也

賈公彥曰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護禁止不得使人輒牧牛馬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可耕則授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脩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人曾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豈不以農政既脩則馬政自舉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爲草場近日盡爲權貴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請一切復之立爲蕃林政令異日欲行周人牧師之政舉而措之云耳

以上牧馬之政上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牧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駑句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句圉馬句正校人員選句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

鄭玄曰阜盛壯也佚特者用之不使其勞安其血氣也三歲曰駑始教乘習之也二歲曰駒攻驫之也散馬耳以竹括押馬耳其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乎之也

臣按此九者馬之政教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掌廐始牧夏庾廡也馬冬獻馬

臣按古人之養馬必順其四時冬之寒也則藉之以蓐春之煖也則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廐積糞穢之久而或足以致馬疾故殺牲以血塗之而後以居焉冬之寒也則燻之以艾炎也則涼之以庾其養也始無異於人則其馬安得而不壯盛哉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臣按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周官設官以掌王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養焉政以正之教以道之而養以安之也養之則生息多而壯健教之則性習馴而調和是故馬質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馬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則以養之而庾人則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陳澔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男女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郊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養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謂遊牝則牝雖在牧不得遊也蓋嗜慾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遊雖牛馬之眞性若牡則連之以羈靮編之以阜棧亦豈可少哉於此可見先王於牛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而亦不使之得以縱其欲而損其質如此則牝

者生育多而不夭其時牡者氣力全而成得其用是亦至誠聖人盡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陳皓曰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群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布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方慤曰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物廋人之掌其閑以至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之謂歟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夏爲主季秋之月班馬政則其政以秋爲主蓋之欲得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調習各因其時而班其政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戍僕也)及七騶咸駕載旌(旌旗也)旝(音挽)旞(音遂)授車以級整設于弢(音韜)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

鄭玄曰馬政謂齊其色庶其力使同乘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音稅)者也

孔穎達曰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旗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弢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

臣按月令雖呂氏所作然其所載者皆先王之故典季秋之月班馬政而命戎僕駕車載旌以設行陳蓋以操習天子之六種馬也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臣下三代之兵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無不成而武不至黷也歟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率騎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刮毛剔蹄謹落四下戰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下驚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臣按古人調養戰馬之法無出此矣凡戰馬者所宜用心調治

秦之先有非子居大丘好馬及蕃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鮮有不濟周穆王因非子善養馬而使之主馬於汧渭之間而馬大蕃息是知爲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案泉駒騄駬承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焉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革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莢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四而將相或乘牛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仟伯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之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通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蕃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繇今年馬口錢

林駉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閒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給
烏氏倮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于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郡之盛
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蕃牧者難矣又匿
馬者有罪有以劓傷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

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藉
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淵泉驢駝負出王
門關輸臺之倅始脩馬令此漢牧於民而用於官
之制也

臣按林駉言西漢之馬政始末盛衰之故備于
此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有
丞有主簿直司圉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
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

有掌閑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
曰龍媒四曰駒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
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
增置飛龍廐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廐即
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閑四曰北普閑五曰
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父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
豳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
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

勿耕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閒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幅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略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緜京度隴置八

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豳涇寧也蓋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安得養馬如此之多也乞　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訐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丙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臣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皎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得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湖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斷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或收於官或民無與焉始唐接

周靖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掌其政肇自貞觀訖于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于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垂拱以後馬耗太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群此唐牧馬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臣按議者謂秦漢以來唐之馬最盛承其所以盛者蓋以監牧之置得其地而監牧之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

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豈無其地與其人歟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則未嘗舉焉必欲舉其政請下户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閑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諳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必上有益於國下無害於民眞有利而無害然後立爲一代經久之制以爲

國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群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眞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攻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駉曰宋朝馬政蓄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户者曰户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詔募民入十牧草地開上虞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盡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牧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粟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臣按馬以資軍用誠國家之急務然用軍欲何爲哉衛民而已本欲衛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足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國家之有在民猶在官也而在官者則非民

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誠不可不爲畫定也疆界不定則官田日廣民田日削馬雖蕃而民日耗

而用馬以誰衛哉

國子博士李覯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善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菽粟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飽賮因而減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

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於給賜寧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蕃駒之將率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牧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

乎

按覽疏引猗頓畜牸之事尤爲切於事情由是以觀牧馬之政以畜牝爲先牝得其養則生育多矣積以歲年牝又生牝駒又生駒不出十年爲大蕃息矣覽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蒸藁既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雜處之以汙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謹按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故事不獨出於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則牝爲蕃息之本也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幷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處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脩之由人不在於地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

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群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于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

臣按我

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國所謂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幷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

馬政者特以爲操習豫備之具耳可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爲憂掌國計者切切以擾民爲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襲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無事之時且爾一旦事出倉卒又將何以濟哉臣聞天下無難處之事君子慮先事之憂當閑暇之時而豫爲之處置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廣詢訪於衆謀不拘泥於故迹其間必有一不虧官不損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無害者出焉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大閱然聚忽然散雲奔電驟馳鈔後前出馬之良也

一盛參江挺長鎗利刀什什相聯伍伍相繼大呼薄戰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惟用步所長契丹馬多無所用之

臣按中國之馬不如虜馬之良非徒無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無事之秋欲爲武備內疲齊民外苦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矣而訖無善政宋祁謂朝廷與虜相攻必不深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馬而步可用請損馬益步馬少則騎利步多則鬬健祁之言蓋有得於周人薄伐之意中國所以制馭夷狄者其策誠莫有過焉者也臣請於西北沿邊一帶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爲重扼要害爲主惟限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惟制虜使不敢越不必深入十步之中步八而騎二騎以爲奇而驅馳必精健之足步以爲正而什伍皆健鬬之卒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內可以寬保

户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倍備

英宗治平中歐陽脩言唐之攻北西起隴右金城平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其事於上前文彥博曰。昔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及諜者已千五百户。決非出於願。退復論益堅帝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户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强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户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户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户馬斃。保户獨償之。社户馬斃。社户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州縣吏廣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户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則是竭其科賦。保馬則是竭其征役。

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户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户。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户役。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群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爲人而養復爲馬。而役既供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師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償。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

涼天水外暨河北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楡烦介則沒入蕃界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水甘草軟最宜牧養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宣行威勝軍東及遂州平定軍其地率多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臣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

國家承平踰百年于茲矣正居安思危之日脩政舉廢之時乞下本兵柄大臣講求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孝監之養必備名而責實民間之畜必無損而有益立寫通融之法兩不妨賦及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撥地以立監牧山西陝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寫俵散制畜養之規脩廐牧之所勘牧地之數廣收市之利分支兌之等寬追陪之限如此則名稱其實有益而無損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

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臣按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脩舉甚至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散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斂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繁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乎

臣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始有若爲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令民自買馬養其實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養其馬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爲有見蓋馬所以蕃息者以其群繫之相實騰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繫一馬而欲其生息固難矣況求其皆良乎

以上散馬之政中

為甚。朝廷建國于北將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為之拯卹可乎。知治體愛深忠遠者所當為之軫念也伏惟
聖明明見萬里之外仁同一視之中況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萬乞
留神聽察則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發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右司諫王巖叟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者。牧監也。昔發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鄜州之東平比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間柳基草地隴畝具存使臣牧卒太半猶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

臣按古今牧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制牧監以牧馬是牧之於官至其中世改以為戶馬保甲馬之法。則是牧之於民也。牧之於官雖不能無害。而猶得馬之用。牧之於民非獨有害。而又不得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為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祐之改轅易轍則此數郡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後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買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成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林駉曰監牧之置圉師以畜之校人以視之秣飼

以時部轄有方則以渥洼之種耳否則貴市於夷狄而賤棄於中國此李覯之所以憾也

臣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爲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境有約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

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絹錢鈔非舊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須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馬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詔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財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戎馭之良我人得茶不能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亦濟用之良策

臣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之戎交易也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脩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爲金有

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舉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遞相押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廐圈新舊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飼養當因讀五代舊史曾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

帝嘆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添絕又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陽正臨中州尚以騎士為無所施今雖純用步卒亦未為失計也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糴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

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

有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御馬等草場其飼飲之卒則有牆廐等四備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之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自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參究唐宋之典以濟
今日之所不及。遍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
有而今爲人所侵埋沒者。盡復其舊。或有山
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
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
有逃亡者。則爲之句補。額有未備者。則爲之
備。其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
生之牝。其種有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去特。必
順其時。膳飲調養。各有其法。倣散關擒。減定其

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
則。立爲一定之法。俾之永遵遵守。歲時遣官巡
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
其官而優賞之。事必務臻實效。而不爲虛文。如
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
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考宋神宗初行此法。
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
神宗有見悔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
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
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者。

亦已具於制軍伍之條。然所處置者。特
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
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沒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爲草
場馬廐者。假如某縣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
若干。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群長若干人。既具其
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
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
民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

即一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群長十人。馬千
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
十村五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
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
力者一人爲廐長。年老者一人爲廐老。無力不
能養馬者數人爲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囤。及
長槽大鏟。每歲春耕之候。廐長偏諭馬戶。每領
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覆故驗
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
分耕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廐

長及老計畝而收之倉困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箕即以爲養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減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彼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蔽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牧必冬暖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爲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群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爲一群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足其數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牡來易每廐無牝騍以馬爲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驢四所生或騾或騍具數報官官爲遣車遇有般運官

物許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餧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馳走有不如式皆爲脩葺如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寓微寄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寓比户之同井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倅散關

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虧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餘損弁老弱羸疾者又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奪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輿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於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開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弁有疾者

不償惟以皮毛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詳見前馬貨條下）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餵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領草料則覈爲立法不許糶賣交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寔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陪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官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壯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餵空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爲廐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寬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者專一餵養遣大臣以貯草支大鏤以考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岷洮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與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牧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陳往往老死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陪償人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菅積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資其出力以爲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乎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逋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

心蓋亦仁恩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禹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抚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兵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為騎抚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遽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無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

馬決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劳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困自然屈服於我矣臣愚無知識輒敢肆其胷臆而妄為異議伏望

天地大量憫其區區一念夏交遂愛民之誠

以上牧馬之政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上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

臣按禮有六禮軍其一也軍禮有五王安石謂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臣竊以爲有大師之禮以用其衆有大均之禮以恤其衆然無大田之禮以簡擇之則亦無以別其材力之强弱技藝之能否心志之離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禮以簡其能然後知其力而任之而以興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禮皆不可無而大田之禮尤爲其切要者也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仲）（諸校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平其列以爲陳）如戰之陳（陳）（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吳澄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而春曰振旅者取兵入之義以收其衆而使之就農也以旗致民謂植旗而期民於其下也鐸鐲鐃皆似磬而大小異鐸其至大者鐲以通鼓鐃以節鼓鐃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國之備苟非素教之一旦驅之以臨敵是棄之而已然兵凶戰危必殺戮爲事不可以人試於是因蒐狩而習之因祭以行獵用獸以試術使其目熟於旌旗耳熟於號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進而之前退而之後疾而趨走徐而緩行分疏而散開急數而簇進皆於聞鼓而興聽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獵者而施之行陳用其所以殺獸者而施之敵人不至蒼皇失措紛亂無統也

中夏教茇舍（草止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步卒讀書述事以爲書契（合驗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前之儀）

（曰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防寇敵也）

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也

立蔡曰帥六軍之帥也閭所居之門公邑閭田謂之縣小都謂之鄙大夫謂之家鄉謂六鄉野謂六遂若舍之數乃寨法皆以辨軍之夜事蓋休兵偃師之時宿火而寢目固無見衛夜而處耳固無聞也將以鼓鐸而聲之則所聞必亂將以旗物而揮之則所見必眩於是專以號名為尚而號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姦細及間諜等事

臣按所謂攝車徒讀書契如今人按簿籍以點名也觀其所謂辨軍之夜事可見古人教戰不

徒教其晝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舉無廢事而兵無敗陳也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為諸侯載旂交龍為旗軍吏載旗熊虎為旗師都載旞鳥隼為旟鄉遂載物雜帛為物郊野載旐龜蛇為旐百官載旗鳥隼為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吳澂曰於中秋言治兵者禮春夏不興師秋乃出兵之時也陳旗物所以作戰也辨其用者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陳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見四時教閱之法皆同各隨時舉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見義也後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閱者宜詳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群吏讀鄉師之法而習戰先大閱之期群吏戒衆庶修戰器脩其車徒之兵簡其車徒之卒及期簫入山澤之虞萊所田之野為表第一表也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也弊仆也旗謀後至者仆旗而後之乃陳陳列車兵車徒步卒如戰之陳皆坐聽誓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鐸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植所仆者車徒皆作起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鐸群吏弊旗又仆其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聚而進徒趨及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速也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闋鼓以節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吳澂曰仲冬農暇故教大閱以簡車馬習戰陳尤詳於三時萊所田之野謂芟除其草以便馳驅也表所以正行列者於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則三百

步。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總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其步數隨軍多少。可矣建旗後表之中。謂第四表之中央也。質明降旗。謂期衆之至須早。故明以作旗。後至者詰。皆坐以當聽警也。陳前謂南面鄉表也。中軍謂中軍將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氣也。鼓人師帥旅帥。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衆也。及表乃止。謂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鐸摝者掩鐸之上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氣也。又二鼓而車驟徒趨。及表乃止。謂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謂自第三表前至前表也。鼓戒謂戒攻敵也。每鼓一闋。則車一轉。從一刺至三而止。衆敵服矣。鳴鐃且却。謂軍退。則卒長鳴鐃以和衆鼓。及表乃止。謂自前表至後表而止也

臣按周禮四時皆教。閱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為言收也。以冬方大閱。春則農務方殷。故收其衆也。夏氣炎燠。萬物告成。故以芟止為名。而教之以夜戰之事。秋氣肅殺。故以治兵為教。而教之以晝戰之法。冬則農事已隙。則通以三時之教而並舉焉。故謂之大閱也。國家大事在戎。而國之安危。下之生死所係。當承平之時。而習戰陳之法。異時有事驅之以臨戰陳。胥鋒鏑將可以全勝。卒可以全生。而國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於豫。則兵知將意。欲有所謀為。不待言語告詔。曉然自喻於耳目之間。耳有所見。聞。目有所見。聞。心運於中。而手足應於外。凡七卒坐作進止。旌旗開合之數。皆將帥之所欲為者也。如此。是惟不戰。戰無不勝矣。周禮振旅所辨者在鼓鐸鐲鐃。金舍所辨者在號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於大閱則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師布陳缺一不可。三時則各專習其一。冬閱則兼用其三。專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貫通。是知先王教戰之法雖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戰非一人可為。亦非一日可了。人多則難齊。必欲齊之。不能人人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聲。聲有不同。則事亦隨異。有旗物之節。節有異。然則事亦隨別。苟非平有以辨之。乃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盡記也。日多則難防。必欲防之。晝有晝之事。夜有夜之事。晝則為旗物之辨。使之視。能虎

為漏之像而無所向則為名號之別使之閒
門名縣鄙之名而契於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
至臨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曉也夫三時各辨一
物則習之熟而諭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並閒
焉又安能通融而盡其用哉此歲終所以必有
大閱之教也惟今
朝廷教戰之法月凡三次操練不啻盛暑不
息比周人之教閱止於四時尤為數矣但所以
立為之法者未必詳盡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
盡心臣願特　勑有司集會文武大臣典司政

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為定制頒之
將領俾其按此教習每歲仲冬
車駕親臨大閱之而施賞罰之典焉如此則列
屯生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無敵矣

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

朱熹曰宣王之田因此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
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
田矣

臣按古人多以田獵以講武事其所以為田者
非苑于禽也是時周室中微玁狁內侵逼近京
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興之功詩序所
謂復文武之竟土者此也東都之會久缺田獵
之禮不講於是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因田
獵以選車徒蓋借蒐狩以講武事以盛嚴其內
脩外攘之治焉耳非專為飲

吉日美宣王田也

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詩

呂祖謙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
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
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臣按先儒謂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
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
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賦之復也旌旐車旆
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
器甲徒御則不驚行者有閒而無聲又可見師
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掌（鎮會也）悉率左
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

而既伯既禱頒佾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
細之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節此推之
則其餘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兵
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
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
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

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
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
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類每歲
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御休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
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頤曰禦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
民守國之道也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
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

臣按大閱之禮天子之禮也而魯以諸侯行之
故春秋書以見其僭禮行之諸侯則爲僭行之
天子則保民守國之道也後世雖有教閱之事
而其禮不備往往漢唐亦間有行者

勑禮官會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漢唐以來典故著爲
大閱之禮除遶月將帥自行教戰外每歲仲冬
請

車駕幸教場行大閱禮以考校將領及軍士技
能以賞罰升黜之使天下四夷聞之知
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亂
之心

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草香
以爲防田之置旗獲獸之名以爲轅門帥車以其或
大旟轅表門也以葛或作
縛覆質質鵠也以
縛覆其鵠以爲埶門中
泉也流旁握謂兩車轄頭
各去門遠空

握四寸御擊拄也者不得入車軌塵謂車不得入門車軌之塵不出轍馬候蹄謂後足與前足相應捨禽旅捨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習用武事非徒以習戰以行禮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義也假艾蘭之草以為防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毛布覆門臬恐傷其馬足也車之入門則礙之以車軸以驗其能御也車轍之塵則欲其不遠馬行之蹄則欲其相應禽之群隊則欲其不遺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馳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馳則射者關弓命中矣獸之過防者不許逐是則戰之不逐奔走也獸之面傷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殺迎降也獸之不成者不許獻是則戰之不戮幼稚也田雖以得禽為上而戰則以能射為先故於頒禽之際又以射為去取焉古昔盛時因蒐狩以習用武事是以三軍之衆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運動見聞貫熟心意流通一旦臨於戰陳之間進退取舍咸中其節是以軍旅所至無不成功由教閱之有素也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四時講武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謂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謂禮畢整衆而還也歸而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林堯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貴賤謂田獵之制貴者先殺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貴賤辨等列謂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進退皆是也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毀師之義皆所謂順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獵之禮每年而四舉三年而大舉出而謂之治兵入而謂之振旅歸而飲至于廟以數軍實然不謂之治田而謂之治兵不謂之田實而謂之軍實以見蒐苗獮狩之行止曰以田實以習戰也若其所謂昭文章明貴賤

辨等列順少長而總結之曰習威儀則又以見
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順無非以肄習武事之
威儀使其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焉後世田
獵之禮惟以從禽縱欲為樂而已無復古人講
武之制所謂教閱者徒應故事而射之所施戈
之所擊刃之所刺皆無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虛
文而無實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周王入也
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
其用未明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以貨物易資財
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明定其辭不貳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恭敬之心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主刑狱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釋宋圍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明年楚子
與晉侯以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晉文公欲用其民以戰而子犯以民未知
義與信與禮故未可用也文公於是示之義示
之信示之禮然後用之故一戰而能成伯功蓋
有合乎孔子答樊遲之問所謂上之所好禮義
信之三事也然聖人所謂好者中心好之自然
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則欲民之用而
故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雖然文公伯
者豈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後用之焉
後世則驅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違恤民之
從違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地名且
撫其民分貧分貧之者振窮救振之長孤幼孤而幼者長育之
養老疾老而病者收介特單身者收恤之救也災天患人患賓
也孤寡赦罪重罪戾輕罪戾詰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
舊敘舊勳有功者錄勳合親九族之親任良物事官也官使
屬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如然好結好於邊疆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孔穎達曰兵者戰器之名戰必令人執兵即名人
以為兵也簡兵謂料簡其強弱集而簡之且慰撫
其人民也分貧振窮以下皆撫民之事也

臣按簡兵而且撫其民蓋民者兵之所自出也
為民而設兵兵備而民失其所孰與養其兵哉
本朝於邊地命大臣守備而兼巡撫之任即此
意也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鄭玄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穎達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鄭玄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謂教田獵繼以習五戎與車攻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以上簡閱之教上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簡閱之教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洗也兵也）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謂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該且必七年而僅可以戎兵其可易言哉嗚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後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猶未可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後世召募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盜賊雖金革之戎夷其敗也宜哉其克有濟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張栻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聖人所謂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親上之義然後使之執干戈擐甲冑習弓矢以敵王所懲而衛社稷如此則心專於內而堅氣奮乎外而果有不戰戰則無敵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為言由是觀之非獨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雖二而教則一要歸於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後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

用之孔子謂爲棄其民孟子謂爲殃其民爲上人者平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驅之以臨鋒鏑則雖不加之以斤鉞施之以刑戮其實與棄之殃之也何異鳴呼爲民父母不能生養之福祐之而棄之殃之矧又所爭者乃以土地名稱之細故是則孟子所謂民賊者也堯舜之世豈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堯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堯舜之位臨堯舜之民者乃欲自爲堯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爲哉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殿最

東漢制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射執弓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驅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陳進退名曰乘之而東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八陳演之爲八六十四也所謂貙劉即武帝時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臘也臘音劉劉殺也蓋欲習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爲禮也

靈帝中平五年詔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雜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夜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假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冑介馬行陳三匝而還

蓋勳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衆毅威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四出立五表又別墠地於北麻南向爲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墠所建旗爲和門如方色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戰隊之法凡教爲陳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在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爲後行旗卧即跪旗舉即起鼙鼓即進鳴金即止講武之日皇帝乘輦

輅至壇所兵部尚書介胄乘馬奉引入自都壇北和門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引蕃客立於大次四方觀者立於都壇騎士仗外四周然後講武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其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衆諸朱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聲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又表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擊鉦騎從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陳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送爲勇法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負之形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

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軍各八騎挑戰五陳畢大擊鼓而前驅相擬擊而罷遂振旅侍中奏禮畢乃還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蓋一歲四時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中軍居其一我

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儀於軍禮所謂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祇止是命將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焉請下禮官講元周禮及漢唐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爲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偃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

騎爲隊二通幢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列大陳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陳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麾下斬之宰臣跪于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度頗亦失序惟左軍節度薛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賚勞

開元八年八月勅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待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來年役差科惟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軍徒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于師貞以弘武備

臣按唐玄宗嗣位未久即行講武其後又詔兩京諸州簡選教練其不忘武備有如此者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衷以鉛粉命强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爲馬檛施諸帨稍俾馳騎相擊取其先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爲上等鄭於引滿者別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又閱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隊西列陳挽彊弩弓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御史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弛而為講校如此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劒舞皆能擲劒凌空繞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輩袒楊鼓譟挺刃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鍔飛躍滿空及親征太原巡城糧武必令劒舞前導觀者神聳

臣按秦人以講武為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為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驁而輕我中國也後世所謂

角觝之戲日巧一日其間有妙捷如神者非積以歲月之久演試之勤不能造其極如此也習成之後止以資人笑樂顧於訓練軍伍之法苟應故事有同兒戲是以真為假而以假為真也今日操練軍士誠使馳馬擊刺者皆能如優人之角觝每遇外夷朝貢燕享之際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聳是亦不戰而屈人之兵之一計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諸軍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為廣場張高為臺臺上設屋構行宮其後一日敕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

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譟聲震百里外皆三進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陳訖而坐士勇而屬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旨者謂諸軍

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詔自今遣官閱陳委令解鎧以弩弓射營習弓一等自一石至八斗三等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裨金甲綏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送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臣按議者謂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臨敵難用可謂切中教閱之弊夫戰必用兵而兵皆莫利於弓矢故操練以弓矢為大用請凡軍士往往一器如鎗刀之類然皆必兼以弓

矢焉。是則長短之兵各具於一人矣。每月三操之際。而以一日專習長兵。校其能否高下以爲賞罰。必全軍皆善射之人。則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又人情由難入易。易由輕入重。難。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輕衣。而所執之兵。又用輕物。代之。一日遇敵驟加以厚甲重器。必至於顚躓。奚。此亦操兵者之所當知。

种世衡知環州。諜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詐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自厲。皆精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然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強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

吳珫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爲中國之長技。古之名將所以守邊禦敵者。往往以是取勝。載之史冊。可考也。沈括謂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吳玠謂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使其衝突不能相及。觀二人言。則知中國技之所長者。誠在於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勸之有方。則亦不能使之射遠入堅。而洞重甲也。請於常時教閱之外。許邊將用种世衡課吏民射法。於過失之輕者。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爲賞罰。縱。則人人自勵。皆精於射。而中國之兵。無敵於天下矣。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皁。豈有紅紫之服。蔥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

營在城東者。即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臣按。軍情所以易動者。由其無恒心也。何也。蓋上之所以給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貲。用度不貲。則衣食不給。衣食不給。則無恒心矣。用無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測之變。欲保其臨事不變。難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軍情所

以訓齊之者其嚴如此然不得衣紅紫可也而亦不許衣皁及葱韭不得入營門則甚矣無故不許群飲可也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數年以來點兵不絕然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節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

臣按脩此言切中時弊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又曰大凡有兵須有陳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衮作一團裸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陳各有條理方得

臣按行軍不可無陳而陳法必有檢依自昔以來所傳者雖多然皆以八陳圖為得其法說者謂八陳始於黃帝用之以破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陳法隋韓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為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六陳也宋蔡元定為八陳圖說朱子謂其分開方圓陳法不相混雜亦有取而又常與之論陳法元定曰譬如一箇十分椎壯人與一箇四五分人厮打椎壯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與相打法對副椎壯的更不費力只看此理夫達見得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由此觀之則訓練之間不可不知古人陳法也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諫蘇轍言諸道禁軍日夜教習武藝將兵皆晏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兵其餘止一教朝請郎伍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憒者頗以為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

臣按軍士之所以[illegible]非但熟於技亦必養其力非但養其力亦必得其心苟於無事之時未

戰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驅之以禦敵。心不在焉。而氣力不足以繼之。彼雖熟於技而精於藝。而不爲吾用。用之而不盡其心。亦安能成功哉

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於極寒極暑之候皆停焉。其爲法也。可謂得中矣

蘇軾進策於其君有所謂安萬民者。其別曰。教戰守。有所謂訓兵旅者。其別曰。倡勇敢。教戰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

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鍾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銷鑠。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溺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勇氣消耗鈍。眊瘝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

出而乘之。四方之民。歐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於用兵。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皆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殺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後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忿。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蘇氏之策。欲無事之時。士大夫皆尚武勇。習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以擊刺之術。歲終試之。較其勝負以爲賞罰。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臣竊以謂今天下州郡。凡要害處皆設衛所。以養列屯坐食之官軍。以爲民衛。民既出賦稅以衣食之。而又使之執干戈以從事乎軍旅。則民有辭矣。然則今日官軍之外。民兵不可用歟。曰有事

之秋。禍變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於此敎而用之。非但爲國亦以爲民也。彼又將何辭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協助官軍。事已卽休。可也

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劒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

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臣按蘇軾此言。眞得夫激勸用人之道。但其所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陰之爲言。豈王道蕩蕩光明正大之謂哉。臣竊以爲其言雖不能無偏而其弊則爲甚善。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爲二等。擇其一等强壯精銳者。以爲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次者以爲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粮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爲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試合式者。定爲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爲上。五矢以上者爲中。則賞之。三四矢者爲平。不賞。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爲準。用蘇氏之

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爲人所訾。而益致其操習之功。彼不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衆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爲上所用。有勇者爲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爲衆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簡汰其疲老病弱。并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

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酋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爭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烏治軍之虛文也

臣按寅所言治軍虛實非但一時事也人君以誠爲治凡事皆然而於治軍旅尤不可務虛文而不崇實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

臣按人君惟不惑於群議乃能成事況軍旅之事尤難於逆料遽度往往有意外之變報復之禍人臣非眞有爲國之心者不敢建議自非上人持志之堅見理之的臨事之斷而不爲群議所移動者鮮矣趙雄謂造事之初衆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能集事豈但揀汰一事然哉

以上簡閱之教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上之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頤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强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皆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權自微賤技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講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柰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爲卦之主統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爲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爲坎矣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臣按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則不正不利可知矣丈人則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矣然師雖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上之主宰則亦不能以成功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威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後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制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

而職當爲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立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嘗教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臣按人臣无專制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有剛中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錫命至于再至于三焉承天寵之眞若布懷綏之德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爲臣受命必協于中道爲君命將必錫以寵命則臣无專擅之過而君无中制之失而師无有不利功无有不成者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頤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无功所以致凶也

楊時曰師之成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衆陰輿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則輿尸之凶可知

馬里曰河曲之師趙旬爲將而令出趙穿郤之若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臣按朱氏本義解輿尸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足以爲犯非其分者之戒今從程氏傳以尸輿爲衆主者以爲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頤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喪敗者如荀林父郤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

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與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統師殿衆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爲三軍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國家之安危皆繫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況於任將授師乎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佐助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日清明

朱熹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而其未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之勇者必以太公爲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鷙禽之擊群小雖然所至披靡豈有當之者哉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之夷詩人美之

輔廣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強之攘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淄淄洸洸之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于王

則內方平而王國庶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卿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為立王之自我）六師以脩我戎既安如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戎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土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也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皆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風講於家庭功勳閥閱允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專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

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
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　制書所
敷者卜有北鎮無敢不從者
而用小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
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
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以君不知之當自罪耳
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惟病其身又棄其民
乎
昭公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
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半
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國之患
乃使其臣將兵於外又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敗非
棄其民而何哉
臣按高氏之言用將之道也胡氏之言用兵之道
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人主能盡其
臣之不賢而以爲賢故之知其不賢而
者蓋鮮矣知其不賢而使之者必其父掌兵權
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往往置嫌疑於不
而假以兵權一旦事機彰露而馴致於不可駕

馭亦有之矣非但棄其師而已也春秋書鄭棄
其師不但責其有棄責其臣後世有國家與夫
輔人之國家者上其尚以春秋爲法而謹其微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
於睽楚地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萬楚地終
日而畢鞫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爲賈尚知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
諸外所獲幾何補所得人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必敗
蘇軾曰爲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鄒忌自謂
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齊爲勝都以將多
爲智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
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
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
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
以爲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
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爲人剛而

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晉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爲人以一少年之蔑貿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爲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治兵也又能以一禮爲三軍之約束譬具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孟獲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于彼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禮樂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

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陣而不知德義則其武者非聖人之武也皐陶贊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統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爲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鬬曉方略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厲兵。言其習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以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所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

臣按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其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桀俊者以練習之

以待不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桀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必戰。危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嘗經戰陣而屢著功勳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制。必然月令以此爲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蓋著爲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厲士兵。簡練桀俊。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詰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惡之所在。使四方萬國咸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兼而肆虐者則惡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惡之。好惡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下慢上而爲不義者也。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月而一申明焉。孰敢違王所好惡而干天之誅哉。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將請問爲將。孫卿卽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凡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錯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善行明無遁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一無急勝而亡敗。二無威內而輕外。三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五術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可殺而不可使敗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萬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至爲臣之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愼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憂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喪。敬謀無壞。與曉敬事無壞。敬更無壞。敬衆無壞。敬敵無壞。夫是之謂五無壞。無壞言無須臾不敬也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壞。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爲將之道。盡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更敬衆。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盡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

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
至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
爲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茲
事事在玆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
皆如斯言則永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
天下矣

以上將帥之任上之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之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徵者莊周以爲孔子之言引之以爲泛觀人之法而六韜之論選將亦以八徵爲太公之言所謂八徵者問之以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其言與周蓋相出入雖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選將參以二家之說而驗之則其人之賢不肖亦可得而彷彿矣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獄之官也夫掌刑獄之官必無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後可以爲理官爲將之道亦猶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在亡安危在於枹端柰何無重將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與凶反順與逆反生與死反所謂吉順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惡也於人所惡之事非不得已烏可以用之哉是故國不得已而後至於用兵士不得已而後至於將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暫而不可常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豈眞無哉甚言國之用將不可有制於中而士之爲將亦不可有所制於外耳

將受命之日志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奮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士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

臣按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之輔佐也豈一劒之任哉以一劒爲佳史所謂劒客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職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臣臯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爲國之輔而不知將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相如人之有兩手爲之有兩翼鵬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將得其人則國勢彊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備楫之輔也彊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將之輔也

三略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臣按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人君擇將當以未用之先詳審徵驗然後用之既用之後付以便宜之權俾其隨機制勝可也苟進退皆從內制非獨將之功不成而君之小恥矣

孫子曰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强輔隙則國弱

臣按輔之爲言夾車之木也車非輔則無載國非將則無威然爲將者必才智全而無欠闕謀猷密而無罅隙然後其國强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間而可入則威不立威不立則勢不振勢不振則日流於衰弱矣

漢高祖爲漢王時初得韓信欲以爲大將呼信拜之蕭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臣按古者豪傑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禮然後肯盡忠竭力以爲我用苟待之以常調則彼亦以常人自居雖有奇才異能曷以自見哉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滎陽卒將誰也曰須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將必[illegible]之將何人先料彼之

將與已之將相當否。然後遣之。因其所任則可以逆計其勝負。不待臨戰陳而後決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蹂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臣按。錯言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稟賦。有彊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編集爲兵。精而擇之。教而練之。作而起之。則皆良兵。而可以取勝矣。然非求於林林之衆。而用其什一。斜之良。雖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奮。雖多亦奚以爲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後可以成千萬之勝。然千萬人之中。群居而混處。未易以識之也。然欲識而拔之。其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讎而疎。不以罪而廢。是故管仲非鮑叔相任之。以伯。孟明三敗。秦穆赦之。以勝穰苴拔於寒微。吳起用於羈旅。樂毅之疏。孫武之瓦。合韓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隸。衛青之奴。去病假子。孔明不親戎服。杜預不便鞍馬。皆人以爲軍平蜀。李靖用於罪累。李勣收於降附。是豈以形

貌閱閱計其間哉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錯謂器械利。卒可用。將知兵。君擇將。四者爲兵之至要。臣愚以爲四要之中。而君擇將一者尤爲四要中之至要者焉。蓋將得其人。則士卒用命。而器械無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將。統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則兵威振國勢彊而四夷服矣

光武敕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敗。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敕。無爲郡縣所苦

臣按。光武所謂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興師旅以征伐。所以除盜而安民也。然盜豈自外至哉。卽民之爲也。平定安集。則民去盜而復爲民矣。爲將者必掠而屠之。以張威立功。盜則除矣。而民亦從而損焉。光武之爲此言。眞知帝王

用兵之旨也哉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臣按爲將之道不過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決其行智以運其用蓋當夫受命決戰之時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奮發而剛彊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弱之時焉則是智而已矣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奄之

戴溪曰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皆服之相爲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舍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貴有制將貴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將之能否是以君之擇將必求其能不能者決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無制耳非謂將之可以無能也將既無能之焉用彼哉由是觀之選將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蓋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擴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盡合衆人之能以爲一已之能用此有能之將而統夫有制之兵進退分合左右以之無敵於天下矣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狀萬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將相與圖回廟堂彼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縱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國家不可無老臣而於將臣猶不可無不

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語有之。智如禹湯。不如更嘗。又曰。百聞不如一見。老將更嘗軍事多矣。雖其辨論計慮未必竦動衆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論皆其所更嘗。非無徵者。故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陛會宗爲烏孫所圍。亦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衘杯曜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臂。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勞。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以感義。夫恩可以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驅蒲茅以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

臣按思令此疏。雖言當世之弊。然後世世將之弊。惟取其官與世。不復問其人果何以將否。僥倖無事。徒以備員。彼駑鲁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顧後患。固不足責矣。而有國家者。承祖宗百戰之餘。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駑童庸豎。一旦有事。豈能支之哉

唐太宗時。幷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臣按秦築長城以備虜。延長數萬里。役死百萬人。太宗以一人而當千萬里之衝。而衛千萬人之命。其過於長城遠矣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各萬徼孰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徼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豈乎有節制。彼幸而勝。亦幸而不敗。皆非有成筭者也。是故有節制以不敗。有成筭以取勝。是謂萬全之師

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

之於閫。謂蓋千也。授之以鉞。俾專閫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式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悖大貴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經綸之術豈不都繆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駕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柄。當今事宜所繫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

臣按贊所謂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此可以為人主委任將臣之法。至謂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此可以為人主賜詔將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權特恩。但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於順物情。其在於通時變。此數語者非但用以制軍馭將。凡處天下事皆所當然

贊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拔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惟在所馭。朝稱光悖。多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忽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獲全。雖以積恨先賞。四老皆漢高祖所用。此漢祖所以恢弘帝業也。乳狗銜之賊而任其才。齊桓用釋斬袂之怨。以免於難。管仲用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神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陳曰。無忿疾于頑

臣謹按古聖賢有改過之說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過況乎用兵戎之士而又當有事之秋尤不當責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蘇洵曰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群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邪猶難不易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臣按將相二者皆國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者也洵謂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戰必勝攻必取如此之將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此誠不得與相侔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天環衛而姦盜自清禦天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蘇軾曰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過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王治兵於為終日而鞭七人貫三人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敵闔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敗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軾謂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試真有見之言也夫試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誠未見其必然也惟試之以一官使之臨衆而治事則才否見矣才則用之否則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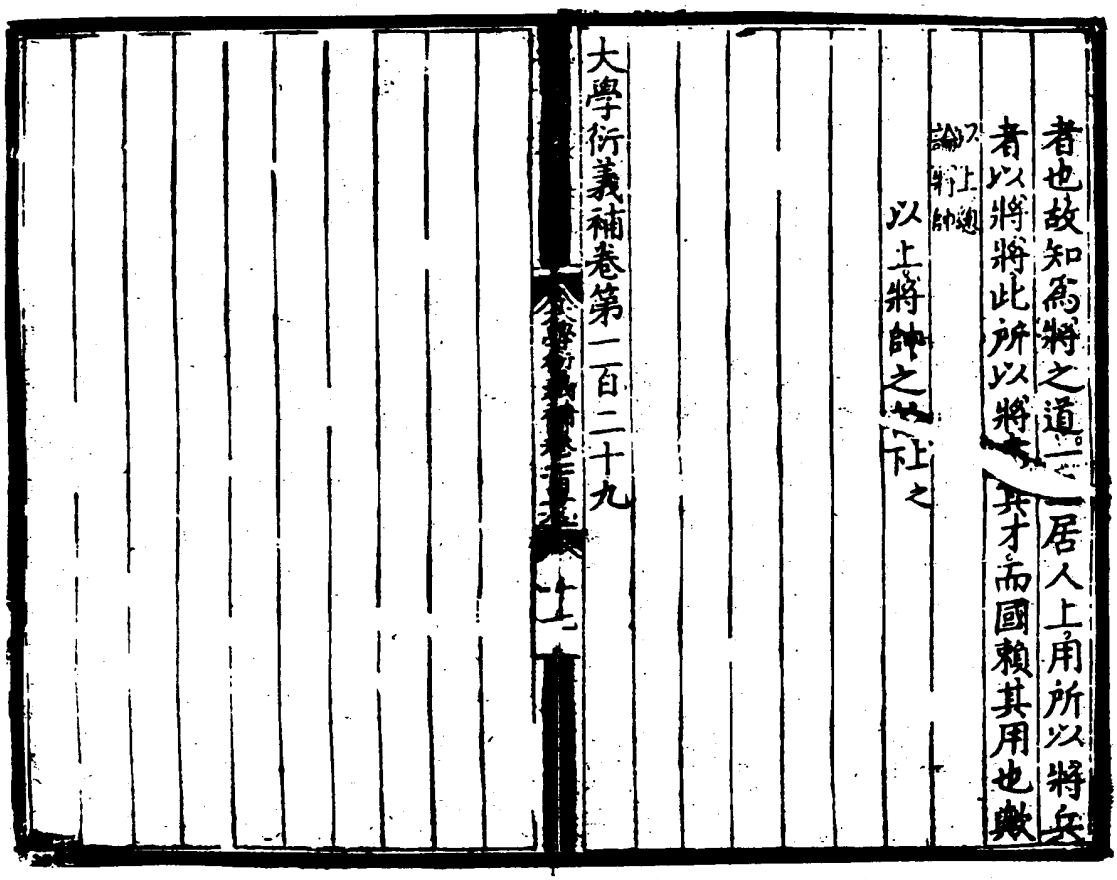
蘇轍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此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

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其去兵權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擇其利多而無害者爲之斯可矣然所謂利者非便於己私之謂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無禍害是也是以君子貴乎講學以明理公心以處事

轍又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馬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踴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虜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閒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閒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方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享之以財使多養閒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輒近

臣按轍此言曲盡用將之道朝廷用將而能假之以權豐之以財而不繩之以文法小故則將得以盡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蓋躬自爲將



者也故知爲將之道一心居人上用所以將兵
者以將將此所以將士共才而國賴其用也歟
以上論將帥
以上將帥之下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二十九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中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也）之弟楊干亂行（亂行之次）陳於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君之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爲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會）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臣）按此見魏絳能執法以肅軍禮而晉悼能容

臣之執法以佐邦治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臣）按將兵者一夫之能將將者萬乘之智君之於將猶將之於兵也人君必能將將然後將効其力將必能將兵然後兵盡其技將能將兵而君又能將其將則任用得人而所向無不成功矣苟爲不然君之於將也惟因其職而用之而無駕馭之方是之謂遺將而非所以將將也將之於兵也惟以其勢而驅之而無節制之法是之謂出兵而非所以將兵也駕馭之道李何杜甫詩曰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高祖之用韓信可謂駕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寬仁大度性明達而好謀能聽知人善任使則亦不能以駕馭之也較之易所謂神武不殺雖不及然亦庶幾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而獨遣馮異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恥則又爲之致禮極懽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濟天下之難其御將亦多術矣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光武於馮異可以爲萬世人君推誠待下之法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爲所幷乃

移屯陸贄上狀言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御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

臣按當是時李晟既徙屯東渭橋後數日李懷光果幷李建徽楊惠元兵惠元死之執之幷敵可謂明矣然贄所言非但可以施之於當時其所以制軍馭將之策離合疾徐之勢所謂得其要契其時者百世之下皆所當知者也

陸贄言於德宗曰赴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才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

臣按自古立國未有必文武並用將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馭而馭之爲言乃獨加之將兵之武臣蓋將之爲將以武勇爲事以强毅爲任非人君有以駕馭之不能得其用也雖然此特霸主馭臣之術耳豈仁君待純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謂將臣者非求之於文臣之外用之以總庶政則謂之相用之以統軍旅則謂之將人君待之當如一誠心以信之真道以臨之任之云耳何名爲馭哉

贊又曰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贍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誕善者罔上而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謀責實度矣課責實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陳莫前虜或越境儌行若涉無人之地透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惰務徼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

臣按朝廷舉事當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過而於制馭將帥尤不可含糊隱忍是故禹人之中而一卒被虜若無損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無傷也然漸不可長微所當防功過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審是非審而功過明如是則萬里之遠如在几席之前萬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縕誣罔者不能行其私將見將無不竭其才卒無不盡其力矣

宋太祖嘗命有司爲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碾磑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上寵異將帥多類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視將帥不減其兒女大哉言乎帝王無間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屬畜其臣臣不以家事視其國非人也

太祖時內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甘言無厭之求以茲臨馭誠爲兒

戚然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賞苟犯吾法惟有殺耳

臣按人君之於將臣待之不可不誠馭之不可不嚴太祖蓋得之矣

太祖以姚內斌爲夔州刺史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者能稟帥意則必憂恤其家爨厚其爵祿多與公錢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緩進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也

臣按後世人主得用將之術者首稱宋祖觀其謂財用豐盈必能集事進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所惜眞知所輕重緩急可以爲百世帝王用將之法矣

太祖時郭進御軍嚴肅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詣闕訴進不法事上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邊此人有過畏懼而逃匿耳即命執以與進令自訟之進方奉表謝會汗漢入寇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汝能掩殺此寇則爲汝子朝廷軍校果立功而還

臣按人君用將而能任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人主往往許將臣以軍法從事及其下有來訴其用法過度者卻又責之則爲將者不知所守而寫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執以還之他日別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師征蜀十二月京師大雪帝設褓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驛齎賜王全斌旦諭旨諸將不能偏及全斌等

臣按不知帝深宮之寒而思邊塞之苦於此可見仁心之發於天性矣

聞此安得不感嘆而思慕其忠節哉後世人主耳目所及尚不知恤況可以觸類而推乎

太祖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劉民妻孕而殺之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曰與卒伐人何罪殘忍至此當速寘法以償其冤

臣按王者興師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廣吾仁也而爲將帥者不體上之仁而恣其暴虐豈仁者之師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許彬以爲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爲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呂中曰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殺諸將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斬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臣按人君之於爵賞雖有一定之規而不可無意外之處蓋國之爵祿有限而人之功庸無窮吾於一事之功而濫爵之極品之位後又有功將何以加之哉此後世功臣所以往往積功至於無可賞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爲崇義節度留後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十萬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而褫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爲過故抑全斌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追賞前功此其得駕馭英雄之術也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末世江左即平設不幸而有不肖人意者則全斌之罪終不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大抵人君爲事其處心也當如青天白日其處事也當如霹靂時雨

蘇洵作衡論論其御將術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之御韓彭也高帝之李靖李勣將也唐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庶乎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暴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食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御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

之術以稱其志

臣按蘇氏論將有賢才二者是已至謂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所謂智者結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嗚呼智與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是則所謂信也而能先覺豈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當然之理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結之示之也蓋所謂賢才之品雖異而信智之理不殊於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義有禮焉仁以保愛之義以節制之禮以優待之是則所謂天之道君之德國之政也術云乎哉

洵又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縱以法恐內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肅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

臣按洵謂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得古人威懷天下之術以上言駕馭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矦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西方蜀金金主肅殺人生其地者多壯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奮者多在于斯雖然此論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無往而不有此又不可專以地氣拘也

北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衰懦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將鎮之選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成運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嵒之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或亦

有隱皆收其實緝給其虛冒寫其力薄其衣用其功
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
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守臣邊任不得其人故也
自今以後南北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
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
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幷所舉之人隨時賞罰

臣按袁灌所議盜舉將領之弊非但在當時然
也其欲明臣王公各舉所知必選其材不拘階
級若稱職及敗官幷賞罰舉主之人臣竊以為
其人有功幷賞其舉主即漢高祖因陳平而賞
魏無知也此固可以激勸蕭賢為國之人若夫
兵家勝敗無常事固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若其
人果怯懦而謂之勇果昏愚而謂之智則坐以
濫舉之罰彼固無辭矣若夫事有出於不得已
有非人力所能與焉者宜加研審核實不宜一
槩以連坐坐之也不然則彼過為身謀者不復
為國舉賢矣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
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
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垛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
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
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經幹
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
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
以統人者

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
求焉今宜立為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
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
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宜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宜宗欲擇可為邠寧帥
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
今具陳方略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
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臣按將才古稱難得然以臣觀之非其才之難
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獨上之人難於知
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蓋世之求將者必
求其智與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試可也然試
之以勇可以得其旅力而不能得其剛決試之

以智可以得其謀論而不能得其精審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當大敵警敏之士未必可以洞先機此人君之求將所以貴乎先事而預求多方而廣蓄也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貫知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志於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自是大帝勸魯肅論呂蒙之意為將而不明義理不通古今雖能成功不過為材而已是故古之明將無不知書者但不循行數墨尋章摘句如儒生之為耳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

臣按武事與文藝異固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於無事之時欲求戰陳軍旅之士不以言語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資世用貴乎得識義理知機變之人無問文武皆然必試之以武舉欲其知威武戰爭之意爾彼誠識義理知機變一旦臨事料敵出奇應變舉諸此而措之耳論文科者謂科目不足以得人豪傑之士由是而出爾豈於武舉亦云

真宗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陳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節曰將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顧臨事機變如何耳

臣按真宗謂將帥才難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經戰陳無由知之然戰不可試蘇軾謂試之於沿邊蓋得之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邊上將帥當患少人國家豈有四海未必之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哉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臣按就軍伍階級中求將材其優劣量其才修其序而用之則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爲平世選將之法然遇有非常之變則又在乎變通焉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窮釣

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笑之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詔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

臣按脩謂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人君之選將才因人所舉薦及有功當陞賞者恒以此三言者爲權度則得之矣

脩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臣按脩之此策行之今日亦爲良便蓋

祖宗以來軍伍之制階級部分已定難遽更改誠能就隊伍中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較等而上之試以軍職與原係管軍官員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見及有顯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恥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

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奧煩碎之事爲問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職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及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陛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伍於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處遣之不疑與夫臨事而命命而不果臾相遠也

臣按富弼請舉將帥不限品秩不責罪過蓋限品秩則卑賤者不與而世多遺才矣責罪過則注誤者承襲而世無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況求將才以卽戎乎

弼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置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夫習武者讀太公孫吳穰苴之術亦猶儒者治五經亦令雜讀史傳博知古今勝敗之勢以輔佐兵術兵術既精史傳既博然後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當雜用兵術史傳之策才者出試之不才者尚許在學

臣按自古文武無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爲武也然此三代之學也後世事專不如古生於世者皆今之人而所爲之事必欲古之從是務虛名而無實效武學之設雖非古然終武胄於一室之中專爲一事之學子夏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謂事業有專攻亦未必無益也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襲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

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齟齬。一人有杌隉。安即轉而危矣。人君當國家無事之時。賢才彙進之際。恒思于心曰。今日幸無事。人才足給使令。用之理政務泝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難。今之將帥可以折衝千里。固疆圉。息禍亂者。誰歟。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訪之。試以繁難。寬其約束。養其威望。儲之以備一旦倉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條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險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爲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始此

張舜民言于哲宗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歎。側席而爲憂。在趙則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今擘胡未珍。疆埸憂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傅云。內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所以爲憂。況以天下之大者乎。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枌幹枯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幾有備之智。故能免倉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將之爲用。不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斯人也。豈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澆灌之。壅其根而條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計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於斯哉。國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則姦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謀自銷矣

高宗時。校書郎汪藻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

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士
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充將帥勇
鷙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
臣按國家之儲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閑時求而
收之急時出而用之則無缺絕之患矣人才有
文武二途文才隨取而隨用取即有之惟武才
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須多方以求之諸路以
來之積之於無用之地以俟夫一時之需然後
儆急不至於乏人用也

宋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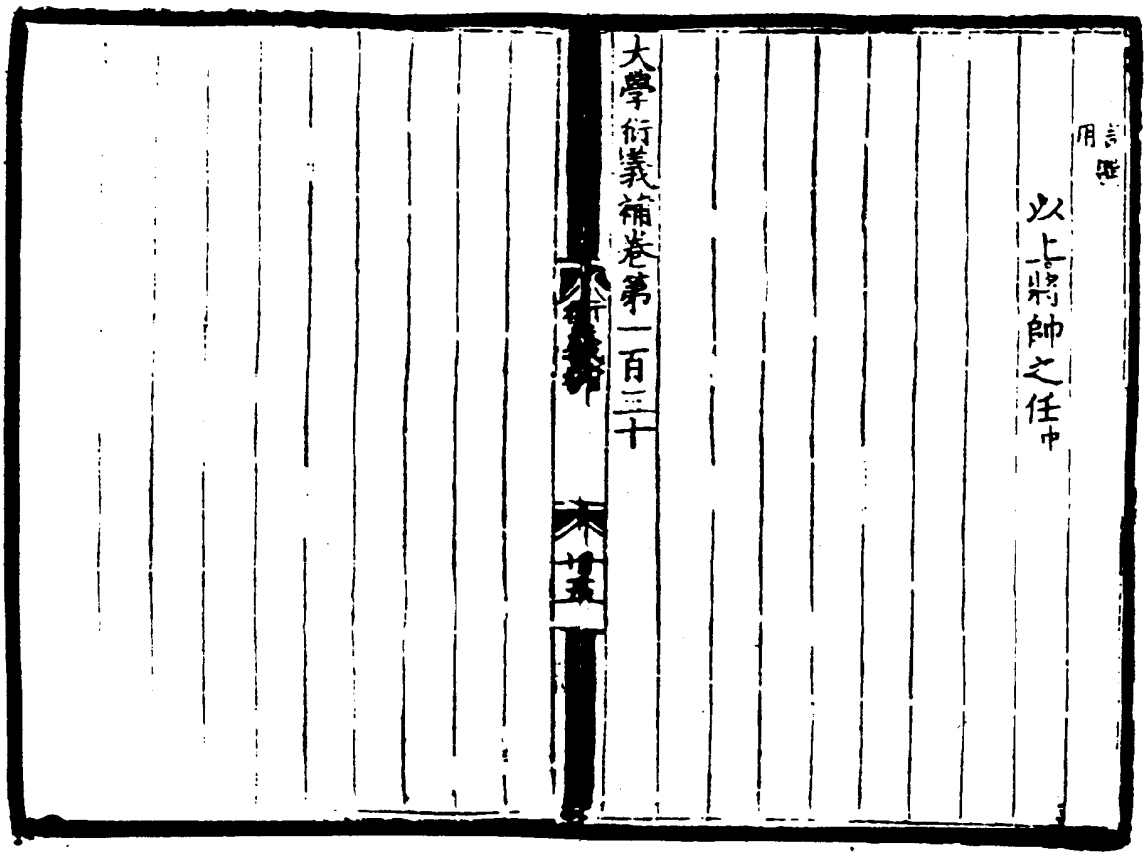
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
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
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
授以權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淺深授以軍職使之習練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
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臣按開武舉以試將才亦猶設文科以取儒士
也科目以試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
以求其心究其學識亦可彷彿其一二焉武科
之於將才何莫不然宋太宗謂科目進士不敢
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於武舉謂亦然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
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以付之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
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
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
俱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

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
心下氣於官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爲將帥者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
勢豈不誤哉

臣按債帥之說起於晚唐至宋南渡後亦有之
方國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時無此等事也熹之
此疏說出當時營求以爲將帥之弊委曲親切
如躬臨其事親見其人然人君用將當加審察
曰吾今日之用將帥得無亦有此弊乎幸勿以
其案牘具備等級推先而即信以爲實然也以



嚴武備

將帥之任下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宼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向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

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者必同衣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

悅將無咎殃

唐太宗謂李靖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

儀又非後人杜撰得出者蓋古有此禮也後世此禮不行久矣雖以唐太宗欲行參定而李靖猶以為出師而先告廟任將而許便宜無以異於致齋推轂不須參定況其他乎夫出師命將所以戡定禍亂安定國家付人以斬殺之權俾其司三軍之命夫豈細事而輕易若簡略無禮儀何以激勸士心增重將權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異宜不能盡制請命禮官斟酌古制參之時宜定為一代出師遣將之禮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

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曾一入尚數千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上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臣按文帝嘆不得頗牧之爲將而馮唐對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舉古人遣將之禮及李牧守邊之事以爲言未以魏尚事實之此非但當時之弊而後世拘文法以繩邊將其弊至今猶然

明主之任將帥專其委任責其成功惟以兵政脩舉寇盜息滅爲效不必區區於簿書文法之拘可也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誠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材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責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成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然得而詞付受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選任將帥之方勢此疏盡之矣後世人主所當遵行者也

贄又曰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蔑見於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奚於事悟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所意多本兇猜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當謀而後斷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難望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

馹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窮不敢拒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浹辰之間寇已奔過托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樵蘇將夫樵婦笑敢遮遊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喪敗則減百而爲一其捷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臣按賀之此奏備述用師遙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謂雖有所懲亦有所失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切中古今事情金谷所謂但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進退之意武侯所謂一勝則張百功捷其喪以則成百而爲一非此獲則張百以成千此又邊防陳功告捷之通弊也

憲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兩軍之間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范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宇人於韓以趙葛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制命攸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激矣裨相任管仲以興進賢貶以賊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說亦者皆文公也嗚呼范文公謀守原之人於敦頤知治體者猶以爲蓋當時階後伐汎親用其人以統軍旅任閫將乎有志於帝王之治者宜觸類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

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問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宗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欠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耶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斷之一言誠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於天理之正協於人謀之公而又剛斷以主之於中則天下無難為之事人主無不成之功矣史言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此衰世將帥蒙蔽之常態非獨唐之征淮西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

穆宗時振武軍亂逐節度使劉悟陰與魏博刺史張支謀縛悟送闕下以沒代之悟知之誘軍士作亂殺沒劉承偕殺之幕僚賈直言入責悟免承偕內之什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詣京師悟不時奉詔穆宗問裴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嘗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貶陳承偕嗃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効死穆宗從其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請流之

臣按劉承偕以驕縱激變劉悟為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悟集將士斬之欲以此收藩鎮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鎮之心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承偕來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悟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偕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曰帝舉承偕罪惡及發為太后言之而不說之恐激成禍亂為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憂政其弊有二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乘進軍中號令數百為牙隊其在陳臧聞者皆快豹之上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望見以手勢指麾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行誅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入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奏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止意史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

別向有功

臣按德裕謂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豈但當時之弊哉德裕此舉善矣然非二樞密與之同心未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樞密亦宜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爲國而不爲其黨吁賢矣哉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臣按既用爲將帥而又以中使監之是疑之也中使將帥同爲臣子何用分疑信於其間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監軍以中使適使之撓將權壞軍政而儕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誰歟將帥也將帥不能肅其下則有仁而不能施何義而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劍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盡矣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莞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還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之世無西北之憂詔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罷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父此官而責其成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則其畏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至

小其名而不撓權則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才能奮久其任則事體熟自古用將之方不易於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養士少而蓄材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歟

太宗大平興國中以楊業爲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富弼曰昔魏將樂羊征中山平之及還見其君所

收謗書三篋方知將帥立功不難但人君信任爲難矣將帥專閫外權擅行威福人豈無嫉之者嫉之則謗自生既有謗言聞之於君君惑之則疑其將將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樂羊所以感嘆其事自後帝王非聰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謗言者其明不及魏國之君也楊業本河東降將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納謗書一一付業使邊將安心以立事其過魏國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於楊業可謂合古人用將之道矣雖然將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豈不益長其惡哉是以君子貴明理而先覺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鉞下至二千石纂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僥望之覺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謂微勞盡甄下情必達此二言者用將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達爲主下情不能上達雖大功鉅庸亦或爲人所蔽況微勞乎

孫何言于眞宗曰謹按史記漢高祖將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爲大將軍部署諸將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於太廟備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執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臣即授令有鼓旗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將軍以之將軍就載斧鉞而出至帝推轂度門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也臣伏見今邊將授任赴鎮之際但授尺一之詔前所謂築壇告廟之禮皆闕

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是成國公未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禡祭而親諭敢當其儀注之詳具載
于有司可考也可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爲所
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
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臣按古者命將付以閫外之寄固無俟乎文臣
以爲之副貳然後世人心不古爲將者多用不
知書之人義多而仁少勇有餘而智或不足用
武人而參之以文行義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
資其武藝似不爲過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
任李漢超郭進賀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
假之事權略其細故不爲問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
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爲善也今則不然武臣
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

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
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將賞以待功常責久任
以觀能効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將帥最可爲後世法夫
漢唐以來人主稱善用將者首稱宋太祖雖漢
高祖有所不及蓋漢高能御將而宋太祖則善
任將也

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安撫士卒爲先所以
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

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擊羌
戎亦曰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繇
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行聚齊犒一州征役裁賦
市牛酒猶軍中不[illegible]出入故得戎寇息不敢窺
也又聞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餽豬羊肉數千
斤以給戰士

臣按將士樂敵將以其性命爲國家衛民守土
苟當出戰之時而爲將帥者徒以法令繩之而
無倫勞之禮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盡命
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投死而亦有

以一蕃不及而致其忿者飲食之物雖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區區餔啜之故也田況之言豈無徵之空言哉

劉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贊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萃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制副臣以為不便

臣按人君之任將固不可以不專而亦不可以獨專也蓋人資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見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將所以必為之設參佐也然此非獨以輔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以敢於為非者無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則潛消其非心有異議之人則遏絕其惡念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防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悉詣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之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

臣按李舜舉之言蓋有為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謂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則天下之公言也內臣而能為此言豈但賢於其類而已哉

王巖叟言于哲宗曰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謹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執國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行往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已可見夫有顯效則不錄而陰言則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哉以人之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憚此曹利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偃傚其帥有驕橫之勢此風寖長非朝廷美事

臣按漢文帝時季布為河東守嘗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布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啟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

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聞之有以窺陛下淺深也。夫文帝之於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猶可以達後世上下懸絶毀隙之間如在萬里況邊將眞在萬里者哉人君進退將臣當以嚴畏此言爲鑒

胡寅言于高宗曰。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駑不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踰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此任將之虛文也

臣按寅進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實有虛務其實則有其功。鶩乎虛則無其效非但用將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以上將帥之任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出師之律

易師之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頤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正道止於是也二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夫師旅之興无不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朱熹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參用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惟能以衆正而後可以王也蓋兵凶戰危所謂險道也非正不興師非順不用衆故謂王者之師然而不免有殺戮之衆法后之戰兵戎所至毒害隨之故興師動衆要用毒藥以攻病非真有沈痾之疾燔灼之瘡決不可輕用也

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頤曰在邦國則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小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蓋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朱熹曰律法也不臧謂不善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當謹始而守法也

李過曰其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亂周官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鼓皆侯撫師牛馬臣妾戒以勿

逐以其亂部分後不可以爲師也

臣按律有二義有出師之律有行師之律出師之律當以正以義行師之律當有號令有節制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程頤曰師之進以强勇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當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故左次未必爲失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臣按聖人作易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退而无所失雖无功亦无咎申後世一切以文法從事而有行師退縮之弊坐于朝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臣竊以爲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有行師左次者當計其得失成敗而不論其進退遲速可也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往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動也無知之貌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突正道賊壞常倫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下禹誓衆之辭也

臣按此人君征蠻夷誓衆之始先儒謂舜時薄海內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

征之蓋征之爲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後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則亦無辭以正彼矣觀禹誓師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則三苗之君其所爲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爲華夷主坐視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則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內若外無間華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正道則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歸於正道之

中。人臣於是奉君之辭而聲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趨向之不同猶力之不齊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幾其功勳之有成也蓋心不一則敵氣之志不專力不一則擊刺之勇不決又安能以成功哉甘誓（甘地名有扈氏所居在今鄠縣西南故有扈國也）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其珍物之也）侮（輕忽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怠棄三正（子丑寅）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左）不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車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殺）于社予則孥戮汝

蔡沈曰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有扈氏恭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左車左右車右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在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其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禮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在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謂甘誓一篇僅八十字而其間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蓋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格雖承禹傳遂之後而干戈行陳之事亦曾從家學素講明

來。臣竊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辭而觀之啓所以敷有扈之罪者無以異於禹之於苗也然啓之中皆必以天爲言禹之於苗謂天降之咎今啓於有扈亦謂天用勦絶其命可見古之帝王所以興師問罪皆因其得罪於天而奉天討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來征之師有扈之侮慢怠棄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辭于帝以征苗啓恭行天罰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己有不恭與夫左右從事之人不恭命焉則已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

中拳拳以恭爲言用命而賞賞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賞與戮不敢自專必行之於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別名乃帝王相傳之心法啓之恭即禹之祇承禹之祇承即舜之恭已堯之欽明也事有常變而恭敬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師之本乎

侃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侃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侃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乱也天紀遐棄厥司之事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也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猶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山名也玉石俱焚天吏逸過也德烈于猛火殲厥渠大也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乎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侃侯以掌六師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天紀即法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又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謂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侃侯得天子討罪之權侃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樓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臣竊以謂篇中所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可以爲萬世濫殺不仁者之戒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可以爲萬世誅惡宥善者之法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可以爲萬世行師姑息者之戒

湯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嗟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也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言食已出而不践之也爾不從誓言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臨衆發命述其所以興師之辭用之以作士氣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後啓征有

亂則有誓。脩侯征義和則有誓。至是湯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謂兵之征苗也。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至湯又不然。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觀世變矣。

泰誓。王曰。追稱之辭。嗟我友邦冢君。親之也。尊之也。越及我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明聽誓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冢土。祭社名。于冢土。大社。以爾有衆。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謂冢邦冢君。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征伐之意。告諸人也。受命文考。類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舉事必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誓于臣民而無疑。質之神明而無愧。然後興師動衆。是為王者之師。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氣之間。恃強以凌弱。倚衆以暴寡。言于人則強為之辭。告于神則曲為之禱。是以人命而攄其貪殘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迪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蔡沈曰。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

兩句古語。喻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踏行果毅以成汝君之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

臣按人君出師以作士氣。一衆心。若不過賞罰二者而已。啓誓師于甘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衆。亦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為言。泰誓則以迪不迪為言。

蓋惟用命則能迪果毅以有功賞不用命則不能迪果毅以致顯戮其言互相發也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進也七步乃止齊齊整馬夫子勗哉勗勉也哉不愆于四伐刺于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乃止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又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

呂祖謙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臣按後世戰法之見於經者始于此先儒謂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陳進戰之時所以坐作進退者足也足以行止於六七步馬所以戒其輕進也所以攻殺擊刺者手也手之伐止於六七伐馬所以戒其貪殺也蓋王者之師聲罪致討理直而氣壯不慮其不勇惟慮其過於勇耳武王之誓師不勸其進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肅齊一焉此王者之師所以不急於成功而亦不生於殺北其與後世之師進之惟恐不速殺之惟恐不多一敗即至於潰散也異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也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尚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蔡沈曰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此篇

嚴肅而溫厚與湯誥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謂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武王慮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其過於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其篇終所謂弗勗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勗哉也一勗其勿暫進再勗其勿貪殺三勗其尚武勇而勿殺降此師臨戰而能勉於此三者是則所謂節制之兵也是惟不戰戰則必勝雖不勝亦不敗矣武王於此丁寧反覆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猶恐其聽信之不專也故其終也又示以有戮之戒蓋軍事主嚴不

嚴則號令不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歟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竹越豆遵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爲由親而尊臣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成文考之志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爲先後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詞有辭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師代天致罰非其人得罪於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興師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後可以正人不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況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決不可爲也一已爲之且不可況役使千萬人而爲之乎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宣王自我也)戎(兵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敵而迅之)闞虎臣闞(奮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鋪布也)敦(厚也)淮濆仡(就也)仡(壯貌)整(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師之所

韓奕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

臣按先儒謂此言王師至徐布陣而制勝也其五章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苞本也如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大也征徐國

朱熹曰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絲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臣按先儒此極言王師之無敵如此

其卒章曰王猶通也允信也塞實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朋也徐方不回遠也王曰還歸而歸師

臣按詩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則以常武為名一篇之詩凡六章章八句並無所謂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蓋特立名義序所謂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終言允塞是則所謂立常德也其間所謂整六師奮厥武進虎臣執訊獲醜攘其左右而衆而盛其靜也則不可動其強也則不可禦絲絲然而相續翼翼然而整肅有不可測度之神有不可勝當之勇乃一舉而致徐方之來同同者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來庭庭者四夷八蠻朝會而無間也若是者雖曰奮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於四方來庭則亦非常之武矣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公獻俘于王周襄王馘介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相也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一形矢百旅黑色弓矢千秬黑黍也秬一卣中尊盛鬯者黑色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也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晉侯城濮之戰振旅振整旅行列也愷樂歌以入於晉獻俘所俘授馘也截耳飲至飲酒告至于廟大賞大行爵賞徧及諸侯討貳討有貳心者殺舟之僑渭河先歸者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上文顛頡鍛臭及舟之僑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蒐
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以社主
杜預曰師出先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乎殺
牲以血塗鼓聲為釁鼓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
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
示不專也

論語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
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熹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
子猥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
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
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
又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
事人固有好謀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好
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
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傍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
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益閑時已是思量
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

黃幹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
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
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
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怠于
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
教之以義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二言者
萬世行軍制勝之要法也後世兵書所謂四部
七書千言萬語其方法籌策雖非一途之可盡
一端之能畢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
言焉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
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
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
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
無以禁也我單雖頓兵然虜亦不得犯我

司馬兆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
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才如

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illegible]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咎辜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將出師之是非司馬光斷之當矣後世行師者要當以程不識爲法而以李廣爲戒

宋歐陽脩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過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苻堅以百萬之兵過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詔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

深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文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撥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所謂善用兵者以少爲多古人少而常勝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謂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苻堅之類其衆愈多其敗愈毋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爲累爾況國家之衆

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脩武備者惟在慎選將帥嚴立階級因其見有之人補其不足之數無事則簡閱之訓練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無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則約束之戒勑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無一事之不如法縱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當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虛吾之糧賞以致耗費又不閱吾之號令以致廢格所御乃所識所戰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徧少而愈精多而益辦無敵於天下矣

以上出師之律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上

呂刑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司馬遷曰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强暴黃帝不能誅於是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殺之

蔡沈曰言鴻荒之世渾噩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劫衆庶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矯詐虔劉也

臣按此後世戰爭之始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二車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

陳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

臣按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禮記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所謂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士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也

車既安如軽如軒

韓嬰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網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

朱熹曰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軽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秦風小戎曰小戎俴收也收斂也五束也梁輈曲轅者游環脅驅環也脅驅旁以皮陰揜軜以皮也陰揜軜引以皮也文茵車中所坐席也畫虎皮爲之蒙伐白金以沃灌鋈白金以沃灌鋈環以相接清也轂鎋也我駟騑駟馬左騑馬左足白

朱熹曰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輇深八尺兵車則輇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官之長革路鞔之以革鞔勒以龍文條漆之而漆之飾馬勒條絳纓五就其樊纓以條絳之而爲五重建大白鞔以白革名以旌戎

臣按巾車之職王之五輅曰革路兵車也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也）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猶叢也）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陷陣之車也萃猶叢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十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次輈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試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與後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戎（戎於車對偏也）崇（充也）於軫四尺（軫後橫木）謂之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旁戈於車）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曰尋）有四尺（殳）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等尋常（倍尋曰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皆近也）矛常有四尺（八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殳長丈二尺戟矛皆插車輢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向之向之矣然後殳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步卒）我車（懼其侵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試（試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夫）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死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為

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僕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卒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鷄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迎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郤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十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陣五乘為三伍前吳之製人不肯郎來蹶以徇為五陳前伍參偏也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習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李靖曰前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既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前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做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衆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捨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遏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遏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犨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輸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勍敵之人豹不迫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弱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臣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利遍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所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青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翼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為列國故常有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窃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為四夷當用我所長以

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實無所用之政不必泥復古之名而爲此不急之務也或曰用之他境以越險攻堅似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於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險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抳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溝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抳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値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非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險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

壘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損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達亦有所

主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脩達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壍之擾其車之式具于分註乞下有

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造就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為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更其於行軍不為無助其車之式用兩木闊九寸長九尺於為轅轅之前斜營而起中以受軸為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以板為之而不設輻中為死轂又於施輪處□後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橫木近輪處鑿為二凡卯二小鑿木藤竅其孔中引而出之於弓狀繩綫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其則以繩繫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為足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薦以為坐席席之下兩足間施竹笪以盛食器軍中刀斗用畢亦載其中其轅前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細欲以鑄鐵為利器如耕犁樣冒于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敵之馬胸也去轅首尺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兩旅之旁其前後各為鐵環四旋右前繫纜貫後繫鐵鉤聯車為營之際前轅相去尚遠則用鐵繫之以環後轅繫相挨傍則以鐵鉤搭其環彼此相維以為固又於後環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環戰車時用刀或鎗貫環中而立焉彼而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代鹿角欲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木或革為掩盥牌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中不用雕飾其不可施斧斷處只用麻繩約繫每中上各具刀斧斷各一及故不繩約之類以備□用

唐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宋眞宗咸平中吳淑上疏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扃鐍以備不虞何況當胡虜之戰陳衝突騎之輕慓而無蔽護哉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居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用車以戰亦一陳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用奇掩襲見可以進故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據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乾駕以牛布爲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卿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七大智造建鼎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効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尚未聞以車戰取勝況

今日之邊皆臨崇山峻領浮沙積石也設其車之大者決不可用也無輕信人言耗民財費工

力以爲無益之事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須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用給閑選軍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勁弩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衛人短兵衛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爲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爲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翅籐牌每車用二人推較可敵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柵拽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敵陣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斷一矢能射數人行二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

近則陳開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陳則出騎兵兩翼掩擊拔陳追襲少却入陳間稍懈進退俱利伺便出擊遇有推遊頓爲解脫計

臣按兵車乃古者常戰之具開門造車出門合轍彼此同一其制焉後世則人自爲之製隨其時勢用其智巧而創爲之不拘拘於古法然善用之者則亦可以取勝總勝所製之車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仿三國如意戰車曰弩車曰砲車今不必盡如其制誠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爲一製爲八推之車數人之力

可將者樹牌垂穗列槍駕碉每兩必須數十人略如勝所制長不每逢城制收二五百兩歲遇農作之時運寘田所障蔽官軍俾得耕耨戰以為陳居以為營收穫以為戍不為無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李靖曰黃帝始立五行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央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續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

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役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惑故八其陳所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能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間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失舉特角則四奇皆出

臣按陳法說者謂其為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武侯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為圖或筆之於書可攷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齊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參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壯之人與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壯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識得打法對副雄壯之人更不費力只指點將去可見八陳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觀朱蔡二子之言則陳法於爭戰不為無益矣故載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臣按司馬中春教振旅如戰之陳蓋必國之所用以戰者其布列方位彌縫偏伍分合坐作進退疾徐皆有一定之號令方法故於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習者一皆如臨戰對敵之時也故曰如戰之陳至於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

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於閒暇者此法也用之於臨敵者亦此法也

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摩埃則載鳴鳶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玄曰載謂舉於旌竿以表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名以比類象

孔穎達曰王行宜慈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車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消止人衆廣遠難可周遍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曰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為青雀於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中為鴻則風生或生則摩埃起故前有摩埃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不言摩埃從可知也鴈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卓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皆欲使衆見以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進征駿騎為赤幟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寇左右伏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凡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鄭玄曰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言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中之威怒

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軍行法之既張四獸於四方而標招搖於中上以指正四方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謂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隨四方之色繪四方之宿而各象以其所象而標北斗於其中以見奉天致討之義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玄曰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軍之法皆不外乎此無度無局則不成軍矣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伍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從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爲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右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吾敵也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蘇洵曰管仲謂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鳴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范蠡曰凡陳之道益左以爲牡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隨季梁教隨侯攻其右無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強兵在焉蓋一陳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弱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陳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吾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臣按強弱兵家之常勝敗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終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爲救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
左追蓐（軍之右者以木）（挾轅爲戰備左追蓐）（者爲前茅慮無）（明也前者）
（爲思慮其）所無之事　中權（中軍）後勁（後以勁）（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
（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政不戒而備

杜預曰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
蓐爲宿備蓋楚以轅爲工也慮無如今軍人前
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幟備慮有無也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爲思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子戰
也楚始於此參用戰爲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
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大楚子以諸侯
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
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況有天下之大奉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故宋與華氏戰于
鄆立宋公。鄭駟歂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杜預曰鄭駟歂華氏黨鸛鵝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鸛鵝即物以爲
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以上戰陳之法上

嚴武備

戰陳之法下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蘇軾曰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爲二十五百人爲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陳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陳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礴各有條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令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爲奇勝也大抵攻守之法即古司馬之法其隊伍營壘坐作進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謂之穰苴陳法陳法者所以訓齊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李靖曰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隨時節止

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倒陳搆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練卒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趣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臣按說者孫吳兵法主於權譎非王者之師然其計謀雖有譎詐而其行軍布陳之法則多有可取

蜀諸葛亮推演八陳圖減得其要

杜牧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為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數今歷歷可竹園乃有舊壘司馬懿以四十萬北駐不敢決戰皆知其能也

朱熹曰陳閎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伏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獲使觀於營陳之間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營壘嘆曰天下奇材也諸武侯所置之陳誠非偶然也至今魚復平沙上碛石八為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蓋即孔明之見之謂為常山蛇勢說者謂玄妙言耳嗚呼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蘇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犬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以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圜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圜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圜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圜所以級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級應於天步定級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施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朱熹曰八陳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數各為一陳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

又曰古來許多陳法過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上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

圓陳。地方則須布。方陳亦豈容槩論也

臣按史稱靖留韓擒虎爲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征磨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祏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太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書。豈其然哉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決敗雌雄。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即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陳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右虞候軍各一軍爲二廂。候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皆中軍共爲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其爲九軍。既承古之法。則今之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此則曰營。行則曰陳。何也。

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臣據自古出師。必有營有陳。止而無營則無以自守。行而無陳則無以制敵。周禮大司馬四時之教。中春振旅執鼓鐸鐲鐃以教坐作進退徐疾疏數之節。中秋治兵所載旗物若大常旂旜旞旗之屬。中冬大閱所以立表陳車徒坐作馳行。三時之教皆所以習爲陳法也。若大中夏之茇舍。謂之茇舍者。茇猶召伯所茇之茇茇之爲言草止也。其所以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而凡門名縣鄙各以其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

施事。蓋三時之教。教以行陳之法也。夏時之教。教以止營之法也。周之制不可詳。惟今世兵家所傳陳法雖未必如武侯衛公之舊。然亦未嘗無所本者也。夫時勢不同。面勢不一。地之險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復有不齊。而又敵有強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槩而論者。所謂陳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雖在乎應機。然習之則在乎有素。豈可臨事而後學哉。然茍面雖不可豫料。而行動機變則不可不預知也。知之固未必盡皆可行。然非熟之於目。得之

於手則亦豈能應之以心哉臣請命知兵事大臣將古人陳法詳加審定隊伍以為圖條陳以為說使人人易曉然後設武丘俾其按圖布陳使六軍之士皆習熟於耳目見聞之間曉了於心口意慮之際一旦有事大將有所謀為處置

上得所依循下知所指示而行之不難矣

宋吳璘立營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踏勝以後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迭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御訓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采直守南劒退范汝為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采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

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令著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上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疊陳之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為定法預分其人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為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某隊以某人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別為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為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來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盟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指曰蒼兒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兒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皆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是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伍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蹇蓮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太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舟餘皇（或作舸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之始也

哀公十年。吳徐承（吳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治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自秦漢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

已通行矣然其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
臣於制國用條管請復元人海運今日誠能用
軍三四萬人用三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
以水戰則來可以制朝鮮而不以制交阯噫當
元盛時而知為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
亂哉惜乎當時惟以漕粟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濚有橫海江淮貴齊皆
有樓船軍擊南粵於是又則用江淮之材一船減汗
鮮則戶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按漢人之造舟以為戰具於凡濱江海之處

皆為樓船。臣竊以為船謂之樓。其費必大所費
蓋不貲也有事而造之則緩不及事無事而造
之則貯之無用之地歲久而自弊弊而又造則
勞民費財多矣。臣請凡為運舟者必備戰具無
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
哉今沿海衛所造為備倭船隻歲歲修造而無
一日之用勞費無已。況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
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
不暇又豈能禦敵戰況其舟中器具朽腐參半
豈能猝辦戰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
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
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遣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徵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鬬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
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與我爭衡於
江湖不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與曹操遇於赤
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
其中裹以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
南風急蓋以十艦俱發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
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

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
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
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
馳馬往來又畫鷁首狀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
盛自古無有。吳為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錐暗置江
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
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
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索炬燒斷

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入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皆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船於舵樓之下亦有盤針蓋凡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為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會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

人獻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七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纜自荊渚而下命丁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嶺南漕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焚若水獻量江為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為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為險者我若得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為浮筏蔑不濟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术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旁以舟艦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縱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术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

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窄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乃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計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以船板以擺槳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翳逢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翳逢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术製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仁名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俾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擊之賊舟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

製非翦葉與竹篾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揚幺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舾舣

以上戰陣之法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踊躍坐作擊鼓之狀用兵之象土功國中城漕衛邑我獨南行

朱熹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王州吁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矢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之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為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主天下之大本在此矣況征伐大事又烏

可咈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于役其行曰期曰其日期曰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本於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為邊鄙之戍沙漠沍寒之塞炎蒸瘴癘之鄉一籍邊關永無可歸之期則人之愁怨無聊也可知

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時。其歸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賞。則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禍。起於龐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尚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薇亦作薇也止曰歸曰歸歲亦莫也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也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詳見眞氏前書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按采薇之詩。自民已戴其全篇於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條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中不能以自慰。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之。如其身之疾疢焉者而臣於此不復詳載。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斯二言也。眞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誠知軍旅爲毒民之具。凡有興舉皆爲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爲。又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卹其飢寒之苦。憐其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爲上所知。有所效力則不爲人所掩。如此則彼雖勞也。而忘其爲勞。雖憂也。而忘其爲憂。而一於敵君王之愾。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熹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illegible]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傷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女[illegible]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illegible]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illegible]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朱熹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其行。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以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大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illegible]按先儒謂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矣。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泰誓所以降爲國風也。嘻。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閑之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味焉。其尚日思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役之於天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其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大雅

荀伯[illegible]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旟旐有[illegible]。亂生不夷。[illegible]平也靡國不泯。滅也民靡有黎。[illegible]黑也具[illegible]出禍以燼。[illegible]天燼於乎有哀國步[illegible]運也斯頻[illegible]急蹙也

朱熹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或怠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盡。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國步蹙滅也資咨也天不我將養也靡所止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爭也誰生厲然也階至今爲梗病也

朱子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爲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爲此厲階而使至今爲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慇慇念我土鄉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時也逢天僤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見瘉病也孔棘急也我圉邊也

輔廣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妥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使其厲階不生國步不頓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災其北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黎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頻以相哀相怨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於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況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籌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濮資肉捶骨呻吟里閈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猶曰財

不足兵不多。又曰興師四方無遠不賢。父子訣別。夫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其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贊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竭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以居。則足以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揬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晝則伐薪而耕。夜則倚烽而覗。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觀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孰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

又曰。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古所謂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易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絕甚

臣按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事勢。而於征行之勞。擾邊塞之苦。梦梦人情之不知。怨單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親歷。其地而目親見其人。辛苦勞頓。悲啼怨恨。陷於死亡。欲求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為之處置者。則又如親見其人。親理其事。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決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為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凡欲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座隅。使邊塞窮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緡帛

臣按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

爭天下。致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傳于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攀鱗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爲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卹人之身。非徒卹其生而必卹其死也。繼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尚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所自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亂旋捷奏。拜表稱賀。慈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喘息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心。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甘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鋒刃之下。宛轉於刀俎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朱熹以爲。巡三軍。附也。而勉慰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懷之。出左傳。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體群臣則上之報禮重。解者曰。體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夫人君之於士卒。雖口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初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孜孜然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間。邊塞之境。恒在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

功而無不知。有屈而無不伸。則凡爲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盡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所謂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巡而撫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爲將者少不得也。而爲君者亦豈可少哉

以上。察軍之情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上

周禮士師之職掌鄰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各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寇盜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備禦盜賊之事可見成周盜雖稱極治而寓人為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於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修禦

廢事者則士師施之以刑罰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慶賞後世於里設為火鋪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于此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鄭玄曰邦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為逆亂者邦諜為異國反間者犯邦令干王教令者撟邦令稱詐以有為者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王昭禹曰為邦朋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造訛言以惑眾也

臣按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國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大事所以係安危治亂者非但鄉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撟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竊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為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為邦誣者訛言以惑眾為邦賊者構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而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孽者豈不
豫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鄭玄曰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及入也
吳澂曰貫而揭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臣按司厲一官專主追徵賊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鄰皆有廬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樵與柴同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之晝止者也井共飲食也樹為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樵之聚擊樵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
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
按比而肅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
所以防盜者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
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遠讐於萬里之外九夷八蠻無不歸仰顧於幾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公行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為小事故

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臣謹按敎禁盜之官郊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切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服俾以必獲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恐難五方雜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後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為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馬內差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宿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擂鼓舉烽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之必拘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許其隨投辦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陪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多料之具就押城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押委官督領馬軍

以火通途至交夜鼓遍有巡回市門令順讀以回如此則通途無壅塞之患心商宦無畏途之憂四方之人超堙險至於此迎郊舉首仰望九衢宮殿於紅雲紫霧之中卽有登仙之樂矣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鄭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禦晨行者禦使不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卽此意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樵者與其國罰謂遣之

鄭玄曰宿謂宿衛互樵者與其國罰謂遣之卒而比其追逐齊讀爲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禁

鄭玄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于國中者皆爲其惑衆也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皆恐有姦非則令各守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幾察也

劉彝曰掌比國中宿互樵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樵謂擊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也國之羙卒使之什伍以追脩擒捕寇賊獲多者賞之否則罰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畿內則有野廬氏城內則有脩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無所容閭里之間斬然以齊門巷之列肅然以寧雖有不逞之姦無由而起猶謂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而不至於猖肆也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樵者國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衛於王城之中以爲追逐脩伺之備各於閭巷之間設爲互以斷行卽今鹿角之類設爲樵以傳更卽今木

柝之屬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趨於晦冥之時更漏分明則向晦者皆知夫昏晚之候蓋寇盜之興皆於夜靜人息之時而官府特於閭巷之間有此數輩伴其不寐以爲姦盜之防此古昔盛時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大惡而於閭里門巷之中雖肢篋穴壙之小盜亦無有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絶之於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長而至於大且著也

國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房兩所各爲門禁官軍居一其中遇有緩急起集爲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一司設立弓手專以巡緝京城內外卽周官脩閭氏之職也又於各坊

里甲排立爲火鋪支更守夜其與修閭氏所謂互欜追胥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徼有收司則追胥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蓋襲勝國之舊衛所坊里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散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猝之間急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illegible]定而設爲有事之備請俟

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守成之後而爲

祖宗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然已請用

祖宗之意以爲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爲一聚比而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名籍在衛所隸五府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衆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萬而京城內外亦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兵馬司數處每處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爲限司前用木栅排樓一所懸鼓又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雖閭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任官在地方住者不分賁寄及上班者皆作報名附軍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常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爲衆所信服者奏聞以爲一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爲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參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赴備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警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皆有舊坊巷襲前代舊名但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會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中一巡其六鋪更夫倍之大鋪之立必於本巷內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檣二六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橫柵以絕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處但爲柵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千可爲印格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求水火昏喪緊急等事許先與行司告領牌而貫夜照然無牌面閘出及擅閘者坐以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其小者一面遇有盜竊即擊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其大街中及城下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直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爲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爲一節每節交嚴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倣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爲限每城撥軍

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日於見操官軍內撥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關柝而賊不得以出入

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成不得以鎮積此雖頻來之事而所關係責大爲

國遠慮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見所又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晝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通氣盍盛德澤深厚所謂億萬年磐石之安泰山而四維之若也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墜理而杞人憂之憂之識愚也然不失爲憂天之深臣過請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弁有不測之事即於竿首上立之懸紅燈爲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爲節上以通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備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喻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朱熹曰言子不貪欲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

尹焞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於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書蓋嘗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吾奢費故耳。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況天子之爲天下乎。伏見熙寧臣寮有奏請別立盜賊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聞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聞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純朴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朴以爲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則民皆化於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爲矣。尚何盜之患哉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

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故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蘇轍謂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爲亂哉臣竊以爲亂與盜皆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盜之起始於里閭積而至於爲大盜則亂天下矣是以古之聖王必制民恒產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義以禮義使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有所養而不敢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則里社之間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爲

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也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怠

臣按盜賊之起蓋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來所以勞民力苦民心竭民財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無以爲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尋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勝廣之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後天下愁怨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能補救況又自蔽其耳目哉盜已衆矣而猶稱無盜臣下有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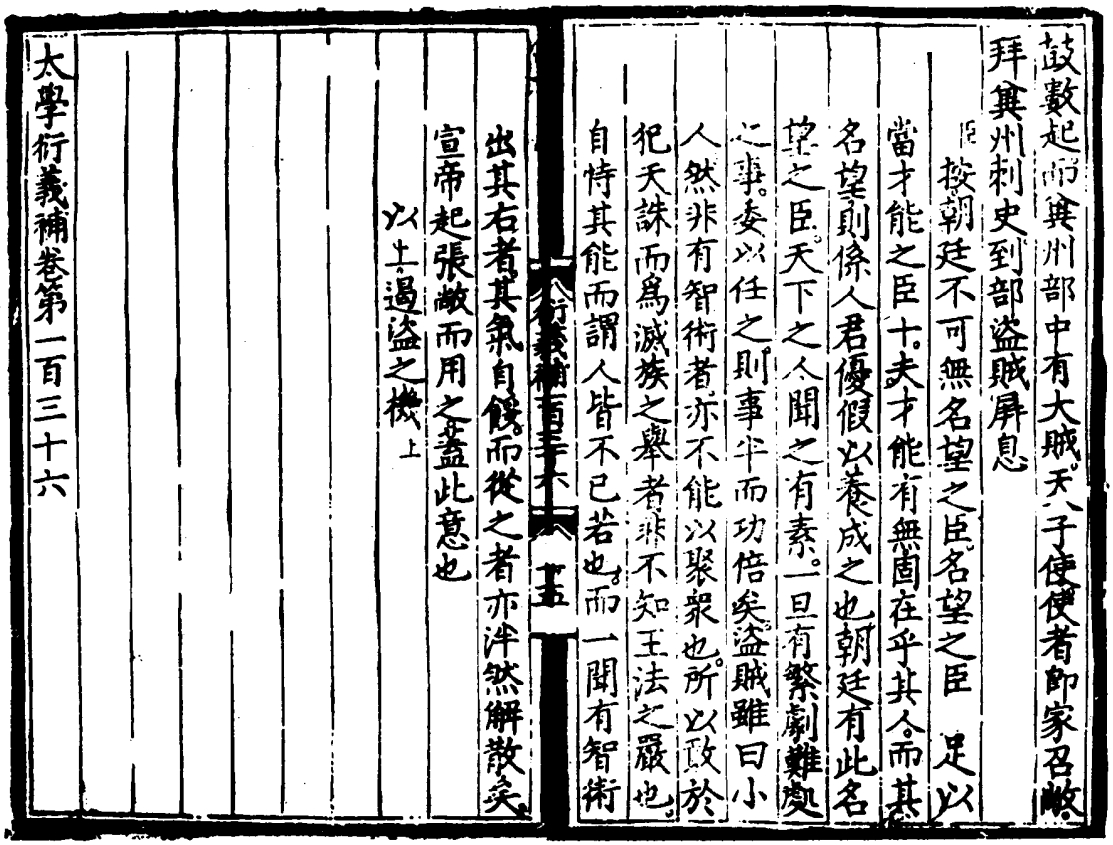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盜賊不可以不嚴亦不可以過於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釀成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之大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又不然則是姦民之乘間生事也國家不幸而有盜賊之起則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禍起於朝廷則反已自責去其弊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自而誅逐其人若但出於姦民則必急勦絕之痛懲以警衆使毋至於滋蔓也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乎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賜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後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鉏鉤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効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爲良民也於此一事可見宣帝留心民瘼雖以一遐遠之郡二千石之吏猶拳拳如此蓋無毋負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傳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愛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



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足以當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繁劇難處之事。委以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小人。然非有智術者。亦不能以聚衆也。所以政於犯天誅而爲滅族之舉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自恃其能而謂人皆不己若也。而一聞有智術出其右者。其氣自餒。而從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以上。過盜之機。上

嚴武備

過盜之機中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莫不畢應塡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內官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燒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臣按黃巾之起始於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聚衆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之者八州內而宮省之官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徒不禁絶之而又爲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爲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衆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於大亂也有志於防亂者可不戒之於微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諝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

為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為亂者哉是知為治之急務莫急於通人言人言不通壅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為鑒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臣按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儁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寇以為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瑾賈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歛過重百姓莫不空罄京師遼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為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知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麗明珠大貝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衆謀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以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曉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

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為盜為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為國計不為地方計而專為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聲為節次次二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禽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於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為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洪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任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時以盜賊滋發故征討不息遂至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斂之法議者歸其罪於守令不得其人誠是也今宜為之法凡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來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

南寶建德俶人張金稱擁人高士達皆聚衆爲亂自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從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所謂虐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斂之無已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爲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休蔭而有今日貴賤不同而人生要死則同好逸惡勞則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役吾父母凍餒必欲竭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甚比否乎一旦叛我起而爲亂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樂乎不安不樂則吾不能以不操心縱假勢力以平之則所殺亦多矣況未必能平乎古語有言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則爲天子失乎民心則爲獨夫得民心之道無他惜民財愛民力而已民之財恒自足民之力恒有餘則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奔國脉之第一事也

唐憲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璩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殺帥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禁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各以私財遣甲兵械招集亡命衆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除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比衞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城衆日益官軍數不利遂破徐泗濠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爲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衆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財帛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爲兵敏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束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

信者為軍帥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
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
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
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
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
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無備唐亡
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後世人主
宜鑒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用
以足國之用明約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剽致

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北司宦豎相矛盾自懿宗
以來奢侈日甚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
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
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
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
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
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
俠弛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
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

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
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
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
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為民其秀而黠者
為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資所生者則同也是
以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斂之政不興士有士
之業民有民之產有以自生故視死為重不敢
輕其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盜賊不興禍亂不

作當唐之世使黃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
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
無禁則巢必終身業之雖有禁而無大罪巢
必不改業而為盜矣[illegible]
無厚斂而民皆有[illegible]
過為推理[illegible]
萬而橫行[illegible]
聖之主必多方以取之不盡利以遺民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入城等閒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但華衣怒馬(觀之以發其驕而長驕也)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閒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索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士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鬪志。粟至舉聲大呼。殺河華上卒飢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胡三省曰。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事之不攻擊皆無有也。嗚呼。尚何以為國哉。天寶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鄭延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百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宮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而平日所以養育蓄積者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備禦弛然。自仙芝劉起至是亦七暮矣。帝誰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誠不為國計。獨不為身家計乎。盍思曰賊若入關。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禦寇。縱使有之。又於何處得軍餉乎。賊至潼關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隨行。而家屬將置於

何所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於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剝致於此。無可考何之地。則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榮矣。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蹇將鎮詗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莫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冤。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為盜。驅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

臣按盜寇之生。發問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責亦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賈儼所言。新鄭義禁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令而為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帑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曰。已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同侶苟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胸背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雖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覆。何所辭。立命給浦者錢。使盜視之。然後丐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若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為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為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以上遏盜之機中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幷者益羅賤賣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宜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頻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飛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家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澒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眞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旰糾聚數千輩。逐節度

檢使。略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興。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益蜀民勇悍又狃於僭僞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抑爲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擬爲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供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姦。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益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惡惡之心。人人有之。誰肯甘於爲非爲惡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習知其然。故亦自棄其身於非人理之地而不

自惜耳。嗚呼。爲人上者寄斯民於守牧爲可專委柱後惠文冠戴武弁者哉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教卒王則據城反。陷深州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稱爲人牧羊。後隸宣教軍爲小校。貝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泣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傳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天后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峦卜吉。主其謀。黨與東徙。會諸州約以正旦。盡殺官吏作亂。會其黨潘方告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平之

臣按盜賊之窩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聖祖制法之初。其爲慮一何遠也。然欲禁絕其源。當自京師首善地始。宜　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　京城內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以救病報事爲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報官。依治驅逐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爲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留妖書者。皆許赴官受直。三月之後不首。首他人首發重罪之。是亦治朝過亂之一術也

歐陽脩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臣按除盜之法最不可後。後則賊勢日大。徒侶日多。往往貽他日之悔。脩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龔遂之治渤海。寬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党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

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膽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戕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約此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察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惟士有禮義之心故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窮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爲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公百

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憑其體而魑魅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數得之嘗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揚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但詐戚作賊而玩固亦甚劇臣亦解之流皆有絕艱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寵其嘗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嘗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御史直指捕盜賊所至以牛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以朝廷用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唐以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

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視其士卒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捕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帥帥京東西路刑名徐沂兗鄆濟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其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欵齒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按擢數人則一路自然就

徵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
梟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
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
爲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
之豪俊猶馬之有騏犬之有盧雖上觀千百獲一日千
里而縱跡蹴蹄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
動大將得之猶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
未幾軍亂逐使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
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豪
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
盜賊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
我籠取則彼草林鼠竊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
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
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制策進士文
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士
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
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臣按蘇氏二臣所見略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
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爲人所劫制者心無定
志爲利而動既可以誘脅而來亦可以啖去而
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
言足以蠱衆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說秘機略變
幻足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
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爲非即不幸
一旦有事則彼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彼出外
境則爲夷狄効力其爲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
仰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
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
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
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
盡去之而顓顓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於天下遺才
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來者有他才能藝
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
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
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諸武事及膂
力枝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

所幕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
才能出衆者果有顯效則不次用之以爲將帥
以爲方面異日爲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
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
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
不賊私鹽張榮必不爲所能草書檄樊若水必
不竊江南張元吳天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
必不去儀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
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今水旱累有群賊白日入城開庫資
甲仗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
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
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後更有大盜
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黨必見將至
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能大劫財物散施無厭則
貧民樂隨矣恣行劫殺使人懷恐則小大脇從矣朝
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下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脅
從也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
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爲

寒心
范鎮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爲捕責之狀州郡
亦不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
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
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弭息今聽官
數十員而不能禁猶何哉盜皆亡責人以實效而今
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布則曰吾有文
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其則吾
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檢令尉矣關白即吾
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
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令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判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
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於其極四海
塗炭宗社丘墟皆起於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
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縱哉昔群盜剽劫淮
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
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
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貶之臣竊

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扼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後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聞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僦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大甲量爲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悋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時爲寇所攻切無有所歸而被亦無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利而繫之天下之太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爲

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灣輸河北虧竭則盜賊啓亡川淮之民其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欲移守徐州兗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下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閘而延敵材官騎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戰爲患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也千人其上聚木礮石戰守之具以爲城相表裏而指二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勝力絕人常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

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必欲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忽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睦州堨村托

百里則為

帝都畿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睦州堨村托

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洞山谷幽險臘有溪園造作為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附影貧之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兵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臂股微探其肺腸或炙而啖之蓋以脅從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兇燄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討積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隴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貫至暑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於死之中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臘之反見官吏即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復之無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已私以害民而受其

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時之責以為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呼可不察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璉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瓜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

臣按自古盜賊為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盡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於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繫焉是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明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為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於無可柰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聚衆海上寇溫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未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刑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以走亡矣雖然竟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策何以勸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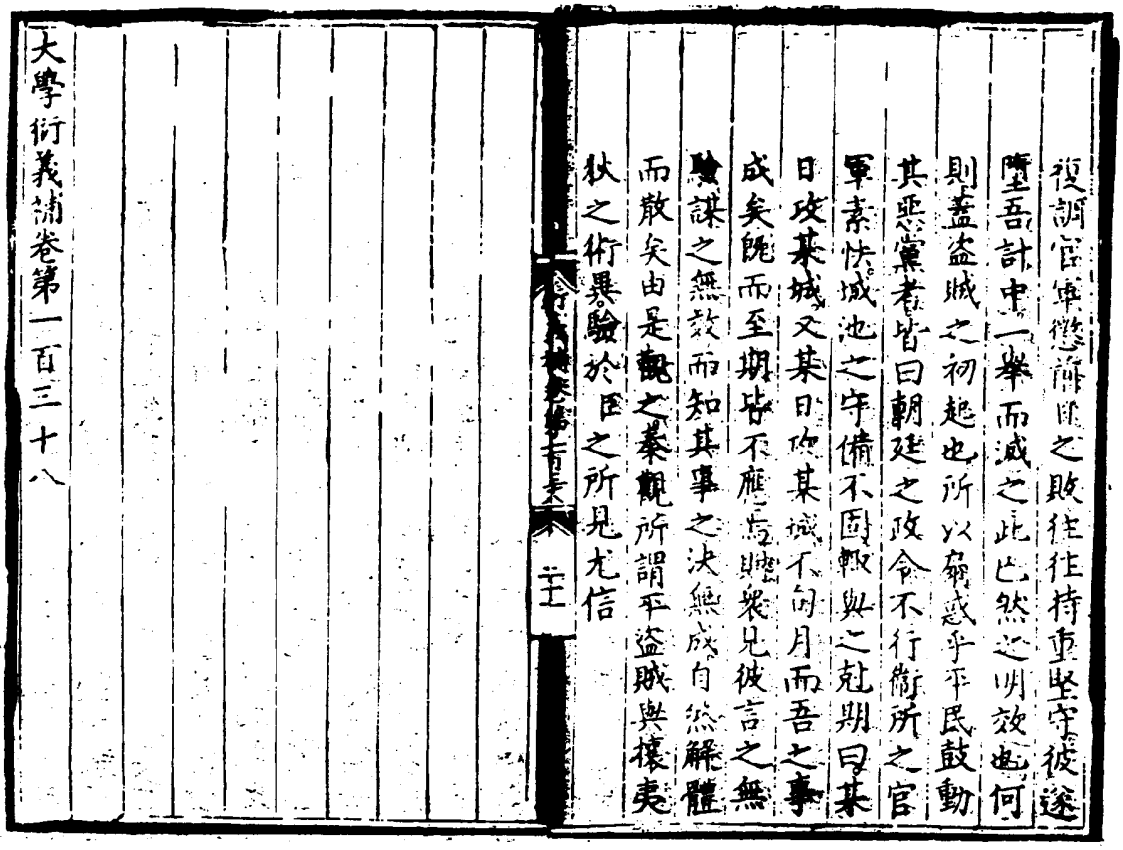
齊民無故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毋致於漫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萬一不得已而用之必誅首惡其餘一不得已而用之必誅首惡其餘一名不赦外自首余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並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士卒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白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望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皐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百家有所征行戍守阻卑士卒消耗軍伍空缺徵編民為兵恐其咨然以生他變不獨本在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敢啓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即成十萬是何公為之甚難而私為之乃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遏盜之機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事乎兵者爽狄盜賊而已爽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縱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患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特奉餘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徒乃起於行伍之間山東之盜賊未嘗無也大率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聚聽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盜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猖獗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延蔓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維敗則獸駭非有恩信相結然獨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後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猶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

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棰可以致其命夫狸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卒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奏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污者必不免也則將以與其斃鋤金木束手而就擬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此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義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服而力服未有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姦宄之氣脅從污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其論二篇後篇即蘇軾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國家為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戮吏遇有水旱即與賑濟自無盜賊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即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既成必須委曲計處不可有輕之之心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不軽之反為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浸大船其後也



復詢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
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
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煽惑乎平民鼓動
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
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輒以之赴期曰某
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
成矣跧而至期皆不應召聽衆見彼言之無
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
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攘夷
狄之術異驗於臣之所見尤信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上

易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頤曰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次爲卿大夫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橫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布彭越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夫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特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師之終順之使論功行賞之時也抑爲士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象所謂必亂邦聖人之戒深矣

又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之一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立富國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殺戮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

臣按人臣有功於國家功之大者則以土以封之次者則列爵以授之與之以土田錫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賞固不可分別之也然於其中有德學才識者則付之以官守職任使得以展其才而盡其用若夫貨棗庸下苟董福淺與夫心術偏邪者則使之奉朝請居閑散有土地

以世食其祿有職名以世延甘賞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祿也程傳謂賞之以金帛祿位而本義則謂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優以金帛臣竊以爲小人難養而不人人知所以自反彼見同功一體之人皆有爵土而已獨无焉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當如程氏言與之祿位如朱氏言優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臨民給祿而不治職如此則得正

功之典而亦无亂邦之禍矣

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程頤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王者宅此位用此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折首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惡若不盡究其所染詿誤之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臣按程傳以有嘉屬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爲句考漢書劉向上疏引此爻辭以明陳湯之功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亦以有嘉折首爲句蓋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殲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蓋戰功莫大於獲其渠魁其於首惡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脅從之醜類以備數塞責而已其爲功大矣豈不可嘉尚之乎蓋所折者所當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脅則有非所殲而殲者矣豈得无過咎哉王用將以出征而將能用王命以折馘之首以止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實此王者於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賞之報也歟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弨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大武實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呂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嚴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漢哀帝欲以董賢爲大司馬乃遷董賢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

非以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貶之者異矣也齊姜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臣按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先儒謂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憎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豪之多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爲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意一弓之微古人猶重之如此況先王之爵祿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輕予無功之人也可知矣

司勳掌功賞掌六卿賞地賞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勤治功曰力殫力者戰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日月爲常祭於太烝冬祭門於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眡視功大者重其賞功小者輕其賞凡頒賞地參之二食分田食其二功臣唯加田無國正賞以田又免其征稅

王船山曰先王於有功之臣銘書於王之太常使與日月同其光識之於不忘也祭於太烝使與先王同其饗報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勳所掌之六功不止於戰功乃以屬於司馬何也蓋賞不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報之緩則人心疑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徒有壅蔽之害增減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戰功所行者其事有難有易所遇者其敵有堅有脆故其行賞也又必審察者驗以視其勤勞功力與夫謀算之大小多少難易以爲之輕重高下焉

春秋左傳魯隱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杜註曰爵飲酒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勳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飲至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亦選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仕其人能靖者寡有幾

臣按易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已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棄絶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厭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謹其始苟失之於初則必善爲之處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厭其素望過其非心如此則功臣保全而國家安靖矣

晉文公與荊人戰于城濮公聞於楚犯楚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又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晉文公爲五伯之盛伯者雖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賞不徒賞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賞其道義之士蓋去古未遠聖人之澤猶存至秦以後則不復有此論矣

戰國韓昭侯有敝褐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嘻有爲而嘻笑有爲而笑今褐豈特嘻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賞所以爲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視之得之以輕而人亦以輕視之昭侯一國之君以一故褐之微猶不輕以予人況爵祿乎有天下之大者烏可輕以先王之爵祿而濫予乎人哉

司馬溫曰凡敘前功後事皆倣此

臣按司馬溫雖作於戰國然多成周之遺制也蓋於定功行賞之時具其功狀有功者以罪減功有罪者以功折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臣按賞貴乎速遠則人心悅慕而興起況乎軍功之賞尤不可遲遲則事已而人心怠矣蓋賞之爲賞非徒以報其人已然之功實用之以起後人奮發之志後世遇有當賞文移反覆動經歲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後得賞者嗚呼其幣也矣夫賞有兩端曰官曰職而已功之小者

賞之以財功之大者賞之以官賞以財隨事而給可也賞以官官非人臣所得專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師命將許以便宜行事者宜給以官爵如古告身之類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隨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執以照蓋許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實也必待奏聞命下而後實授焉如此則立功之人既有所懷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興發矣

三略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

臣按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賜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勞而又欲希其賞賜可乎雖然此就臣子之義而言爾若夫人君之用人則不可無賞賚之仁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嗚呼生天地間而靈於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愛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僞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為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為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為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何也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陳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於殺人也是故論

功者恒以殺敵之多少以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獻馘于學宮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甚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於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為功方其戰酣衆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為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而可臣竊以為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

與利富與貴。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爲我操兵戈以禦敵衛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忘。非但爲其人計。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

安能一一得其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差哉。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眞贋。又將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爲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已。於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爲紀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贓者。計贓論無贓者。削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之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眞有智勇。欲爲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若皆此等者爲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陳往往敘作軍功。不次陞賞。夫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陳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領爲之參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爲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獲

淪乃為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將搴旗奪
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
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指曰某人隨從某官
參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作首級幾功
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
效力者不起爭慎之心矣又有陣亡士卒以其
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陣戰亡
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
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擒敵之功
亦為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

孫

漢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酇侯
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
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
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
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
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
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其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
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

酇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攻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
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
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皆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
因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論功行賞以定功臣位
次而以蕭何為首群臣不服故帝以獵為譬斯
言也非但可以定創業之功臣凡後世有出師
取勝而還其功次亦當以是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略同
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羅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
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季對

臣按朝廷設為武爵尊以報功非有軍功不可

得也如此則天下之人有欲伸之者皆爭先奮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則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趨易進之路孰肯捐軀捨命以求其所難者哉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縣于槀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秉危徼倖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舉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壽陳湯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誅逐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張栻曰夫所惡夫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獨一陳湯得單于耳若裂地封湯而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湯者無罪而封湯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為難數十年未有繼也何濾有邀功生事之弊哉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振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春秋書遂事公羊以為生事之詞而胡氏以為繼事之辭又曰專事之辭蓋人臣行事無不稟命於君出境而遇事之係國家安危者專之可也夷狄遠化外古之帝王固以禽獸畜之而不與之較苟乘其敗亂而取之雖奉天子命亦非是也蓋王者體天以行事彼未嘗犯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憤因其敗亂而乘之

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於天。臣固不可行也。況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於天也哉。陳湯鄧支之事。說者不一。揆之天理。協之時事。彼誠於吾之國體有損於吾之生民有害。友之於心。吾理無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質之於事。吾辭無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湯等殺之雖有矯制之罪。亦有安邊之功。則如胡氏所云。別加任使而厚報。如此不啓後來之邊釁。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於他日。為張本之議。豈可聞於外夷。獨不慮彼亦將悖而入乎。陳璀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議。為用避嫌為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爵。而使房閫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夫可恥也

成帝時。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有紹。杜鄴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楚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況無刑罪。縣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受山河之誓。而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非所以示後勸功也。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上納其言。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鄭侯

臣按。我

聖祖開國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後列侯又有進封為公者。今其子孫存者蓋寡。其在前朝以罪廢者。固難復其爵位。惟今從享

太廟及列祀功臣廟者。宜如成帝訪求漢初功臣之後。舉其尤功。錄用後人。俾不絕其祀。亦所以示後勸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沒者。爵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俎豆之事。故不學也。今天下已定。方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衛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吠奔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恃

奉朝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李靖對太宗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羽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張栻曰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由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閉玉關以謝西域安定南北以爲畢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全其始終此皆思慮縝密要以儒學

中來

臣按自秦漢以來得待功臣之體者莫如光武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天下分裂各相爲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賞功之格上

嚴武備

賞功之格下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意甚恚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濬子瓌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亦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遲迴石頭又索諸將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

爲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恨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日爲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

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渾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大洋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即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

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耶。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韙歟

此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不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爲民。初丕及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孝文賜沖烈詔曰。叡之反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怒。如何可得。然猶聽自死。免其孥戮。丕連坐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

司馬光曰。夫爵祿慶賞。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雖有親戚賢能功貴勤寵。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悖。及魏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載雜犯者。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至洛陽。吳曰。宿儒相師。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無二道。彼此不可相無。而建議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則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聽朝命。可也。而元魏宿衛之士。乃至焚毀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懲治。何以爲國哉。用是建議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爲之避諱。不敢明白建置。蓋懼禍之及也。此蓋叔季之世。衆亂之時。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憲。敢有踰矩人。覆轍者。坐其典領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隱忍以容姦雄。輕蔑之心。則禍亂無從

興矣

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叔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實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

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臣按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為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以除建成爭為太功歟夫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如社稷而後已私親以奪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太宗時房玄齡嘗言兼府舊人未還官者皆嗟怨曰

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求賢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論功行賞大凡用人皆當然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糟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惜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安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頒爵祿於臣下固為國家用人之計亦不可不為其人之慮其人年方少壯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將何官以報之

不報之則其人怨望而無以振起乎人心報之則官位已極無庸再加使其人賢歟固無慮也苟非其人或有以邀分之望不然無可賞之功而或挾之以震主則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臣按宋璟之不賞郝靈荃與蕭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

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謹惜理不可輕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所獻瓜果量以優帛爲賜饋獻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投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之人固爲非宜然猶肯以下問於侍從之臣故陸贄得以進

諫其視夫任情直行不復詢訪於人者德宗猶爲賢乎已夫散試之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權無見故之實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寵浮俗猶不可以與人況有俸祿之給名位之榮不徒身享之而子孫又世襲之者不以軍功而可輕以予人哉

贄又言于德宗曰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率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于行則濫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殄定難之勳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瞻雖奔走恪居各備厥職而驅除剪伐諒匪所任臣忝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群司以分其私賜之謗恐不在天鑒皆自陛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恤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且名者衆之所許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當褒崇賞典其多何

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賞皆不可以公而於軍功尤當公而不可一毫之私蓋戰伐之功以將士之性命易敵人之命而得之也將士捐軀捨死以立功而嬖倖富豪之徒乃以貨賄私賂而得之則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貨賄私賂而得之止之視我性命輕矣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將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貨賄私賂也上之所為如此後將何以用人乎

贄又言曰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悛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軛之所以行車御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罪則慕妄競榮而忠實攘抑夫如是聰明可衡律度無章則用舍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務相遷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勳慮無功者及側欲罰一有罪愆慮有惡者憂虛冒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發憤於等夷冲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出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關而不行稱毀紛然相亂人

雖欲善誰為言之況人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及懼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榮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臣按賞罰國家之大柄所謂紀綱是也為國不可無賞罰至於出軍命將所以冀人於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賞罰尤不可不明焉蓋明今日之賞罰雖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實所以為來日用人舉事之地也

贄又曰謹按命秩之設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仍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佐賢德此所謂從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賢以勸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濫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實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

臣按陸贄此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者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部

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所謂熟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爲四類。而今日則惟三類焉。蓋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古爵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爲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曰。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五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嗚呼。三代以來所未有也。伏願

聖子神孫念

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

祖宗之官爵保

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報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試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爲難。則我

國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爲子孫計。則得之者盡職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祿。如此。則維持之術既固。奮起者衆。激之則凡吾心之所向。無不如意。事之所舉。無不成功。

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維之矣。伏惟

聖神留意毋輕以賞功之典。以爲施恩之具。而輕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填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將何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資收敘。率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臣按陸贄謂天寶季年。雙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綱紀紊亂。中

原遣戍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且不足以容功而簡試之號行焉銀青雜袟於朝紫緋徒金紫普徧於與皁黨猶無辨涇渭不分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由是觀之則有唐一代賞功之格其得失可見矣大抵朝廷方創業之初慎惜官爵不輕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為榮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輕以予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異能故人視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賞

功其輕賤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書之于冊足以為萬世戒有司尚其鑒之慎之毋

蹈其故轍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械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奬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委聞奏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聚藩鎮牒補列將而舊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立為法制以遺子孫未有不盡善盡美者但事久而弊生積弊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積弊之後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乃詔神策六軍及諸武官并諸道大將俾其內外各具事功無故而加以奬擢補官升朝蓋欲餌之使不生事也嗚呼爵賞所以待有功今無功而加以爵賞一旦有功何以酬之其穆宗所為如此宜乎唐之不復振也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次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遂以為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嘆

臣按陸贄有言爵位才德所宜處之苟非四者雖公卿之世華夏之胄猶不可輕褻況優伶乎莊宗之不以令終國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時龐籍言編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審當公今貴乎濟一伏見近年恩及僥倖而典憲稍縱

夫賞所以勸功也。無功之人。坐獲殊寵。後有臨敵效命。立勳行陳者。將何賞以塞其望乎。願陛下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務也

臣按龐籍欲眞宗愛惜爵祿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以爲此最切務。臣於

今日亦云然

歐陽脩言于仁宗曰。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近邇者。皆當斬罪。或罰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當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脩所言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是知國家於將領有功者。固所當賞。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罰。賞必足勸。罰必足懼。然後可以用人

高宗時。鄭甫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勵。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行覈之法

臣按自古最難得明賞者。惟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由於主帥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輕重。任其所爲。此將士所以不服而憤怨也。鄭甫之立功賞一司。專主其事。然功賞之司。但能考其功狀耳。未必得其盛的也。且愚以爲凡出師。必擇朝臣公明有風力者一人付以爵吏。俾其掌功賞。隨軍紀功。遇有功次。即於軍中覈實評定焉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呈。城司濫賞。因凡外之將帥效命邊疆。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覩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五軍功者。勞逸異矣。豈以

一官轉奉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平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勳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為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肯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雙倖技藝進者矣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押赴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識之固不足以為榮彼亦足惜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奇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況實無異能在其身以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謂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糜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臣按宋高宗謂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此正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詩亦云死是軍人死功名將軍功其弊之來也久矣告人上者而能思慮及此過有紀錄功次者必加詳審毋俾將領專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其時復興師旅凡在戎行者皆奮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生賞功之條臣按

祖宗立為武職等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遥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乃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矣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九年大赉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國立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徵者請論為定罪翰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勸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義兼至如此而又若之於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吾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

律文有曰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次憲點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性質不能皆同其間固不能無不忠不謹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

國法以遞降之消之以漸日減月削去者去而來者來今之來者即所以補乎昔之去者焉則人與官互相稱矣尚何軍少官多之患哉臣於此又有見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謂父子相繼

為一世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六世則親屬
竭矣夫以大賢君子之功業見乎一世世猶澤
被乎天下其沒世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
蔭其死況彼一時之人乘時而崛起因人而
成事隨衆以建立未必其有出奇制勝之
智搴旗斬將之勇定難拓土之功賜之以
官爵食之以俸祿終其身已為多矣況及
其子若孫乎況與子及孫者又及其旁支
別派乎且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
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
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澤及小功多存何
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反延哉今文
武官犯公罪律條久發贓而[illegible]之恐[illegible]
物職官[illegible]兵部查內府貼黃明洪武永
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illegible]與單陞授之由及
行內外衛所并各官原籍與其[illegible]通
行查開具所任見在親若干[illegible]籍戶
口若干隨任遣下家屬若干要見其人是
始初從軍者的派子孫與否見今實備
具以聞彼此對[illegible]然後[illegible]將前項軍官
分為三等一曰奉天[illegible]運二曰奉天征討
其他立功邊庭及隨大將平[illegible]者若其次
三為[illegible]運往討之[illegible]已經五世之後若不
係從[illegible]人而派[illegible]共戰任其子孫附籍
所有世世[illegible]差至[illegible]之後孫從軍
的派子孫遇有公私過犯依律降不
在赦原之數者犯者照舊其子孫係運任
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孫不替的
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有犯者遞
降三世之後又派有子加功不革否則革之
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革者若其間有
一世以王事死又後再加功者又從此起
計其世數以上皆[illegible]先其子孫如此則禮
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而官不至於濫
矣臣愚見如此非敢犯衆怒而輕與異議
以取張仲瑀之禍此乃
國家大事不於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為之
調停一旦驟致於無可奈何之地雖有智
者不能善其後矣伏望
明
主留其愚而察其心而俟後高識者得以

起異謀而生邪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四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經武之要上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

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大禹謨

臧厥渠魁脅從罔治征

臣按以上三條解見前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征

李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被於後則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謀於始也

臣按論言惟非經意然亦有理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蔡沈曰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所以惡惡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林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遂善者必爲人所助也兼攻取侮惡不善者必爲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

臣按昧者亂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馴致於喪亡乃兼之侮之豈天道哉豈聖人之心哉書所謂弱者亡者乃爲不善所致而非爲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殖有禮覆昏暴蓋所以至於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則上天之道也故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造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商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之奇曰凡敵己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勝負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同

孔安國曰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臣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嗚呼爲人上者愼毋
咈民之所欲哉吾咈民之欲[illegible]不欲吾爲之
主矣民不欲吾爲之主則必非以欲吾者欲他
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從爲人上者
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蔡沈曰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
我則我之讎也
臣按人君常誦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諸心口
誦而心惟之則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
之馭六馬矣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
蔡沈曰務孳力也樹德則務其孳長去惡則務絕
根本兩句意亦古語也
禮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少
程頤曰軍行舍止行由之處必思爲險阻之防又
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己之情計也
輔廣曰行軍之道以瞭事而惡好謀而成爲上思
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
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用上
鄭玄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我事閑也閒
胡安國曰三綱爲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
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
末矣
春秋公羊傳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莊十九年
臣按此言雖主於聘然亦可推之以用於出師

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
下宣十二年
臣按此語在傳亦引之
穀梁傳知者應義者行仁者守隱一年及桓十八年
臣按此三言穀梁傳凡兩見雖爲會而言然亦
可以用之於師旅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隱五年
陸德明曰不填服者來服者不復擊之
借則攻敵則戰少則守僖二十二年
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襄二十五年

懷惡而討。難北不服 昭四年作

君不為匹夫興師 定四年

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並桓四年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九年

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謀敗不相救 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過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隱九年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立之禮也 隱十年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 列徵其辭以面曲直 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並隱十一年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也行飲至舍置也爵酒器策勳書勳勞於策 禮也 桓二年

師克在和不在衆 桓十一年

殷湯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桓十一年

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莊三年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並莊十年

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 莊十二年

夫禮樂慆淫哀戚之所生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莊二十七年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僖公五年

臣按。公羊穀梁二子皆載脣亡齒寒之語而左傳加輔車相依一句

詩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鈇不能殺又不能殆

所以斃也

招攜以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並僖七年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謂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

重怒難任。肯天不祥

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並僖五年

盍姑內省德乎。無淵而後動 僖九年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 僖十二年

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無謂邾小。蠆蠭有毒。並僖二十二年

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並僖二十五年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臣按。人在傳所引軍志之說。必古有是書。今亡矣。未審其言猶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爲法

師直爲壯。曲爲老。並僖二十八年 又宣十二年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僖三十三年

動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十里。其誰不知。僖三十二年

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又曰。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並僖三十三年

諸侯敵王所愾。非怨而獻其功。文四年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文六年

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內爲亂。於外爲寇。寇及人。亂自及也。並文七年

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並文十二年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文十五年

我能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

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宣四年

杜預曰。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行伐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人之牛。罰已重矣。宣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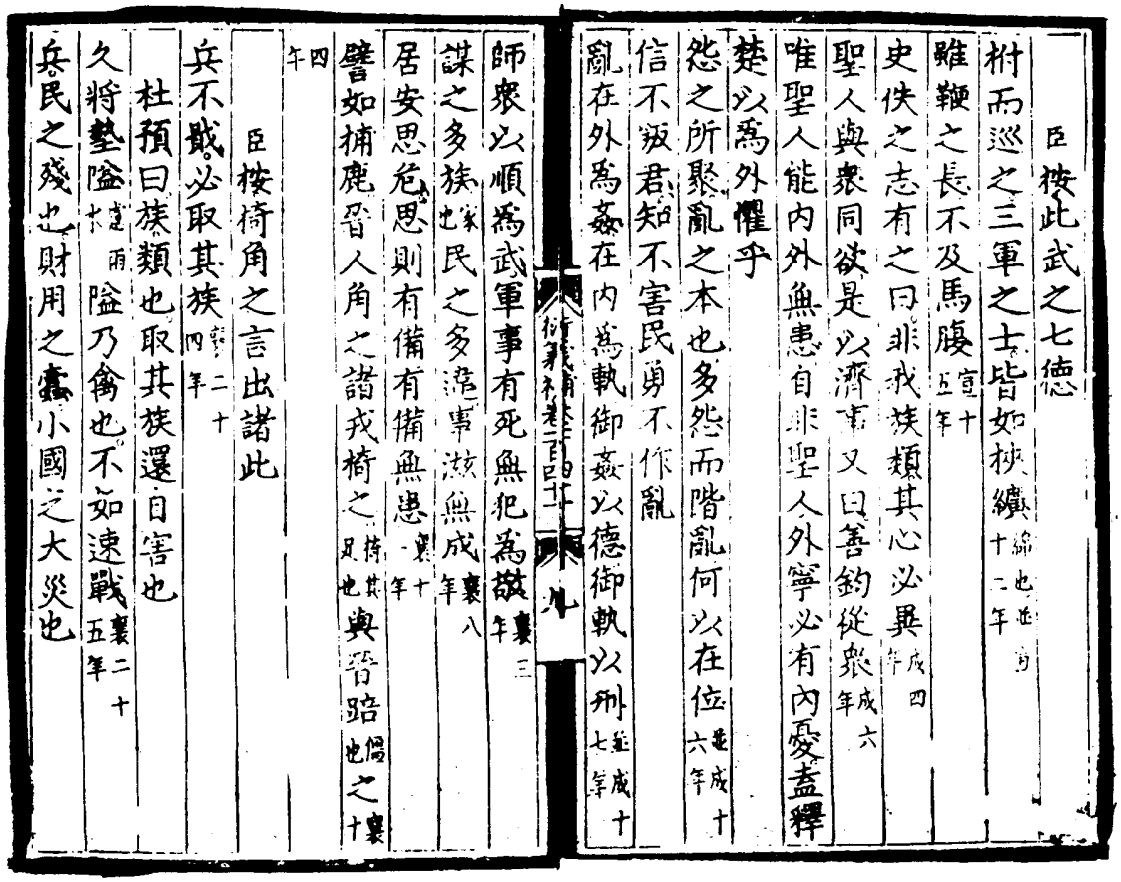
觀衆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叛則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凡可而進。知難而退。節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非丈夫也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夫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臣按此武之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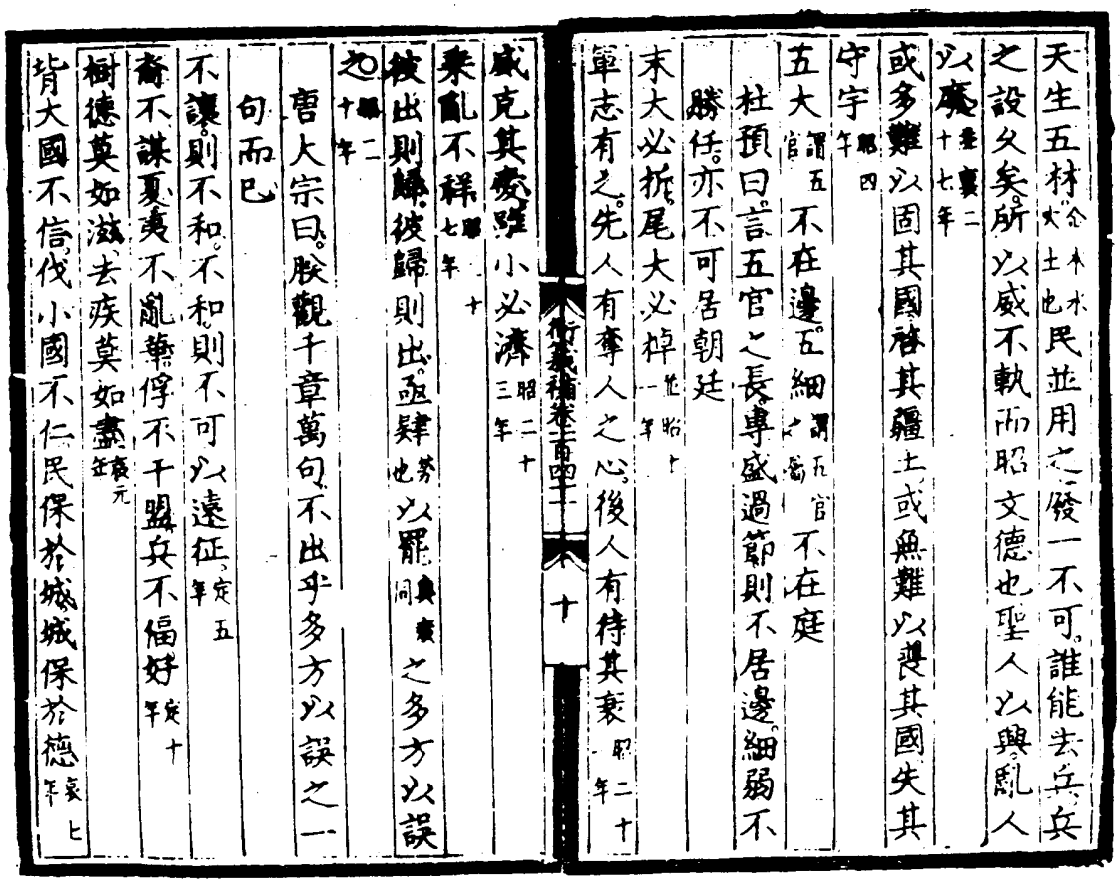
耐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綿也）（音曠）十二年
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宣十五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成四年）
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又曰善鈞從衆（成六年）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也）
楚以為外懼乎
慾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慾而階亂何以在位（襄十六年）
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
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軌法也）御姦以德御軌以刑（襄十七年）
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襄三年）
謀之多族（族衆也）民之多寇（寇讎也）事滋無成（襄八年）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一年）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我（持其足也）與晉賂（偶也）之（襄十四年）

臣按倚角之言出諸此

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預曰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久將墊隘（墊陷也隘音烏卦反）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襄二十五年）
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災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襄二十七年）
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昭四年）
五大（謂五官）不在邊（細小）不在庭
杜預曰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末大必折（折也）尾大必掉（昭十一年）
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一年）
戚克其爽（昭二十一年）
小必濟（昭二十三年）
衆亂不祥（昭二十七年）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疑也以罷（與疲同）之多方以誤之（昭二十六年）

唐大宗曰（胶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

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定五年）
齊不謀夏夷不亂華（停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年）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元年）
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哀七年）

臣按左傳中論戰伐之語頗多其間多是引其所聞及古志往往切於用兵之實前代名將若
關羽岳飛輩皆喜觀左傳有由然也臣故剳其要語載之以為經武之要使後世知三代以前
兵法猶有存者如此非但後世顓顓然用權謀變詐也

國語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親則玩瀆也玩則無畏懼也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
不自其基必復亂
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
知其釁而歸國焉已自拔其本矣
擇禍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義死古之法也
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
論語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臣按萬世經武之要不出乎聖人此二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謹人事
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
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
聖人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弊不屠城不潰
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仁義之兵行於天下遠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
血刃遠邇來服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禍莫大於輕敵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衆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管子曰攻堅則堅者瑕攻瑕則瑕者堅
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以不必必故無功
楊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誅咸作使御失其道則
天下徂詛咸作敵
淮南子曰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
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動如一體五指之更
彈不若拳手之一控萬人之更進不如一人之獨至
臣按經傳諸子言及武事者僅此以後詳兵書

司馬穰苴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此以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痍（此以仁）成列而鼓（此以信）爭義不爭利（此以義）又能舍服（此以知）明賞罰（此以勇）知終知始（此以智）

臣按此所謂禮仁信義勇智之六德也蓋五常之中而加以勇五常者教也而合之以勇故曰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從命為上上賞犯命為上上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

觀滿不善之害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察其不欲不能於敵及是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物既章日乃列慮既定心乃強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道通之以辭

凡戰之道位欲嚴攻欲衆力欲窮氣欲周心欲一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

舍謹兵甲行謹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數以功勝（此以下司馬穰苴）

臣按此皆司馬穰苴中之要語也宋人集兵書為七以教習武者此其一也七書之中惟此得古盛時之遺意何者以其不專尚權謀也此書乃齊威王時使其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之說於其中然今傳記所載司馬穰之文今書皆無意者今世所傳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五篇者乃穰苴所說而所謂古者司馬之法則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說耳太史公謂其閎閎深遠雖三代征伐不能竟其義意其謂全書也今其全書不可復見而三篇之中其要語若僅僅若此故摭而出之著于篇

三略曰與衆同好靡一不成與衆同惡靡堅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柔能制強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廉此四者而制其宜

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

臣按漢光武引此語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而此止作一句曰。柔能制強。蓋有闕文也。況此下文繼之以柔剛強弱四者。與漢詔同。其間闕剛弱能制四字無疑也。宜如漢詔補之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斯二語也。非但以之自況。亦當用此以備敵也

莫不貪強。群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得而勿有。居而勿宰。投而勿久。立而勿取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死

臣按尊禮重祿。則士之報禮重。蓋用人而專一之以祿。非欲以是致其死也。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事君之義當然也

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勸以義。則士死之

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

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

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亂將不可使保軍。率衆不可使伐人

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

良將之統軍也。怒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

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

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

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闕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

會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
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
千里饋財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辭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

同伍相訕是謂亂源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左其功勇者好行其志
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共死
無使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張為其多
施而附於下
臣按此所謂仁者蓋慈順而無執守之謂非孔
孟之所謂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
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
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
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
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荒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
臣據此等言語為詔以報臧宮馬援之曰今國無善
武書引此語為詔以報臧宮馬援之曰今國無善
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
邊外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
狄尚猾而也田警備仲閒之事恒多失實誠能
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
如息人若光武者可謂善讀書矣讀書而能用
之斯為善讀不然徒資口耳而無實用所謂雖
多亦奚以為者也
賞一善則一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
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
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
惡加於凶民
聖人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
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

也以上下略

臣按三略後漢書註謂此節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人出一編書者也今雖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時已引其言以為詔節以黃石公記為言其非魏晉以後人假託可知也其言皆本道義而不用陰謀秘計上略所引古語皆曰軍讖中略皆曰軍勢下略獨無所引蓋上中二略惟演古人之語意而下略則已自為言也歟且其言曰三略為衰世作意謂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時世衰而戰爭起誠能擇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非獨可以用之於兵推而廣之則兵亦可以由是而不用而歸於德化之世矣

以上邊武之要上

嚴武備

經武之要下

六韜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

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

將不宿戒則三軍失其備

臣按將不宿戒則三軍失其備此一語凡爲將者尤所當知者也

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

臣按六韜書設爲武王與太公問答其辭多鄙俚中引避正殺乃戰國後世決非太公語也愚說之謂其爲兵家權謀之書陳植謂爲後世依託得之矣惟葉適謂自龍韜以後四十三篇條畫變故預設方略皆爲兵者所當講習孫子之論至深而不可測此四十三篇繁悉備舉似爲孫子義疏也然其中所言九徵莊子亦有之其作此書者取莊言而附益之耳適謂豈莊子不知其非僞豈其然哉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岳飛曰用兵之術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

戴溪曰孫子之書十三篇其說備矣其操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爲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便民爲長久之計可以爲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以爲三代王者之佐然後世之人苟達孫子權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燕其賢乎

臣按後世專以權謀用兵始於孫子凡其所以舍正而擊奇背義而依詐者固無足取也篇首此數言者雖不盡純然用兵之法亦有國家交本兵柄司人命者所當知者也譯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與意之不善者則略焉是亦為將之一助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臣按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所謂之廟算

千里饋糧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臣按孫武生戰國時所著書主於列國相爭故欲速戰恐諸侯之乘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國中國與外夷戰朝廷與盜賊戰當主

趙充國之言為當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蘇轍曰古之善戰必以兩擊一既為之正又為之

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戰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陳而不知奇正夫置陳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飤食而不用五味宮室而商不繼井竈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不知山川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語者非但用兵御敵所當然則雖承平無事之時所以防微備患於事幾未形之先皆所當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

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

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

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

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

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經之書以孫子為首蓋以行兵之法惟

孫子為最精諸家皆莫及也考西漢藝文志乃

謂孫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

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考

之史記司馬氏兩稱孫子十三篇且其文辭完

全而貫榮非筆削者也其為孫武全書無疑杜

牧註其書大略謂其用仁義仗權謀為守戰權

與仁義豈相為用哉夫有先王法制發禁之後

世之趨時好者爭著為書如司馬法三略六韜

之類猶知篤禮信尚訓辭雖不純於理道然猶

不盡悖之也武書一切以變詐奇詭為說世爭

趨之說者乃有盤之走丸凡不出盤之前若然

則用兵者必主於變詐奇詭而所謂粗文之節

制湯武之仁義皆非耶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善其善者而從之陽虎至不仁而孟子取其為

富不仁之語此學孔孟者擇善之法也臣故就

其中擇其可以為師律之助者綴之于篇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

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戰勝易守勝難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

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勞可擊未

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

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

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臣按吳起所謂可擊者雖主於擊敵然凡樂敵

者亦須因之以自反我亦有可擊之形敵人

因此而擊我而豫為之備也

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

何益於用

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進前却有節左右應變雖絕戍陳雖散戍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令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謂父子之兵相文節制不過如此信乎投之所往而天下莫當矣

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戍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

必死則生幸生則死

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將之所慶莫不從移將之所指無不前死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臣按世之論兵法者曰孫吳高穴謂二子其說蓋截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於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濠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詭譎詐之術耳雖然據其書言雖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則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之人何人與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則二岐然所歧之辭雖有雅鄭其爲岐則一也聽者取其音可也其爲人姑勿論

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師將勝即主勝也而爲此言者懲君之好勝者欲其息兵耳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

臣按所謂不制者甚言將在軍當有執守不可受制耳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不出於一

信矣

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心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勸勵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

動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

天下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雖列賞不足信也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臣按漢志尉繚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稱梁惠王問及第二篇引吳起言蓋戰國時魏人

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則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術可知今擇其言之善者錄出于此

李衛公問對季靖曰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則國之輔也

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爲奇苟行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

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嵬待懈以治待亂

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

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

分不分爲寡衆聚不聚爲孤旅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

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

臣按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論者多謂其爲宋人

阮逸假託雖蘇軾朱熹皆以爲然馬氏通考則

據宋國史謂宋神宗熙寧中明詔編次院與王

震等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以爲非逸之作然

神宗詔止云李靖兵法雜見通典不言其爲問

對或又別有一書歟臣嘗考宋元豐中以孫子

吳子司馬遷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頒

之武學令習之號七書至今襲而用焉武臣之

胄世守之如儒家之於六經然臣抑嘗因是而

通論之漢藝文志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

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

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

也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發

行之以禮誅司馬穰苴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

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

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

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平政楊僕擿

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

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

巧是則兵之爲書在古者亦云多矣後世皆不

復存今所傳者僅七書焉耳說者謂其類多假

託之書眞贋相半然以今觀之非但眞贋相半

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終

勝於無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嗚呼孔子謂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其民而臣亦謂將不學而與敵

戰是謂棄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將統兵豈獨棄其臣與民蓋棄其國也然則

保國之要在文與武有天下國家者其於文經

武藝烏可偏廢乎哉

孫臏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擊批亢

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

婁敬曰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不能全勝

李左車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鼂錯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韓安國曰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
田祿伯曰步兵利險車騎利平地
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度
孥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
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福生於內不可不謹
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不勝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
光武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
光武詔徵鄧禹還曰母與窮寇爭鋒
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裏詡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皇甫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馬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鄧艾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强兵彊則戰勝農者勝之本也
陸抗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蔣濟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譙周曰射幸數跡也不如審發矢而後動數合而後舉
廖化曰智不出敵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羊祜曰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德一心慎守而已
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
裴詵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蛇已螫頭頭可斷乎
韋叡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

韋孝寬曰不因際會難以成功

邢綏曰。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承人而取有罪。彼其驅脅以來。藉以拒敵。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張巡曰。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自為戰。不亦可乎。陳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將。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漢霍去病。唐張巡。宋岳飛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

然則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設為之法爾。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嗚呼。世之藝術豈但兵哉。儒者之於六藝。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傳。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詩語也。射人先射馬一言。雖詩人吟咏之語。然中國與虜人戰制勝之要法也。禦邊者不可不知

陸贄曰。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急者宜備之以嚴緩者宜圖之以計。

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

有功見知。人必悅勸。

將貴專謀。兵以奇勝。

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

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事而不失其機。則成。

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

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設之。

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

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

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

將欲安邊。先宜積穀

陳貫曰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

范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

又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宋祁曰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

蘇軾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鄒浩曰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

岳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擒敌曳柴以敗荊莫救樵蘇以致紱皆謀定也

胡寅曰善戰者察不勝遇覆者釁不敗

吳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

朱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警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程頤曰兵法逢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行兵須不失家計淵按持

兵陳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

朱熹曰厮殺別無法只是能使人捨死向前而已

臣按諺云一夫捨死萬夫莫當將者必節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捨死向前天下無堅敵矣

又曰厮殺無巧妙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贏立不住退者便輸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兵之勝負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縻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解雜亂紛紜者不控拳拳音拳攘臂繩今之胃袖手

圈也言解鬬者當善解之不可牽引牽繩也批亢擣虛亢音剛猴嚨也言與人鬬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見其能勝也

臣按程朱道學大儒其於兵事亦皆通曉而常言之可見儒道無所不該而文武無二道也

必士經武之要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上

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又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爲此而設

董鼎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此蠻夷猾夏亦以命皐陶

曰汝有虞之世皐陶爲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爲言且蠻夷邊鄙之外負險阻以爲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馴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皐陶以爲士而首以是責焉而後及於寇賊姦宄何也蓋人君爲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必使外而蠻夷不敢亂吾華夏之地內而寇賊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則內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無所梗矣雖然內者外之本也內無其釁然後外患不生堂陛之間禁詰有常刑制伏有良法衆隙有定所潛消於未然之先遏絕於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後施之以甲兵也此聖人之微意歟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

也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不入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宋貴有邸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治也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甸侯服曰綏服曰要荒二服爲夷狄之區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乎華夷之間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內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內聲明文物之所萃故以此揆其文之教必嚴

然明備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極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險阻之所限故於此畜其武之衛必居然振作脩之而不弛也先儒謂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噫辨之者所以防之也惟其辨之於微防之於豫此帝王之世所以中國安而無夷狄之禍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法放罪人於此

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也如此後世為治者往往昧於華夷輕重緩急之辨固有詳於內而忽於外者亦有專事外而不恤其內者又有內與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雖然此非特世主處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載觀虞夏之世立為五服之制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為內治之具又有以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類一定而可以守所以為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臣按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為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為之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必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

之外猶有地焉漸如米之漸濱底于海者也被
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聖人之化皆
可至也舉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是之謂聲軌範
於此而遠者效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
無遠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
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徼使之聞而慕之
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
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乎
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王畿其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
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
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
數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
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

周之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要
服即禹貢三百里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貢三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貢
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貢二百里流之地
周之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
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
道既衰於是乎醜類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
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
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此無他由其不能謹
內外之防而混華夷之俗故也由是以觀則禹
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為當世制也嚴矣其
為後世慮也遠矣又考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
最在外為藩籬故以蕃為稱後世通謂夷狄為
蕃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
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
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
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

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爲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冥會之有書會戎讖之也

呂祖謙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覲然燠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悅豫氓氂異類始錯居中國彊土相入蹄輪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寖不知有華戎之辨矣春秋書晉公會戎于潛還入心於旣迷遏夷狄於方熾涇渭華夷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並歟

臣樓昭呂二儒之言灼見聖人作春秋之意所以嚴華夷之辨萬世王中國者所當鑑戒也胡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其切要而其禍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匈奴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乎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棲於編民之內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閫何不思之甚哉蓋人生天地間華夷之俗雖有不同而戀土之心則一方其內附也未必皆有慕華之心非迫於不得已決不肯捐其親戚舍其田里而棄其父祖之塋兆也其所以來者非困避不可解之仇讎必是逋不可生之殺戮蓄若籠中之禽圈中之虎其處身非不安而所以爲之養非不備也苟有可乘之隙可出之機豈肯爲人所拘縶哉況喜放縱而惡拘束乃夷狄之本性彼雖有盟誓之言弟悌之語未必皆其血誠斷斷乎眞可信者也雖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一視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無義信之中不可以無徵不可苟徇於目前必須遠慮乎身後處之必

欲盡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獨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報吾之義焉然則夷狄之內附不可受歟曰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仁者不爲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爲也既受之矣何以處之曰因其俗而制之順其勢而安之彼之來也爲仇讎也在東者則處之於西陲使其勢不相及可也彼之來也爲慕華也在左者則處之於右地使其衛吾邊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極其所欲賜之以金帛而不拘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

獨柄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患矣然此所以處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何以處之曰晉之劉石符姚其先世入內地皆在漢魏之世遠者數百年矣及其一旦紛起僭竊上世以號召其徒然前代明鑑也彼自其乃祖乃父慕義來歸歷世已久荷國厚恩非不知感染華推俗既已久矣固無外慕之心亦無內訌之意使中國常承不下彼非但無此言亦無此心也不幸一旦板蕩如堡釜遇有機會轉移之間有興有亡趨避之頃有安有危彼或不能不爲騎墜極之計耳不可以久安而徒徘苟且而不爲之遠慮也爲今之計奈何曰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爲姻婭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父已忘其爲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爲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

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我盟于唐

胡安國曰此蓋徐州一以久矣中國者也諱忽氏言春秋諱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我歃血以約盟非義矣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我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我狄以來媵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德宗之於尚結贊我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

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臣按賈誼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地內也所謂淮夷徐戎非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自昔有一種不閑禮義之人耳在淮者類乎夷故以夷目之在徐者類乎戎故以戎稱之也夫內地小小戎夷春秋猶謹之如此況後世所謂戎夷其地大而人衆往往得志於中國者哉九當推聖人謹嚴之心審於幾微之始折其萌而遏其端毋使其至於滋蔓而馴致於無可奈何也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曰山戎北狄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矣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攻而責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辜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者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捐師之罪大漸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蔡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張洽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於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在滅也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尊王室以謹華夷之辨禁僭竊夏之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穀梁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陸淳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脩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爲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爲文所以深譏王也

臣按程氏謂王師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然不謂之不戰可見王者所以尊嚴而爲夷狄之所畏服者其不專在於師旅也必有所以制伏勝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敵者焉然則有天下而主華夷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以中國攻鄰自相侵伐已不爲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回紇宋人之於女眞慮其利害昭然可鑒也然則武王之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同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吾人怒戰者也

襄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

矣何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欲顛倒冤枉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臣按胡氏之言備述中國與夷狄共事之害後世所當深戒者也

於越入吳

胡安國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大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皆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使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臣按胡氏此言非獨可為中國戒亦可以為外夷侵中國者之戒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陳澔曰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朝見之時擯辭禮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

臣按吳之爵本伯爵也春秋書吳不書曰伯而書曰子蓋不以本爵與之也禮所謂四夷雖大皆曰子考於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應鏞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域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專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繞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東而上西北極而東南盡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考成周之故疆而貢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爲王城而皐蠻氏陸渾戎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群舒秦爲西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說者謂自秦以上西北東南

處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臣竊以爲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惟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疊嶂大荒絶漠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爲中國輕重焉惟明主寶吾華夏文明之域以兵黷視之可也

春秋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我狄狄固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孔穎達曰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呂祖謙曰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綏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爲伊洛萬世莫先焉自伊洛而俯視夷狄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隳壞何至淪於戎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爲戎

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絶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爲陸渾之遷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於幾微幾微之際先王之所謹也故誠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近而察遠自今而知後而善爲治者亦必謹著於其微慮遠於其近防後於其前恐其一旦馴致於無可奈何之地而無容吾力也彼辛有所見者

特其人所爲者偶似於夷耳。非倣而習之也。而辛有已預知其必爲戎。於百年之後。弭世之人明明習爲胡言。祀胡鬼。誦胡書。行胡俗。而又爲胡人之冠服器用。襲用之久。而至於相忘。雖朝廷之上。鞏毅之下。學校之中。恬然由之而不疑。群然用之而不怪。其爲戎也。豈在百年後乎。

聖人在天子之位。承帝王之統。主華夏之地。所當痛加禁革者也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爲家。內而中國。其堂奧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則夷狄爲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內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國尊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四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下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無也)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衣於)矣

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金履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臣按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其功蓋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伸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臣嘗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見我

聖祖之有功於天地爲甚大管仲之功過楚而已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秦隋中國之天子也我

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廓開中國之疆倫其功較之二君一戶大小輕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眞奄有中原之地而轣轢又混華夏至於我

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燕淪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變爲夷狄者二百四十一年至是始復歸於中國治教於是乎大明彝倫於是乎復古臣恒謂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於胡元蓋中國全爲胡有者幾百年我

聖祖始復而有之內外之疆域截然有定限華夷之倫類秩然有定所百有餘年矣臣頌我

聖祖未登極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王御臨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既

登極之後

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言語不通其所以丁寧諄切爲天下臣民告者至矣盡矣蓋欲天下後世同心竭力以遏其萌杜其漸以爲千萬世之防也

聖子神孫其尚體

聖祖之心守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意然後日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亦多矣彼恃其有勞於我邀求無已予之則無有已期不予則遂成釁隙卒之爲中國之蠹生民之擾較之所借助者奚翅什百甚者宗社因之而亡唐於突厥回紇宋於女眞韃靼可鑒也已嗚呼君子作事謀始可不愼哉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勢方倒縣俚諺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徼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顚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孰若倒縣偷安目前而不慮後患者哉

臣按誼以漢事匈奴爲天下之勢方倒縣莫之能解爲國無人當文帝之世開國功臣名將固有存者而誼謂無人然誼所言如此則誼必有解縣之術誼又謂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爲蠭蠆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而威令不信申可爲流涕嘶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縣者在此乎雖然誼少年而未經事前所流涕者得毋衆秩之口其理備世而不易後所流涕者謂行其計則可以係單于之頸衆其衆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誼其計之行者衆何如也末云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直數百里外而威令不信嘻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與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誼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誼必特有所陳說擇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遊居北垂窮露之野。逐水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蓄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與縻同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謂聖王之於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入眞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或樂內屬。聖人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雖大屬之敘。西戎四夷之讓。於斯

大宗之却走馬。亦何以尚茲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爲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眞知言哉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夏。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遏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效。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者之爲乎。又曰。自復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疏爲常俗。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磨矣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衆爲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盛乎左賢王劉之子淵。假稱天號。繼踵中原。終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興滅。殊可痛心也

臣按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

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絕內外。以爲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奈何自決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漢自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爲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古爲患。魏初人少。西北諸部皆爲我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此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二河三魏見七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彊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卻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護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求初叛亂。爽夏俱徙。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樂蜀。蓋權宜之計。今氐之微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慣習。侮其輕弱。以貪婪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

埶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爲仇讎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幵枝之地。徙諸氐出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棄其道路之糧。令是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爲害不廣矣。幷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族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爲五部。戶至數萬。騎習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榮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

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螫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願其微弱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臾釁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安樂窩。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黠善鬥悍樂亂喜亂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州之胡卒聽而起。自長安以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毋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隱爲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户。今吾衆雖亦猶不滅二萬。奈何欲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及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爲中國害。未過後魏遼遼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二朝幾二百年。其人雖老子長孫於華夏之地。然猶群居類聚。其衣服食用雖稍變於其舊。然其桀驁狠毒之心。好鬬樂戰之習。猶前日也。習知中國之人。其性柔而好逸。貪生而畏死。不耐苦而易飢。故素輕之。然所憚者朝廷之法度官府之約束。故

猶不敢恣肆一遇朝政有缺任用匪人或民心之怨望或邊鄙之有警即起而乘之黨類相翁而動一呼成群遂成禍亂以夷之性困華之俗用戎狄之猛鷙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爲之指示機謀所以其毒尤甚最禍尤慘觀諸前聰可鑒也已㠯是以後羌狄之禍比漢魏以前爲甚監觀於元魏洋溢於遼金滔天於蒙古極矣不有

聖明者出安知今之人所憂者不至於盡有夷而無華哉蓋天地開闢以來一大禍也我

聖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後者尚思報霜堅氷之戒將其萌而讓其防毋使其駁非微所孳孽微生則千萬世中國生靈之幸矣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前十萬口詔群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之宜悉徙之河南古朔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

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敵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賞靜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榮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

我狄人面獸心易則請服禮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及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穹廬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棄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教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秦博策處突厥降衆皆不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

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

臣按唐太宗[illegible]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上多言欲悉之河南兗豫之間顏師古欲實之河北溫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即本部署爲君長竇靜之議略同惟魏徵之議援晉諸胡爲比得帝王內夏外夷之道思患豫防之心彥博謂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是固然矣然天生豺狼蛇虺必不生於

城郭市井之間而所以生之者必有其地是固有以限之也則夫聖人之處華夷可無內外之限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腹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之歎由是以觀爲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魏徵曰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穢裹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雖

然此豈但爲唐一時之鑑哉乃千萬世之永鑑也昔人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我夷狄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君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寵之以力役非不厚也而潛懷者有其而晉以來皆生長中國其於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

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親之子而析離之使世爲讎敵之資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消消不殫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憂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

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粒稗生於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彼此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

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已之寇屢犯近郊其中亦有來機易服以刼掠平民其實多有爲虜向道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爲明鑑者也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仰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當類處京城幾創聞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爲中國禍害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猶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來歸正之人久處內地勞佚不習已而思其次前凡自西北內附皆除已建職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皆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京兵月支米豆加之勞以兵部法令不許擅減於邊南兵額滿不過一十萬不許額外濫收招募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將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險阸及還並爲邊害薛登諫司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華夷不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矩矱長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番奚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騎門服改變綴語習楚夔龜茲語史或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私皆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送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鞫計秦汗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來中國之虛而高祖困於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頡國謂心慮賢於城郭勢異於卒伎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出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副單于之陋猶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朔邊入緣徼鑿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矣

臣按昔之忠臣爲國遠慮者無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以制於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

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
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爲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習戰寒族則忘本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而

不復何所不至或

臣按李林甫欲爲固寵固位之謀杜邊將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矣不矢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盡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姦計不行矣當貞觀時魏徵爲太宗奠置突厥乃爲國家遠慮於數百年之後而林甫區區乃爲一身之謀於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爲人君者可不謹於擇相哉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蹟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藥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閤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孰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成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

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棄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漸漬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雜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謂并州爲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

非惟然也言亦無罪夢箝天誓日其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執方彊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卑而我弱彼彊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然則為今之計若何曰譬如畜獸然十虎之閒而雜以一狼方何不可之有且虜之蓄將如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於鐵勒他如史大奈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

而鷙悍不遷為唐史所稱其尤著勳名者則有如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但不可如天寶之末濫用胡人代漢耳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虜人不用蕃將為上將之意矣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讀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遠而能邇。遠謂德化所及。邇謂聲教所暨。惇德允元。惇厚也。信也。元。善也。仁厚之人。而難任。難拒絶也。任人。包藏凶慝之人。蠻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有長策成筭。

然猶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爲本。蓋任人處內則主聽睦。主聽睦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難有智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勞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慮哉

臣按。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人君爲治。先內而後外。始近而終遠。內華而外夷。然必內者脩而後外者治。近者悅而後遠者來。華人安而後夷人服。苟吾德之不脩。食之不足。君子不用。小人不遠。則近而在吾之內者。有不脩矣。內治之不脩。而徒外夷之攘。難矣。是故王者之馭

夷狄以自治爲上策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臣按上文所謂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儆戒於宮闈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內。何預於四夷

哉。然而一念不謹。萬事爲之廢弛。一言有失。四方爲之傳播。是故自古類服夷狄之道。不在於邊鄙。而在於朝廷。不在於羌戎。而在於臣庶。內政既脩。外患自然不作。華風既盛。夷心自然歸仰。雖以舜大聖人。而伯益猶以怠荒爲戒。良以一人無怠荒之失。則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內有善治。而吾華夏之民得以相生相養。而吾君享安富尊榮之樂矣。吁。伯益所謂舜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而欲生事四夷。而爲其臣者不敢輒出一言。

或者又從而從史之其臣可謂不忠矣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師臨之閱月苗民猶不聽服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特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而歸獨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者若就戰陣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則必得大國賓禮之益不然負其強固侮慢自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謀動干戈所損多矣大國若能包含徧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國實貢之益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蠆之毒豈得無損哉若是者即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體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興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土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泛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謂之慎者蓋必兢兢業業不敢有須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蓋人心虛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謹則雖宮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

或有以致其然。京輦之下。百官庶姓之衆。或有以激其怒。況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其衆。實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當何如而用功大學曰。欲治其意者。先致其知。

晉頌曰。嗣彼飛鴈。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嗣續也。黮桑實也。元大也。黮音椹。)

大路南金

曹風傳曰。桑黮甘。鴈鴈華鬱。是知鴈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鴈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來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爲魯侯與群臣燕飲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雖然。學校者。脩崇教化之地也。教化脩則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臣按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之德。格乎天。由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幽則有以通乎天也。遠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居穹清之上。夷狄處遐荒之外。形貌之容。不可得而見。而恒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

膺

天命靡常。宰華夷者。可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而不征。征不享。讓而不討。討而不務。務武而不觀。觀則玩。玩則無震。是乎有刑罰之隆。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加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戎之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兵(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施也)頓(敗也)乎。吾聞夫。大戎狐惇(古敦字)能帥舊德。而

守終純固（純專固一）其有以鄉我矣王不聽遂征之（終身不移）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興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財棄千萬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我中國不復修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損又不但財而已

論語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熹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臣按所謂文德者德即虞書惟德動天之德文即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脩即內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疏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平聲）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邊厚縣（平聲）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居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極救而撫摩之初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滅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髮動皓白常欲置隗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群黎而鞏固漢業其肯遵高祖顧沛之畏塗踏武帝虛耗之覆轍而亦近謀遠爭勝負於夷狄乎故二將抗章北伐

詔引黃石公剛強柔弱之說而報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詔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藥石之格言無間古今皆所同然也後世人主有欲勤兵於遠者尚其鑒諸

以上慎德懷遠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譯言賓待之禮

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玄曰懷來也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謝德延譽以來之

王昭禹曰致方貢則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底貢厥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所謂無有遠邇專獻方物是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貢之寶爲贄也懷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奇也送逆之送往而逆來以爲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設官以待外夷之來朝貢者達之以節則其往來關津道路之間無有留難淹滯之阻即今給驛券也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則其日用居止餼廩芻秣而無飢寒困之之憂即今之館驛廩給及有司餽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懷遠人也名官而謂之懷方氏豈無意哉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通其言語達其貨賄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待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玄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來至去皆爲相而詔侑其禮儀也

朱申曰八蠻西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語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解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若
蕃國之君世一見之。其禮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
之使協於禮。其言不通於中國。則傳其言辭出則
送之。入則逆之。禮節以相接。幣帛以致享。辭令以
相與。接賓曰擯。贊禮曰相

臣按夷狄之人。其拜揖迭退。拜伏之禮不同於
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國之儀。用協於禮也。夫
上有所言。則象胥爲之傳導而開諭曉說之。然
後從而譯其所言。以達之于上焉

令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實貴各以其所貴寶爲
摯

鄭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
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
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
是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

方懸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
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
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
之異於此。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
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
象胥。而世俗通謂之譯也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教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各國人之黠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及有陳說辨訴求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
後知其意嚮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文譯經
使之衙。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
也。我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其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其所作經義。俾通
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
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學成皆六部大臣
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

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一旦外夷有
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
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
非惟失厥情而或至啓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尊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
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
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孔穎達曰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
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
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來朝也

陸佃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歟四塞即九夷
八蠻六戎五狄也

陳皓曰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
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於此
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八曰柔遠人

也又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
能所以柔遠人也

朱熹曰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
迎之又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
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者是也

臣按周禮秋官環人所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是則為之授節以
送之也地官遺人所掌邦之委積以待賓客野
鄙之委積以羈旅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
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

積是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也舊註以柔遠人為
蕃國朱註始以為無忘賓旅蓋以九經之次列
於懷諸侯之上以遠先近非其序也竊意成周
盛時環人遺人之所掌在於道路之間非特為
中國設也則雖夷狄之經行者亦為之送迎焉
況九經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謂之人
意者凡遠去其家鄉而出於道途以朝京闕者
皆給之歟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行令即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即王制所謂寄譯之類也考史昭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即今鴻臚寺卿譯官即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其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宣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記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竊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武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馬鼠伏竄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謁賛稱臣而不名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我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敬不加非尊之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誅稽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備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臣按胡安國謂荀氏爲此說其知內外之旨明攘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之州給牒覆其人數謂之邊牒蕃州都督刺史視品給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來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尊命大臣後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宜蓋禮儀非武臣所宜預將乃吾國之爪牙止可使虜聞其名不可使虜識其面設或有貌不揚如裴度者申雖有智彼惡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將相關係亦不小也吁武將且不可況內侍乎昔童貫初使遼也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啓其輕侮之心此前代之明鑒也

鴻臚寺領典客司儀二署凡四夷君長以蕃望高下爲簿朝見辨其等位第而封命則執冊而往凡獻物皆各執以見馳馬則陳于朝堂不足進者州縣留之其屬有典客署令掌四夷歸化朝貢酋長首領朝見

者給藥食病則遣醫給湯藥喪則給以所須還蕃賜物則佐其受領敎拜謝之節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貢者既有宴賜資給其不幸而病及喪者亦有給賜焉

宋設鴻臚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迓迎之事。凡四夷君長使价朝見。辨其等位以賓禮待之授以館舍而頒其見辭賜予宴設之式。戒有司先期辦其有貢物則具其數報四方館引見以進諸蕃封冊卽行其禮命

臣按唐宋俱有諸蕃封冊之禮

四夷君長來朝先遣使迎勞於候館次日奉見于乾元殿。設黃麾仗及宮懸大樂。典儀設君長位於縣南道西北向。又設其諸官位於後所司引其國君服其國服。至明德門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卽御位。典儀贊拜。國君拜訖侍中承制降勞。皆再拜稽首。復位。次引其國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儀。其賜宴與受諸國使表及幣皆有儀。具載開寶通禮。元豐八年。夏使來詔夏國使見辭儀制依嘉祐八年見於垂拱殿。門外。辭詔垂拱殿。

凡蕃使見辭同日者。先夏國次高麗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諸蠻

臣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名與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怨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各宜隨其彼此不相知。夫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況人面獸心之虜哉

唐太宗貞觀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徵以寶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遂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當務實。不可徇虛名。蓋夷慕義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貪中國貨物而假以朝貢爲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輕重之宜。既不爲所欺紿而又不失其禮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學士院言諸蕃初入貢者請令安撫鈐轄轉運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為比保明聞奏庶得遇之禮不致失當

臣按諸蕃初入貢者前此未有體例因其所言而制為禮節斯無失矣

漢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渾邪休屠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貰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及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來降罷敝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為生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臣切以為外夷朝貢而不為之節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況後世人心不古非獨中國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來者慕華向義之心固不能無然亦多有貪中國之貨物而欲以轉貨他國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為之制隨其地遠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賜于闐國信分物法所遣使雖多止一加賜又命于闐國使以表章至則間歲聽一入貢餘令於熙秦州貿易及元豐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許一貢期限不及者不許如此則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館伴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

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詔從之臣切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聽而況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榷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奚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臣按今四夷之好書籍者惟安南與朝鮮朝鮮恭順朝廷歲時覲聘禮節無失所經過郡縣無多而貨買止於京師安南入貢雖疏然經行道路幾至萬里沿途隨處得以市買且宋朝書籍版本俱在國子監今書籍處處有之請自今外夷有來朝貢者非有　旨不得與交易而於書籍一事尤宜嚴禁彼欲得之許具數以　聞下翰林院看詳可否然後與之

以上譯言賓待之禮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上

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程頤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不可輕動之意

鄭汝諧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啓之也

臣按先儒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高宗商中興之君雖不至於聖亦不可不謂之賢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興師以弔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雖久用而處之者有道不至於罷敝中國師雖遠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於別生他變後世以帝王之師爲孚伐之舉者必須事出乎萬全非萬全不可舉也是故於未濟之初審幾而緩進於既濟之後擇人而任用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臣按此萬世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始蓋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謂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觀可見唐虞之世非獨政教與後世不同其征伐亦與後世不同也何也後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軼我邊境戕賊我生靈以故興師討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衆則惟數有苗之罪所謂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責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責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棄不保責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責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蓋以其人之

道遠治其人之身未嘗有一言而及國家疆場之事嗚呼此其所爲帝王之[illegible]歟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棲棲皇不安之貌戎車兵既飭也四牡騤騤戴是常服玁狁孔甚也熾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沒周世漸衰八世而玁狁見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詩以序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謝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馬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棠不經點檢矣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玁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爲暴者知其遇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爲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爲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國所以正中國也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言其深入爲寇織文鳥章白旆央央言明也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朱熹曰言玁狁不自量度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

臣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傳師直爲壯曲爲老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盡善今宣王興六月之師因玁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應之其辭直矣其辭既直是以聲罪致討而我三軍莫不懷敵愾之心其氣安得而不壯哉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簡其銳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旗旛鮮明兵甲犀利無一事之不盡善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彼區區醜虜惡足以當我之鋒哉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軽軽車之覆而前也如軒車之却而後也四牡既佶壯貌既佶且閑簿伐玁狁至于大原地名

朱熹曰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臣按漢書嚴尤曰宣帝時玁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擾猶蟲蟲之螫驅之而已朱熹解簿伐玁狁至于太原以爲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而謝枋得亦言簿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追遠討也由是觀之可見先王之治戎狄以吾邊境爲限越境而入者則治之不及吾境者則不治焉

詩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田一成曰于此菑田一歲曰菑方叔涖臨也止其車三千師衆也干扞也之試練也方叔率總率之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順序路車有奭朱貌簟第爲車蔽魚服鉤膺馬飾有鞗鞗然鉤而在膺有鞗鞗也鸞鑣鸞首飾也革轡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簿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動而魚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衆也嘽嘽焞焞盛也如霆震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中國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寇見于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北有玁狁之征六月之師是也南有蠻荊之伐采芑之詩是也說者謂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計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雖然時世不同而夷狄之盛衰亦異南與北殊俗古與今殊時强與弱殊勢所謂計與威不可以偏廢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壯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專則成功不難而夷狄實服矣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幸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輔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鬪則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彘國勢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荊則命方叔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驅而一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國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謂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無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以遏絕亂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玉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亡踰於老臣者上問當度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遙也）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

臣按充國謂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此真老將諳練之言彼不出國門而任己意以節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要之不可為法也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塞也）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臣按充國謂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此

有國者馭虜之法。充國行兵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此可以爲將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擊罕（口旱反）幵（音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音度）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幵閒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附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臣按天子之師所以誅有罪。罪有大小。則誅有先後。先零首爲畔逆。而罕幵特劫略耳。劫略夷虜之常。它種皆然。不但罕幵也。未嘗加兵於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於閒昧之罕幵。雖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況未必能乎。充國自謂其議爲全師保勝安邦之策。非但可用於一時。眞可以爲萬世帝王以全取勝之法也。

宣帝拜許延壽爲彊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轟

納其策。以書敎讓充國曰。今虜輜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居願反）瘃（丑玉反）瘡（初良反）創。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幵。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細難就而宦。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畔故與罕幵厲仇。結約。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策。及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臣按充國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虜欲爲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此數言者。眞萬世守邊保圍之格言良法。

今日所當遵行也

宣帝詔武賢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鋤也)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兎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計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惟明詔采擇

臣按。充國所謂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此一言者。萬世中國保治安邦之格言。國家當全勝之時。猶有兵革之變。一以是言爲主。毋僥倖於一戰。以中賊之計。張賊之威。必持重而不輕動。必詳處而不苟進。非在我者有必不可勝之資而在彼者有必可勝之算。斷然不輕發也

趙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其後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張栻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用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遼。而曰兵難逸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

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於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疆固而西戎坐銷焉。此始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推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其在宣帝時。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

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當在其下風耳

戴溪曰。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事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此智將也。躍馬橫戈。陷陣窮討。殊鬬貪前利而不恤後害。急近功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勃興於草野閭巷之中。再鼓於奔北敗衄之後。垂亡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効搏執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常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故先計而後戰。常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徼幸。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再四。其言深切可為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己。不計成敗。殘兵以逞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

臣按自古論兵者多矣。惟趙充國最得帝王全勝之要道焉。萬世持盈守成之君所當師法者也。蓋創業之君與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創業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糾集者皆一時烏合之衆。兵雖衆而人心不堅。軍資有限而饋餉或至於不繼。故衆勢急戰以求決勝。若夫守成之君則不然。上承祖宗之業。內撫人民之衆。以衆而臨寡。以大而制小。以有餘而應不足。其於完戰夷狄除兵其害爾非有所利之也。況其所肅聚者皆吾之民。克之雖可喜。而亦可悲。勝之未必得福。而敗或足以致

禍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可以輕故非萬全決勝必不爲也自世尚孫吳之法謂兵貴神速往往以逗遛爲將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師與敵國戰爭不同彼言各有當耳惟充國以深遠之謀用常勝之兵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全之一言眞得三代帝王用兵取勝之要道萬世所當師法者也張拭謂漢將當以趙充國爲最嗚呼豈但漢之將哉臣竊以謂古今論帝王之師者一充國而已何止最於將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中言羈縻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請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誠伸異變強弱相反

臣按班固謂漢之諸臣論馭匈奴者不過兩科和親與征伐而已然兩科之中又各有兩科焉脩文而和親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則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黷武而征伐之則失之暴矣然此皆視夷狄以爲屈伸強弱非帝王愼德威懷之道也是故凡爲天下國家者必內無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師合內外而一之斯其爲帝王馭遠之術歟以上言征討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

馭夷狄

征討綏和之義下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貴貨易（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習也）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壞也）。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列也）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貳。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臣按。魏絳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國者也。而後世所和之戎。則是化外之人。處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而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與疲同）敝。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間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去聲）之（去聲）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昏姻也。

臣按。齊景公一列國之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妻（去聲）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同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以爲之涕泣焉。堂堂中國。俺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昏姻。決華夷之防。廢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爲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戎豈無他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說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遂祖之以爲馭戎上策。夫以閨門窮寇之姿。爲匹

膻大羊之配田舍翁薄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劉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理故也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朕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吕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傅陽

[illegible]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鉅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胡寅曰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說而誠服矣或者夸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瑞託於神明欲以龍驤群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誠而已足誠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魚夷狄蛭異類亦人也孰謂不可以誠感乎誠之為言真實無妄之謂也真則無偽實則無虛無妄則誠矣觀漢文帝賜尉佗書自言其為側室子而又言高后自臨事諸吕為變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國家不幸之變故亦併及之千載之下讀之猶使人心悅而誠服況同時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聞之寧能不感動其心乎後世帝王苟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與文帝不約而同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則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謂惟天下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區區夷落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匈奴侵掠而漢歲致金絮[illegible]奉之既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欲

顏師古曰愛人之壯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
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遠其目賜之盛食珍
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
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相
娛樂親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臣按晁錯宋子曰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言宋
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被金帛買住了虜人
分明是遺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觀此說則昔
人謂為迂誕者豈迂者哉蓋用兵則利在臣下

不用兵而和則利歸虜主虜人嗜利此物以樂
貨也宋富弼說契丹以歲幣亦是此意蓋金
帛出於民國家既竭民力以養兵而又使出財
以賂虜金帛有時而竭虜人貪慾心無已時一
旦無以應其求則兵端起矣宋人之於契丹女
真可鑒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貴乎謀始而必
思為可繼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
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
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以制今

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疲乏虜以全制其敝
虎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臣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
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
以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智侵我也而興兵擊
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
而曲在我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
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
況人生脩短不常而又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
以成釁隙不若各守疆界彼此禮義之為父長也

如此復之非獨善為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宣帝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
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
足以服孝子詘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義遣使
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幷力遠遁不以救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惠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導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臣按天地間有華夷猶天之有陰陽有此必有彼決無滅絕其類之理況其族蠻非一類此一類衰矣而彼一類又起聖王知其然故其待夷狄也惟存吾有常之心而不幸其無常之災此中國之仁義所以爲可貴而異於夷狄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按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負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變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阻吾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幷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未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宜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所適

臣按孔子言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之爲賢此非但可施於待人處事雖中國之待夷虜亦莫不然班彪之處北匈奴蓋有得於先覺之道者矣其所立策算委曲明盡可爲後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以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倦轉奈失重利何奈掀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

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適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築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之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邊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隅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共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親謂其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斷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焉啓人之遺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徙費民財損國威其後效果何如也後之人尚鑒之哉

魏毋丘儉爲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以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按曹操謂羌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此誠練達事體通曉夷情之語也蓋中國之與夷狄氣類不同疆域殊隔雖有時聘問不必胥胥相與通往來也非其不得已決不可以

通使。必不得已。須擇其人。不得其人。寧受其責。而不輕啓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難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於大體。惟顧目前理之可行與否。事之可繼與否。皆不暇計。往往順適敵情。以爲身利。假上旨以許。啓數虜人以請求。啓其所未知。逢其所欲爲。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啓釁端。開邊隙者。皆此輩爲之也。然其中固有怵於利害。苟逭一時者。而亦有反假虜勢。以爲身榮利。如范陵者。曹公爲此言。自謂其經事多。豈不信哉。萬一國家不得已與外國通使。須審擇其人。必知義理。有氣節。通古今。識事體者。然後遣之。不可專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專任邊吏。而必主之廷臣。不可專信內附之虜。而必仗之中夏之人。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坂。萬騎縱獵中。怒氣直衝。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至武宗朝。德裕爲相。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以計陷之。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馮陵近甸。韋皐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

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義。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

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閑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可見矣

胡寅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坐險要而棄之乎僧孺所謂二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實也夫

奪吾之地而約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維州悉怛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遺憾妻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

公義何

范仲淹議和守攻請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嘗挫衂而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主始亡為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之甚也又太宗驅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不從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謹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為實畫彼不背盟我則撫

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按仲淹所謂隆禮謹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後世不得已而與和我者當以此言爲權度

以上征討綏和之義

按昔人謂戰守和皆應敵之具而非制敵之本制敵之本乃在夫可以戰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實其腹心而運夫四肢之道也蓋盡吾所以治中則戰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戰和之中亦有戰有守如環無端迭相爲用其變不同則其所以制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敵在我而其力常有餘欲戰則爲唐太宗欲守則爲漢光武欲和則爲漢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後內執一而廢二以盡兵爲戰以盡地爲守以解弛爲和則以戰乃秦氏隋氏之戰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晉之和矣由是觀之則知戰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馭夷狄之道不出乎此矣漢人所謂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軼要求不已然後量彼已審時勢或與之戰或與之和所以戰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遷而從之是故戰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戰而一於守戰也守也和也皆應敵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敵者在因其勢隨其微應其變可以戰可以無戰可以和可以無和其運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歸止於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則三者之中則又以守爲本焉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脩攘制禦之策七

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臣按華夷內外天造地設而以山川爲之疆域所以別生分類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必嚴內外之辨所以治內者必詳必慎而無一事之不備所以治外者必嚴必密而無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憂勤於其始而逸樂於其終也歟

又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孫覺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紀綱人倫惠養萬物君臣相遇以誠而知群下之樂苦還使勞還恩意愈篤反覆以自治爲先故能周道中興夷狄遠迹夫以夷狄之患雖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爲能勝之

臣按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推而言之可見王道盛時治迹昌熾而詩之爲詩所以宣暢歌詠於朝廷燕饗之際歡忻和悅以通群下之情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無非和平正大之音內治既脩而外治無不舉自小雅之詩廢則內治不脩矣內治不脩則紀綱廢弛政教乖亂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卓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臣按成康既沒周室漸微八世而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內脩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復其舊焉夫以帝王爲治先內而後外然內之政事既無不脩然後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內脩者外攘之本也

漢文帝時太子家令鼂錯言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又五之溝瀆險阻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通谷之水丘阜之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受敵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可左可右此一跑

也。鉏櫌三不當一。（音憂。筆竹簫。）（櫌。耰也。）（出木冢。）（籠。枝葉蔽接。）此矛鋋（音延。）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不知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

臣按錯此言地形各有所宜。與夫兵卒相當之數。而卒歸其過於不習勒卒。將不省兵。夫將能省兵。則器械無不利矣。卒能習勒。則兵無不可用矣

錯又言曰。臣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甲身以爭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仄。側也。）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彊弩長戟。射疏及遠。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材官（材官者。發矢道同的中的。）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相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騎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衡（衡。橫也。）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臣按錯謂兵凶戰危。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臣愚以爲用兵之變。豈但大小彊弱之間易置而已哉。生死興亡。在呼吸頃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爲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於萬全。必先事而深思。不臨事而後悔也。錯又謂以蠻夷攻蠻夷。爲中國之形。而以兼用漢胡長技相爲表裏。以爲萬全之術。其得中國帝王以全制勝之（闕）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沈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臣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仇殺。不暇爲中國患。

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圍靖矣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霆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時奇謀之士。若婁敬陳平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訖於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還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徙費財勞師。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將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嶺頷。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對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衆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難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狀伏閤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建貪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北狄眞中國之堅敵。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百年勞之一日。夫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臣按揚雄此書。前漢所以處匈奴者備於此矣。但其所謂單于歸義。陳見於前。以爲迺上世之

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則過矣夫內夏而外夷天地之常經荒服之外禮教所不及者聖王所不臣古今之大義也必欲膢臘之醜類侏儸藍縷之夷獠皆冠帶以列位稽顙而來朝以此爲遺後之策以此爲足以慰神靈之所想望是乃秦皇漢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內夏外夷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時匈奴入雲中塞諸將在邊未敢出擊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匈奴之侵壁猶蠭蠆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

劉昫曰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欲爲寇而不能欲爲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守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入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曾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殺其親而與其不與外祖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麋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

臣按嚴尤謂後世征戎有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不知其所謂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賓然後爲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將征之之策臣竊以爲獫狁來侵從而禦之驅之出境去

復窮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築長城急於成功輕用民力內竭中國以喪社稷固為無策然使其能因近邊之人當農隙之時以漸而脩築邊壘以禦戎馬之衝突劉昫謂之得中策非非也漢武之窮兵黷武兵連禍結三十餘年謂之下策也宜哉雖然漢人出塞之兵猶因其犯邊而征之也後世乃有虜本不犯邊而出其不意以掩襲之者豈非無策之甚哉又出漢人之下矣

順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

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賞宣示反悔分貪小功以亂大謀

臣按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吾惟用吾之長而於彼之所長也恒思有以避之設法用計隨時趨勢使彼違所長而以吾所長乘而陵之鮮不勝矣

唐太宗貞觀二年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饑頡利遣

言於上曰戎狄與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群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馭夷狄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

益況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聽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輕重又知所內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撫外夷豈徒夷狄得其安哉而中國亦將賴之也

貞觀十八年突厥侯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惡之數相攻侯利苾有衆十萬不能撫禦其衆悉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群臣皆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滿千里得不為後患

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侯利苾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胡寅曰。子貢問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四海至廣矣。施必極其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所弗及爾。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於是晝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

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地同誠。必不爲猜忌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邪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將疑矣。是以有征遼造舟之擾。絕昏仆碑之失。蓋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玆言非但爲唐太宗也。萬世人君皆當留念焉

貞觀二十一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西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

等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禦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敷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雖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人類也。王者於天地間無所不養。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

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不在於已。則在子孫。故有征伐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脩德行政以惠養之。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甲不試。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

而謀慮雖或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襲也

臣按范氏此論人主宜留心玩味則知華夷之所關係重輕孰重孰輕孰急孰緩孰先孰後非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爲之去取從違則內安而外靖本國而末順矣

從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忿蕃酋之暴掠懲邊鎮之窓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復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斯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豆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踩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辭有合擊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皆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畎畝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朝彼之兵衆合幷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非當此之謂乎

臣按贄謂吐蕃之比於中國多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將我之號令在朝彼之兵衆合幷而我之部分離析此非特當時蕃漢用兵之弊而今世沿邊將領所以守邊而樂虜其實與之無異焉善爲國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爲之圖俾千載之弊一旦而革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贄又言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非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敘者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曰非兵無以服凶頑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曰娶結可以靜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

復解之也。美長城堵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驅過可以禦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大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彊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決。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彊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機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鄰化。滅之則頓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國彊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悛。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兵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彊盛之時。固已敝我禍樂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以引其懽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亦無大傷。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狄之勢彊弱適同。撫之不率。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

寇來則薄伐以過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今圖。蓋勢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禦夷狄之方。不出勢所陳四者之策。但其所謂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過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以爲非安邊之今圖。臣竊以爲中國帝王所以攘外安內之上策。無出於此。而贅以爲非今圖。然則圖之。不者豈有過於此哉。

贅又曰。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易。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頓兵多故。民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境埸。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慮。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稅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彊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

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舍短以取長角力爭馳交鋒
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
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
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
酌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程
其惟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窮衆
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
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
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
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

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
脩封疆守要害整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
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
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
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
掠則襲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
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
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
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
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

戈矛以鈐投寇者也

臣按贊所陳中國戎狄用兵各有短長此可與
鼂錯之疏並觀

贊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
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
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
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衆愛力
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遲制又曰理兵而措
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
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埸之蝨賊軍旅
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溉膏肓不療而
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
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贊此言雖爲一時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
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懲政坐此六者之
失若夫所謂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
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
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又不止於用兵禦寇而
已也後世人主所以任用不得其人而紀綱廢
弛處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張皆以此也然則

人君爲治必欲任得其才聞者必實信者必誠
行事必當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賛又曰今四夷之敢彊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
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
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
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勢之趫敏動則中國懼
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
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
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
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

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
以弱爲彊變化翕闢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
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大節制多門則
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
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
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怯衆散爲北退
撓離析兆乎戰陳之前是猶一國二公十羊九牧欲
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
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
而領之自項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隸方之地

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隸
中貴監臨久得抗衡莫相稟禀每候邊書告急方會
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
拯溺揖遜救焚糞無咕危固亦難矣夫其以氣勢爲
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
備勢弱氣消逢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臣按三軍以氣勢爲用氣勢以人心爲主人心
不分則氣勢自壯氣勢既壯則事權歸一可以
折衝於內而制勝於外矣陸贄論將權之專分
而以氣勢壯衰爲言蓋眞有見也

以上倫擬制御之策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四十九

馭夷狄

脩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時張齊賢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戎虜不足吞矣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夫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

田業時而蕃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而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臣按齊賢之言乃反本之論自治之策

田錫言于太宗曰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防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邊緣

蓋亦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捕斬小勝爲功貿結怨仇召戎起釁職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索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北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

臣按田錫斯言得安靜守邊之道

錫又言于太宗曰將帥行邊信賞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爲將所得上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爲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賓客軍吏是以匈奴不

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

臣按錫之此言得任用邊將之道

錫又言曰禦戎在乎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有

[illegible]謂禦戎在辨邊報虛實察左右蒙蔽有

[illegible]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以少爲多邊上

奏報率用此計以欺罔朝廷將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為之蒙蔽則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於聽任之際尤不可不擇其人也任非其人則咫尺之間為所蔽矣況萬里之邊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漢之十三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彊盛大有侵掠候騎至雍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堂燕于曆數而不由於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當單于

彊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內能脩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乎時也

臣按禹偁謂漢文帝內能脩德外能任人故單于不為深患嗚呼人君能盡二言豈但使外夷無患哉雖中國之治亦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脩京師外城七定討伐之謀其一請選有材識近臣將往緣邊按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雖為當時之事以為今日之用其備策凡七其一請選材識近臣親視邊壘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實可用之我

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外歲遣

一員行邊錫以璽書俾赴白溪東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凡山川之險易營壘之遠近戍卒之多寡糗糧之有無夷情之向背將領之壯怯已然者當何如而脩飭未有者當何如而增補某處當設為營堡某堡當加軍守備某墩臺可廢某蹊隧可塞某處可屯某處宜牧蓄凡邊計未備者皆與其巡撫都御史守備總兵參將等官計議經畫條而上之如此則可銷患於未萌如此則可以待敵之來攻如此則可以扼其衝突如此則可以

擾歸奏闕下更令內閣大臣會合六卿以下詳
訪熟議施行之歲歲以爲常其四川湖北兩廣
雲貴則三年一巡行如此
朝廷不忘邊備邊方無復廢事居廟堂者無遙
度之失守封疆者無不盡之情
其二曰再議兵屯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其所轄軍
馬不甚整齊又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
本路將於何處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
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
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

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
以省邊費庶免先自置乏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臣訪必院所遣行
邊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使臣已
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
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
奏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
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諸司選將令不必盡如

其言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即令總兵以下
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
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
因而試之用爲選鋒試中即於本色糧賞外加
以廩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賊隊使臣
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閑習諸軍
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今
朝廷訓兵已有成法大約教之使知金鼓作止

旌旗偃仰角磬緩以爲進退疾徐分合之節
而已然按行故事視爲泛常請於時常教閱之
外專以教射爲事乞 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
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
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
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陞
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
分輕重及有過失者皆以射決之射中者予之
免之輕之如此則人皆習弓矢無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

法制三時務衆一時敵戰然未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幷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斯則彊兵制勝之本矣

臣按邊城有州縣之處今已發民與軍相參守禦可用仲淹此議俾其隨軍操練仍須擇守令責以訓練之任旌其勤而懲其惰

其六曰脩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戎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脩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於今京城之脩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築脩以脩京城爲言當時若余靖輩皆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

議者矧今 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已之變虜騎直犯

京師雖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百萬人家亦當爲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

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困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

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

臣按戎夷不用中國人其爲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爲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臣請立爲條格凡近邊之人有一才一藝者皆許自陳試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備苟有可用皆隨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則此輩心有所繫跡有所拘而不爲彼用矣

吳育言于仁宗曰聖人統馭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縻弗絕而已或有一背叛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者其術利於視如

大馬不足以臣禮責之今西夏若止是鈔掠邊隅當置而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若是用中國叛臣即加征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但明烽堠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而徐觀其勢乃廟堂之遠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與小國不同吳育以徐觀其勢之一言爲廟堂之遠算諒哉

田況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所以然者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義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曰饗軍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虜人各得環慶齊隸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出入故得戎寇畏不敢窺邊

臣按田況言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爲先而引李牧趙充國姚全斌董遵誨事爲議且曰鋒刃之下死生俄頃宜推恩義以慰其心此語尤爲警切臣惟今日邊城糧賞之外爲將者別無儲蓄況邊塞之地多無征租臣請自今以後別於常儲之外稍以羸餘付邊將爲燕犒之費遇有警報勅遣近上齎官錢赴邊市牛酒燕犒將卒是亦感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疾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哀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療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憂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汲井而後敢觀此言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

臣按蘇軾代滕甫草此奏而引醫及彭祖觀井爲譬蓋合古人所謂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之旨矣宋章又曰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

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校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此譬尤善。

凡除宿弊興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滅國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粘罕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即孳生馬監之所。豌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百打球於其間。金人兵至德趨其所藥師導之也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豌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

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城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豌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鑒也。矧今

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咎在用言者討焚棄豌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爲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沈將騰驤等四衛官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也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

聖明下其議於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以上脩攘制御之策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 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周王）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旂旐交龍為旂析羽為旐央央鮮明貌）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盛名也）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除之）

程頤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為邊地漢人城之以禦胡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程氏謂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乃帝王禦戎之要法萬世所當遵守者也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蒲其反謂薄城郭戒門閭脩鍵（巨偃反鎖也閉門關也）慎管籥（鎖鑰也）固封疆備邊境（境與竟同）完要塞謹關梁（橋也）塞徯徑（境上門）

陳皓曰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要塞邊城要害處也徯徑野獸往來之路

陸佃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境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臣按月令於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脩行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啓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闕薄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則又脩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盜賊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為先事之備於要塞也則完之以垢其要衝於關梁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於人馬可行之地而致其備則凡野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也如此後世為政苟具目前而於邊塞之地無事則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建之際倉皇無措者多矣甚

者以憑薪之故而剪其蓁翳以營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爲之況有其險而自去之以爲虞除道邪智者不爲也後之君子尚思所以爲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爲

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爲險固者內而太行西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窳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於何時乃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爲薪燒柴爲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爲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稽考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於何所掌於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節目一一以聞必須無損於邊關無虧於國用定爲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實大考諸司職掌於工部柚分條止云柚分竹木柴炭等項無例柚迂

若不敕定奪令其給價收買或差人砍辦則是有益造不敷方行買辦然亦止有益造而不知當時大興之初建都江南浴江鑿井自足以供薪炭之用也蓋草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浴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可以憑取之須有盡時生之必待積久今近京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遵調將何所取耶夫自立榮政於易州以來恒聚山東西北商賈數千於此取柴炭以上供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爲挑柴夫前賢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

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事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爲非要之務隨宜制宜始取足用不必類設官府以專管之又特口食之奉民衣食之資也爲今之計宜移置易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爲薪炭之數分派輸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爲限期俾其依期運納

一如戶部禁革草例取納足通融以濟搭考又必痛爲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燒煉仰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炭必如拔劍嶺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蘇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炊爨者愈不堪矣臣又嘗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以限斫人之處于以爲邊塞之蔽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地之處其地勢高下相折種植榆柳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足民產之處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方設草場及官地如數選撥與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一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倒收三年者若干二年者若干扶給以下以次遞減照依邊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評事等官往仙之入營官領

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仍責其陪。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縫，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一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因用[illegible]因之以舒民困，[illegible]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少[illegible]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爲數千人之煙爨，無[illegible]天百分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儻以爲便，之[illegible]州縣計其買[illegible]，[illegible]免工價所費錢，何[illegible]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同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安習其野，三

務春夏秋三時之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邊境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爲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吳之强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以此。夫諸侯之守固在四鄰，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必四境備而後及於鄰封，諸侯服而後及於夷狄。近者未備，何以服遠？內者未脩，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脩京城，執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陳言而不知當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豈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

至襄平，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矣，豈但秦也？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蓋天以山川險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亦不爲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財以興無窮已之功，是則不知所務矣。雖然，長城之築雖曰勞民，然亦有爲民之意存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功加以脩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賴之，限隔華夷，使腥膻桀驁之虜不得以爲吾民寇。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閭

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後世守邊者於邊塞之地。無山川險阻之限而能因陀陋之關順形勢之便築爲邊墻以扼虜人之馳突。亦不可無也。但不可速成而廣擾爾。若就用其守禦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爲之其成雖遲猶勝於不爲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地名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刻天。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自闕北出黃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上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臨洮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恐尺

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遺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政有在乎

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比哉。而以爲鑒者。儆戒生於不足也。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軍出紫荊口。南捻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荊而謂之捻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即爲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一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荊。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伏望

聖明深以前代爲鑒防患於未然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漢書賈誼傳曰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
睡
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槹桔槹
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
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
燧
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臣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量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藺石布渠答鐵蒺藜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外藩
如淳曰藺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
其表旦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
尉卬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
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
侯魏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也三
郡上親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
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爲將軍擊之出塞而還
臣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
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蓋備
邊有其要不在於臨時而在於平日禦邊有其
道不在於自用而在於用人是以自古聖帝明
王知中國之害在於夷狄故於封疆之守尤盡

心焉故於無事之時謀爲措置會計考驗凡吾
土宇之內臨邊之地若干處其延袤幾何某處
爲總會某處爲要害某處最爲强悍沿邊之城
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處當何如而守
某處當何如而備某人可用爲將帥某人可用
爲偏裨處侵某處當用何處兵以援之處若深
入當於何所而扼其歸某城與某城相接某寨
與某寨相連里數之遠近山川之險易人力之
勇怯儲峙之多寡具而爲圖書而爲策處于座
右則人君雖居九重之上深宮之中不出戶門

而邊寨城堡將卒戍落皆懸著於目睫之間。
轉於心胷之內。一有警報。即按圖運謀。因機生
智。隨能命將。合衆人之長。集群策之要。政不必
親駕六飛。躬臨沙漠之區。自親矢石之用。孟帝
王之尊。爲犬羊之敵勝之不足以爲武。不幸而
敗。焉豈不辱。夷狄之威。而貽中國之恥哉。然則
寇準勸真宗幸澶淵。亦非歟。曰。聖人處事于其
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漢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時
名將多在。尚且幾危於平城。真宗視高祖如何。
寇準視陳平如何。高瓊視樊噲如何。必有能辨
之者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過
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
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臣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過
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
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
郡。蓋古人守邊。既於臨塞之地建城寨築亭障
屯戍。卒命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既自禦之。又
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
爲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
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
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
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經戰陣。
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生
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又亦各自
爲其家。一卒亡。一丁補。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
捐軀拒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
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
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
當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邊將士所以
解體也。臣請遇有邊徼。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
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爲聲援。虜知
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
數百里。遣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

顏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
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

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
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
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
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
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是其苑囿也至
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壤之於幕北建塞徼起
亭隧（深開小道）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
安夫夷狄之情困則畏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
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
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自中國尚
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
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
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
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
不絶今罷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
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
何與夫盜賊條品群輩犯法如其（缺）亡出則

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
山嶽石木（柴僵落謂山上樹木枯僵隨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
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
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
塞破壞亭隧滅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
蠻之長策也

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

臣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
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營

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通指傳
所謂龍石渠苔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
所謂煙火信礮礌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
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
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以今日邊事
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
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其
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
類則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爲設墩臺以候望
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缺）相聞爲

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
水米出於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
而遲迂勢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爲虜持
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爲宜遣行邊大臣會
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形勢審其形便於
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
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
及處則立爲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爲
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爲接應墩
統於堡堡統於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
流於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爲總堡數處以
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敵之下於
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爲土墻高四五尺長七八
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
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糧
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燧燧之制古
人畫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
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
之上立爲長竿分爲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
寡爲虜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緞羊角蚊

魚鱗爲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遠數百里
之間舉目可見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上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即赤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

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赤連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發軔北返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啓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寨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赤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節度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舉超徙治銀州宋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從內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欲蕩其城呂蒙正曰自赤連築城以來頗為邊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發二萬人徙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哭皆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詔遷汲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一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沙悉泰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即今寧夏也河西又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營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焉蓋自唐天

實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
禦者突厥吐蕃南部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
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爲
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於西
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
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開平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棄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
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
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關
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
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
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
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援幸其素無深謀
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
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
患貴乎豫往者彼固自來入矣議者慮其爲吾

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
其自去矣邊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
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
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爲之擘畫臣愚過爲之
慮今日西北諸邊
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憾
未之及非遺之也葢蘖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
所以先事而豫爲之防者效其時乎自古中國
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效地則
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

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
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
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
則先據其形勝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
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
將至於漢人之勞費盍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
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
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輸臺之地尚爲之
況於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
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遵古

今識事體大臣躬莅其地詳察可否以聞漢以
爲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於
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堧設營
堡以防其潛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
較其利害足以相當亦其徵未獲
邊地姑以意言可否
上之命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共浚治飛狐道堆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川陘戍縣

即古之蜚狐口也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飛狐口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敵來不
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
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資糧而飲食
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
救援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
[illegible]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
[illegible]攻城野[illegible]獲盡則走終必懲艾計之[illegible]東
西不過千里一夫[illegible]功可成三步之地彊弱相
兼不過用十萬人[illegible]力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
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戍牧無鈔掠之
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
戍常遊運永絕五也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
國都若不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
而東極于醫巫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也又
東起鴨綠江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邊而西至

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
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嶺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
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
固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
工人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
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
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
險隨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
久之計高閭謂六鎮東西不過千[illegible]

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戶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治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雖有斜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為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為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米糧三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千百年之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 國家藩籬益固而閒所謂五利者彼徙就之密言而我 今日坐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盛盜邊帥會群臣問所以備禦術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升師於河北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白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帥使乘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據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升師于河北屯之入彥博亦言魏為長塹則是逾西黃河固可以禦敵而治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虜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誓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戍滿兵以助功成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從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分料臣患在無權今閫未能事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illegible]

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北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固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御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勢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弊勢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爾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圖者云

雲今大同地應州今應縣寧今馬邑縣朔州今朔州蔚州今蔚州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劉等州則失此險然盧龍之險在營今平州永二州界自望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之秉閒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已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馬趙延壽將之經路中國旅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之城兵而裔盜糧自此中國胥為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今順天地薊州今薊瀛今河間也莫今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順今順義新今保安州媯今懷來儒今永武今永清瀛今河間也莫今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順今順義新今保安州媯今懷來儒今永武今永清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
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蓋授之哀以塗
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隣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
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
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
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
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于醫巫閭
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

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
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
以東邊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
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
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
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
者消泯於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紫荊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之後倘有蕞爾小人

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
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
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謹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千萬年或遷化
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軍馬山要
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墻就於其間擇一要地
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不虞哈入貢之道一
以備 都城一以護

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
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北機可乘仍復
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
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既失後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
根本固而無外之患矣伏惟
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預防有以爲
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爲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
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

在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俘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拒其地。後城寨堅守。而留土兵以守之。十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抵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氣。并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敢戰者。營立城

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

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可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廩綵。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甚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

謀。臣觀趙充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食。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兵。以養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徐役無怨嗟之歎。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

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屬。與之。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全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

禦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旬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葭彼之騎　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便我師沮而一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然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詐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恕調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逐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錢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臧餘候其精鋭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横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擾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拼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遠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首尾不能相接苟相去懸絶則首尾不能救援兵勢貴乎相接谷險惡入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illegible]

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臣按張元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樂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分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後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動而有成功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祇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控制入聚而力全而勢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分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乞 敕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邊圖圍之略下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順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暮而還。今年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甲仲冏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驅圍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衝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順前所言者。為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制

秦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鼂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越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耐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流漯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習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仆於道)。秦民苦行如往棄市。固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又間取其左發之。不顧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略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而天下叛秦。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而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易祓曰始皇既幷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他刑之數。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嗇夫(有)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名聞於上。次發

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復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効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略地則得其財貨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欲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公卿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境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耳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分之一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僉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

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爲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衣所輸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爲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飛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汝南材官詣

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鼂錯言于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古敵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察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先爲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糧食其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汽相去

遼東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凡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參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河里人戶糧足其數於內邊去處在

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與諸隊軍征調死不幻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策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意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使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卹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吾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同事夜戒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雖突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盛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懲也艾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用使得氣復來易服之

臣按淮陰之來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地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蓄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絡成伍成隊教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為伍長則習為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呼守轄離者有禁器用相共

而貧弱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置怨而親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歡博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少壯則因其人之勇奮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皆以伍為率十人乃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衆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征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壻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大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壻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制伏姦人使皆為

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諸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禁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繫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游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實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illegible]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繫官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佔畢未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以徼衆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餽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變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

聖祖開國之初舊制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之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illegible]土[illegible]欲行國初發補之例然版籍已定民或起怨臣於制國用下嘗建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務莞之言斟酌

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閒廣屯增戍列營置堠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雖卑之寇或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漠然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埸之閒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堠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鬬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用所未嘗見封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illegible]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及從[illegible]邊兵之奮鬬者為之給薪水供芻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侈[illegible]兵之肉以邀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illegible]責[illegible]鄉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負功自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援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唐之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私防者唐初兵戍邊者天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偏裨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余徵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始賜拔延耐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湖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殺爭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說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安不固夫人情苟利爲則勸習爲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大抵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

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稽謀而人自爲用。勉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成邊陲也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徒見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此可以爲朝廷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宮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温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剽虜之名則懾魄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襲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成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臣指計歸張願待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舉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績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緣制天下之事合於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番更戍之無益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

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焉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按之人情驗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

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又安矣

贄又言理戍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慶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歉望之怨誠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亂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良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

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法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倚類所以怨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制所以褊置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枉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

明主慮武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此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制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擇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鄜於襲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戍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穫凡出外率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充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盜賊夷狄所以邊徼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糜俸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呆寨諸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有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邊徼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嚮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揚雄所謂御得其道狙詐可作使但不可偏恃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制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上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爲貴而人之中有華有夷華一而已而夷則不止於一焉蓋華夏居中夷狄處外中者混而同其性稟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略則同也外者環而統之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故其性稟習俗也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終而遠也乃至於背戾而懸絕焉惟其勢異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備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隨機而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爲疆埸之害則吾之內地華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

吳澂曰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橛巢穴焉有森無封樹焉有手圈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陳一二不能徧舉其地偏其氣梗不生麥黍莫革舊風訓

誥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

臣按自古馭夷狄之要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則備之二言而已（以上總論四夷）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竄則驅逐禁錮之分北三苗

朱熹曰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蓋臧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脩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蔡沈曰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敘後世以爲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舜與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授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

者既丕敘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由是觀之可見聖人爲治奉若於華夷之辨蓋自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但始於春秋也何也天生人類有二焉華也夷也華夷各止其所然後生人安而世道清若夷有以亂乎華則人生爲之不寧矣雖有政教何自而施故雖以帝舜之聖有虞之化其命官諭治之際猶切切以苗民爲言方是時西北之戎狄未熾所慮者南方之蠻耳故舜命皐陶爲士首舉

蠻夷猶夏爲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既竄之後。而又於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善者則奬之而加以恩。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於爲善。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爲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有曰犵狫。曰伶。曰獠。曰猺。曰獞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猫。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習不常。無有倫紀

禮義。觀弔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皆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而貢尒敉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賨布

臣按漢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幷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臣按秦幷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所以爲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故其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黔。狫獠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與耳。時

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
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
夏瘴熱蒸露水居蝮蛇蠚音也生疾癘多作兵未血
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
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雜鬼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
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兵糧
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

皆譬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
執事之顏行。伯言為行謂在前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賊方已久非復漢時
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
刃先自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特
久則士卒疲勌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
其山菁之瘴癘猫獠之情狀前民之受害與與
漢時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遐有遠夷梗
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一使之任
代十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蝮蛇猛獸之毒
梁嶲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千
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
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數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
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

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
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
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而不過
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
其生越棄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
于秦興兵遠攻以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武皇帝厲
兵馬以攘四夷厮役煩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
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
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
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憫憫之於心欲驅士衆

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皆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棄厓民有慕義欲內爲吏奴婢者勿許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來歸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棄乎

臣按捐之謂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爲臣竊以爲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入乎況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在之[illegible]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於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歌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臣按華夷之類不同而貪得吝與之心則一也帝王之馭夷狄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舊有者不取則彼敢於恣肆舊無者取之則彼必至於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災患賑之而又時有所縱舍焉不責其倫不逆其詐

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叛蠻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荊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侵殘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急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過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兵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

蘇軾曰揚雄有言珠厓之棄人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來歸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棄乎

臣按捐之謂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爲臣竊以爲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入乎況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在之[illegible]一寸山河

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糜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難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向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就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

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上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云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潘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俗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伏而後來之吏又來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難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結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九官設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

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氓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　特敕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

既授其指詞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
騶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寨治所合
衆力成之既成具　奏請印信推其中一人爲
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
不伏者彼伏　國威俾分而攻之不難矣積久成
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爲非況衆
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
不能無自相爭訟者經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
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興時不能無爭宜
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
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誌大書深刻于上
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至某爲某土酋所領
有深入其境若邨人外地無故者與民易之隨
其廣狹不復上聞所領地就得收納細
稅稍足備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
庶幾其永無患乎

庚申元中廣西黃洞酋領黃少卿等攻陷欽

橫貴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復請討
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無城郭可居
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
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控制侵
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近日又加溪
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
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務旻此兩人者本
無遠慮深謀設在激功大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
將謂單約立可推破爭獻謀計惟從時朝廷信之
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
足明欺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
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
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徒貧
羈縻之名啟釁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
事勢固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
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臣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
殺獲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
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大抵如古可以

知今惟
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眞
僞矣至其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
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
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
蠻性陰柔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
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
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
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
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

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於南蠻者也雖然天
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通開其塞
絶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
強大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
人心不過欲剽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菁
之中不種田土之奉不爲妻妾之用不爲子孫
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
設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財無
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爲今之計宜
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臣及守令將領嚴束

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
尚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給與執照某物赴某山貨
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
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
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拘
繫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鄰保知情不首罪同
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
無所售而不劫貨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
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竊入
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

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
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
司俾其遵守庶乎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
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諉夜間失於覺
察城邑往往至於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
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
軍衛有司正佐官僉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爲
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
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
者每城必爲內垣荐棘樹柵仍爲一門昏夜既

上城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每五更間用木爲匱。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徼彼不能架梯登堞。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略。攘夷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處荊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貢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勞使之。徒何益哉。惟其酋長使自鈐束。始終臣順之道而已。然無經久之策。以控馭之。往往恃其性便於跳梁。或以讎隙相尋。

或以飢饉所迫。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illegible]。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荒服之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也。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經。先時可以爲備。臨時不至於蒼卒失措。

仁宗時。沈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安用從或謂此方非騎兵所宜。極密使高若納言蕃部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率用騎兵破賊。

臣按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膽落。然臣以爲用之於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元胡內附者。即優加養給。安置此方。不徒今日激南賴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內地之禍。

宋初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瀕海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之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或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群

聾勢不久也。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戴纔留北兵五千人分也。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州。募土人爲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爲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援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創矣。威已立。然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北一年。南方無事矣。

臣按治御南蠻之法。與北狄不同。說者謂征蠻

無全勝之策何也蓋以其地炎熀卑濕瘴癘猜
其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
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
也臣竊以為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
調攝者爾若夫為將帥居顯要者則罕焉請命
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久謫彼地之人壽而
健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詳稽備述刻梓
以頒示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
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
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
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
西北有牂柯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
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
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方頒世
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
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
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峒綱領其職
任可謂不輕然可不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
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地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屬
嶺南西道在于
本朝割容邕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
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
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
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
為守長佐亦襲職則川流不怠太平府全用流
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內屬歲
久皆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

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戍僅有南寧駐
劄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
今無事時於此地招兵以為重鎮安邊守將謹
護其上以為久遠之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阯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
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眞日南象三郡是為交阯
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
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
劉隱并其地以為交阯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
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為交阯郡王

始傳子濬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龍鉞立其弟龍廷殺鉞而代之龍廷欲脩喜安撫使邵曄以聞眞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李氏傳八世至晃昱闕人陳日煚爲其壻遂有其國

臣按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幷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校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

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爲甥求權署國事戊

太宗皇帝從其請遣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遣至京懇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幷及使者聞

太宗偏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潛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　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

幷百郡交阯之地已與兩海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眞日南交阯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奈何世歷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玆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儸蠻緉之俗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衣冠彬然衣冠禮樂以爲聲明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卽而終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賊臣所
戕。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聲乃
殺之。幷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
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
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詞。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為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
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
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盛于唐
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
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忘。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
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漢為
所轄群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馭夷狄

四方夷人落之情 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鬻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駱駝同）騊駼（生北海野馬也）駃騠（騾也）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鋋小矛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漢史謂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自秦漢以至于唐宋皆然蒙古入主中國始令西番僧馬八巴造爲字書今世所謂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采薇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殺幽王于驪山（驪山之下逐取周之地囚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臣按戎狄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得與匈奴而其臣申侯不與犬戎之通則彼犬戎者固不敢越其封疆而入吾內地見又敢剽刃於中國之天王哉此世道之大變也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稍度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爲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于頭曼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

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撑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撑犁今胡言撑犁即謂天也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七年帝自將計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

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厄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去發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

爲關內侯

臣按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於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彊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後至于我

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謂北狄之盛也固莫盛於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於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射獵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飢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坐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況其百

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
畿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
職所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
群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備其舊然其肢
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飢寒甘勞苦矣一旦
天兵南來其主閃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
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官之臣外戍
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
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衣服其本來之
部落而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於草野之

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猜忮然見骨
必爭者大抵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
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爲我邊防之
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
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爲者我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
其巢穴彼皆雉竄鼠伏無有一虜敢來禦者以
當雷霆之威者懾受一也先土干泽哇是
以百年之間夷狄慴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
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永

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朶而
只伯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尚結
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歡者挾脫
脫不花以肆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非彼
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
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
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
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
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傅二矢外嚮數萬之弩
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

落幷脇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
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
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於今日者此也自是
以後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
之後毛里孩乱加思闌之徒皆是自相屠戮釁
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固
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然蠆蠭有毒
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於遼末鐵木眞之
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

微杜漸恒恐禍生於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墻深其陷穽塞其蹊隧而迂其往來之道得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產之害矣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裔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備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惟

宗社無疆之休

鼂錯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霧露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兵者知其長短之所在以其所長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矣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畢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其爲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彊太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謚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壓蒙京師太宗身勤兵顯責而陰間之我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寰掃風除其國遂墟

臣按漢之冒頓控弦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幾百萬宋之契丹女直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蓋漢唐有邊關以爲之阨塞而虜未有城池據

中國地。宋則失其險隘。而以內地爲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稱北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爲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薛延陀後攻薛延陀殘之。幷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諾河。天寶中。有裴羅者。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衆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鷙猶鶻然

宋祁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肉。惟剽奪是視。故湯武之興。未嘗與其事。蓋疎而不戚也

臣按有唐一代。北狄最彊者。前曰突厥。後曰回鶻。突厥控弦多幾百萬。回紇衆有九姓之衆。然皆居其境內。而不得中國地。故其爲害止於邊地。宋之契丹。拓跋其地。與衆未必近此二虜。然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盡有興夏之境。據中國地。用中國人。爲中國害。此宋邊患所以比唐爲甚。今當以之爲戒。而防之於微。切不可使之得用吾逆出之人。據吾尺寸之地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秋冬則逐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弋獵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與漢末鮮卑咸烏桓。蓋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蔡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幷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遒于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傳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

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兎剌地

臣按自周以來北狄之寇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爲中國害前此如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地晉宋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爲邊境患耳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爲敵國女直又奄

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函夏嗚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端基其禍者則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夫夷狄之禍自古有之而禍之大者始起於此惟其禍之大所以防而備之者宜比古人加意百倍蓋非特爲邊民慮所以爲宗社計也自秦漢以來建都于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圍皆付之將臣惟我

朝都于幽燕蓋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而我

朝則居中國之盡頭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爲之防者比漢唐尤宜倍加意焉當夫無事之時而爲先事之慮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可也君臣上下朝夕講究預求所以待彼及我所不可攻之策必須盡善盡美萬全無弊彼雖欲來也無可通行之徑彼雖欲攻也無可容足之地彼雖欲窺也無可乘起之隙兢

兢焉無事之時恒以有事處之業業焉彼雖不來而吾切切焉如其禍患常在旦夕間焉此無他切而近也寧過備而棄之不後時而生悔萬一公卿將相及左右之臣有假鎮靜之術以捨其無能之迹爲必無事之言以寬

主上之憂此皆姦邪小人李斯趙高之流也呂祖謙有言何能爲之一言賛亡國敗家之本古人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又曰何能爲者萬惡之所從生也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侯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臣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大寧地與之。今其地密邇

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

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梁泰初三衛爲虜所驅窜。名虜中。隨之來。言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潰然。謂我畏偪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莫具間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寵賞厚。毒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過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賑卹之。其頭目中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賚。如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爲扞蔽矣。以北狄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四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下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隴西北與漢接壤隔絕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宛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

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俗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出冉駹。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徠南閉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

地空。蠻夷愈以此地又益大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廻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

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離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蘇轍曰戎狄之俗畏服大德而輕中國戎彊則臣狄狄彊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彊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彊者幷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後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使而不可開

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徹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大概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復識別也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爲得矣政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亦斤蒙古 來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棄以外虜見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於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鵑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幷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宋祁曰唐與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墜其牙璋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稱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侵近輔疾

戩筆。謀夫號帥。周視其言。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奚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跋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洋狗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置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第子覲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撫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炤磨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寧谷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恭聽官府約束。不復生梗。惟所謂松潘者。其地險隘。饋餉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剎。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衆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分歲進人貢

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強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軍民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軍民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爲變之始而至於攻城剽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漸不一朝一夕也夫蠻夷之民寧

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誑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受民而不之禁窮悉無聊莫可告訴於是有仇殺結盟攻剽蹂踐殘殘之釁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自金齒過蒲縛將至怒江有智狀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治河下數十里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里下一陡而復上三十里至山巔夷人立柵爲砦過砦後下山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阻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邏甸至甸至弯甸渡河入註旋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演至景東沿河小溪十數處皆可入境地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軍民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軍民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

者凡七馬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
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撫司大
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東里爲蔽而
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
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
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
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
叛亂不過梗化爵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
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

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
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
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以上西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
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
置黑水府其後栗末靺鞨彊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
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
金源氏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以避遼興宗諱改曰女

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金阿骨打始大易部建
國曰金滅遼設都於燕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
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户府五
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朶憐曰脫斡憐曰
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
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迫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
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
揮指揮千百户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
其衆以時朝貢

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
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
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禿河安河八衛三年又
置毛憐虎兒文失里綿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
四年又置古賣河兀者前至嗏童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
年又置納木河至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
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赤速等十七
衛亦於是年置焉木倫河至于海拉等十一衛

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斡朶倫衛十二年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河卓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右統軍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阿塔赤河城討温兹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為千户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公道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為都司者二為衛者一百八十四為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算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凡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為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御於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狄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為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三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高麗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按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開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遼都松京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或止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悲嶺為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毗羅。今毗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讓。安分守己。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比一國者。依吾陽谷之陽。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猶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不得志而我

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來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紂嶼。人莫非倭種。處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爲資。徙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蓋

容魔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遂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

臣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眞臘闍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觸犯[illegible]

莫不爭貢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炳城
郭劍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
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痛絕之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
稽顙　闕庭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
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
倭故也　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
統以後益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
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
統其舊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
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
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意前日之絕
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詭今日之誠
也
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王四方夷落之情臣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
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為不祥
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
也　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
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
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
練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言乎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為家訓者也　故於
馭夷狄之後謹錄而備書之以垂
萬世帝王統馭華夷之則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一 却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人境外之夷未嘗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窟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獨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必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紊衆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於復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一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過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還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濵也不終於濵矣若夫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

而於行師尤亡世。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殞。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顥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惇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惇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寔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土稟天地之正氣以爲中國之人。況又貴爲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容並包。以脩厥職。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況以詐道以行之哉。所爲若此。是眞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居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厚其毒以淫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臣按非戢自焚。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之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日擾兵阻阸選嬌謂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發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皆誅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久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爲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謂亦耗亡人匈奴內侵其心痛無日忘之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

故帝世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鳥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爲大將軍明年又率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者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illegible]大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illegible]

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illegible]我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吁然盜賊群起[illegible]至於蕭然繼自讒人其後大禍延孫子[illegible]流血[illegible]其應倏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守春秋艾殺之義自家[illegible]措世安寧豈有蕭墻之釁驚我聖祖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庆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剿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

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
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
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求而擊
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為心兼愛
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
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陰
即有陽也豈有盡滅絶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
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絶虜
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
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

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二年鴈門[illegible]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
和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
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警內連中
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
然匈奴假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願以為
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
食及解圍反位高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
者也不以已私怨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
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
驚士卒傷死中國擾亂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
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法祖發政占
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
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裝[illegible]入長驅難以為功
從行則迫衝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
千里人爲之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
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
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覷以為之備

審遮險阻以為其戒[illegible]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
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
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攻
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
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
[illegible]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
[illegible]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illegible]言於太后曰

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讎也。
太后以告上。上曰。當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
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
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
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充其所嘗。然事未
更練。而未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
不露者。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
道也。善覆者靡不勝。不善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不獨以威也。

蓋亦有道焉耳。彼來我不得已而禦之使
彼不得侵我境土人民劫我寶玉則帝
王制馭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爲
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
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告之市井小
人皆有知識者不爲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
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爲度。不以己私傷天
下之公。若人告謀事必就。祖發攻占古語重作
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告
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大抵必
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
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
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二千石相多不實
選。風俗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
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兵弭連兵之禍。無傷
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與經國之遠猷未
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殺父
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
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不
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
前而繼之以此。且論不知此兵何名。殆所謂忿
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於求勝於人。而必
先於求勝於己乎。求勝於人。雖勝猶有

勝於已。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書追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實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

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寃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埸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戎狄而為之教惡於

邊外之民。必欲勦戮滅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効。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弁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

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胷背之瘭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乎。此皆妥言惰帝不能

從卒致大敗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哥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

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爲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王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所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斃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私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爲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爲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爲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武甘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相爲權衡因循以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爲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爲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收雖以煬帝之兵無能爲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

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元慤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讋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雖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大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愛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光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弒。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請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傷瘼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罷遼東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

之忠嗣不得已奉詔云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必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充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守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若以不過斃河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事於邊夷皆當以此爲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爲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劒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大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癘飢死什十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舊收吐蕃

范祖禹曰夷狄之爲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爲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二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烈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爲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爲之主假有一人死於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爲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爲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何以永承天命而仁聲

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畢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精兵加晟太尉浑瑊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浑瑊主盟盟于平涼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也潘原韓遊瑰也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瑰亦遣五百騎伏於北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

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濠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鼠入其衙陣十里衝分及謂曰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尚延偕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壯陵之稻穈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但竊憂之李晟曰臣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

頓首謝是夕韓遊瑰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拜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大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繞邪之詭計我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順

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珍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柳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爲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處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背違

當外察其彊弱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宜。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無干朕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陋人如草芥。而勦之鋒鏑。叛者不窮。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嵎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甿以困於杼軸。而愁憂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閫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挐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座右。非

爲生人安衆。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爲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婞禦之計較未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嚴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姻延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爲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

事或以開。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收駱光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廣心忿恨。遂未報復。省爺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新薪而救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有內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內外而異焉。是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夷越疆界而犯我內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天討。是爲王者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敗其衆。殺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

朝命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蔽。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姦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之心。而

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脩。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即化爲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之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殺閱稍頻。則慍懟怨戾。賞予不時。則楊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爲欺罔。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誅境

外之事。起兵革之端。桃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為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脩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并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叅點。以立軍法。料簡驍銳。黜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脩。百姓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冀。收薊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點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柰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厚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為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事。不預其憂。是豈可

哉。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選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臣按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為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

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蘇軾代滕甫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褒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者曰。原將降矣。軍

三編 13冊 19A

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單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疎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殲晉國知信義之敦見於久遠如此

臣按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效首虜無以爲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逵征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爲戚夫蠆蔇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嗥豨突勇于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攘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罪也

臣按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於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爲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時之言尤爲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尚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尚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認以爲懷遠軍

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苦瘴癘非人域。嫗育與居況無敢闖吾圍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膏腴棄諸不毛而文飾盈溢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倡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幾誠非廟算。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時睦寇方臘也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直即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爲宣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警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之議起。廣安軍草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王北狩。謂之大戎。投骨於地。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之盛。盛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與日磨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賁謂自古宦者須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困弊。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朝行暮改。民不與居。苟能速革其弊。則非

爲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權以給撫山民力疲困鹽額科欵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爲盜女眞乘之遂至失國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官者童貫開邊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私以啓九疾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倘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怪耳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爲華夏人民之主者愼勿效尤

以上切誡窮黷之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上

易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爲春夏秋冬。在人則爲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爲元會運世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曰。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循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矣

朱熹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

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乾乾卽天也乾之所以爲乾者以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備乾之德然後足以體天而立極焉必能貫天德於始終時乘六陽以行天道斯爲乾德之元亨必能全萬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爲乾德之利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它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朱熹謂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乾之文言雖通上下而言然其於人君之身尤切乾有四德以元爲衆善之首人君必體元之德以君長乎人然後合乾德而盡君道焉有此衆善於身而嘉其所會利宜於物正而又固焉故其於禮也无所悖於義也无所乖於事也有其幹何者而不出於衆善之元乎是則禮

也義也事也皆善也而元則爲善之長焉夫人必備衆善之長然後能爲衆人之長上體夫天德之元中體夫人心之仁四端萬善皆在乎所體之中萬姓兆民皆在乎所長之下則乾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程頤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又曰人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舜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臣按乾之六爻皆以龍爲象蓋龍之爲物變至陽之精神靈莫測變化无窮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息焉然是龍也始而潛繼而見躍又進而爲飛則當五位則景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過於此爻者也是以自古稱頌人君者必曰飛龍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是言聖人有德有位制禮作樂可以有爲此其時也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是言聖人居上臨下得時行道統治萬民此其象也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聖人體元長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乾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爲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即乾之德乾之德即聖人之德故又贊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朱熹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

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由是以觀乾之爲德大矣備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當全備而無虧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剛健中正四者尤爲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則剛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則剛健乃陽之本體乾之大用而於君德尤爲至要者焉

臣頤

九五飛天之大人本乎剛以爲德有剛以爲體則其用也无不健矣以剛爲體以健爲用事之行也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

事而思之極深研幾而必求至乎精義入神之地則七德備乎已而凡所謂元亨利貞之四德脩之而爲德行發之而爲德業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程頤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熹曰大人即釋文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聖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鬼神之顯微聖人无一而不與之合焉所謂合者豈區區然以效法比並之哉蓋

聖人居天位備天德心與天通道與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濟況地者天之對而日月爲天地之精華四時爲天地之運動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既合則其他無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運動天人合同視於无形聽於无聲先天之意而有所爲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天之意與時偕行因其時序之常而制爲時措之宜無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則先於天而天不違我後乎天而我不逆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後於天而相

與之和同也哉然則未至於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謂蔽於有我之私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則非公矣天者公而已聖人無私亦天也此其所以與天合歟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則吾心與天心合而不梏於形體之私而與之相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勤之謂也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五居尊位以剛健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以聖人之政教必體天道之妙用而施之於民亦如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神妙而莫可名言爾後世虛誕之君諛佞之臣故為怪誕虛幻之事託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謂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乃至假河圖洛書以文其姦嗚呼臣之誕將以求富貴雖欺誑其君而不顧也君之誕將以求福壽雖矯誣天帝而不忌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誣乎

觀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觀之道也

胡允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

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夫人君之爲治期於化成天下必欲舊染之俗皆變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繇亦惟用乎人文而已蓋盈天地間皆人也人人皆有彝倫次序尊卑上下親疎遠近等級分明名分整比情意周流燦然文采有可觀者是謂之人文因其人有是文爲之品節焉爲之制度焉爲之威儀焉爲之采章焉爲之典禮焉爲之車服焉爲之經籍焉爲之聲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而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聖人用貴之道如此豈非爲治之要道哉

恒之彖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傳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

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也

臣按爲治之道貴乎能恒恒則能久久則可大彼朝令而夕改歲異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

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備仁恩之洽浹也
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
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又
曰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
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
聖人不能也
臣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簡而已聖人中立兩間
以其一心之易簡而合乎天地之易簡行其所
無之事順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
而一國由一國而之天下凡有所脩爲舉措莫
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所謂暗昧
傾險勞擾繁雜者無有焉如此則與天地同體
而天下之理皆得於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
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簡中焉而人人之理兼
天地之簡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
賢人雖得是理而不能盡得天下之理而盡者
其聖人乎惟其盡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

中而與天地參而爲三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
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
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
爲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出有溥博也
日新无窮也
朱熹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
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張子曰
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臣按眞德秀謂此章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
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
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
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
以言大業使凡天地之間有一物之或遺有一
處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謂之非業固不
可謂之大業則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
凡宇宙之內有一息之或間有一隙之暫已非
日新也新而不日謂之非德固不可謂之盛德

則不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必當體有心之聖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業也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上之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下

堯典曰若發語辭稽考也古帝堯曰放至也勳功也欽敬也明通明文章文德意思安安無所勉強允信也恭克能也讓光顯又被也四表外格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

朱熹曰放勳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常人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上天下地也。堯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金履祥曰放勳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爲堯稱焉

克明明之也俊大也德以親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庶民也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協和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於嘆美變又改也時是也雍和也

朱熹曰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金履祥曰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成化。一則布德施化推而廣之也

臣按眞氏謂堯典爲大學之宗祖。旣載此於衍義之首篇矣。而臣於此又載之於治國平天下之末者。蓋載之於前。以見帝王爲治之序。載之於後。以見帝王治化之成。蓋盛德發越而至於光四表格上下。聖德推行而至於黎民於變時雍。治化至此。可謂成矣。吁堯之爲帝萬世帝王之宗。虞之爲書。萬世經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堯之欽明文思安安。論治道而至於唐之黎民於變時雍。所謂聖神功化之極。玆其標準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顧命奄也有四海。爲天下君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自古稱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刪書特始堯典者。蓋帝堯五帝之盛者也。其所以爲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爲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廣

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蓋自欽明中來也蓋欽則敬主乎中而萬變莫能踰明則光燭乎外而萬物不能蔽是故脩己以安百姓繼照以臨四方四表之大無處而不通萬世之悠無時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廣運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統人群而為萬代之盛帝也歟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

蔡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太甲者也太甲湯之孫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湯之成德以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者詩所謂殷監不遠是也蓋人君為治不難於得民而難於得天苟不得天則天災時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無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寧鳥獸魚鼈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順此人君之為治所以必貴乎懋其德也德而懋焉則勉勉而不怠懋德而方焉則進進而不已允若是則陰陽順序災害不生物無疵厲民不飢寒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神陸產之鳥獸水產之魚鱉無一而不各止其所焉治效而至於如此豈非功化之成也哉

洪範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賓師）次四曰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剛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霽蒙驛克貞悔）次八曰念用庶徵（暘燠寒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攸好德考終命）威用六極（凶短疾憂貧惡弱）

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臣按洪氏謂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著龜也。後以爲非獨可以爲萬世著龜。抑實貫萬世之法令格式焉。治世之大經大法。不出此矣。爲學而究乎此。則能通貫天人之理。爲治而原乎此。則能和同天人之際。洪範者。天人之學也。學而至於貫通天人。在學者則爲學問之極功。治而至於和同天人。在人君則爲聖神之能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由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金履祥曰。其有極。指人君所有之標準也

臣按皇極一疇。洪範九疇之樞紐也。人君盡五倫之道。而立爲天下之標準。使四方萬姓皆於此而取則焉。所謂極也。然其所以建立之於上者。豈人君之所獨有哉。蓋天下人人所有者也。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威儀言辭皆可以爲民之標表。脩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爲民之準的。則民所有之極於是乎建矣。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盡五倫之至。而爲斯民之極。則在君者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於己。而又敷布之以錫於天下之衆民。使之皆富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則在民所有之極。莫不於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於是而皆得以享受

嗚呼爲治而至於萬億兆皆享太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之極始哉

聖祖修成大誥有曰爲民造福莫過於得人洪範敘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實與一也民物壽考康寧德好義家有孝敬之積人人遂首丘之願有以也夫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行出澤以福天下之人民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其與海內共受福也無窮盡矣

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公 王道蕩蕩 蕩蕩 遵也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平易也 無反 常也 無側 不正也 王道正直 非偏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蔡沈曰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朱熹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

臣按先儒謂二有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蓋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以會而歸之者雖君所建亦已之所有者也可見天理人倫原於帝降之衷具於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必待人君之立爲標準俾天下之人皆於是乎取則然君於此豈求之於外哉亦即吾身之所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極民亦有是極君之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會而歸者君之所有也君臣上下各盡其人倫之常無大過焉

無不及焉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當建極之任者要必正身脩德憧典庸禮卽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爲之標準使夫四方萬國咸會而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焉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曰統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統於

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畢赴讌歌嘯訟
之皆歸。國不敢異政。家不敢異俗。車必同軌。書
必同文。是則所謂大一統之治也。春秋每年必
書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統也。何氏謂自公
侯以至於庶人。自山川以至於草木昆蟲。莫不
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謹始然
後有終。春秋所書所以謹始而此載公羊氏之
說。於成功化之末者。欲其有終也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與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
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
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穎達曰此先明五帝時也
陳皓曰。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當時
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
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
者各得其所。因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則各有
士農工商之職。分之則得歸于良與之家。貨財民

生所資。以為用者。若弃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則
發壞而無用。所以惡其弃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
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
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其
事則欲逸己而勞人。不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
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
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
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絶滅而不起。晝
夜無扃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禮運載孔子之言。說者不以為然。然其

所謂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凡若此者。非但五
帝時為然。凡夫為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則普
天之下。億兆之衆。人人各止其所而無一人之
或失其所矣。為治而至於使天下之人無一人
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積而至於億兆人。人人皆
然。而在在無不然。豈非大同之世乎。昔孔子生
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於上古大道之
行。而期於為大同之世。矧夫

天位有可爲之勢輔明君有可爲之時而不思所以復古乎

四體（四肢）既正膚（革外膚內膚）充（滿）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吳澂曰上文以身之肥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說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不睽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爲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邦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僞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人君爲治使夫內而一家外而一國又遠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體順正膚革充盈九竅百骸肢節筋骨氣充於中體全於外睟然有溫潤之澤胖然有舒泰之容治天下而至於此豈非大順之世乎世而至於大順則生有所養而不至於凍餒死有所送而不至於暴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即神明亦皆得以享祀於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濃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車（山木自成車材）河出馬圖（龍馬）鳳麒麟皆在郊椬（當作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程頤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

朱熹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吳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爲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順理淵微。初無形像。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臣按。天人之際微矣。人君脩德所以盡乎人道也。而天道往往應之。蓋天以是理賦之人。人受是理於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之理。卽在天之理。人盡人之道。則天道卽此而在。人道盡而天道亦盡矣。理盡於下。則氣應於上。隨其所感而證應隨之。所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者也。是以人君爲治所以貴乎能脩禮以達義。禮者敬而已矣。主敬以脩禮達之於天下。使其皆知其所當爲者而爲之。則義達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禮。則虛僞之風不作。而惟信實之道是體是行。由是協氣嘉生。薰爲大和。而至順之氣充塞於兩間矣。動物莫不得氣之最先。故古人以四靈物至爲善治之應。夫人君致治而得四靈之畢至。豈非體信達順之極功而何哉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劉彝曰。節其心。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使之言而無乖矣。爲之政以率其怠傲。而使禮樂之教行。爲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無敢廢。然後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天下者之治道備矣

臣按。禮樂刑政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謂之四達者。東西南北無往而不通也。王者之爲治。能使禮脩而樂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有刑以輔之。則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敢有越禮棄樂干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豈非完具大備乎。人君以此四者以爲治於天下。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爲治之具。不徒有爲治之具。而又有爲治之決本末兼該。始終相成。此所以爲王者之道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也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

朱熹曰惟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焞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臣按自開闢以來之君以堯為稱首其功業文章巍然其高大煥然其光明萬世帝王所當法則者也蓋帝堯繼天之統故準天以為治帝王承堯之後當準堯以為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熹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頤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

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張栻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熏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莫不皆有惻隱慈愛之心然為利欲所害蔽而喪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爭相奪相殘相殺而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聖人者出以仁心煦嫗之以仁政率誘之而不仁者又為之禁戒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親愛和睦而興天仁慈忠恕之風以至於淪肌膚人皆髓若大若小若遠若近若親若疎生者相關疾死者相憐惜無一地之無仁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仁若是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積久而至於數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於前斯有述者於後無作者以興之則其本不立無述者以續之則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恒心述者有孝念然後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堯而無舜不能也有文武而無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必須有繼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所當法皆必以孝為基而以善繼述為孝道之達者此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熹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之稱。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未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言。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臣按。己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對己之稱。則與我爲二矣。至於百姓。則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間具人形體者皆是也。君子所脩者一己耳。以一己而雜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我一己之脩而致天下之百姓皆安。我何苦欲肆一己之欲而爲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帝王爲百姓故孜孜然以脩身。而其所以脩身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堯舜之治至於黎民時雍萬邦咸寧。而其心猶以爲病。後世人主宮闈之中。且有怨女曠夫。及閫之外已有呻吟之聲。左右之間。每形怨恨之語。方且飾詞以爲太平盛治。嗒然以張。太欣然以慶。自以爲唐虞三代不是過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懸絕而所見之不同如此哉。蓋聖不自聖。愚者不自知。其爲愚也。是故人君爲治必須至於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百世之遠。無一人一物一處之不得其安。然後有以爲功化之極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旣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爲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朱熹曰。即書而考之。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

時而不知恭己之道則必忌惰放肆宴安酖毒其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謂無爲者亦是簡忽聖人無爲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這是甚麽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哉

臣按自古稱帝王之盛者必曰堯舜堯舜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無所爲所可見者恭己南面而已堯授舜以天下非徒傳之以位而實傳之以心堯之心何心哉敬而已敬而著於容是之謂恭舜之恭己即堯之允恭也舜受堯之傳以此恭己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堯之成功已巍然矣堯之文章已煥然矣尚何事作爲哉於是而更有所爲則是作聰明也舜豈爲是哉後世人主不務恭己而但欲無爲則是怠惰恣肆而已矣豈其無事可爲哉蓋有可爲而不肯爲以致廢弛敗壞而不可救藥隳祖宗之成功壞國家之善治貽生民之隱禍是徇虛名而自詒伊戚也嗚呼可不戒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上之下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於朱熹曰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拘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

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者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旣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

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使者爲學於是乃有

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眞德秀既已備載於前編矣而臣復節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於成功化下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蓋明明德而不止於至善則是狃於小成新民不止於至善則是狃於近利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大學之道盡善盡美全體以立大用以行聖神功化於是乎極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於朱熹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

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眞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

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略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

免於擇爲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譏荀揚哉

或又問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於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或又問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人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

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爲大學章句又設爲或人之問而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于其君曰大學經文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朱熹以此進於其君期於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見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謂之效者用之而驗也臣謹錄其言而繹於其所著書之末蓋期世之爲治者必推其效至於天下之平而後已尤若斯爲聖神功化之極狀雖

聖明深加之意則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謂大學之道不在書而在我在當時則爲虛文在今日則有實用矣臣不勝慺慺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或問於朱熹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

舍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畊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沒世而不能忘之如此則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當世而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以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問於朱熹曰。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眞知實踐。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

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處之二者而已。蓋人君以一人之身。而臨天下之大。地非一方

不能處處而親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親諭之也。必欲治而平之。豈能一一周而徧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盡我本然之性。使之觀感興起。而莫不盡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則所謂化之也。夫我有此當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當然之理。我以我當然之理推之。以量度處置使彼各得其當然之理。皆如我理之當然者焉。是則所謂處之也。蓋化之以吾身處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卽吾所有之理。是理

也。具於心而爲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盡。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願矣。必使物我之間。上下四旁。不相侵越。前後左右。不相違背。面面得其所處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槩而視之。緊而觀之。皆截然正方。無高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是則所謂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事之不得其理。無一地之不從其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恤其孤。由家而國。國無不然。由國而天下。天下

無不然。所謂王道平平。王道蕩蕩。王道正直。端有在於斯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

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爲經制之方。孰爲統馭之略。傳不一言焉。而惟諄諄以絜矩之義反覆言之。蓋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塞體帥性而爲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爲一人之心。

推而廣之。絜而取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此絜矩所以爲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學傳之十章反覆推明。固不一節。要其旨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卽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目雖有二。其因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故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形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實。十二節承上文寶字。以明仁親之實。此善絜矩者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節絕小人之泆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戒用君子之緩退小人之不能遽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性。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節卽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十九節卽君子小人一目。以論仁不仁者之於財。二十節明仁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也。兩結之以義利之語。卽上文以善爲寶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略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而伍之。經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語者大。其辭詳而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大學之極功也。爲人君者。誠能卽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絕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惡其所惡。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天下其

有不平者乎。臣謹詳覆祥此說。推明治國平天下章之旨義。無餘蘊矣。朱熹所謂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所謂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詳載之以爲願治之聖君告。嗚呼。爲學而至於平天下。學之道盡矣。爲治而至於天下平。治之道極矣。曾子親受大學於孔子。其傳眞切明實。故其爲書。鑿鑿乎皆布帛菽粟。確確乎皆參苓芝术。無有玄妙高虛之談。無有宏闊奇大之見。此眞孔門傳授心法。儒者當世守之以爲輔世長民之術。人君當世傳之以爲化民成俗之本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萬物群生於其中人為物之靈人君又為人之最靈而至貴者也以最靈至貴之人立乎天地之間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測參贊兩間而為三才之主首出萬物而君五位之尊具天地之氣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受萬物之養以成而能致萬物之育是豈無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體為性而有天然自有之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用為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慎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戒慎恐懼慎獨六字而已孰謂聖神功化之極而有外於人之一心哉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朱熹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臣按中庸此章言九經朱子於或問其言詳盡眞氏既已具載於前編矣夫九經始於家中於國終於天下至於柔遠人懷諸侯極矣柔遠人而四方有歸服之誠懷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是則內而五服九州外而九夷八蠻德澤之所及者化彊梗而爲柔順威聲之所震者變疑貳而爲畏服矣推原所自何莫不本於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一於誠敬之所致哉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臣按先儒謂此乃有德有位聖人之事性堯舜足以當之嗟乎孟子有言人皆可以爲堯舜矧受

上天之付託而爲萬民之父母者乎既有其位何患無德德者天所賦予人人有之行道而有得於心斯有之矣然則若何而致其力耶下章曰其次致曲曲謂善端發見之一偏自其發見之厚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與天下至誠之聖人無以異矣

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朱熹曰既悠遠久徵自無間斷人帝於中也徵驗於

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而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臣按聖人又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又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又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夫虛僞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孳孳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僞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驗也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朱熹曰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也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或問於朱子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近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扞牴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車必同軌書必同文行必同倫蓋王者之治大一統而無外也有如此蓋有法制以維持之則世道雖降而不至於廢墜苟

有興起者由是而持循之以復先王之舊不難矣故成周盛時之車軌書文至於春秋之時猶同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朱熹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之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者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地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大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至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固倣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臣按朱熹謂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於至誠之道極矣理之在人者至於至聖之德盡矣聖人者出本至誠之道以立至聖之德之積盛於外者則如天如淵功用妙於中者則其天其淵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說者謂此言達而

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夫堯舜與人同耳。有爲者亦若是。兄承

帝王之統居帝王之位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朱熹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

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胡仲虎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

臣按四書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學經文與中庸此章。乃孔子。言也。大學經文。曾子之所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傳。然大學有八條目。必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後可以至於天下平。而中庸則惟一篤乎恭則可以

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難易懸絕如此哉。蓋大學聖人教人爲學之道。中庸聖人教人守約之方。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誠能存乎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八條目之詳。則夫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謂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栻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係乎此。味此數語。堯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國之積也。一國者。一家之積也。一家者。一人之積也。人人有親有長。一人有一人之親長。各人有各人之親長。各人親各人之親長。各人之長。則一家之中。無有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者矣。各家之親之長之。皆有以親之長之。則一國之中。爲人親者。皆各有以親之。爲人長者

皆有以長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統乎國國統乎家家統乎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天下之人不異乎國國之人不異乎家天下無一人不然無一家不然則天下豈有不平者哉雖然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衆也安得人人而教之家家而曉之而使之皆然哉故既正身齊家以爲之表率而又設官分職立教設政以勸化之而不從者又有刑以弼之焉必期於天下之大無一人一家之爲人親爲人長者不得人親之長之亦無一人

朱熹曰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張栻曰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脩吾身於深宮之中何預於天下而天下平哉蓋天下之大藩服郡邑非止一處百官庶尹非止一職士農工商非止一民繼蠻夷戎狄非止一類有身者賴我以生有家者賴我以養我發一念之仁則彼無不得其所者矣我興一念之不仁則彼有不得其死者矣人情不能

百按益之贊堯曰乃聖乃神則知帝王之德莫盛於此者後世言治者必曰法堯舜非徒法其爲治之迹必先法其爲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法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聖人之德生知安行豈易至哉一惟以之爲標準則積漸以至之而已積漸以至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而實有諸己焉由是充實而美而至於英華發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於不可測度則聖神之德在我矣

孟子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朱熹曰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張栻曰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脩吾身於深宮之中何預於天下而天下平哉蓋天下之大藩服郡邑非止一處百官庶尹非止一職士農工商非止一民繼蠻夷戎狄非止一類有身者賴我以生有家者賴我以養我發一念之仁則彼無不得其所者矣我興一念之不仁則彼有不得其死者矣人情不能

無喜也喜而省刑罰薄稅斂是以一人之喜發而爲千萬人之喜也喜而興土木之功求珍異之物吾心則喜矣如民憂何人情不能無怒也怒而除盜賊去貪殘是以一人之怒形而爲千萬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興窮黷之兵吾心則快矣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貴乎守也然事幾紛沓日至果將何所守乎亦曰脩吾一身而已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脩是知脩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脩身則不好聲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飾不事異端之教不爲田獵之舉不作無益之事不好珍異之物不興出境之師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當爲者皆不之爲如此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當爲者皆不之爲如此則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情則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物之不遂其性無一處之不得其安矣孰謂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爲治所以貴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

周惇頤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天地聖人之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義

臣按天有五行而總之者曰陰陽人有五德而兼之者曰仁義是仁義者人君脩己治人之正道要術也人君體天之陽以育萬民使萬民皆遂其自然之仁體天之陰以正萬民使萬民皆由乎當然之義天下之大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義天下於是乎平矣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臣按大學之道其綱領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條目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謂聖神功化之極也由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則學問

之極功於是乎備聖人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是以大學一經十傳行其道於當時則有以爲一世立太平傳其書於來世則有以爲萬世開太平開之於萬世者卽其所以平之於一時者也蓋天地有形而無心所以爲天地立心者聖人也生民有命而不能以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則有待於聖人焉吁聖人之命自伏羲堯舜以來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絶而孔子繼之作爲大學經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爲十傳惜其有德無位不能立一時之太平而實垂之天下後世有以開萬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又再絶歷漢魏隋唐不能振起至於有宋兩程兄弟始表章之於禮記之中朱熹又爲之章句或問眞德秀又彙經傳子史以填實之以爲衍義所以推而廣之擴而大之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無一理不該無一事不備而有以爲萬世開太平之具也我

太祖高皇帝旣以之建學立師設科取士

太宗文皇帝又命儒臣表正之以爲大全書頒布天下學校古先聖人所以開太平者今則眞用之以成太平之治矣大哉書乎學校施之以爲教則足以成天下之人才

經筵用之以進講則足以輔

一人之盛治

國家本之以持世則足以延萬年之

國祚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誠有在乎大學之一書也三才之道五德之用五倫之教六經之文萬世之治萬事功皆備載乎是書之中一世用之則一世之人蒙其澤而開一世之太平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人蒙其澤而開千萬世之太平

噫百聖千賢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經萬典皆不能出乎大學之書好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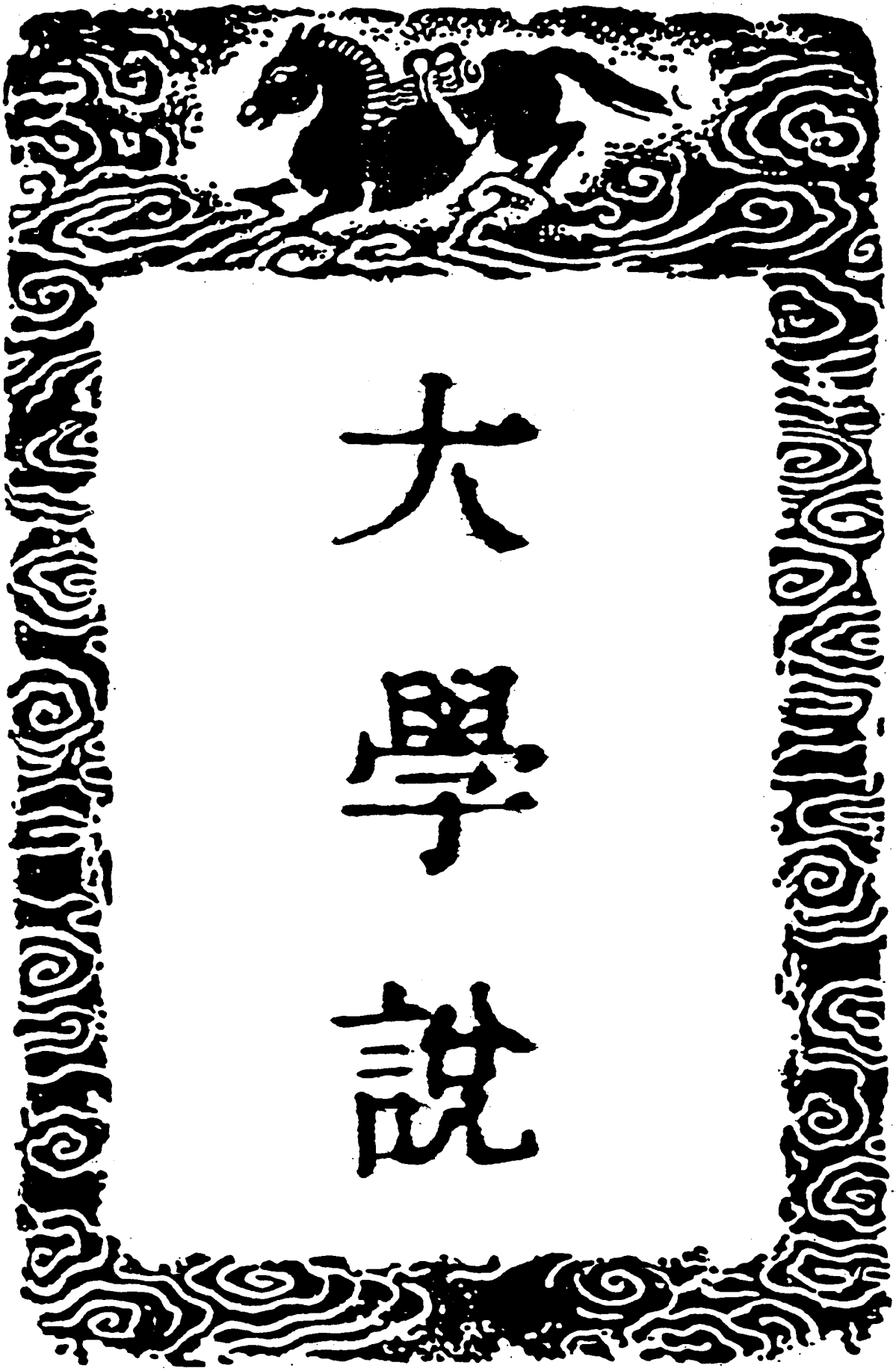
明君輔治之良佐政不必盡讀天下之書泛舉古人之事卽此一書推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王道不假外求皐夔伊傅周召之相業卽此而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臣幼讀此書偶有所見晚輯成帙上塵

聖聰儻見施行則臣雖死如生矣無任懇惻頴效

之至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下

千字行義補卷第一百六十終


大學說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半農先生以經學世其家自王父穀庵先生有聲父研溪先生周惕以及拆嗣松厓先生棟皆沈潛博物於經皆遠紹兩漢大儒師師相傳之緒凡故訓音韻蠡蠹歲久者咸抉剔張皇之特開後學若研溪之詩說半農之禮說易說春秋說松厓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九經古義古文尚書考皆有刊本學者奉爲圭臬可謂盛矣禮說最爲典雅而版已久亡彭君紳甫乃重梓以惠士林吾友周君滴塘錫瓚家藏半農大學說素無刻本滴塘曰大學本小戴之一篇宜附禮說之後紳甫乃併梓之愚竊觀此說論親民不讀新民格物不外本末終始先

後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後左右不當別補格致章確不可易其他精言碩論根極理要鍼砭末俗有功世道人心不小不徒稽古類典已也嘉慶三年正月金壇段玉裁識

東吳 李農 惠士奇

大學之道致知在格物格物在知本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言格物乃放下文非結上文也朱子改定大學又補格物一章乃云始終本末統結上文遂以明德爲本親民爲末誤矣明明德者成己也親民者成物也成己謂之仁成物謂之知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故時措之宜由此觀之明明德者天子與庶人共之者也既云合內外又安得分本末哉吾聞德爲本財爲末矣未聞德爲本民爲末也謂德爲本可

謂民爲末不可乾上以尤民而有悔矣四以遠民而起凶故昔曰民可近不可下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春秋傳曰民者君之本也而以爲末可乎朱子見理雖明偶未之照也且所謂格物者豈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一一窮之也哉傳曰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意乎止之曰止諸至足至足者至善也故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凝止之則雖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窮無窮極無極終身倘然而無所止息故文誠質博溺心此之謂不知本萬物備於我壹是本於身故易傳曰範其木而萬物理斯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是以古之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通德類情謂之格物格之言度也傳曰以類度類以情度情以類度類聖人者以己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度也類與對雖久同理故溯於孤竹觀乎雜物而不亂以此度之即以此推而致之殊事而同道異路而同歸後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貫德之所總要徒取已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或所謂致知格物在知本者以此一說格來也往來不窮謂之通欲知所以來先知所以往告往知來亦以此度之而已心能制義曰度故格物者

心能度物也誠意先致知何謂也曰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大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然則何謂本何謂末何謂始何謂終曰其象備乎易易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觀卦之初上剛爻而始終本末之象見焉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致知格物之學孔子學焉而無大過者也其象備乎卦爻萬物皆本下而末上故君子下學而上達本在下故下學爲始末在上故上達爲終自本而達末者通由末而反本者窮未下學而先見本原非苟徧之學也全體大用無遺明

德親民長物粗不止始終本末君子終身事業而無一旦豁然頓悟之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盖自修而進成章而達真積力久深造自得及其至也通乎神明察乎天地安得有一旦豁然頓悟者哉一旦豁然頓悟者釋氏之參禪我弗知之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舉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篤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日用不知無務求深比近不悅無務修遠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然則致知格物在知本亦明矣大學一卷皆言知本知本者致知格物之原內而誠

意正心修身外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言之切且詳朱子以爲闕而復補之不亦贅乎知本言聽訟何謂也聽訟亦格物之一端也君子以爲即此可以觀本焉訟必有辭民德不明心無忌憚故敢盡其虛誕之辭惟民德之大明故民志之大畏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於變者大明也又曰惟文王之敬忌敬忌者大畏也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而又何訟之有乎朱子既以德爲本民爲末故其說曰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君子之明明德也豈將以畏服民哉且君德雖明而民德未明君子在堯舜之君下無堯舜之民亦不成庶政之治矣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自古帝王未有不先成民者此獨以民爲末而後之是何主之道也如其說又焉足以知本末之先後乎然則始終本末明指致知格物而言非謂明德親民益信程子破親爲新可乎曰可康誥作新民奚爲不可然仍當以親民爲正成王冠周公使視雍視王曰達而勿多也視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近於民非親民乎親民者子庶民也長養而安全之是爲親教訓而變化之是爲新惟能親之故能新之不能親焉能新哉或曰堯之治始於峻德克明止於黎民於變是德爲本民爲末也曰堯之

治豈以黎民爲末而後之歟且堯之治止於黎民於變無以復加可謂至善矣遂以明德爲本至善爲末可乎曰不然然則以德爲本民爲末其不可也必矣或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本在上末在下也曰形上形下以精粗言非以本末言以精粗言則精爲上粗爲下（精爲上重淘爲粗爲下以本末言則本在下末在上凡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然則本非精末非粗乎曰非也本大而末小大非精小非粗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故形而上爲道下學上達以本末言非以精粗言孔子終身下學故人莫能知天測知

之者以此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古有小學故有大學蓋未入小學之前入誠意之功傳者以
之立傳教以大學之道當從小節為一說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蓋大道當從小節為一說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蓋大道當從小節為一說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明德者天德也天德本無不誠亦無不明或有不明者雜以人為之偽蔽此天德之光也蓋實則明虛則闇陽實陰虛故陽明陰闇由此觀之明生於實覺虛靈之謂哉虛靈之說本於釋氏宋儒中庸言性故先自誠明大學言教故先自明誠自明誠者欲誠意正心以誠之必先致知格物以明之故大學之道一在明明德

是德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者也我與民其有之故欲與民其明之物生必蒙聖人先覺古者天子與庶人同學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與和協靡與磨通好爵謂天爵我與爾靡之親民之謂也親民而王教民而霸遠民而亡故大學之道一在親民學者徒知所以進之不知所以止之猶步道然必先有所止之方而後日行不息則萬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而皆至焉止之言至也未至則不止既至而止之雖沒世不遷可也故大學之道一在止於至善或不及或過之皆非至善至善者大中而已矣

二者未知大學之綱也故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蒙之蒙曰蒙蒙故明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節反復申明止於至善之義得者非謂得其所止蓋天下豈有不得其所止而能定靜安者哉得諸謂慮之得也慮有得亦有失其慮之得也必以定靜安而后能得之則其慮之失也亦必以不定不靜不安而失之其所以不定不靜不安者由於不知其所止而止之焉故也故大學之道必先知止一說知止謂格物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知所止也不知所止則天下之物無窮焉能徧乎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大學之道始于致知格物故此節先舉其要而後竟其說焉物之本末事之終始是為兩端執附端而度之非格物而何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急先務也其要尤在知本故末節以知本結之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言知所先

物格而天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言知所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鄭玉曰是承上章結之之辭）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節反復申明物有本末之義合內外而皆本於身則大學三綱同一本故末以知本結之蓋知止則止之而不遷知本則守之而不失大學之道於是乎全矣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然則所謂致知格物者豈必天下之物無不窮其理然後我心之所知無不盡哉亦惟先其切於日用者反之於身度之於物取而譬之疏而通之推而廣之而已故曰情通而暢乎遠察一而關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學者泛言格物不知務焉知本乎（孟子所謂不知務者即此章末二句互相發明朱子謂夫之而作於章後又疑爲衍文遂改知本爲物格而補格物一章於此二句結之後學所未安通北溪陳氏譏朱非則晉矣）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

顧諟視也諟此也天之明命者民受於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楚辭作顧省）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峻德者天之明命自然而不已者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首章言親民此言新民何也曰惟能自明故能自新惟

右引書以證明明德依朱子定爲第二章而不分經傳所以存疑也

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非徒自明而已也欲與天下共明之而此章言自明者自明所以自成成已所以成物蓋合內外言之也是故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所以推原其克明峻德之功而未嘗少加親末焉此內聖外王之學也

能親民故能新民以湯盤自新證自明故以康誥新民證親民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君與民本有家人之親而高下懸殊易生睽隔惟上以誠感下以誠應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然後能相親也古之帝王建三物以親民於鄉明五倫以親民於學分四時以親民於田交春秋省耕斂以親民於野其所以親之者可謂至矣而猶以爲四海九州之遠民情或壅于上聞於是省方以恤民隱陳詩以觀民風又徇木鐸於路聽臚言於市建路鼓於朝庶人雖賤亦得傳語以陳其失得而窮民無不上達焉及三年賓賢能則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

能入使治之凡內外之官皆民譽也上有親民之君下有親民之吏由是中國以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上親下下亦親上上下交相親故能合天下爲一家一中國爲一人者豈有他哉親民而已下親上故兼言尊上親下故別言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明不可息故曰新又新亦不息自新所以新民新民所以新命新者有舊之稱春秋曰新延厩又曰新作南門修舊曰新譏盜曰作作新者既新其舊又增益之言能新舊俗之民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故乃能新舊邦之命而受上天景命之降此聖人之盛德大業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依朱子定爲第二章以證首章親民之義而不破親爲新所以遵經也周禮曰以嘉禮親萬民春秋傳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親民如子幸苦同之小哉禮曰使民有父之義有母之親子民如父母有憂恤之愛有忠利之教大戴禮曰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是故易成違良書稱友民禮著于民蓋皆親也宋儒破親爲新由是學者不復知有新民之道矣禮云上酌民言孟子云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荀不日不講親民之道則民言焉得酌之賢人任下又焉得察之親民之道不可不講也故周禮大宗伯之職親宗族親男女親故舊朋友親四方賓客親同姓親異姓而必先親萬民者以此後之學者詳焉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其所止鳥知擇栖於止而後安閒而止處之言人亦當擇禮義棲止而自止處也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止易象爲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也艮象門闕三畫內止易象爲艮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也艮象門闕三畫內外之間故稱限謂戶限出入由之三不出亦不入而止於戶限上戶限當所止之地哉君子謂艮三之知不如鳥鳥猶能擇栖蔚安閒之處而止之故引詩以證知止者在知其所止非所止而止焉身必危故易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緝熙光明貌字族詒而天光發故其道光明仁敬孝慈
信者至善之目也言文王止於至善而主之以敬焉既
曰爲人君又曰與國人交何也君尊而不親與國人交
者親之也故書稱友民又稱雠民言民遠之則雠親之
則友惟能信之故能親之民無信不立親民者止於信
而已周禮司市職云結信而止訟說者謂民之訟也本由無信既結信故無訟然則使民無訟其惟止於
信乎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
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

此古訓也亦見爾雅漢本大學編於誠意章後故鄭注
云此心廣體胖之詩非也歌詩必類以其不類故知其
非也此章五引詩皆以類朱本大學合爲一得之矣初
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僩閒雅貌說文訓爲武夫之貌
詩訓爲美近之餘見毛傳鄭箋及爾雅注荀子曰案者低且通也隨
者微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通與塞僩與陋知與愚皆桓反明僩者閒雅之貌史記所謂雍容閒雅甚都是也
說文云武貌者僩一作撊左傳撊然授兵登陴服虔云撊然猛貌方言撊猛也晉魏之閒曰撊說文玉篇皆無
撊字蓋與僩通古訓非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惟賢與親而已故賢親樂利皆所
以親民也說者謂黃帝三百年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
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服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沒
世不忘故特三百年哉利其德畏其神服其教雖萬世
焉可也

右五引詩以證止於至善之義依朱子定爲第四
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察獄以情忠之屬也蓋察民情則知民志志無畏故辭
無情古之君子能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者無他爲
誠於此者刑於彼也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詩云惜不畏
明言民皆不畏明法也苟無其本則雖明罰救災靡能
畏服之哉由此觀之一物各有一本物物其一大本一
事各有一始事事其一大始學者由本以達末即始以
究終則萬事萬物一以貫之而皆通矣如舍本求始終
別有所謂格物致知之學則我未之前聞

右依朱子定爲第五章以證知本之義古大

學於是復完從後之學者鹿然於致知格物之學
未嘗亡也（誠本先誠意誠則明故次自明誠者脫
不明善不誠乎身故次止于至善誠者擇人之
本故以誠意爲冠而以知本終焉獨洪範一篇跳
出在誠意章後此錯簡也其餘次第秩然並非錯
簡宋本以首章次第改定故先明明德次親民次
止于至善次物有本末然後及誠意則次第爲九
順序故從之閒以德爲本民爲末又刪去首章末
二句必不可從非敢苟異先儒也本末始終先後
爲格物之學衛上下前後左右爲絜矩之方絜矩
與格物致知理貫明矣如日月而程朱
倒末之見烏足以通人之一蔽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鄭康成讀爲慊慊之言厭
也厭厭足也自玩其善曾二切）
自誠明者生知之聖不廢好古敏求自明誠者學知之
賢惟在致知格物是以大學之教以知止爲先知本爲
急不知止則泛而無歸不知本則雜而無統豈聖賢之
學哉聖賢之學誠明而已誠則明明則誠明而誠有不
誠者非知之咎意之咎也意起於知明知其爲善而意
好之不爲明知其爲惡而意去之不速無以名之名之
曰自欺謂自欺其知也如惡惡臭則去之速矣如好好
色則好之篤矣無以名之名之曰自慊（顧端慊音詩叫
切足也與康成
同義慊音
有輕重耳謂自慊其知也自欺其自慊皆起於獨故君
子愼獨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厭康成讀
厭厭閉

藏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
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君子積善於獨小人積惡亦於獨善惡不同而積於獨
則同君子積善於獨而善形於外焉有諸中也小人積
惡而欲揜其惡未嘗積善而欲著其善無諸中而形諸
外者未之有也故特舉惡之不可揜反證誠之不可揜
有如者君子豈必以小人爲戒而後愼其獨哉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小人無忌憚故於獨也肆君子無不敬故於獨也嚴莊
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
日（儻焉猶言
苟且於內）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讀爲繁大
也繁也康成
日在體於內）

詩云（詩衛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僴武版反康成云行容貌瑟嚴毅貌喧威儀容止也諠忘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康成云道言也）

詩云（詩周頌烈文）於戲前王不忘（於戲音嗚呼前王謂文武）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也（沒終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意誠則心正矣而心猶有不正者不知所以存之也於是有存心養性之功焉中則正中能兼正正不能兼中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老子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起于身而心爲之累者以此程子被身爲心矣之矣四者一有所偏則我心不中不中則不正學者當於

意之未起之時存其心養其性由是惰之所感皆得其中而心無不正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不在者無存養之功也是以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操緩博依雜服所以存心據德依仁游藝所以養性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此之謂存養之功

右正心修身章第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之諺也有之所謂此人非以其德美欤吾何以教惰此人非以其志有滿欤反以猶已則身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者謂愛而不察碩大也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辟康成讀爲譬得之朱子讀爲辟去之未盡意誠心正而好惡猶辟者也辟讀如論語能近取譬之譬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謂遜於志而必求諸非道也如是則好而知其惡矣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謂遜於心而必求諸道也如是則惡而知其美矣推之畏敬哀矜放惰皆然故好而不知其惡者猶父之於子惡而不知其美者猶農之拾苗農不惡苗而不知其碩則亦猶之惡焉爾

若能以已子而方他子此苗而匹彼苗則美惡可知矣由此觀之凡遜於志而不求諸非道遜於心而不求諸道皆不能取譬者其蔽如此是故本末始終先後者格物之學也上下前後左右者絜矩之道也有諸已求諸人者藏身之恕也舉諸此加諸彼者取譬之方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本於身其道一而已矣

右修身齊家章第八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其辭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也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非所謂遠不禦乎遠不禦本于邇之靜而正未有邇不正而能遠不禦者也故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孝弟慈者家之教也而國之教由是成焉正家而天下定矣於治國乎何有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養子者推心焉之而中度孝弟慈之理藏於身根於性而本於天者也蘊於心曰恕根於性曰仁本於天曰誠誠者天之道故引康誥保

赤以明之三月嬰兒不知欲不知惡而慈母之愛喻焉誠也此以誠求彼以誠應相感以天而莫知其所以然不待學而能者也是故以心推心通乎神明塡而充之則達乎天下矣此言誠之端也下二節次言仁次言恕誠以存之仁以守之恕以行之三者教之本故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戾之言利迫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弗秋傳曰登戾之文曰鄰伯之車僨于溝反或爲奔僨或爲弗案登戾之公羊傳作負來之登讀爲得齊人語仁者孝弟慈之本讓者厚之貴貪戾者仁讓之反也貪者不仁戾者不讓機謂樞機也仁讓者治之機貪戾者亂之機樞機之發治亂之由也而皆本於一人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恣民淫於財利不能正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有諸己謂有仁讓也無諸己謂無貪戾也

桀紂之民好仁桀紂之民好暴皆一人率之也然則民從上之好不從上之令亦明矣喻猶譬也藏諸中行諸外取諸己譬諸人此之謂恕故強恕者求仁之道取譬者行恕之方格物者格諸此絜矩者絜諸此身以之修

家以之齊國以之治天下以之平其道豈有二哉不恕而能取譬者未之聞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上節故治國在齊其家二句移接於此節之首然後一起一結首尾完備

治國齊家之道上文言之備矣又三引詩以咏嘆之故言之重辭之複也古者誦詩歌詩弦詩舞詩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不知

足之節之手之舞之此之謂也

右齊家治國章第九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棄也絜猶結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俖矩或作巨

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物在身反身而皆備故格物爲明善之基矩在心從心而不踰故絜矩爲治平之要格物在知本者君子務本不絜矩惟守約者君子職要不職詳絜猶格也矩猶物也其所以格之絜之者亦惟此推心之恕而已君子既以此心推之於國而國無不興孝興弟而不倍焉又何難以此心推之而及於天下哉然而天下至大也王廣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百姓皆安聖人猶病是故君子有道焉是道也放之則偏於九州彌於六合斂之即在此方寸之間識得其要也是故皇以之建極帝以之執中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時其所有盡於此

大學首章後言格物先以本末始終先後啟其端末章先言絜矩後以上下前後左右申其義或後言而先發之或先言而後申之而一味自朱至今學者憒焉又從而亂之格物之學於是乎亡矣絜矩猶格物也不能格物焉能絜矩乎絜矩者取諸上譬諸下取諸下譬諸上推而至於前後左右皆然所謂恕也恕者治國之要即平天下要道朱注訓矩爲方夫之地形不可正方要即平天下要道朱注訓矩爲方夫之地形不可正方必無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之理康成謂治國之要盡於恕得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鄭康成曰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取於己者謂以己心度民心則凡所好所惡無不中乎民之隱好之惡之無不盡乎己之心即保赤之誠求所謂絜矩者此也上下前後左右之位不同而以己心推之則所惡無不同絜此方寸之矩而天下之志無不通焉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者也故曰民之父母首章所謂親民者以此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太臣爲政者也尊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愼與

德乎邪辟失道則天下共誅之矣

易之乾上九詩之節南山皆貴且高者也亡則无位无

民其失也亡一則有位有民其失也亡一無位無民者亡則猶未免於災有位有民者辟則焉能免於僇乎節南山刺幽王之辟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此與上節引詩以起下文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梓猶通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違辭也上貪于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舉作衆散則社亡喪國之社爲廟屏俾人君出入觀之以爲監焉故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人所同得故親民者民亦親之達道于堅者必無名咈民從欲者必無成有德此有人埋之必然者也有人此有土而財用於是乎出焉故曰庶民安則財用足財用足則百志成百志成則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興非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歟

珍爲賄已聘而受璧璋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莫不作讓焉是故輕財則民讓重財則民爭與衆共財則衆皆歸之慢藏誨盜則盜思奪之爭民者上誨之爭施奪者亦上誨之奪惟其悖也財聚於上民散於下天下豈有民散而財能衆者故吾知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矣是故言愼其出貨愼其入愼其出故不留游言愼其入故不殖貨利誠懃其悖也悖斯僭僭斯忒忒斯亂故天子儆諸侯僭大夫嶽諸侯脅於是相貴以等相視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大亂矣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眈眈者貪惏之兒逐逐者

劫奪之形惟上有以布其利均其處此由斷之所以解而吉也有天下國家者奈何不重人爲哉孟子曰不仁者不可與言命不子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爲子帝言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爲子帝言

一家謂

善即所謂至善善則親民親民則得衆故天命歸之不善則遠民遠民則失衆故天命去之天命在民心民心在若德有德者昌無德者亡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楚昭王時善人爲寶也

不因喪報利也

親愛明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仁者無不愛也必以尊賢親親爲先務焉平天下者莫急于用人故引楚書及舅犯之言以明用人之本在乎先德後財有賢左戚賢珠玉者殃及身寶賢親者福及一民所謂善則得之者以此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斷斷誠一之貌有技才藝之士也彦士也黎衆也

俾使也媢妒也違猶拂也俾使也拂戾也通于君也俾使也或作俾

人所爲使動不通于君也

平天下者以進賢爲先進賢者大臣之職也故引秦誓以明大臣之道不能容其才不自高其德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其才也故無他技人之彦聖即其德也故其心好之斷斷休休言中心恂恂外貌無華也詩衛有碩人言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說者謂知賢不如自古所稀假有衆焉或事不獲已至誠者寔斷斷休休非好賢出於至誠者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不敢煩以官職之事職在進賢而已故大臣不如忌則賢才衆多乃能庶幾人民福祚子孫焉若夫如賢嫉能外寬內忌自以爲天下莫己若也由是高才拊棄賢人困窮而國步日蹙矣同此一介臣也介當作个个箇賀不能容者如此寔能容者

如彼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能下也不能下人好居人上古之所謂凶人也凶人不去天下安得平寔猶爲是作是春秋實來公羊是人來也康成云趙魏之春實寔同聲寔是也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郭康成曰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傳南容曰虞舜其朝先除凶慝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何者邪正之在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而並容也愚謂邪正之在國猶理欲之在心邪正不並容猶理欲不並立邪人去則正人

至猶私欲盡則天理存欲推仁人能得好惡之正焉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康成讀爲慢聲之慢也朱子遵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昔者郭公以此亡其國矣君子雖進而未親小人雖退而未絕命猶慢也過猶厚也慢於君子非所以尊賢厚於小人又焉能遏惡此危國之主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猶佛也逮及也

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者人之性好德者人之情性不可見而發乎情以其情之善知其性之善也情如其性謂之順情反其性謂之拂順則天理存拂則天理滅矣此亡國之主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大道卽絜矩之道主忠信以爲矩常絜而行之則天下平矣驕則放泰則奢放越軌奢敗制軌越則德亡制敗則欲肆心失其矩私意妄行未有不喪邦者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不務廣不肖而勉民以農也

地無或棄之貨家無坐食之人爲之者不後時用之者無蹔廢財未有不足者也

有身也如其無身又焉用財然則以身發財身亡而財聚愚夫之所不爲而不仁者爲之豈非所謂失其本心者乎故曰截指適腹孰云其愚何如世人以欲喪軀益傷之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則其臣必義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以義舉事無不成者

上好利則下好爭上好仁則下好義言教成於天下也故曰子孺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開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王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埏朱然切埴市力切

和也。填土也。此之謂也。不遺親。義不後君。不天下者。惟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以身發財。非其財也。殷紂之多藏。非以資成周之大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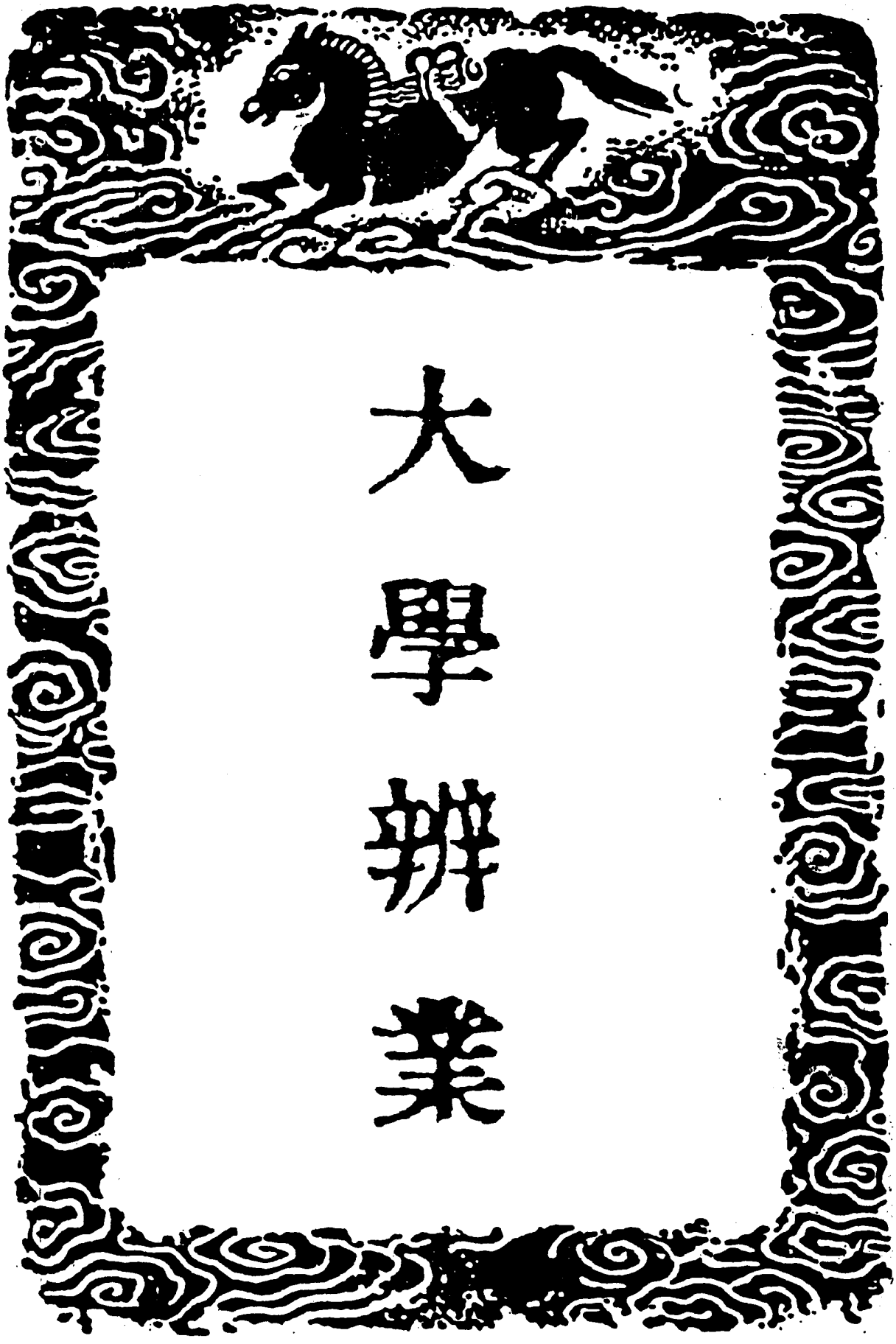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也。伐冰之家。有采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聚斂之臣。是爲民賊。故曰。與其聚斂。寧盜。聚斂之臣。是爲民賊。故曰。與其聚斂。鳴鼓攻之。聲其舉也。春秋傳曰。毀則爲賊。竊則爲盜。毀則之舉大。竊則之舉小。故春秋書盜。不書賊。書盜者賤之。故曰賤者竊之盜。不書賊者。深惡而痛絕之。非徒賤之而已。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所以深戒聚財之主。重懲聚斂之臣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彼君也

三代以後。平天下者。恒以財用不足爲憂。於是小人探知上意。聚斂羨餘。商財用。利析秋毫。富窮山海。挾其術以蠱惑君心。其君遂欣然信納。擢司邦賦。自謂委任得人。既獲羨餘之財。遂滿心之欲。而其人不恥告訐。不敢辭難。雖聚詬連都。遮訴盈路。一國共知其惡。在朝咸斥其奸。而其君始終保持。用彰壟斷以爲搏噬。拏攫忽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此乃大謬。不可不思。人主昏明。繫於所任。任君子則享濟哲之名。任小人則罹顛覆之禍。自古豈有小人柄用而菑害不及邦國者乎。唐陸贄曰。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民。民不足則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民爲私財。何謂羨餘。別須收貯。是必巧故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劑削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治天下者。義爲本。利爲末。民爲本。財爲末。本盛則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古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者。不之有也。大學於平天下章。詳論以財用爲戒者數矣。至此又極言務

本小人之害。有天下國家者宜三復焉



大學辨業

大學辨業序

塘自幼從先孝慤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往謁顏習齋先生學六藝之學先生首大學格物爲近道始功先儒解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閱當世講學諸儒則宗晦庵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爭實違如汾涇庵張武承斷斷弗相下其他遂搏訟甚至操戈矛不解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塘言大學起訖未戴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節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善明親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校學業之類也不可者以當時學中成法俱在故如今指路者曰跟跟周道在往北京而其塗中之束裝騶乘則行路人自力之不必指也因舉似錢生錢生斂手稱是自悔其論丁丑戊寅如浙戊寅端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即大學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訓爲至即學

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乃非解學與行是一是二格致與誠意以至天下平是一是二返證之六經語孟歷歷可據而向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寤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則往聖之道無以承而斯世不獲親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崛然豎起皆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即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岐而不合而塘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莫前皇爲深愧何能辨析學術加以群說紛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訂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猶彼蹈明儒繼之又分岐途迄於今衆論雜陳聖之束閣識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然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悉一已私臆還考諸經以爲準的且聖學明晦所關非小雖在愚柔不敢自外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作亦必忻然相尚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訂摧以從事也是以妄具論以相質焉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戊申盩吾後學李塘撰

凡例

一先生是編本之孝窓先生家學孝窓先生躬行實踐成已傳後詳見諸名公傳表紀略及孝窓文集內固是編之淵源也

一顏習齋先生當亟儒割裂之後獨得周孔舊恉卓然見於言行先生從而受之遂震衍扶翊使聖學如日月重光倘推習齋先生首倡功不去口

一吳匪莊先生延先生至京邸閱是編而題之跋後果亭徐先生阮亭王先生顧庵王先生皆深許可匪莊先生手為讐校兩過與果亭先生恆出清俸付梓有功聖道偉矣

一是編逼質當代名流如費此度喬百一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朱主一胡牖明王昆繩孔東塘馮綿生諸先生皆欣然以為聖門階梯一旦重明各有校訂共勳大道

一竇靜庵先生與先生交為孝窓先生立傳其尾以主敬循禮四字隱括先生之學最得是編綱領

一先生從顏習齋先生習禮與趙錫之習射郭子固習御劉見川習數彭雪翁習書已而從王五公先生問韜鈐與張文升共學焉后遊浙又得過從毛河右先生學樂因而郊社宗廟締祫冠昏士相見徂呂以及水火旱賦射御書數之學各有考著傳於家塾是編所論皆坐而言起即有可行覽者勿徒作書觀

一先生內而立德戒慎恐懼獨之功夢寐不忘於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什日三復焉每日所行置譜以考得失外而致用如所著瑯琊忘編學政閱史鄰親指學古經世事若數一二而校黑白也學者實從此問塗是編乃非虛設

一是編在後儒中為創論證先聖之門則為習言故歷考諸經論學者為一册以見舉學本如是非臆說也有心目者自共知之

一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學雖指陳肯綮諄諄然而無費辭無唾詈蓋先生不得已而有言非尚口也

一編內議論凡古今人已有著述錄其名氏并無近今著書纂他人說為己之失

一著書務成已說臨古就我雖名儒不免焉即此心已不誠矣是編無是

一學明則諸經皆可明先生有學易學書學詩學春秋學禮諸編皆洗刷謬盲倡明聖道宜編是編領取

一先生以子陞官姪大蓮寅虎將入小學念朱考亭所編強半屬成人事不切幼童乃纂小學一書自八歲後迄十五前所當學者歷歷為譜實可補小學之缺而立大學之基矣有志者循序而入學明道與人材輩出將在彈指焉

弟 培

門人陳兆奎仝頓首識

高 捷

大學辨業目錄
卷一
總論大學　辨後儒所論小學大學
論小學　辨後儒改易大學原本
卷二
大學原文一篇　全篇解
大學之道至致知在格物解
卷三
辨後儒格物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本解在內
其本亂至此謂知之至也解
申論格物
卷四
所謂誠其意者至末解
申解全篇
大學辨業目錄終

題辭

高忠憲言天下萬世之心自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者予謂如大學不必定曾子作以一引曾子曰遂謂是弟子於師之辭然則禮器亦止一引曾子內則亦一引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所成乎且孟子七篇於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則子通稱也是編乃與予說合一也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大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川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盧五國字實以爲國作尉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二也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太原同學弟尚若璩百拜謹識

天下之事定於一苟有二則殺而爲百千亦何不可者自程朱改竄大學后乃至有十條家學者將安所適從勢亦不得不仍遵古本矣語云九變復貫知言焉爲同學弟德清胡渭謹題

世道之升降在人材人材之盛衰在學術明晦嗚呼學術所關一何鉅也今有習齋顏先生特倡實學恕谷先生復推明而衍繹之敬聞知已久庚辰春猶次子本良不遠千里造顏先生廬請教適恕谷先生亦至喜不自禁因踵至恕谷齋見其兄弟怡怡上下得所太和在庭陰間及聞所著大學辨業及學規二帙眞豪傑人之范而指道之車也乃請學習禮樂射數以及水火諸學幾二旬乃去湯陰朱敬頓首拜識

大學一篇皆言大學之道也往備論格致一身之外至於天地鬼神舟車龍蟄皆欲窮其所以然不若又言直復頓悟矣請思大學中安有察舟車龍蟄等事

乎成童入大學安能識及天地鬼神之所以然凡直祓頓悟乎豈皆忘此篇是論古大學耶聖道晦極復明爲之起舞仝里姻眷弟彭超頓首拜題

周孔故道如夜復旦一何快也凡有心目者試覩此論尙不平乎尙或未析乎勿以門戶而不返勿以愚柔而自安是所望焉武林同學弟王復禮頓首拜具

聖學失傳久矣自有宋及明諸先儒輩出開揚發明可謂不遺餘力然言之不一指歸莫定如格物致知爲大學之始功最屬肯綮而格物二字諸儒紛紛聚訟迄無成說予竊疑之春初剛主大兄告予曰格至也學習之謂也物卽大學中之物格者學此而已乃恍然大悟知虛言格物與泛言格物者均無當也因譔誌之不忘今讀辨業學規二編辨之極其精言之極其切引之極其詳證之極其明遂使聖學昭著宇宙燦若列星實而宜行確而可據津梁後學非淺鮮矣吾不禁爲世道人心幸焉戊寅暮春日會稽弟維坤拜識

李子是編辨而不爭故而非駁不附程朱陸王直得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慨宋後儒者講性命不講經猷方幅以陋其才佔畢眼坐以柔其習自謂有得聖學而使英奇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以爲何以至是今乃恍然知其於大學之道有未識而體用不全故也然則是編所關豈其細哉豈其細哉北平同學弟王源頓首拜題

予自少留意禮樂兵農諸學亦稍稍見之施行突然未敢自信今讀恕谷先生大學辨業何其先得我心歟再四披訂仁見聖道之日月昭而江河流也何快如之曲阜同學弟孔尙任拜題

戊九寅月始得陸世儀迺威思辨錄其一則云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道而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材雖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今詩書猶十得五六然禮樂不修則學者終無持循是已先恕宴而言之矣

何文定公璋曰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且卓有所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則身可修家可齊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而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也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非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嗚呼何見之的也塞先生力躬行不尙浮言故所見高於有明一代儒者如此乃或駁其視性命爲後若无與於修齊之事而專事禮樂等爲本末倒置嗚呼先生旨物之本爲性命豈視爲无與歟特以性天必俟上達不可躐等耳以爲倒置則孔子之教人文以禮樂不言性天亦倒置歟後儒先求上達本屬倒置而反以譏人誠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矣未陽月李塨閱明儒學案識

大學辨業卷一

益吾李維楨

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篇也今錄漢儒註所傳原文如後漢熹平年蔡邕書石經魏正始年鄙鄲淳等因之又書石經唐開成年鄭覃等因之又書石經今存與此文同

大學大字漢唐註疏云舊音泰朱子章句云今讀如字音代夫古字通用者時或通讀然大學稱大泰學猶大子稱大泰子古聖制度定名傳至今猶然也則不可臆改矣

按大學二程各有移易然尚未分經傳至朱子章句遂分聖經賢傳其言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曰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至於傳

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夫大學載道甚正自是孔門弟子所傳述但千載後未有見文難以驟定何人耳

王陽明曰大學古本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傳十章

羅近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右傳之首

顧涇陽曰大學原不分經傳右傳之首

大學註疏陸德明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孔穎達疏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

何文定公塘儒學管見曰大學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辭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曰束髮謂成童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躐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躐大節業大道之文尚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古人通用或朝代各異朱晦菴據白虎通爲斷亦可謂酌其中矣至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爲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師氏保氏國子小舞鄭註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

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從小入大從易入難耳至朱晦菴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八字檃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殊不思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幼童其能乎且禮樂射御書數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小學之事之所以然蔡虛齋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誠正修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只當如後儒靜坐觀理讀書識道而已誠正修身說此事不入然則禮樂將何用乎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若誤語乎夫格物致知以誠正修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禾相鉏銚也誠正修齊治平其用禾相鉏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幼則專習禾相鉏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豈可也哉

魯論與於詩章朱子集註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深淺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倉頡訓纂揩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即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目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蓋內則所記爲學次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祇學幼儀樂祇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朱子曰王公以下以至庶人之子弟八歲皆入小學按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小學而學書計此大子之禮尚書大傳言白公卿世子至元士嫡子十三歲皆入小學班史食貨志曰冬民畢入於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之言固有徵也

宋程顥改大學一本　程頤改一本　朱熹改一本（即今行世本句）　元王柏改一本　明蔡清改一本　季本改一本　高攀龍宗崔銑論改一本　甬東豐氏偽政始石經一本　葛寅亮改一本　王世貞改一本（各家改本王草堂二經皆刻內被黃具）

王草堂二經皆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學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以至朱子朱子已下遞傳以至魯齋一脈相承源流可考朱子再爲移易增補分別經傳魯齋削去補傳以知止聽訟二段爲釋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盧齋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豐坊搜入論語記瞻定爲七章弇州後集另行移易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本焉有異同況其書載在註疏其板藏於國學非一人一家之書今改本盛行原文晦蝕變亂爲章終無底止不得不辨

又曰論語重出者莫敢刪去不載東哲補亡者不敢刊入毛詩傳以朱子於孝經刪削二百二十一字於大學增補一百二十八言以致後儒效尤紛紛改竄二經何辜遭此割裂至於此極耶

自二程改經僭妄者因之大易尚書皆被割削顛越至於改本周禮竟將五官割補冬官妄入作妄可怪可咍亦已至矣

大學辨業卷一終

大學辨業卷二

益吾李塨稿

大學原文一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

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

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古者學中教人之法正而且備聖君賢相鉅儒皆由此出然當時從政之斗筲者豈盡不從學中來耶則以未嘗實致力於大學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

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后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蓋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也皆所以修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后晰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愼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愼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修惕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則民不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德也如盤銘康誥周詩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即至善也

如穆穆文王則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然總根於誠意已之意誠則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誠之辭不得襍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修身於上者也知本者也故修身以及天下遂有先后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不正則身不可修也齊家在修其身者身之用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家者爲父子兄弟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夫不學則無以誠正修齊治平故誠正修齊治平必先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然學而不力乎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何爲而在學中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誠意言愼獨正心以修身言心在修身以齊家言用情不辟齊家以治國言爲父子兄弟仁以帥民治國以平天下言絜矩以迸媢疾聚斂之臣蓋格物

致知以後人已交成之學雖已有具而天德王道不可不用其極又有如此者

孔疏曰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一也在親愛於民二也在止處於至善之行三也

程伊川曰親民當作新王陽明曰下文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親實樂利如保赤子好民好惡民惡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字意親民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俱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已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突故直指其道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非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修齊條只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

理財用人宜絜矩不宜辟而不言田賦勤省遷舉計察之實政可見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耗敝之時徒謂大學一篇以爲學教實事盡是則又誤突譬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裌袍在單衣裌袍皆成之甚佳以識其綱又衣袍有領有袖有身有襟領欲圓袖欲便利身欲正襟欲齊以列其目而尚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剪用鍼用線之類也師以是教弟以是學也朱子曰大學是一個腔子須要填實此言得之

鄭康成註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疏曰知止而后有定者復說止於至善之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致推及也與中庸致曲之致同格圖雅曰至也與書格于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周書君奭篇格于皇天天壽平格蔡註訓通又孔叢子謙格虎賦格義同博顏習齋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子習其事也又爾雅格格舉也郭璞註曰舉持物也又爾雅到字極字皆同格盡到其域而通之搏之舉之以至於極皆格義也物有本末之物也即明德親民也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周禮禮樂等皆謂之物是也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舉其事造其極也朱子曰謂實走到地頭如南劍人往建甯須到郡廳上方是至者只到建陽境上即不謂之至也致知在格物者從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周官曰不學墻面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日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語云一處不到一處黑最切致知在格物之義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發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

而格物之事即在大學作書者之時大學教法尚在不必言也惟恐時之學者淫游其物而體用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在學則曉然矣　然不曰學而曰格何也學有淺有深皆可謂學格者於所學之物由淺及深無所不到之謂也　謂學外復有物者非緝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寡寂也皆非禮學也試思士人切用之物尚在學外則古聖何爲立學學之外尚有士人格物之功則古聖又何必立學

魯論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訓解曰道謂禮樂也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顏淵曰博我以文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此數條論學論格物其當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即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即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孰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學而何歟以經證經昭如矣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物字正格物之物古聖之學也

馮應京經世實用編曰學無二事一之乎成德而已德非自私歸之乎濟世而已洪荒剖判三才合同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爲故人之參天地者

六德也德之見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時庠序學校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徐幹中論藝紀篇曰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聖人之所不能已也故先王立保氏掌教六藝禮以考敬樂以致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原不偏立亦不獨行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謂之瘦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謂之野有據哉二子之言也夫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藝失則德行俱失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千古之學規歟

李中孚四書返身錄曰博文即大學之格致約禮即大學之誠正修其言甚當然齊治平亦約禮也

大學辨業卷二終

大學辨業卷三

盤谷李滉稿

鄭註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如此註則是格物在知至矣

孔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於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后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夫曰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是致知在格物矣所見甚是乃爲鄭註所拘反以此疏先致其知句而至於疏格物從鄭註解則齟齬矣

或問朱晦菴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灑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蓋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算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人卽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灑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纔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又何間於年少長耶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咎者遂卽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內豈經所謂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既立由是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歟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瑞巖和尙者也豈聖學歟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愼獨曰心在曰愼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不當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越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后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至灑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孩提而神聖矣尙需大學之教耶　嘗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灑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註曰本謂正心誠意也蓋小學教幼穉

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旨卻不之及必俟大學
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
今 似在致知后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
前 化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歟
顏 學編曰宋人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陸壞於禪學處古人教洒
掃即 敬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皆
律書 摠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
身心 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合置專以敬坐收攝徐行緩
語為 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 中庸言不動而
敬則敬
事言者然即誠正之功不在誠正前也
朱子補格 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

其極 夫一理亦學中事未為不可但不言學習而專言窮理則或流於惱
恍或騖於口耳矣且物乃修齊治平之事也若云即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
未免雜矣故陽明有支離之譏也且即修齊治平之物苟非聖人亦祇就其
所學格之未能全格也如子路之兵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是也
張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莫有獨不宜有所缺失而重賴於補且其所缺失
者則又格物致知入學之要功也偏不之闕而獨缺於是亦可怪矣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
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
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
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
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
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認聖學未甚確故言
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為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
讀書講論文字為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
省身為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為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
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
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兩事也蓋學於平日為學行於
臨事為行如今實禮先事演禮謂之學至供祭會賓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
學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為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為學矣皆與聖
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又論格物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

不有文武之道焉學人何事不理會 此是聖人格物成樣引證最得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謂發明大本處學者
亦須參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
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
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
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尚未盡而
欲先知天命不已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修齊治平皆
能矣而尚迺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
曰知天命耶 朱子孟子註以知性知天為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為誠意正
心修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為上達即是下學兩派不
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

下學不眞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個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　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即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蹺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備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窮遂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晉）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竟實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

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毋怪太極圖解集註當時即不能服陸子靜陳龍川而元明以來更多指摘矣　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毛春萊太極圖說遺議王草堂太極圖辨皆言無極本於老子曰歸於無極莊子曰游無極之野後秦僧肇論中和集曰物我元會歸於無極太極圖道士陳摶所授本之丹家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陷唐道士作眞元品合載其圖即今太極圖聖經無是也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千自家身已甚事（性理大全）　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親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　禮樂看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可不補填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正心誠意者皆何功夫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已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矧聖門靚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遽已也

顏習齋存學編曰朱子稱上蔡道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後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誤者也何者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講解著述

爲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靚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儆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誦之也誦詩以作樂閱書以考政事學易以寡過至博學於文則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者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此理必道精熟之候是謂窮理此事必操謹愼之心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竊按之皆旁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之念慮

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雖蟲事夾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至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個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是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即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處而后得即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

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即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鄉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且曰溫清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言之易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寇讎乃言考究禮節爲用學問思辨是何言敷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縱演則徒扮其儀耳烏可比也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謂舊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殺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棓擊之也

鹿忠節公善繼四書說約曰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曾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眞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則知其路方眞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爲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日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物是矣何必又言誠正修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修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爲惟一工夫博文

爲約禮工夫皆同此誤問格物陽明曰格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若是則可簡去正心修身矣

陽明曰工夫雖處全在格物致知此即誠意之事　若是則經文當曰誠意即格物致知矣乃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併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

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后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併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方之問甚有理甚正陽明之說失事爲卽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者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

爲如孝弟親愛誠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過詰者理雖分疏卽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甘泉錄）

程朱於佛老固有洗脫未淨者然閑邪衛正尙爾毅然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混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耶況夫格物博文乃孔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證指而亦混入佛氏嗟乎陽明何爲至此

陽明又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則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曰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耶猶人溪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卽坐以盜名定爲賊物耶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韮蒜等食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耶不可通矣　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認人心雖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卽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聞之者曰二知字

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間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心齋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但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觀伊川將蘊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面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王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

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已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貫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親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句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知所先後耶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修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第然不可淆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棄其先後耶　物格知至豈向不知修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並習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　心齋以爲格物是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不憾其說王魯齋遂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格致傳錯後果高景逸又改聽彼洪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心齋又以修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複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牽乙紛紛誣指如此　朱子補格致傳因愧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倒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孔疏曰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複說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之事也齊于氏曰以身之所施者厚薄云云作推類語也

此謂知本應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也此謂知之至應上文物格而后知至也獨應物格而后知至者以誠正修齊治平已結本末內而格致乃始事故特結之也或問格物即大學之學何以見之曰請思格物之物非即物有本末之物乎物有本末之物非大學中之物乎此愚人所可知也非奇論也曰程朱陸王何乃不言曰程朱固嘗言之矣但學人學習事物實學後世漸涅故群或有游移耳若認眞實學則諸儒之說皆可統攝何者窮理固亦學中之事也格正事物格去物欲則皆學之誠意以后事也知所先后之知亦在致知內也格物以致知自知本也知止亦必由於致知也但實用格物致知之功則是學文不可東挪西就耳曰專以格物致知爲學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學歟曰皆學也然而有辨也物即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也然而不即曰意心身家國天下者則以其爲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如禮樂等藝是也嫻習禮樂所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僅在學習時也猶言禮在中業在和而中和不僅在學習禮樂時也試思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謂在學內即爲之可通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謂在學內即爲之不可通矣世有教妻子臣民以入學者乎是學乃學習明親之事非即爲明親之事也故曰學與行二事也蓋非學無以誠正修齊治平而不可謂學即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故博文之後又須約禮學問思辨之後又須篤行也若以爲學即誠正修齊治平即學則王制云六十不親學可云六十不誠意正心修身乎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可曰治平而優則治平乎

大學辨業卷三終

大學辨業卷四

蓋吾李塔稿

孔疏曰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

朱子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此之謂自謙鄭註曰謙讀爲慊朱子章句曰快足於已也顏習齋曰說文謙敬也言好善惡惡此謂自敬仍於內之事所以起下言愼獨也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修恂慄威儀誠正修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大全黃氏洵饒曰切磋言學格物致知也已後講章皆爲此說則知格致是學乃聖經本訓非臆說矣

附雅鄭璞註恂慄曰恂戰慄慄也朱子章句曰前王不

忘言前王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顏習齋大學正誤曰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也親其親庇前王所建之親也

尚書孔安國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謂是也朱子章句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朱子章句曰言周國雖舊文王始受天命也

又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鄭註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孔疏曰能大畏服民志不得發其麁辭言在上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陳耀文經典稽疑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朱子因本字遂謂礙訟節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后意自在正修齊治平突然意欲正修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修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愼之又愼知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歉其意乎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既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突尚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卽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豈教之以誠其惡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倘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費分善惡也其餘若意見則見解也若意想猶杜詩謂皋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想當然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閒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突外此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

之又在意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突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后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卽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或爲色莊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突故必誠其意而后可正修齊治平也故前以修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卽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著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淫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靜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突若解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則然歟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右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修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虛明肆應而不修也反覆以明修身在正心也

吾儒心官純一兢業曰慎曰正心官立曰淵泉曰天下大本坦蕩自得乃居敬之效驗耳若以容敬漫落爲主止水寒潭但可幻照玩弄無能實用異端也

中庸戒懼即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睹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睹聞以至共睹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愼獨同此而意異此愼獨謂愼則不敢欺中庸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致和也自微隱

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

謂心無靜時只一愼獨警之非也中庸其所不睹聞非靜歟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中庸所謂戒懼愼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修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源也

朱子章句曰辟猶偏也親愛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朱子章句曰此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蓋言孝弟慈本於天良自然故家國如一耳然施不用學養子而入官則須學古不可誤解也

孔疏曰自所謂平天下以下至篇終複明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端可了故廣而明之　講章皆言治國節孝弟慈是感化平天下節案知是政事謂平天下之事更多於治國故云然也及閱孔疏乃知其誤蓋三代之時天下皆諸侯分治之天子祇自治其國禮樂政刑與民相接皆在主殺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修禮同律等事以屢讓諸侯而已視有國者不可以不愼得衆則得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只言治國不言平天下誠以天下諸侯視天子之國欲求其平必由於治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正言國不治則天下不平也如桀紂幽厲只是自亂其國未嘗如後世舉唐虞及天下而天下不服翕然傾畔故國曰治天下曰平孟子謂天下之本在國亦同此意若秦

人郡縣以後則天下爲一政教刑罰環海之內秉命一人無國與天下之分亦不必有治平先後之分蓋治安天下之道同而時勢則異矣至於感化與政事本相通事也

詩大雅鄭康成箋曰師衆也　儀監詩作宜鑒

鄭註曰命也誠慢也聲之誤　顏習齋曰舉而不能先命也爲一句言不舉或舉而不速命以位也退而不能遠遁也爲一句言不退或退而不遠遁以遠責之也則好惡拂人章矣孔子論中行氏之亡以此此亦一說

鄭註曰彼君也近解者謂人君以小人爲善而善之不知小人使爲國家捄克聚斂禍敗交至是時即有善人教之亦無如何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

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愼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經文義自然可覽而知如格物卽是學遂雙上文曰致知在格物誠意條爲釋前文之首而前無釋文故明親止善以及知本皆統論之之古天子能治其國而天下自平故所謂平天下以下專言治國之事與所謂修身三條反覆言治齊修正後先相須之文義不同而結亦不言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可見也

通篇言大學之道在善明親誠正修本也齊治平由本以及末也先後秩然此格物致知者之所有事也

大學辨業卷四終

大學中庸傳註

大學傳註

益縣李盛著

大學

大者泰大學先王教士之所也周禮教之物有三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學記稱四術曰詩書禮樂孔門弟子恐世傳習其學而不識其道也故著其道爲大學篇（格物即此三物也）（傳凡開口所說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十五歲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而貫道新書容經篇亦言古者年九歲入小學履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履大節業大道內則曰子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后長者始教之

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十五以後則大學之學也與小學同此道藝但使之從小入大耳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復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著以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即在大學作傳者之時大學教法尚在不必言也惟恐時之學者泛濫其物而體用不貫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明親之道舍學何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者先致知致知在學則瞭然突脩齊條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而不言用賦制省選舉計察之實政亦以孔孟時周官大學成法俱在無事詳言故專言其道之先後相需以示學者所趨也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枝數之時徒誦大學一篇以爲學教實法蘊是則又誤矣嘗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縕袍在單衣縕袍皆成之最佳以識其綱又衣有領有裘有身有齊領欲闊裘欲便利身欲正齊欲齊以列其目而尚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剪用鉏用綠之類也師以是教弟以是學也朱晦庵曰大學是一脗子須壞質此言得之

主善堂二經彙刻曰自程明道花易大學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至於朱子朱子遞傳以至王柏乃朱子再爲移易分原文一篇者爲十章曰一經九傳而又補一傳王柏又倒補傳移知止至則近猜突於後合牆訟節爲釋格致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蔡清季本葛寅亮豐坊

舁州後渠皆有改本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怪遵原文焉有異同況原文載在註疏其板歷歲國學非一時一家之書今改本疑亂無所底止自當復原文以正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道路也言大學之路在於成己成物也德者性之仁義禮智也明明見於詩書明而又明也即下文日新又新學脩恂慄威儀之功也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明明德之象也親如保赤子也養也敎也止者至於是而不遷也至善中也如佛老之空虛以爲明心見性離窮之權術以爲治平非善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接止至善而明其始於知知止而后定靜安慮明親可得所止爲定事定於一也靜無妄動也安居之安也慮思慮詳慎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親民之具物也如禮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本也齊民以禮末也事其物事也知始也得終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於天下者章明其德於天下也確註如書所言光被四表是也脩身即下文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用視聽食息之事皆脩之使無愆差如禮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容靜口容止目容端手容恭足容重皆修身也心身之主也正即下文心在也謂正在中也不論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敬以直內則有以檢其身而後身可修也意心所之也欲爲修齊治平之事也誠者欲爲修齊治平也則如好好色欲不爲不修齊治平也則如惡惡臭不苟且或中止或外飾而自欺也如是則意定於一而後放心可求也知心之覺也致推極也如修齊治平何爲至善何爲非至善明其當止之處而后意可得而誠也物大學中之物如三物四術修齊治平之具上文物有本末是也格至也學習其物必至其域造其極也論語博學於文是也博學於文則明親之道知矣知而後可誠意以正其心而行之於身於家於國與天下也論語所謂約我以禮齊民以禮也此列明親之目而見其先後之序如此意誠以下通有所得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心以檢身百體就職修身即該正心也明明德也修身爲齊治平之本即明德爲親民之本也明物有本末也不言終始者即見先後內也國與天下非所薄而較之親親則所薄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又言厚家爲國與天下之本愈見修身爲家國天下之本也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本末不可倒如此則知本在脩身以明德此謂知本則知至善之所止明德必脩身則不混於空虛親民由脩身則不襍於雜霸此謂知之至也壹說文云專壹也壹是專是也如孟子亦壹則動氣穀梁傳癸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是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自此以下皆發明上文明德親民先後之序也格物以致知即大學共習之事孔門時所共知不必發明誠意以下則作大學者特列明親之目故逐釋之而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特釋之心所欲爲之事曰意君子既入學以格物致知矣則意在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然以此爲善而非如好好色以誠於爲以不如此爲惡而非如惡惡臭以誠於去是意不誠也自有此意而自二三之是自欺也何以自慊足於心乎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必愼之又愼如上帝臨汝如鬼神在旁不敢以自欺則意必誠矣意亦心之發而有不同心有感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情喜怒哀樂有過不及非必分善不善也有雜念則事冗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摘雜者一妄者息矣若此誠意之意則有事焉而欲爲之也即欲爲大學之事也故曰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故後文小人亦曰爲不善先儒有以意爲主意者恐謂意不必謂主意而誠之則主意定突自此心可正身可脩而明親之事在所必爲突外此又有爲惡之意則下文小人之意非大學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故曰不自欺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曰誠於中愼厥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突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閒居即獨也厭然消沮閉藏也言小人不能愼獨以至惡見於外而不可揜君子之所戒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嚴畏敬也承上而引曾子之言言愼獨者之愼如十目視之十手指之如此嚴畏敬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大也鄭註其嚴如此則誠意而身心俱攝可正可修有德突故心以廣體以胖

北嚴憚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承上有德而言明明德之事詩衛風淇澳篇美武公也切磋治骨角者琢磨治玉石者瑟如瑟紘之密也僴嚴毅赫明盛喧宣著諠忘也恂慄恂慄戰慄鄭謂心敬也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謂身也切磋言學格物致知也貴氏琢磨

言自修誠意正心修身也瑟僴赫喧發言誠正修之狀也道言也誠意者誠於明親止善也故以下通釋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承上德盛而民不忘而言親民之事詩周頌烈文篇於戲歎辭前王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也親其親庇前王所建之親也鄭先生讀樂其樂享前王太平之樂也利其利業前王田宅之利也小人後民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周書大甲商書帝典堯典盤書顧常目在之也諟是也天之明命即天命之德峻大也承上言古聖如文如湯如堯皆明明德如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故子無所不用其極

盤承盥水者銘刻戒其上也鄭註作新振作以新之也詩大雅文王篇周畿周命天命之爲天子也承上言古聖新德以新民而至於新命則明德親民皆用其極也極即至善也故下接言止至善之事懷卓開曰自新新民而至於新命天人上下煥然一新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以民有所止喻事物有所止詩商頌玄鳥篇按顏師古云周鎬京方八百里爲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方六百里爲方百里者三十六共得方百里者百是邦畿千里也閟百詩云殷都河南者三一南亳在宋州穀熟縣一榮陽在鄭州滎澤縣即敖地一亳邑在洛州偃師縣都河北者四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一耿城在絳州龍門縣一邢國在邢州一朝歌在衛州汲南亳在東

耿城在西相距雖亦二千里而實不止千里商邦畿若是其大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言人當知止也詩小雅緡蠻篇緡蠻鳥聲丘隅山角（王肅說）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如詩詠文王則能止至善者穆穆敬也（鄭箋）緝繼續熙光明敬止小心翼翼而明親各得所止也詩大雅文王篇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承上文信國人而見明德爲親民之本皆由於誠意也情誠實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釋子言無訟民之意誠也大畏民志釋子言使無訟上自敬則下皆畏君之意誠也前言修身爲本誠意則心可正身可修以及於民此其本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忿懥怒也四者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后留固於身倒見之文也（王肅說）身有所四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修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主而不修也反覆以明修身在正心也夫心何以在則易之敬以直內也論語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倫於衡也中庸之齊明盛服也即前文所謂也恂慄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辟猶同偏也放游放惰不竦敬言待之簡慢也親愛五者即好惡也好惡之辟身之不修也而家之不齊立見矣故齊必先以修孤惜眯目貪夫實苗辟狀之可笑如是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家之所以孝親弟兄慈幼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無二道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夫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弟慈出於天性之誠故立教於家即成教於國言慈以例孝弟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仁讓即孝弟慈一言二句古語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承上文一人定國言齊家而治國本於修身也仁該讓有仁於己而后求人之仁無慕於己而後非人之暴是藏身者恕也不然民必不從

故治國在齊其家

一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其爲父爲子爲兄弟之道足爲人法言齊家之事足爲國人之法也桃夭周南篇名宜兄小雅蓼蕭篇其儀曹風鳲鳩篇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引詩斷章取義以詠歎之而又束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周以前天下皆諸侯分治之天子祇自治其國禮樂刑政與民相接皆在王畿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修禮同律等事以慶讓諸侯而已故此

下專言治國之事惟有國者辟則爲天下僇二語言國與天下相須之義謂國不治則天下不服翕然傾昨而不平也上行而民效是上下之好惡原同也矩也絜度也度之而好民好惡民惡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上下四旁絜之以矩其象如此言惡好可例矣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如小雅南山有臺之詩言則絜矩而能親民者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如節南山之刺尹氏則辟而不能絜矩以親民者節然高大貌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師衆儀宜得國即上帝之峻命也好惡如民得衆也辟失衆也束上文也詩大雅文王篇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然有國之不能絜矩者大抵以務財用絜之不知但能正心修身愼德以端絜矩之源則人士財用自有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不然以財爲內則誨民爭奪矣民且散矣財亦不得聚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有人士財用得命也民散貨出失命也愼德善也外本內末不善也又束上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貴仁親以爲寶

欲絜矩以行政必先絜矩以用人如楚書舅犯所言則皆知好善人者也仁親本言仁愛父母引之以例愛賢言仁愛其當親者也楚書楚語亡人晉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舅犯文公舅狐偃字子犯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專確之意休休靜也廣也美也聖通明也有技有才者彥聖

有德者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放流不能容者乃能用有容者是愛惡順人之性絜矩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之惡惡人所之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如非仁人則君子是憚小人易昵其好惡拂乎人性之公而不絜矩矣故明見爲賢而不舉卽舉而不速命以得位明見不善而不退卽退而不遠迸以過滴之(過生說)能容之臣賢也不能容之臣不善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忠誠心也信實行也忠信叫開誠布公好惡順人之性而絜矩之道以得驕泰則矜己傲物好惡拂人之性而絜矩之道以失又束上文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下復申言德財之得失而欲有國者斥言利之小人也生財有大道則財恒足謂不必內求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忠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況有仁德者生財而散於下則身尊財輔悖出固可決者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上仁而下義務事守財是取民之利非利而取民之義乃利也(孟獻子魯大夫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伐冰之家卿大夫喪祭用冰者朱註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非至矣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然而長國家乃知取利不知取義必小人導之也君以小人爲善而小人能使其君災害並至善類束手利何在焉嗟乎君嗜利則胥小遠小人來則利說開小人可用哉

中庸傳註

盩厔李塨著

中庸

中庸二字見於論語子思取以名篇而明道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周以立教惟言孝弟忠信篤敬詩書禮樂而罕言性天謂上達非下學可躐也然三代文明既久士子必索高深必趨繁辭運會則然故當時論性測天處士橫議之禍已萌（前魏天威三刊錯家）子思恐道之岐也不得已作中庸明性天之正以杜窦妄見堯舜以來所傳執中用中不外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三重九經庸常之道無須性異是子思之旨也子思名伋孔子之孫　中一在中也不睹不聞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戒慎恐懼齊明其功也一時中也獨之隱微身與國家天下之見顯皆有一中道焉慎獨行達道達德三重九經當隨時處中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以元亨利貞之德命之人而爲仁義禮智是之謂性人率其仁義禮智之性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之謂道聖人慎修五典而制爲禮樂政刑是之謂教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言天道一陰一陽流行相繼而不息天道本然之善也於是大生廣生賦之於人陽德爲仁陰德爲義智凝成於心者則性也是天命之性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言愛親即性之仁敬長即性之義良知良能達之天下無不同也是率性之道也率循其自然也孟子所謂利也周禮周官修道之教也性即後文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禮樂也皆中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發而皆中節道也用其中於民教也而皆庸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出於性成於教豈可須臾離哉若其可離則非共由之道矣夫人之心喜怒哀樂念念循環動與物接其則寂然不發已心一無所睹一無所聞之時乃須臾也（睹聞威觀）然此須臾之未發性之本恒在焉是天下之大本也此時存忘則道離而本阨矣故君子存存然敬以直內以立其大本焉此存心之功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已之所不睹不聞念所不在易忘也人之所不睹不聞事莫人知易飾也然而不可也莫曰隱匿莫曰細微人之所見尚屬揣度己之自知莫可掩飾是莫見莫顯於此矣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地不以昭昭信篤不以冥冥惰行而必曰明曰見以愼其獨則發皆中節而天下之達道行矣此敬事之功也

按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大學之正心而微不同大學正心統動靜言也此之其所不睹不聞則專指靜言至致中則該動靜矣愼獨與大學愼獨同而意不同大學之愼獨謂愼則不敢欺以誠意也此之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以致和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樂爲陽怒哀爲陰天道之陰陽所賦也喜怒哀樂憯惻及物即仁有節文即禮有斷制即義知當喜怒而喜怒當哀樂而哀樂即智凡順爲者皆喜之類也不順爲者怒之類也快意者樂之類也不快意者哀之類也發謂形於念見於事也中訓未發也天下之道皆從中出是天下之大本也和訓中節也天下之所共由猶大路然是天下之達道也故中和不可以不推致而致

之即道於天地萬物猶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至於共睹共聞無時不存其心使心齊明如神居中肆應是致中也愼隱微之獨以至於見顯之處無在不敬其事使動容周旋中禮成己成物時措咸宜是致和也以之乾坤潛孚品彙咸若感化之位育也官天分地左右燮贊政事之位育也修道之極功也致中即論語道次斯浴心不違仁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上文中庸之道大端已備而未指實中庸故引仲尼之言以明中庸之所以名篇而歸之君子也君子即下舜與文武周公至德至誠小人即後文的然日亡之小人鄉愿羣士也羣君子之外有三類一賢智而流於異端索隱行怪過於中庸者也一愚不肖自暴自棄不及中庸者也猶易辨也一小人在

彼自以爲中庸孟子所謂自以爲是也故曰小人之中庸而實與中庸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故曰小人反中庸似道非道爲道之賊故並立而首辨之時中無忌憚子思疏孔子之言也時中戒懼愼獨而隨時處中也無忌憚者色取行違陽然媚於世正戒懼愼獨之反也　通篇十九述孔子之言以成文而此與祖述憲章聖字者前以見中庸之道發於仲尼後以見中庸之道備於仲尼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者無過不及至善也民即下智愚賢不肖上斥小人此又歎民也子思引論語而去德字者明道也道正則德正矣益一能字者以起下文不可能聖者能果能此道至聖至誠爲能與非聖孰能知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正言民鮮能之故以起下文也知愚皆不知故道不行賢不肖皆不行故道不明日在道中日出道外其如飲食之人何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歎道不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行也好問好察邇言取善於人也隱惡揚善容人之衆告也執執而度之兩端謂善言有輕重厚薄之不同者用中於民知其中而行之也斯通指上文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歎人知道而不能守必如回之能守而乃爲知道也自謂知足料事而卒麗嘯不可言料事自謂知足見道而卒失守不可言見道擇學問思辨之事也守即行也勉必以禮謂之行非禮不動謂之守一也期月周年也失放失也質過者他還質不及者中輟也拳拳守之堅也孔疏曰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穿地陷獸也服猶著也膺胸也（戚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之後尚或有違較之不能期月守何如曰三月後之違對王誠無息言但一時月其功難不能期月守即失也其功雖不可同論）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歎中庸不可能必如君子之強而後能知能行也均天下國家大業也辭

爵祿高行也蹈白刃殺身也亦皆中庸所有然才足幹濟氣能奮激尚可取猶一時若中庸則履之平常語之精粹無息可遠無地可間非全德性命自強不息不可能也和處衆也中立自處也有道無道世也不流不倚不變強也後文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夫焉有所倚中立而不倚之至也知智守仁强勇即後三達德也資柔以教以寬柔人也君子氣質含容之人非不流不倚之君子也强者氣資剛果之人非强哉矯之强也而汝也汝之所當强也衽席兵革如衽席也（鄭註）不變塞不變未達之所守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朱註）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接上文而一束也素隱行怪過也遵道而廢不及也依乎中庸遯世不悔知仁勇也皆人所知所行情不過喜怒哀樂倫不過子臣弟友事不過禮樂文物而下學上達超出倚類道與天遊智愚賢不肖皆不見知而中以行顧樂在其中安有悔哉孔子弗爲弗已是能中庸矣而歸之聖者言聖者能而吾願學焉自謙以勉人也（鄭註）曰素謂爲攻城攻其所儲之僞向也（正義曰以其所儲司馬彪云）言向隱僻之處求索而行怪異之行也述傳述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以下詳論君子之中庸也費如禮記不辭費之費隱如論語以我爲隱之隱言君子所由之路於當行者盡其材力以措用於身世何其費也而於不

當言者則隱而不言不敢隱怪之門焉是何故也以知言之夫婦之愚若可與有知覺若由知而及其至以至無不知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知以行言之夫婦之不肖若可能有由行而及其至以至無不能則雖聖人亦有所焉不能所處所也夫聖人窮於知矣窮於能矣無隱乎費惟聖人仰大至天地而人尚有所憾是天地知能亦有所窮矣故使君子而語大則天地何依何附天下尚有能載之者乎使君子而語小則一塵一渙至纖至悉天下尚有能破之者乎破剖分也如幽衍察陰陽消息先驗小物推至無垠天地未生莫可考原端倪之外人所不睹此與庶物何與人倫何關不可知不可能啓異端氣庸行而祇成讎語是以君子隱之也不誦詩乎大雅旱麓有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語其上天下地爲飛爲躍昭然明著可知可能者也是以君子之道服端於夫婦飲食男女於是起禮樂賓師於是生遂由夫

婦而及其至一陰一陽天地昭著而事天明事地察齊政授時分州畫井而昭察乎天地焉皆可知可能者也君子之費端其學問德行以爲之者也若不可知不可能者則隱之矣莊周尚知存而不論況君子哉　中庸專言道者言其由之路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也連人言者言其人之所由也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是也舊解費隱爲泛言道體非也曰愚不肖可知可能則賢知包在內矣曰聖人亦不知不能則尋常不待言矣有憾曰猶語大語小曰故皆承聖人不知不能而言訓隱而曰語大語小者言語大語小則莫載莫破歸於無用所以當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況六合之外纖塵之內言之何據言之何爲爾雅曰察審也清也即著明也造端夫婦起下子臣弟友也察乎天地起下鬼神天命郊社禘嘗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不知不能君子隱之者以道在子臣弟友原不遠於人也若爲道者而遠人以求則是不可知不可能者矣尚謂之道哉伐柯幽風篇名引以況道而言尚不如道之不遠以君子之治人即以其人治之非求道於人之外也欲盡道必忠以行恕則道近矣盡心於恕即忠也如所求乎子不願其不孝、則事父當孝是也故子臣弟友四者行則庸德言則庸言君子不遠人之道

也孔子豈未能而曰未者正忠恕之心也試觀君子於行不待察乎天地而費也其行庸德惟恐有不足而勉費其力言不但於不可知能者而隱也其謹庸言惟恐有餘而不敢隱亦不敢盡何其慥慥乎慥慥守實言行相顧之貌鄭註　按道訓路孔子言適道由道中庸言達道書言王道蕩平皆指人所由行而言即易推明形上至於一陰一陽亦指天地所由人物所出之路從未有以不可知不可能爲道者自老莊家有道可道非常道道立天地之先等語后儒遂爲所惑直云道通天地有形外何不於中庸此節一三復乎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道即子臣弟友而人乃不行者皆願外累之也在上則陵下在下則援上徼幸苟得行險不願不知天下事惟有反求己身可以自主曰外則有命矣天天生之人人主之豈可求者乃以願生怨上怨下尤觸處荊棘試觀君子何其自得也向其所居之位而行其當行之事孔疏無論富貴願境即貧賤諸逆境夷齊之餓箕子比干之幽戮聖賢居之皆青天白日坦易之場抑不愧天俯不怍人有何怨尤有何不自得若有或失則惟自反曰此己之不正也此不素位而行也豈有射失正鵠而怨人勝己者哉孔疏曰素同儒向也向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向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陷不憂也鄭註曰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前後之過文也子臣弟友素位而行卑邇也鬼神來格大德受命創基制度以定大業高遠也然試觀一家之中妻子好合兄弟翕樂而父母順何其太和推之太和在宇宙間神格鬼饗天人交通禮明樂備德業肆達不過人人親親長長無他道也故下文接言之爲合也耽樂甚也帑子孫也宜爾二句承上四句引詩以起父母順也小雅棠棣篇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易曰精氣爲物言神也游魂爲變言鬼也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古聖制禮以天之神爲神地之神爲祇人之神爲鬼在天地之中人物之外無形可見無聲可聞而實體物不遺故曰鬼神之爲德盛矣乎哉

如體羣臣之體君非臣體也而參惟之至如體之鬼神非物體也而盼變之至如體之言使人敬視明其體物也引詩神之格不可度不可敎證其體物也夫不見不聞微也而體物不遺又何顯乎不可揜乎以其誠也天地間實有鬼神非假設者烏可揜哉朱註曰爲德猶言性情功効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格來思語助辭大雅抑篇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聖德則合鬼神而通天者也因引子言舜孝德以顯之位以尊之富以養之宗廟爲親饗前子孫爲親裕後皆大孝也而其實皆大德也則位祿名壽如

操左券矣是何者以天主於因栽則必培人在能受德自有祿大德必受天命非異也中庸之道也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郊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祖廟以顓頊下四世爲四親廟是宗廟饗之也子孫如莫思陳胡公之屬篤厚也即栽者培之也憲憲與盛之貌朱註保安佑助申重詩大雅假樂篇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文王父作子述而無憂武王纘前緒而有天下周公承文武之德而制禮所謂時中也壹戎衣見武成言一著戎衣而遂定商言易也或曰登同殪殷紂衣即康誥殪戎殷斯禮謂記禮天子諸侯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無期喪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承上言武周而又引子言以申之見武周之志事即文王之志事善繼善述至孝通達以已通親即通於親之祖考而敬其所尊通於親之子孫臣庶而

愛其所親其位其禮其樂今日爲之儼如文王之生存者爲之且上通天下通地通通自出之帝皆至孝所達所謂隨時以酌中也所謂費而察天地也春秋嘗又冬烝掃除踧踖也宗器先世所藏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祭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朱註裳衣先祖之遺衣服設之以授尸也即此皆敬其所尊也宗廟昭一穆一之禮即所以序我子孫爲何王之昭何王之穆如嘗禘郊社祭禰祖曾孫羣廟群昭群穆文之昭也則祭時特從文廟邦畿應韓武之穆也則祭時特從武廟如虞仲爲太王之三世孫其次當爲穆而宮之奇與秦伯並稱曰秦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言太王之子孫世世相傳皆太王之昭也若祫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焉親親也異姓以爵爲位貴貴也事謂鬼神也序次所供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供雞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孔疏此統同異姓而言賢賢

也祭末飲酒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朱註）幼幼也祭畢歸賓俎則異姓告退又留同姓於私寢而燕之（鄭康成註）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乃即昭穆之中而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燕毛也老老也此皆愛其所親也踐升也位天子主祭之位前言人此言其皆指文王郊祭天祖祭上示上帝天地之主也嘗時祭禘天子五年大祭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以下毀廟不毀廟之主祫合食爲禮必以義斷之五文也明見天地遠祖而治國尚有不明者乎故曰如示諸掌言如指示於掌中易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

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帝王之道大端見矣故復引孔子之言政者以折衷焉哀公問政意但在治人治天下國家耳而忘其身即不忘其身亦且自護愚柔孔子則以爲政無難求也文武成法俱在其效其事照經臚列祇須有人舉之何以舉之必如文武明强之人舉之而人將曰文武生知安行者也我愚我柔何能企及不知達道達德我與文武同具惟誠以行之豫以立之學問思辨以擇善篤行以固執即可化愚柔爲明强學利困勉與生安一致而文武之人存矣而九經之政舉矣方版也策脩也（鄭註）樹殖生也蒲盧爾雅曰蠃蒲也今之細腰土蜂也（註疏）家語曰蒲盧也待化而成言政以化民其易猶蠃蟲之祝螟蛉七日而化也即下士稱民勸之類也其人接文武言指君也而有君必有臣故曰爲政在取人取人在君身以道即五達道以仁即三達德言仁者知勇義

親皆統於仁也天行健一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陰一陽流轉生物無一刻之息人得之而爲形色生意油然而不容已故曰仁者人也山西說
尊賢即朋友之倫也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不修身修身以道道莫大於親親故修身不可不事親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故事親不可不知人人之仁達德也得於天者也故知人不可不知天即上文達道達德也一者誠也知道行道泰賢不同而皆可一者以知仁勇之德本達也故知好學力行知恥三者則可近之而德以行道道以修身人存而政可舉亮九經政也而復首以修身若總已政非人無以舉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道立謂道可爲民表書言皇建其有極是也朱註詳畢論故不惑大臣主斷大政故不眩明季宰輔權輕臺諫背白而書生空話亂哄疑難寒胸是眩也官盛任使謂其屬官衆盛足任使令蓋大臣不親細事所

以一其心誠非才也忠信待之誠也既稟爲餼餼廩稍食也如舜入職曰乘註其事考其弓矢以上下其食也註道人非率使則觀光往則爲之符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諸侯朝也聘使大夫來聘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燕賜厚而納貢薄也朱註豫豫先也謂欲人存政舉先有擇固執之功也跲躓也註疚病也位在下位猶借之爲豫立之像也誠實也充也孟子所謂踐形者也註身之本誠者天所與之道也反身以誠之者人所由之道也不天而自誠者乃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也擇人以誠之者則學問思辨以擇善而明篤行以固執而誠者也者語助辭有弗學如學兵者不學農而學兵弗至於能不措置也顏先生說柔遠人懷諸侯平天下也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治國也事親親親齊家也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誠意正心修身也明善致知也學問辨格物也即大學之道

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承上文誠身而反覆言君子中庸蓋於一誠以見的然之本人不可自中庸爲後世僞道學之防也誠者天德王道備矣天德天命之謂性也王道脩道之謂教也而性教可申明矣而明善誠身可合徵矣自天與以誠而心體光明言則謂之性誠如湯誥所言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也明如泰誓所言惟人萬物之靈也是天德也自上修明其道以使人誠言則謂之教明如孟子所言明人倫也誠如詩所言民之質矣猶爲剛德也是王道也委天之命我實理中涵自能照物誠則明矣故曰誠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誠則形著明是也惟明明后緝明樂備民臨一德明則誠矣故曰明誠立學校以明訓多士則學問思辨以誠身議禮制度考文明示庶民以範圍則受覆載成

面從道是也下皆接此言之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贊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此言誠者誠之者之一也天下至誠謂天下莫能加即生而誠者也盡其性盡其誠明之性也人物之性與我同受化育於天地而有偏全蓋孟能盡之謂知明處當使各得遂生樂性也即帝王之教明而誠之事也贊助也天地化育人物而不能盡人物之性至誠能之是助天地也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其次即誠之者也由一術也謂氣質即居於次而誠德必有潛曲發見者致即其善端而推極之也即擇善固執之功也曲無不致則復其性之誠

夾形著明以表躬動變化以及物皆可能夾夫至於能化是黎民於變時雍盡人物之性不是過夾是亦唯天下至誠夾朱註曰形者積中發外著則又加顯夾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鄭註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爲善也化則習慣如自然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至誠性之者也而性之誠則明可驗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朱註神能前知至誠虛靈前知故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又言誠之成己而成物以見明誠之教之不容已也誠者自成就之義也誠行而爲道自由行之義也何者凡物之始以誠始物之終以誠終不然則無所始無所終何以成而爲物故君子必盡自道之功而誠之爲貴焉於以知誠之自成非但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而爲明誠之教者即在其中夾元善渾然無虧仁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知也仁知乃誠明之性所具之德也是合外之成物於內之成己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盡其道而時措咸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

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承上而詳言成己成物盡於一誠也至誠之德無止息不息則久長久則徵驗於事業而漸仁摩義而悠而必世百年而遠而東漸西被而博而淵懋淪肌而厚而蘊乎成功而高而煥乎文章而明已成而成物其覆載成直與天地配夾無疆合天地言然此豈作意而致之誠誠之成物不表暴而天下章而不震動而天下變化也無作爲而天下成治也觀天地之道則可知

夾天地爲物不貳即至誠之誠也生物不測即至誠之成物也博厚高明悠久一如至誠也山水生物不測皆天地生物不測也然天之生物總貼不貳至誠所徵之業總貼一誠詩言命之不已非天之所以爲天乎文王之德之純非聖人之所以爲聖乎天下有雜焉則已有間焉則已純又何已天與至誠二而一者也後文言見而民莫不敬論語言動之斯和爲政以德則至誠亦當有見有動有爲而乃不見云云者孟子言君子有過化存神二事此但言存神以見至誠之妙也鄭註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王草堂曰華嶽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曰河南曰華河西曰嶽昭昭之多言少也猶今言燈少曰祇一升多也左傳曰月之會爲辰山所繭之實無窮故謂實蕃殖生也穆美也顯不顯借詩言用之幽深之義也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上文至誠之道已明乃贊其大而歸之禮以見崇禮之爲亟也（良忠節公說）聖人即至誠也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故前言武周王道之成不過一禮後文議禮制度考文居下居上皆不越一禮也自率由舊之道自規物謂之禮發育萬物即覆載成物也峻極於天即配天也道若是其優優乎充足有餘者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所流行也何其大也然而行道必凝道凝者成聚於吾身也非有效法聖人之君子卑俗厭德何以凝之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也致廣大者寬以居之也盡精微者極深研幾也極高明者崇效高卽也道中庸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

溫故者不忘平由舊章也知新者差等百王損益因心也總以敦篤厚企其至誠而崇乎三百三千之禮以宰制萬物裁成天地焉朱註以洋洋三句爲道大無外優優三句爲道小無內則本文贊大未嘗言小且二語本於莊列加原言仙道亦曰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非聖道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由是至德以凝至道居上爲下有道無道無往而不宜矣故下文接而申之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蒸民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申爲下不倍也非天子以下子思言也（朱註）車同軌莫敢制度也書同文莫敢考文也行同倫莫敢議禮也三者皆統以禮樂亦在禮內故下但曰學禮

孔子正有德而無位者故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申居上不驕也三重即上議禮制度考文也（呂氏說）寡過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也上焉者謂如夏殷之禮雖善而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也（朱註）君子王天下者也道即施行三重也本身有德也徵庶民驗其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質正也（疏）鬼神分幽於天地者也君子至德凝道直須帝載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故所制之禮如郊社宗廟鬼神亦分尊卑司山興川鬼神亦供役使而通如鬼神之情狀天地清明山河効順一無所疑也三十年爲一世如此指詩詞無惡無射即動行言爲民道法則也詩周頌振鷺篇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乃中庸之道築於仲尼矣仲尼之德以堯舜爲祖而述之以文武爲法而章

明之陽翩陰闔上之於天時則律呂之相和也流行安敦下之於水土則衣被之相襲也取而辟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天地之無不覆載乎仁義迭用剛柔無息其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乎且即所辟者觀之天覆地載之間四時行日月運萬物並育於中而不相害物各有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皆天地之德爲之也小德則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大德則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本正止）天地之大如此仲尼辟之亦如此矣德一也無大小以其川流謂之小以其敦化謂之大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小德川流也論語曰予一以貫之大德敦化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申小德川流也至聖至誠一也詮川流故言至聖詮敦化故言至誠聖無所不通也川流之源周溥廣博則如天淵深泉靜則如淵其中聰明睿智寬裕温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之德一一因時而流流而見則民莫不敬流而言則民莫不信流而行則民莫不悅且流至中國流至蠻貊莫不尊親是爲小德川流容者思之深入也耳聰目明心思容知所以運用寬裕諸德者也故先之（戰平心如止水寒潭幻無無實川淵泉時出正反）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申大德敦化也經者理其緒而分之如憲仰梓俯是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如慈孝相成是也經常也天下大經五倫也天下大本性也經綸者則倫振德禮明樂備也立本者存心養性先立其大也知天地化育者五十而知天命也是皆至誠純篤細縕凝合函天通地自然而然覺倚於物而後能哉經綸即其仁立本即其淵知化育即其天肫肫淵淵浩浩所以形容其仁無疆其淵莫測其天無疆也此大德敦化也易上文容以聖者思作容容作聖也易寬裕諸名以天德者寬裕温柔仁德發强剛毅義德齊莊中正禮德文理密察智德得於天者也故曰天德大德小德即此也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中庸通篇之結也中庸以道起言人所當共由也以德結言人所當自具也君子則行道而有德者也其道也無一絲表暴於張惟從身心之近之自之微闇中操存雖人所不見而內省之嚴上帝臨汝雖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存樸斲在斆以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篤恭矣不顯惟德矣如此則神明默成從容中道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一而民自勸矣自威矣位育胥達天下平矣所謂闇然而日章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也人特患不知耳知之則從事近自微而德可入矣若小人者的然表露惟

恐文之不著於遠風於顯暗暗甘臨繁禮多儀故爲色厲或用格外之貨意外之怒以求平天下至不見不動不言之時即以爲人所不知不必用力爲民之前色莊獨處之地負愧究之無本何枝無源何流誠者日滋僞者雖纖過甘易壞文理淺疎民於何勸於何威於何平的然而日亡矣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詩衛風碩人篇尚絅作褧衣加單衣也近自微即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也但對遠言爲近對風被於外言爲自對顯言爲微謂遠由於近風由於自微必至顯也志心之所期也志在無疚而有疚則惡於志矣人所不見而內省愼獨也於潛伏致力也詩小雅正月篇孔甚也鄭註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戒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也屋漏不愧也詩大雅抑之篇屋漏室西北隅鄭註雅奏進假感格神明朱註無爭無爭競失禮也詩商頌烈祖篇篤恭篤厚其敬即不顯惟德也刑法詩周頌烈文篇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

恭而天下平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馮城一善士耳猶慕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況有堯舜德位此固宜矣篤恭天下平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已至故末三引詩以明其上達性天非又言進也予愼詩大雅皇矣篇言上帝愼文王也大聲以色非的然也徵色發聲而後喻大聲色也即戰戰兢兢啓手啓足亦大聲色也惟不思不勉退藏於密則無聲無臭至聖至誠而德至矣詩大雅烝民篇輶輕也言德之微妙也戒事臭氣也詩大雅文王篇言詩詠不大聲色似不顯矣而猶有聲色德微如毛似不顯矣而猶有比類言至無聲無臭則諒所謂不顯篤恭者矣至矣與前中庸至矣相應中庸至道篤恭至德也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皆寫其開修也楊墨佛老遠人行怪自屬異端辈士鄉愿的然色取亦爲假衛惟從吾堯舜文武周孔實實開修用力近自微則思恕遠道不遠矣自古聖人原

省存心養性盡人達天其存也願帝之則其沒也三后在天詩書著配天格天之訓古人制配帝配天之禮非虛文也但非下學所可輕言故孔門惟以孝弟禮樂爲教而性天不可得聞然亦時露其義曰知我其天曰予一以貫子思以爲不盡發之恐後世反竊一二徼言竄入空虛故舉狹示人以爲此中庸之道也非怪異也而挈貫發世立教之意蓋矣

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

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

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

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竢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

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

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心盡己之爲忠。

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

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厥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

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

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

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所以行之者。仁也。所以知之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

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殉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

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

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知。知之弗得弗措也。有弗得。得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惟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

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常久。於驗於中也。徵。於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成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問學者。所以存心之温。猶燖温之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菑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

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音稠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

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辯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偏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

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鉄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鉄。莖所刀也。鉞。斧也。詩曰。不顯

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 終

吳縣吳志忠校刊

恕谷中庸講語

中庸一書孔子之所謂下學上達者皆具焉然上曰達即從下學而達之之謂也苟下學之功未曾盾累而進而輒談上達是猶居東鰲而語崑崙之頂坐土室而窺雲漢之垂烏能窮娠其萬一哉自秦火而後下學之途漸失其傳所以讀解中庸者多而暗然者辛矧至於靜坐而觀未發慾盧而擴性命非如疑人說夢即如講餅充饑方且參雜空無浸淫二氏而學術亦歧矣若其爲帖括講義者揩拾殘唾譬坊射利又無足道焉 兆奐素愚每一讀之輒作回惑竊意幸得一躬行實踐之君子善言德行自當天日重開何至註解愈增聖道愈晦也哉今乃得吾蠡李怨谷先生幼服孝慈先生庭訓及長復從顏習齋先生遊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原不媚習且主敬循禮體用並篤凡仁智忠和諸德孝弟睦婣諸行朝有考夕有課其兢兢下學者非一日矣所著大學辨業禮樂經

史諸書皆纖往聖開來學有功世道人心矣司寇諸公已講之次第開雕行世辛巳五月自都門旋里爲及門講中庸於怨谷堂聽者肅方而至老師夙儒亦與焉至武接庭除不能容先生開心性危微如數家珍而總質之以喜怒哀樂之情子臣弟友之道禮樂文度之法指畫之際三致意焉且提綱挈要分肌析理或取一言而發爲千萬言或取千萬言而攝爲一言環坐聽者耳目開豁心神踴躍恍若日月從几席間過也使非先生之學成章而達何以瞭若指掌如是哉 兆奐因與同人記錄成帙而思堯舜文武周孔皆思遞傳聖道至今二千年不絕如綫得先生煥然重明道統聖統因名其書爲中庸緒統約言以呈先生喟然曰謂吾緒統吾何敢且聖道不可以空言緒也乃重爲訂正而命曰怨谷中庸講語以授及門 兆奐謂是書言也而先生之實學有得非空言也然不敢違先生命且念先生是言亦所以教也謂吾黨聽先生之言自當力先生之學若徒懽欣鼓舞於口耳豈先生意哉是言固所教也

康熙四十年辛巳相月門人陳 兆奐頓首拜撰

李魁春　王　芝　陳兆興　閻茂宗
張　湖　李廷棟　閻　健　趙弘深
王志雯　繆爾直　趙弘澤　趙弘湖
李淑聖　陳　琪　趙弘渡　李　培　錄
宋殿爵　趙元璧　高　捷　李　埈
魏　炳　管廷耀　閻　銓　李　壕
劉發璋　李廷獻　彭游龍　李會達

中庸

中有在中之義其境界則不覩不聞喜怒哀樂未發其功力則戒愼恐懼則齊明有時中之義其境界則自隱微之獨以至身與家國天下之肆應其功力則愼獨以至九經三重凡達德達道行之天下者皆是而其道總不外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不涉隱怪故孔子於堯舜傳中之後加一庸字而子思以名其篇焉中庸首章是起君子中庸節是起後點出中庸歸之君子乃起下點題也中間中庸其至至唯聖者能之一段君子之道費而隱至雖柔必强一段自誠明謂之性至其孰能知之一段末章是結通爲一篇文字　通篇之理不出首一章首一章之理不出首三句首三句不出一中字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執中率性之謂道也用其中於民修道之謂教也　戒懼是正心愼獨是誠意致中和則修齊治平皆在內矣特其入手在下文明善之知而欲求知須好學是致知格物也大學一篇正與此璧合

天命之謂性章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首天道之繼之者善也）（首天道行健運轉流布陰陽之氣於天下相感不息是生生之化人有物者也）成之者性也（言人物各得陰陽之氣而凝成者性也猶陶冶金鑄物者也）（人有不同而皆得天地之善以成性也人通身皆備其心其統合也故性從心從生心之生理也三句正孔孟是天命之謂性言性宗旨後倣此性惡善惡俱以此正之）（性惡善惡俱以良知良能也是率性之謂道註至修道之謂教則周總一書可見也　性即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九經宗廟郊社禮樂時措總是修道內事總是維持世道之教法也

道惟不可須臾離故己所不覩不聞之須臾亦必敬以直之焉陸桴亭思辨錄一條講此節最有體驗可觀　然不覩不聞僅須臾耳而動機萌焉此尤爲人禽關須小心體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八字只寫一獨字惟是人所不知而己獨知故曰隱微惟人所不知而己獨知故曰莫見莫顯蓋人猶可欺而己難欺轉念猶可欺而初念最難欺也　存養省察是二事是一事大學辨業內可覩天下大本達道天下二字便含下顯天地萬物在內故一致中和即能位育　致中和一串說乃佳蓋自靜至一念之動以及應事接物無不戒愼即是致　位育俱頂中和爲是皆有感化皆有政事如仁人在上能感動天地風調雨順七政不愆山川效靈是感化之位也如官天地齊七政論非分職是政事之位也不論窮達但實能致中和孔子何嘗無位育之功　此章言中庸之道本如此君子體道要如此有本原是性命有功力是致中和有究竟是位育普天下只是率性之謂道一句然所以主持天下者只是修道之謂教一句而只完天命之謂性一句　此章著實在喜怒哀樂四者涵之于心則爲性行之于身則爲道施之于天下則爲教達德達道九經俱在四者內　人之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者喜怒哀樂也人之喜怒哀樂不能如天命之性者以不致中和也是以君子愼之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此章當獨爲一段乃點出中庸名目起出假道舉扶起眞聖賢以立中庸榜樣也　君子通前章戒懼愼獨之君子及後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凡言君子者與至聖至誠皆是此君子皆是榜樣　小人不是貪財好色小人財色小人直不得中庸痛斥此小人是少正卯鄉愿之流能與孔子之門三盈三虛者在他人面前亦無忌憚儼然一時中儼然自以爲中庸而聖人道眼乃直斷之曰反　執中之君子人以爲果打疫而不知其爲走盤珠也即有時而露其爲走盤珠而不知其確有定盤針也小人祇欲成一走盤之珠而無所爲定盤之針所以無忌憚　無忌憚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害劈鬼斧者小人人以爲通人可近而不知其狰獰如此可畏哉正與君子之戒懼愼獨相反

君子小人直與末章君子小人相呼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章

此章是下八章起語至言此道好到盡頭也觀後費隱不遠人卑道鬼神諸章可見能即下文能知能行能强民鮮能惟聖能相爲呼應然以後百能千能果能此道至聖至誠爲能孰能知諸能字總一條線索故子思比論語聖言加一能字蓋一篇中庸只是教人能中庸耳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知者拍頭天外不知道在足下當行愚者三四稱眼只覩目前苟圖衣食之外絕不知世有聖賢參贊一路我所當行故皆不能行道賢者走入綠窗上豐一路狩康莊反不順吩不行者窠中坐老焉知世有王程官渡南北通衢耶所以皆不能明道自飲食自不知味可歎可歎心中十分感慨而語意脫漏之甚不可言以飲食喻道亦不必言飲食即道也　鄭康成註曰過與不及使道不行惟禮能爲之中此言最得中庸要領故後文言武周君子皆以禮樂蓋禮乃道之實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章

鹿忠節公四書說約曰天下人無非各行所知夫子眼中看他不明口中歎不行數語最妙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謂舜以大知故不自用而取人不似口氣謂舜出取人故大知又似舜是學而知之者亦非舜其大知句是冒舜好問句舜字即首句舜字好問至用中於民即首句大知註疏所謂斯也故曰斯以舜語氣直捷痛快　問字邇言字察字好字隱字揚字執字字字抉剔　隱惡揚善亦祇是上兩好字中事執字是手中拿　竊之謂與允執厥中執字不同三句眞是大知眞是能明然後用其中　行之孟子若決江河章與此章參看可明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人人勤誇聰明看他胸中把捉處縱然探驪得珠即又糊塗失却如何口强明行相因意詳予大學辨業中　守如守著一股財物行如用此一股財物使費惟守乃行被人奪去者自己安得有使用故守與行一事也不能期月守亦非全無守者但不固耳說予知者微有身分則下文回之身分愈高矣

子曰回之爲人也章

拳即李陽老拳之拳借字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八字字字刻鏤是一守字註解　有人問內兄王法乾曰某家累鉅萬而慳惜一文夫一文何損于鉅萬乎法乾曰不然不如此不可言守財夫鉅萬之產一文僞費何損於產而鄙夫斷斷不費也乃可言守財君子萬善之身一善僞失何損於德而君子斷斷不失也乃可言守善故君子之守道一如庸夫之守財　此章祇重能守道所以明

朱子眞知二字在能擇能守以上此宋儒學術誤處陽明致良知之權輿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中庸本於性命得於日用不得一些做作使不得一點夾雜故非義精不能饑不得一分陵忽當不得一絲斷續故非仁熟不能能此者才算強手其餘外邊支爲一時奮激總非好漢　中庸不可能也言非強不可能也以起下文勿作斷絕語

子路問強章

子路問強原祇意有血氣一路被夫子忽分出三樣強陡然而赤骨立　夫子此處當面精靈當面剖奪眞是義精仁熟　君子強者四字影出下一節眞正君子　四不字有千鈞之力中立而不倚聖之人立偏在一邊易於站住若中室而立少閃腿酸腰軟不由人不歪倒矣直直中立一無借靠是非強演舜舜

之損讓非倚於和好湯武之征誅非倚於強悍皆是一片天性當然淋漓用事乍見赤子入井怵惕惻隱此純是天眞非倚邀譽納交惡聲也然此乃常人偶然發見之良一無所倚君子則終身所行之事皆如此偶然發見之良耳下文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焉有所倚正此句註疏陸象山曰他人祇是依倚非自立也若某縱不識壹字亦須還我堂堂做一箇人○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夫焉有所倚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有道不勞失己而寒字難言無道亦知使節而至死難言

子曰素隱行怪章

素隱節是挽知者過之賢者過之遵道節是挽愚者不及不肖者不及依乎中庸節是挽舜之智回之守君子之強而以能字應鮮不可能此爲一段　依如著衣一般遯世句論語莫我知一章乃其註疏聖人所知所行倘不過喜怒哀樂倫不過子臣弟友事不過禮樂文物而直直上達與天爲徒肉眼世界誰能知之是自身在世中已遯世外蹤蹤獨往精神愈旺那有悔念　悔字極細但偶有一系冷淡生活沒趣之念即是悔不到至誠無息此一悔字不容易不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上段祇是疏君子中庸一句以中庸其至矣乎疏中庸以聖者能明能行能強疏君子然其意尙渾融故接上文自君子之道費隱至哀公問政章細疏中庸之道如此自誠明謂性以下至經綸大經章疏君子能中庸如此其周說道即說君子功業說君子仍說道本非判然總是疏君子中庸一句耳

下文泛言道且說道聖人亦不能盡如何時爲君子之道蓋不以道歸君子則似道與人不相干即不然亦似道是一廓然大物而君子從而作察武孟說之舉者不知自有天地以來天祇能生物地祇能成物萬物祇能並處生成之內

而其間一增六合鍼線在手試問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諸君子尙是屬誰即曰天地萬物同此道而能位置天地生育萬物非此數君子尙是屬誰故斷斷以道歸之君子方有著落曰君子之道　道屬君子而乃曰聖人亦有所不知能何也曰君子自有不知能自無妨爲君子之道如遍知山谷中一草一木恐周公孔子不能然林衡山虞草人雍氏或養草木或斬草木皆有法度則凡草木皆君子之道所布護孔子不能老農老圃然兵農禮樂之學實有其具則老農老圃皆在君子老安少懷中矣蓋言天地聖人亦不盡瑣細之道者總狀道是湖天際地如此其用廣以見君子由造端而察天地亦如此其用廣非謂道與君子有不相干處也　費是借字即費用財物之費如人祇有十金之產必斤斤然不肯費即或費之于此而已缺之于彼若有百萬家產則任從使費左宜右有無所不給然所以能如此大費者只爲有一善持家之主人翁在內則

隱也費是率性之道是小德川流隱是天命之性是大德敦化然隱易言之恐啟人妄索之端下文只言費不言隱蓋聖門性天不可聞家法子思依然守之故中庸一書多言上達而即只天命之謂性一句言性天條無及者　夫婦愚不肖亦能道聖人天地亦不能道大莫載小莫破活畫出費字語妙天下　上節統體說道蓋飛節又指點示人言上一看上明明是道下一看下明明是道妙極　造端節是結上文然與上文口氣亦不同上節夫婦知能及其至而學人天地有憾是兩分說此節則合說以見自夫婦起至天地止中間若大若小纖纖穠穠總是此道一線穿成耳三句只是一句言造端到極處便察乎天地此節已開下文數章之意夫婦即起下子臣弟友卑邇察天地即起下鬼神宗廟郊社諸端也

道不遠人章

人是子臣弟友道即子臣弟友之道如何遠人二句不重斥隱怪只反言以足上句耳　因伐柯不遠想出遠因形出道之不遠情理妙極　以人治人以人之所欲者施人也施諸己二句不以己之所不欲者施人也所求乎子至先施未能以己之所欲者施人也總是忠恕總是不遠人之道　以人治人改而止已極滿其人之量實不是將就待人　以人治人亦活看己亦一人也以己治己亦是以人治人　道本不遠人只一不忠恕道即遠矣鹿忠節先生曰忠恕一味服在腹中消去許多不長進妄念透出眞氣立時百骨皆靈八荒我闢神丹也其語最妙忠恕是一字言盡心以推己及人耳故施諸己二句祇訓恕而忠已具　忠恕即一貫即從心所欲不踰矩然云違道不遠者安勉之分耳施諸己二句如子以不孝施我我不願則勿以施之於父即下子臣弟友也　庸德之行以下字字刻畫是君子中庸寫照　行已說完突又以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足之又以行顧言足之謹已說完突又以有餘不敢盡足之又以言顧行足之極力寫狀之筆鹿太常曰是帖心帖意將全副精神交付在庸德庸言上兩不敢兩相顧篤實精進念念揪住自家絕無分毫走作數語寫慥慥二字出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道即在子臣弟友而人每不能盡者細看其病祇是願外一念界之在上偏貧下從在下偏想上恩爲陵爲援萬慮中紛富貴名譽營營不已俗語所謂吃著碗裏看著鍋裏此等人祇是一味僥倖心賸行險求之亦所不願其實天下事、惟有在我者可以自主既曰外如何可必天自是天作主人自是人作主如何可求蓬覺眼前事不如意十常八九怨天恨人無所不至一個願字致成一個怨字將天下人十九途入苦海愁城突哀哉你看君子何等受用何等自在只是素位而行無論富貴順境是易是自得即貧賤患難夷狄十分艱苦在君子

急急孳孳祇是自盡其道反求諸身伯夷之餓蘇武之牧羊龍逢比干之誅裂數君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有何怨尤有何疾苦如此逆境亦爲幕天席地一塊舊易之所而況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一官十城世莫知予眞是平常之事有何不滿落故曰自得　本領全在行字內即上章庸德之行七句功力也無此功力外邊可忻可厭之境不平無聊之況如何能壞住不便入　戒慎恐懼獨之君子極能自得而性情脫洒者不與焉　鹿太常曰君子爲道遊遊小人爲迷魂陣快哉其言　自得自字即己字身字見無外無干

譬如行遠必自邇章

君子之道原有卑邇有高遠不是無高遠不是卑邇即高遠但行遠未有不自邇者登高未有不自卑者此由上二章出高遠二字以起下文鬼神郊社等所謂造夫婦及其至而察天地也　妻子兄弟和而父母順以此想行遠自邇登

高自聖不煩言而已解　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後儒誤等上達而舉衒玄奕

子曰鬼神之爲德章

朱子以性情功效訓德字極好蓋鬼神亦有性有情有功有效也盛字卽視之而不見以下數節　體物而不可遺已論盛字齊明節舉祭祀明之神之格思節舉詩言証　如此此字卽指不可揜不可揜卽顯顯卽體物不遺鬼神微而不見不聞乃如此顯者以誠也天地惟不誠故生物不測鬼神惟誠故體物不遺聖人惟誠故萬物一體一理也前文思恕憧憧已見君子之誠矣而鬼神幽渺人或以爲空虛故特於此指出誠字而後文君子之誠從此可詳舉焉

張子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未嘗非是而后儒推演其說乃遍指陰陽之物爲鬼神遂有語爲神默然鬼動爲神靜爲鬼心意爲神耳目口鼻體魄爲鬼諸說俱不確夫以鬼神爲二氣自可何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鬼神豈得出陰陽外然

遍指人物爲鬼神則不可人爲鬼神則使天下之人可曰鬼神使天下之鬼神耶況人物皆爲鬼神物之體卽是鬼神則鬼神現在當前矣可度矣不可言格矣蓋天地之中人物之外實有一種鬼神上下兩間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所以自古聖人分爲天神地示人鬼三等而制郊祭以祀天地之神社稷以祀土穀之神望禮以祀山川之神百祀以祀百物之神宗廟以祀祖考載於三禮昭如日星豈曰盡言豈爲徒設故祭祀一節實指鬼神之盛非指鬼神內之一端也（埒祠祭祀乃祭鬼神一端註大誤夫鬼神之正者無不在祀典內不在祀典內者如今世二氏及思夫所謂之鬼神非妖則妄也）體物如體羣臣之體若非臣體也而軫念之至如體之也鬼神非物體也而肸蠁之至如體之卽下文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格思是也若朱

詎言爲物之體似與後文難通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首節言舜之大孝德福兼隆次節言德必有福乃卽舜之德福兼隆者而斷其以德爲主也下文言天道引詩詞總言大德必有大福耳鹿太常四書說約曰須知孔子此言不是推命運乃教人以宇宙在手之訣也舜亦無四目兩口祇一德造其極天卽隨我而博祿位名壽卽拱讓辭之而不能然則人日望天以福而天不與天日望人以德而人不爲請問是誰負誰　一連數節必字證人十分斷定孔孟不受命而刪纂百世豈咸受命者試觀今世孰累逆而不亡孰積善而不昌是鐵板數學者勿以不肖之心量天也　漢唐宋明大德固不若舜然其知仁勇之德當時未有及者天不與之而誰與耶金元固不仁矣而其知勇之德則有不可及者況其不仁之中亦有仁在不可誣也　人能必天

天原可必耳天道主因別無他法人在能受不受何爲　舜之大德亦是孝舜之大孝亦是德但此章首節言德則言德之顯親爲孝次節言大德則言福由於德舜所以德福兼隆而爲大孝是承上節而斷之各自開說不必如時下糾纏也　時講言福不可以言大孝如漢唐崛起豈可亦曰大孝此不通論也孟子明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不聞乎　大德大字須看德不大不須想命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語又曰郊堯而宗舜後儒不解但見文無嚳瞍遂謂瞽瞍惡人不可入廟又謂舜受堯禪爲堯立廟不爲親立廟宗廟變之是後世變舜夫變舜何與於舜孝且世無人子而不祭其父者況天子乎瞍不可郊不可宗豈不可廟祀乎且顓頊舜之六世祖與堯無統系也既曰祖顓頊則顓頊而下窮蟬至瞽瞍五世必立廟通祀可知矣不然堯廟安得有顓

項爲祖耶宗廟如周宗祀文武於明堂之宗宗廟宗廟也日祖父之稱祖在此也二宗字不同

子曰無憂者章

周家王業十九文王創成且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多少憂戚乃夫子忽然言其無憂者蓋此章不重說文王乃想武周子述之妙因倒想出文王眞是快活也又作特陪說　繼太王王季句補父作於內下便俱言子述矣　武周各人做各人事而孔子乃以爲成先王之德成者如人做一事未結局而至今乃結也文王安得不快然　三世統作一人看可想其妙只是文王事而至武王時如此至周公時又如此宛然一時中樣也　孔子總章文武而言武周定業不過一證後文言居上爲下亦總歸於禮樂以此知中庸之身不出一禮禮者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之天則也

子曰武王周公章

達通也凡人之孝一人之孝一時之孝耳武周則直通乎先人之志事且通先人志事而直通先人宗廟之祖考通先人普天下萬世之子孫臣庶更至上而天下而地遠而千百年祖考自出之祖俱是此孝思一綫穿成故曰達孝　修字陳字設字薦字序字辨字述字踐字行字奏字敬字愛字事字俱是纘述註疏俱是善字註疏武周之孝心全在文王事全在祖考子孫臣庶眞是善眞是達修其踐其等其字俱指先王說見武周所做者不是自己事都是先王事語妙之其　祭統曰祭有昭穆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嘉昭穆威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又曰凡賜爵祿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祭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天下難知者天地鬼神而人爲易難格者天地鬼神而人爲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上而天下而地遠而千百年之祖考理皆能明試皆能格而於目前之百姓尚有不能明者乎尚有不能格者乎故曰於治國也如示諸掌　郊社禘嘗宗廟予各有考辨專書　講章春秋宗廟二節分敘其所尊愛其所親者是分時祭祫祭者非何者時祭亦有祫也若三年一祫則禘嘗宴說天子有五年之禘無祫祭名祫者凡合祭之總名也詳見予考辨內　禮義互言制禮非以大義斷之不可如身爲天子則從祖伯叔兄弟皆爲臣爲大宗後竟降其父母期支庶大夫以下不祭始祖此非以大義斷之孰能如是故非天子非聖人不可議禮制度考文也　舜武如此高遠品業祖一孝字可見、臣弟友之外無道

哀公問政章

上文尾及治國故下接以論政　哀公問者布政夫子對以做人除人固無政也哀公問政只有治人治天下國家之念不想己身是主即告之曰爾有身又

必以爲資性愚柔何能有爲夫子則說政我家文武有成法在一一臚列有效有事原屬最妙不用他求祖是須有人舉如何舉之還須如文武明強之人方能舉之然人將曰我愚我柔如何得如文武生知之明安行之強不知五達道是我與文武同由者三達德是我與文武同具者祖用眞實好學以擇善眞實力行以固執百倍千倍不措其功即可化愚柔爲明強生安困勉同登聖域立時活現一文武之人立時九經流行於天下國家十法九力無力不行讀此章使講徒法者再不得開口使託言自棄者再不得開口　政原是人所立樹原是地所生如何不敏　人字緊頂文武原指君言然有君必有臣故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遂分出君臣兩種人　修身以五達道修道以三達德而祖言仁者蓋分言之知仁勇統言之一仁也　解天命之謂性則解仁者人也何者天行健一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流布陰陽生理于天下無一刻間斷即

天之仁也人得之而成人形全是一團生理其中惻怛慈愛之意油然而不容已即仁故曰仁者人也此生理布濩于五倫中逢人即是然其中最真最切而爲行仁之本莫過于親親故以此爲大事生意是仁行此意而得當即是義故曰宜而區分得當莫急于尊賢蓋尊賢即朋友一倫非此無以講明五達道也　等殺非是安排做作乃天理所自然而發生者也天道有條理曰天理即禮也自仁者人也至此皆疏修道以仁句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節故字緊頂爲政在人以下至禮所生也而繳足之知人以事親節之知天者天之生人一本九族區以別突大賢小賢區以別突是即天道之自有等殺處即天之禮也君子所行之禮亦是因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禮而像之耳苟不知天任從私意布置無由得一至善之等殺也　漆園放曠禮法之外而尚曰父子天性也不可解於心君臣大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佛氏滅棄人倫吾友王貞繩

闢之最爲解頤首段云佛教賴吾道以行耳吾道持世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倫照襲人間故彼得以竄其狂誕設使盡如其說而吾道漸滅不一二世人類且盡不知佛氏將聚死僧之魂招致鬼之黨而對草木禽獸以立其教乎抑徒遠盡中華之人而倀然無依獨返於西土也予少年曾著闢佛論大意亦全謂人斥佛之空吾獨虛佛之不能空空夫婦則無僧並無佛突而佛僧固有父母也是不能空夫婦父子佛氏能不食王之毛踐王之土乎是不能空君臣且有徒衆安空朋友去真父子兄弟而聚無賴之徒結同會兄弟作傳鉢父子是去絆而求枷也烏在其能空也故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人雖至愚亦有知識見赤子匍匐將入井皆必怵惕惻隱呼之曰爾盜賊也惱夫亦怒突故曰三者天下之達德　只此性體言知仁勇即有義禮在內言仁義禮即有智勇在內專言仁即有智勇義禮在內專言禮即有仁義知勇在內故又舉禮而歸之於天

天即與我達德者也　天下之達道天下之達德見文武不得矜在我不得讓祇要誠實做人便是　曰五曰三及下文曰九而行之祇在一個原不用多一心眞純萬理皆備　九經是五倫張弛於天下國家之分名五倫是三德著見于人倫之分名三德是一誠分見分名總是一個蓋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祇是一至誠無息所謂其爲物不二也故贊之於人全是誠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即天命之謂性也　一人當時即醒一人十日醒至醒時是一樣一人安車而至一人驅驢而至一人肩擔喘息而至至其地是一樣然明行達道皆一者總因達德原是同然故學困即近知力行勉强即近仁恥我知之不明行之不强即近勇知此三近則人可存而政可舉矣故推之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數所以字提綱綱起絜領裘振一連都到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文武與我同當有之　九經不是周禮現成名目是孔子團括周禮有此

九件言治天下國家而又始以修身者總見身是天下國家之主非人存不可政舉也　尊親以及懷柔諸字字貼切字字刻畫　修身等效驗如此妙祇在有人舉之　賢坐論故不惑大臣於大經大猷有主張有擔當不致中外紛紛故不眩明末朝中白面輻輳羣疑滿腹衆難落胸只成一眩字報禮重猶諺言一盒來兩盒子去也百工所以利用者有用則財生故自宮府以及民間無不財用足遠人多是有心觀光材智之士戾履而來方謂九重尊嚴遠絕侯封不謂欺曲乃如是歸至各國邦能不宣德達威上傳下布耶四方聞風而歸必然也豪雄角立誰畏誰今諸侯盡在聖王腹中安得不畏　齊明祇是以敬合之盛服非禮不動真是內外交養之功　所以字宜玩見九經俱頗有活人在非徒然者　朱晦庵訓豫爲先立乎誠最好誠亦不得取辦臨時如人統三軍出征何嘗不誠心求勝而到已衂敗則其兵學不豫習故也故擇善固執俱須

豫先用力孟子集義即此日積月累是日集是日豫爲學之頓悟庸夫之愚誠總不濟事　以下位者說一豫不豫之樣最妙　此章全是大學道理柔遠人懷諸侯是平天下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是治國親親是齊家盛服非禮不動是誠意修身齊明是正心明善是致知學問思辨是格物欲治民獲上信友豫先順親欲順親豫先誠身欲誠身豫先明善欲明善在學問思辨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還有先後之說好學擇善所以誠身順親以下是由誠身而推故下文直接誠字發明之即修身爲本之意古今學術無出此矣　不勉而中是安行不思而得是生知此不必强作者也擇善是學固固執是利行勉强此自我作主者也問思辨皆好學中事學問思辨篤行皆豫也然有不同學問思辨純是豫先功力所謂學而後入攻未明以致學如呂蒙通知今古便可刮目相待是也至臨時之學問思辨亦有之然不靠此時方做行即上文所

以行之者一兩件字豫先臨時各有功力豫先篤行如趙充國老將可任西事是也臨時篤行如韓岑至閼與厚集其陣以擊秦兵是也　聖人說至弗能弗措己百己千如瓶注水色飛神王不讓天生聖人乃道如此甘苦出衷公試自思還是我愚柔還是我不用力　一能十能能字指上能知得明與篤言果能此道能字能己百己千也千百亦活字雖萬何妨　雖字必字甚決見文武之人不是稀奇祇要能

自誠明章

此章以後雖與上文另爲一段然即承上段而言非別起頭緒也上章言誠身先以明善而明善以學問思辨是自明而誠也是由教而入也教受教于人即學也因重提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誠明與擇善固執之明誠而究其歸結只分勞逸不分彼此以爲下至誠其次諸章之冒也

唯天下至誠章

哀公章言誠者此則以了誠之至極而爲天下所莫加因名之曰天下至誠唯爲二字貫到底言獨此人作此事也盡性盡人物性是至誠實事故曰能贊化育參天地是即其能事而極言之故曰可以　時講有以盡性爲頭領者非頭領祇一誠字天地以誠爲化育而生至誠生人生物然不能使人物必盡其性此即天地之化育所不及至誠一誠而已性盡並人物之性亦盡則直助天地之化育矣本領祇在至誠文氣亦祇重至誠親爲字統貫下文可見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天地間二處沒有聖人便臭街煙巷你只看萬物位育其安當處頗誰不止一時盡性萬世人物都是頼當初聖人度日即聖人既往制度沒徹而終有壞不盡之大綱又曰至誠雖七尺之軀眞與天地門當戶對並列無愧誰知我徑寸中藏著通天徹地神通自不提起眞是可惜　一部周禮是盡

人物之性樣子（此與三字亦微分之三節相倚而益然也）

其次致曲章

常人與聖人異者聖人全誠而常人惟見一曲也然人與物異者物或並無曲而人必有曲也故大賢以下亦可言曲而愚不肯以上皆必有曲惟視致不致耳　致有橫致如方千里之川盡爲荒蕪只剩一角即從此一角致之而規方千里無不開墾有豎致如長千里之河盡被淤塞只剩一澗即從此一澗致之而袤長千里無不通流則渾一誠突到至誠能化與生知安行者一樣亦祇是此誠字　形著明讀孟子睟面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節可想動變化讀孟子至誠未有不動過化存神二節可想六字有漸次然一誠則俱到

至誠之道章

神能前知而至誠之道亦可以前知可以二字已有如神意在內俗解神不可

言前知不開易曰神以知來乎　庸愚混面而不能知二氏靜坐以矜其知然二氏前知祇是忱悾依稀即日不爽而鏡花水月之技可靜中玩弄使之如吾儒出而經理家國馳驅天下則彼一盪妄人耳至誠之前知即在動處見實有所據禎祥妖孽蓍龜四體禍福如旁燭非萬理皆備清明在躬者斷不足以語此故獨歸至誠　天地惟誠故有開必先自然露其機於禎祥妖孽蓍龜四體至誠惟誠故志氣如神自然灼其機於禎祥妖孽蓍龜四體總是一誠中事此誠原不是愚忠愚孝之誠眞是明珠照乘水晶琉璃八面玲瓏故曰誠則明誠者自成章

誠者自成即成之者性也成字言繼善而成性各得陰陽一塊實理始之終之自成一自而行之即爲道各有一自誰替誰故一有不誠即是不自道即無以自成　君子誠之而爲誠者其成己也何待言然自成之誠原是萬物皆備苟

非一體萬物便屬自己有舊故成己成物一時俱到並無緩急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時措之宜也是自道仁知性之德合外內之道是自成言而道自道者以誠者自成之故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子貢乃又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學以成己萬理皆備故曰仁眞知滋味故曰知教以成物萬物一體故曰仁知明處當故曰知萬性德本一故彼此皆通耳

故至誠無息章

故字頂費性前知二章費性章言至誠之仁前知章言至誠之知既誠於仁誠於知則仁自無息時知自無息時是功也　不息就來處說言其源源而來久就後來看言其爲日已久總無二理　悠遠博厚高明冺漸次然一徹俱到偶聞之徹何能悠遠久而徹自然漸仁摩義而悠百年必世而遠如人家道豐富已久則見於外者氣象自優裕設施自永遠也功業悠遠自然東漸西被而

博淪肌浹髓而厚如築室者工貿期遠則牆面自固牆基自深也功業博厚自然巍乎成功而高煥乎文章而明如修室者牆面固牆基深則屋屋上起自然軒昂而高爽遠而明也　如車然窄則容人少底薄則受重必至壞突故博厚所以載物如室然太低則身屈太暗則神悶人焉肯居於其中故高明所以覆物如植五穀然耕耘促迫則菑弊時日不到則不熟如何收成故悠久所以成物悠久即悠遠無疆內外意　配如夫婦相配合而有助意也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天下事眞者不滅假者易息學者應接萬物誰沒些維持只爲意念夾雜不是眞實精神便半公半私時作時止怎得純嘗纔然極力支撐著意照管邊幅祇見窄滋味祇見薄氣宇祇見卑光景祇見暗條理祇見忙亂氣脉祇見短促如何載物覆物成物如何比天地祇一至誠出滿腔眞意功業無邊普天蓋地一時萬世總歸大冶之中容執敬別血氣皆親俱是此箇條件　不

見而章箇即論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孟子殺之而不怒利之而不庸民日遷書而不知爲之者所過者化所存乎神意非老莊無爲而天下自治之說　不見而章三句如時雨優沃苗勃然生適野者驚曰未嘗見長已如許大是也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不貳者一也天地好生之德徹始徹終祇是好生再無一毫不好生隔斷則本來如此到底只如此無有更端故曰其爲物不貳人雖稟天命以爲心而不能不搖別念一搖則貳矣誠者還其不貳之體也人只說天地功用不可比擬不知祇思根本不如天地之根本天地功用從根本中出我有他那根本自有他那功用　言天地之生物不測而就中抽出山水並說絕妙文情　一昭昭之多言少也猶今問家之糧日一升多言甚少也　末節滿滿歸源見天與聖人根本處祇是一樣　純亦不已非由純即不已也純即不已誠即不息不是兩物亦非兩時

大說聖人之道章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此禮蓋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此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于天言自天以下皆此禮充塞即指發育萬物說非對言也　細看此章承致曲自成兩章而言言其次致曲成已成物之實事在於一禮故歎聖人之道大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總是此道因接上發育峻極而歎其優優然充足有餘者實是此三千三百之禮無一物不有布置無一物不遂生成一何大也然非至德如聖人者無一疑而行之君子學聖人者也知道之具於心者爲德性而見於成法者當問學無物不包者爲廣大而纖悉不滑者爲精微一物不累者爲高明而無過不及者爲中庸已得者爲故而未知者爲新而總統之以禮故君子尊而道致而

盡極而道溫而知敦厚其力以崇禮焉則德至而道凝矣敦如敦丘之敦不散也厚不薄也崇禮者修明整頓奉持遵行不使禮教陵夷荒傚也由是以之居上則有三重之禮而不驕以之爲下則遵時王之禮而不倍有道之世倡明禮樂足以興無道之世固守禮樂足以容既明且哲無往不宜所謂致曲者以此所謂成己成物者亦以此　此章以禮起以崇禮應下文二章言不驕不倍只在禮樂三重且尊德性節上四句俱是而字末句數厚以崇禮用以字可見禮字爲此章關鍵故鄭康成註亦云爲政在人政由禮也時解似未得頭腦　大說聖人之道至威儀三千相遞說非對舉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上章言君子有崇禮之功故能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此下二章則接上言不倍者從禮也不驕者有禮也故三處指之曰禮度文二字包之曰禮樂一字總之曰禮親吾說夏禮節只言禮可見　爲下斷斷然不可倍一倍則招災何者議禮制度考文原是天子大權試看今日之域中誰有敢逞臆妄作者可見禮樂不惟有位無德者難輕作即有德無位者亦斷斷不可作試觀孔子何等有德祇因無位則惟有從時王之禮而已而況其他才德萬不及孔子者欲自用自專反古不惟賤真是愚鄭康成曰曉一孔之人信哉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二句即從下通章想出君子不驕之善而詠歎之君子之道節即有三重句動而世爲天下道節即其寡過句末節則反言決之言無三重之善斷不能寡民過有三重不如此反正緊相應　三重禮度文也有三重是德是不驕　鄭註以三重爲三王之禮陳晦伯以三重爲德位時俱非上焉者一節只作波瀾言夏商前王聖人無位雖善亦不能寡民過以起下君子三重

寡過之妙耳非此章德位時三者平重也既曰居上王天下自有位時矣何用說蓋上章重在位時言德即有而無位時苟制作焉倍雖居矣此章重在德昔有位時而無德則不有三重之善矣驕何可乎時解以本諸身爲德徵諸庶民爲位時殊支離　本身爲徵民之本本身徵民又爲考建實俟之本然一連五個諸字對言乃言現成君子之三重如此如此極善耳　不經不悖等俱指君子之道言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地也者蓋天爲鬼神之主鬼神乃效靈于天者君子至德凝道直與天通將天道陰陽之運如辨黑白如數一二則凡鬼神之效靈于天者其性情功效亦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故制出三重之禮即舉位置鬼神一節郊社宗廟鬼神亦分尊卑司山嶽川鬼神亦備使役然而適得鬼神之性情適合鬼神之功效天地清明山河效順一無可疑也　周公所制周禮雖孔子大聖亦歎其郁郁亦曰周因夏殷百世不變蓋周公當日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將人道如辨黑白如數一二所謂三重所謂因人道而節文之後聖總此人耳尙何惑　世爲天下道世字卽三十年爲一世父子相繼爲一世之世王本朝說不必涉易姓之世恐礙難善無徵節也　如此指君子之道一節有譽卽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也未有早譽言無三重不善而踪有譽者決言其無此倖事以挽上文三重之必當有也時文以早對終殊愼慣章　兩疏不倍不騐神情俱妙

仲尼祖述堯舜章

中庸原本仲尼以立言故末歸之仲尼以見此其所謂君子中庸者　此章大旨首節已養末節卽天地以明之不是末節德字又推其所以然也　自有天地人類以來將中庸之道得于心而大小兼備者歸之仲尼故言仲尼之德是續傳堯舜以爲祖而紹述是規模文武以爲法而表章是陽開陰闔上律天時

是流行安教下襲水土其德萬里皆備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其德迭運不息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以故宗廟百官胞民與物萬類並育而不相害悖如哀樂禮樂政刑道並行而不相悖川流者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之道像分而總析也敦化者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之道一本而同源也川者分象也往而不息象也化卽川流敦者厚積也如裒陽所積者厚李密開倉放賑粟米盈衢道路而倉不竭也小德大德同一德小德如寬裕溫柔發强剛毅等一條一條數之故見其小大德卽寬裕溫柔發强剛毅等無一不涵故見其大非小者皆備無以爲大卽前文語大語小總一道也　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小德川流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德敦化也　此天地之所以爲大看此爲字言天地之所以爲大者如此非推原其所以大也與天之所以爲天口氣不同

唯天下至聖章

此章以小德川流言故曰唯天下至聖聖無所不通也小德川流件件皆通貫通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天下至聖　寬裕溫柔諸德而先以聰明睿智者蓋寬裕溫柔諸德如分道揚鑣之兵聰明睿知如登車而望敵以指麾知兵者諸路之兵統此爲眼諸德統聰明睿知運用無此則爲貿民之德不能諸事酌皆惟明明后周禮宜聰明作元后正謂此　睿與知不同知横說是通物遇事明兌容堅說是于物于事有深思厝厝細入之謂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謀故下章易以聖字　足發也猶俗言儘發用尙使不了也鹿太常四書說約曰數足以有極耐叫嘵薆誰不知容執敬別是臨民必用只爲天下太大都歸一人庶就容論試看無過無近無衆無寡無久無暫順者逆者善者惡者都要我容不管好容不好容縱極惻怛人亦與萬般情狀刺隔之極看看容不將去全

於此處看本領寬裕溫柔四字極力盡出容人體段任多大途廓境界無有包不過者任多少長短情形無有耐不過者故曰足以　此章活潑出川流此川之源周廣而涉博靜深而淵泉就中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强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件件流出流而見則民莫不敬流而言則民莫不信流而行則民莫不說且直從中國流到蠻貊莫不尊親此等化工之筆眞是善言德行可爲遵以下文人德不足而强立言從何處參擬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此章以大德敦化言故曰唯天下至誠下經綸立本知化育總一誠之所爲耳

經綸三句說雖神聖能事經綸天下之大經是大用立天下之大本是全體知天地之化育是上達　鹿太常四書說約曰本有倫常自不料理事有實藏自不培植本有干涉自不知會是何病痾祇是心田不誠而已倚者借力之體

至誠者一團眞意融會綢繆與天通地自然如此焉有所倚一經綸天下之大經從已身以及於天下也　經綸即其仁立本即其淵知化育即其天肫肫六字乃形容之非進一層也肫肫三句費出敦化敦字　鹿太常四書引約曰人以處名繫精舉賢者亦各有恩情特實意不至不可言淵淵亦各有乾坤特實意不至不可言浩浩今至誠仁淵天再沒有用之恩情時使之　撐之到邊時故曰肫肫淵淵浩浩天德即大德以其爲川流之總會曰大德以其命之於天曰天德天下大經天德之見於倫常也天下大本天德之存于心性也天地化育天德之所由來也仁淵天總是天德遠者直遡其極之謂唯聖人能知聖人以結上文而遡德自入德始遂起下章也

詩曰衣錦尚絅章

中庸前半多言道言此理原彌綸於天下後半多言德言此理當凝成於吾心自行處言爲道自具處言爲德總是一物而入德之功不可一毫褻暴不可一點矜張只要從近自微處默默無言開地檢點雖人所不見而內省之嚴上帝臨汝雖不動不言而敬信常存釋菜在茲以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地步直是篤恭眞是不顯惟德至此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直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一而民自勸矣民自畏之威矣位育肫達天下自平矣所謂闇然而日章也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也人特患不知耳知之則自進近自微用力而不著文于外矣若小人者則的然表露於外惟恐文采不著於這處風處顯處惟一力塗抹嘔吓甘甜繁禮多儀非脛做調用格外之能不測之怒以求化天下至人所不見處不動不言處便以爲人所不知不必用力萬民之前色莊屋漏之地負疚　無本何枝無源何流眞者日滋假者難繼糊塗可　疎民於何勸於何威於何平所謂的然而日亡　君子中庸此之謂小人反中庸　闇然之君子即胡不慥慥之君子　闇然者必時中的然者便無忌憚　君子之道就現成能用力於近自微者寫出樣子故下接　苟知近自微之要緊者即可入德以起下文　近自微本是一物即下文人所不見也不動不言也德也但　對遠言爲近對風被於外言爲自對顯著天下言爲微　志心所向往也惡於志者明知是惡念而勇之用力內　務求無之是愼獨也　不言何信　慥常存篤實之理便是信　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篤恭而天下平似涉高妙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實有此理實有此事陽城居晉之郤無權無力蒸其德而晉良者幾千人況天子乎況　虛談也　綺榮刑政俱在篤恭內而乃證辭之不　九經三重前已詳說此則恐難箭的然者

害道故舉　之地示人子曰爲政以德是也　大聲以色非的然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爲大聲色即戰戰兢兢敬予手脥予足者亦尚有聲色惟做至不思不勉退藏於密　無聲無臭是至德是至聖至誠是鑿頭事中庸德者立極也　至矣與中庸其至矣乎相應言　頭道理能中庸者至此方是鑿頭做手　無　命流行即篤恭即庸德全非道家無極無名之說　一路不見　不賞不怒不顯無聲無臭字眼俱是指示爲　庸之道佛老之過仝衆自棄者之不及固屬士鄉愚賦石亂玉者亦屬假冒惟從吾　之道實　闇修眞門路　近自微即　與天下即家國天下也　天下事操於遠風　近自微者可主試問天下之人誰無近自微可　學而至初非絕難事　前言德性　微配天地前知如神淵淵如

天此直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人天奚其存也順帝之則　在帝左右所謂純一不已　其天也乾坤無極塑德泳契天生人人合天結果乃如此詩書屢有格天配天之言　制爲配帝配天之禮豈　說不惟邪妄而亦渺乎何足道者　句龍生而治土沒爲土神后稷生而教稼沒爲　神以至太皞炎帝諸帝勾芒祝融　生前之德陟降上天爲四時主是皆化君參天地存沒一也

三編 13冊

四書傳註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大學傳註				
四	三	十二	簿	薄
中庸傳註				
十三	十六	十六 十九	條下脫喜字 位字衍	
論語傳註問				
四	十四	二	本	末
	二十	二十六	吏	史
八	十八	五	而字衍	
九	八	二十九	心字衍	
	九	二十九	之下脫心字	
十五	四	十一	臧	藏
二十二	二十一	五	申	甲
二十三	三	一	其字衍	
二十六	十一	九八	註集	集註
大學傳註問				
二十八	三	一	於上脫外字	
	四	一	外字衍	
中庸傳註問				
一	二十	二十九	撑	撐
五	十三	二十四	似下脫後字	
		二十八	後字衍	
八	八	三十	潮字衍	
	十	一	來上脫潮字	
中庸講語				
一	六	十五	浸	沒
	二十	一	生下脫先生二字	
	一	三四	人育	育人
四	十一	十六	涸	文
五	十二	二十六	道	運

一

四存學會校刊

四書傳註刊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六	八	十五	以下脫爲字	
十	十三	七	府	術
	十八	十七	無	與
十一	十	九	然	爲
	二十二	六	盼	聆
十三	八	二十五	者	道
	二十二	二十八	試	成
十六	十八	十二	邦	郡
十七	四	二十四	排	排
	五	二十一	朋	明
二十一	十七	[illegible]	數	教
二十三	五	十八	章字衍	
	六	[illegible]	疏上脫章字	
	十二	二十三	里	理
二十四	三	[illegible]	済	知
	四	三十	知	諸
	五	三十	諸	済

二

四存學會校刊

30A

論語集注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職義與栽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感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讐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

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惟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注卷一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也。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自孝弟始。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未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子曰。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物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己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喪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祭盡其禮。追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理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亦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厭爲之。不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

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進後人也。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始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間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子曰。視其所以。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觀其所由。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偏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

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

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益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

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集注卷一

吳縣吳志忠校刊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故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

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賤。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簞。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

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鳴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

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加文飾可。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

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則無其神。禮爲虛也。○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

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姓也。孔子。可比也。迎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

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哀公問社於宰我。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

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公。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空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

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賢遍反。從

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惜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參。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益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

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注卷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子以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才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杇。許久反。杇。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杇。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情。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責之。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

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敖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儆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數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撓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窒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

此其所以爲慾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

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婢。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棁。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

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張子曰。山節藻棁。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於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遺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子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將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直也。以○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或曰。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謂。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過許與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安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

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勿參。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殉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閒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

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

之上上聲。語去聲。○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可見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觚。棱也。或曰。酒罍。或曰。木簡。皆罍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罍。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夫子誓之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其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暇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集注卷三

吳縣吳志忠校刊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有以禮來。則無不以教之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邑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益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愼。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爲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倪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有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渰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禂。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宻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

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宻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宻詳味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之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九軌反。○禱。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强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愼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善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實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則

數之未。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攻之本。若乃罷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其生亂則一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

矜。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好學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祿。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葢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葢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葢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空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集注卷五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八十縷爲升。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子畏於匡。畏。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貌。未。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逆其半。○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聡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唐棣鄖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之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侃苦旦反闇魚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闇闇和悅而諍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揖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恪不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踖踧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縮。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罷。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覿。愉愉如也。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攝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爲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絺有文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褻裘長。短右袂。長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類相從矣。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雜珮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爛曰餲。味變也。魚爛曰敗。肉腐曰餲。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沽

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入大廟。每事問。重出。○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戛。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注卷五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集注卷六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七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空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去聲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益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益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益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閒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得英材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魯人爲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益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

忌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己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能深造乎道也。師也辟。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五旦反。○喭。粗俗也。傅氏曰。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厲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之。必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

氏之所爲而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辭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其辭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謙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覲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春服。單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

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蔑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皆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上下寧。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子張問

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蓋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

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於爲己。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實也如是。○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集注卷六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衞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衞。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衞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衞世子蒯聵。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速。事之速成。則忿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

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其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安有公論。蓋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肆。小人逞欲。故反是。○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暮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憲。原思名。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志必勇。徒能言者未必有德。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壅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忠也大矣○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胡氏曰知之弗豫柱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惠不知人也言此則

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也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問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如甚反。○霸而審反。○

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

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殉人欲。故日究乎汗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蘧伯玉。衞大夫。名瑗。孔子居衞。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天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子曰。驥不稱其力。稱

其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

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于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

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者。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

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間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

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集注卷七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集注卷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見說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睢物物而刻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顏淵問為邦。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善盡美。取其盡善。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子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矣夫。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罷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蓋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空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空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集注卷八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集注卷九

陽貨第十七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辭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

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音扶。○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子謂伯魚曰女爲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義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盜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子曰邪正也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綠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被殺。比干因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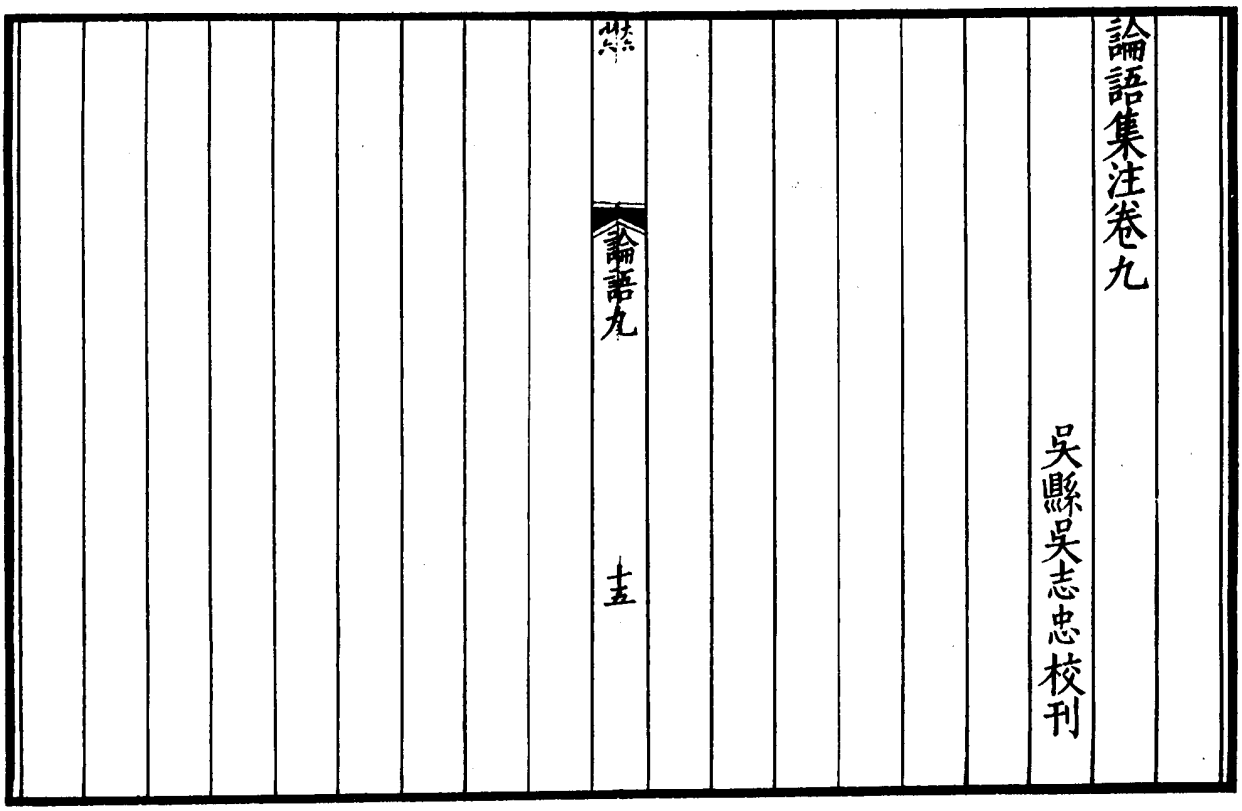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楚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避之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餘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蓧。竹罭。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殉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遺也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大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暴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敎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遯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間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集注卷九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九 十五

論語集注卷十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

己也。信。謂誠意懇切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愼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極其哀。不尙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

朝。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同。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不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誘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

不知。言不可不愼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提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益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戒之也。舜亦以命禹。此加詳。曰。子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履。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大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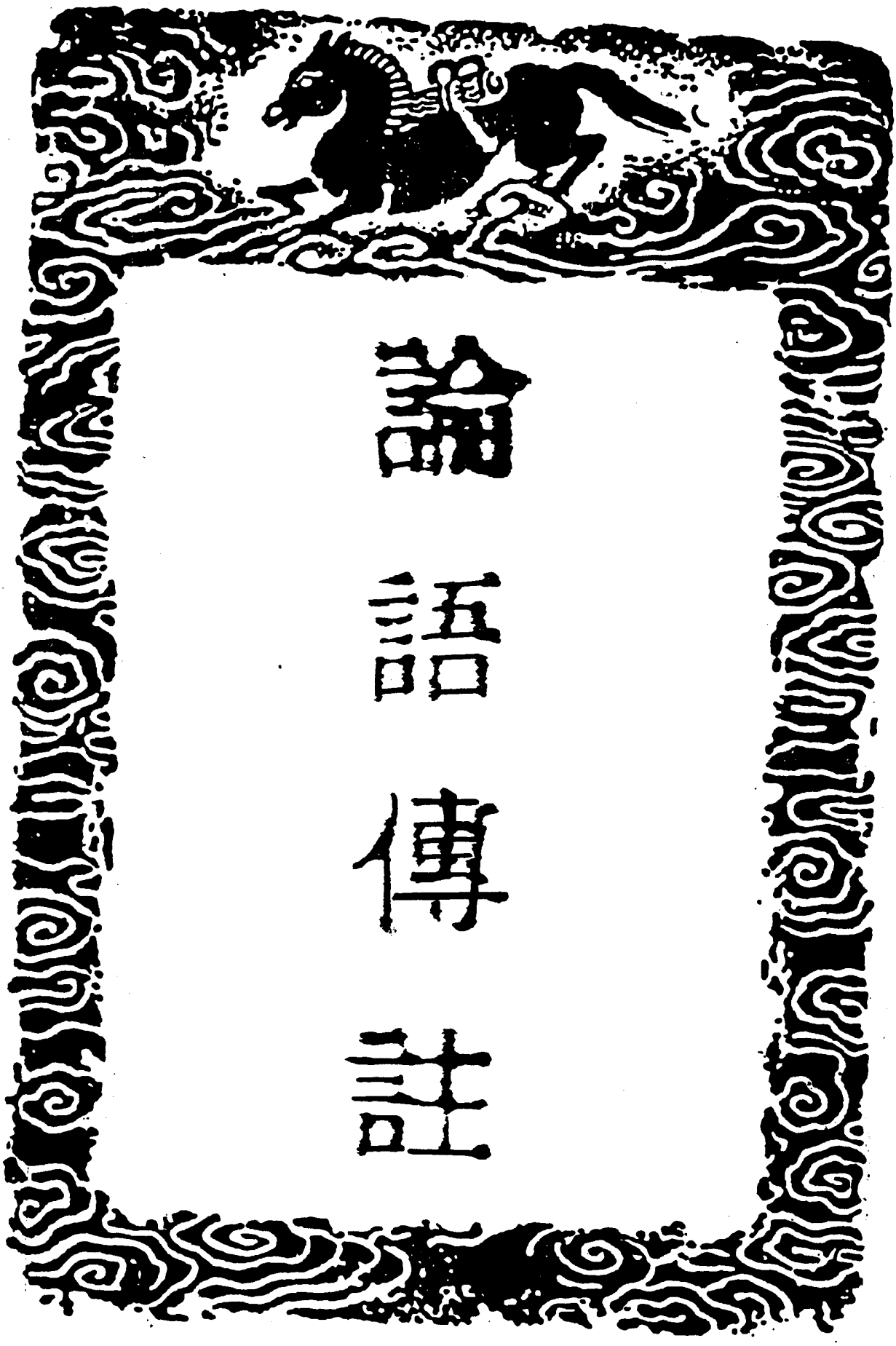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眞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本。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忽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集注卷十

吳縣吳志忠校刊


論語傳註

論語傳註序

論語傳註成作而嘆曰於戲吾乃今而知孔子之所以爲萬世師也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所自居者好古敏求斯文在茲其教人學則詩書禮樂兵農行則孝弟仁義忠信篤敬莫可易矣而其爲後世坊又何如之神慮之遠也不語上不言性天罕言命仁則知後世專以講性談天爲事者誤矣其論誦詩也曰雖多亦奚以爲則知專以誦讀爲學者尤矣且存心養性並不之及惟教之言忠信行篤敬存養自在其中又子夏以灑掃應對進退之末爲始以本爲卒是不惟上達不經傳即下學亦循循有序則知立本以及末與本立而末自舉之說皆過矣使後之儒者世守其傳而不變少則習幼儀務謹信長則禮樂不斯須去身求志以此達道以此不慙高遠不徒佔畢禮樂何由亡躬行何由衰異端何由昌熾民物何由沉淪而學術道傳何以日歧而日墮也哉大學中庸則論語之義疏也論語言明親之道已具而剖然臚列其先後則在大學孔子始於下學終以一貫始於志學能立不惑終以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知則學者原有達天之候但躐等求之必作鑿語賺他聖故聖人憤焉至子思時性天之說梦起不實指之橫議惑世何所折衷故中庸以天命起以天載終而中實以子臣弟友禮儀威儀使知高遠必自卑邇上達不離下學皆庸常非隱怪而聖道上下盡矣無可益矣出此即異端矣嫩承先孝慈命遊顏習齋先生之門教以從事下學今忽忽老矣乃見聖道如此故妄言之以俟後之學者傳者謂有所受也自孔門傳論聖道後散亡之先儒而躬承於父師也注註也果聖道不入歧路則因文註釋如水之注地涣然而相通也

康熙五十七年冬十月己酉蠡吾後學李塨頓首拜撰

凡例

一去聖遠而道術晦漢唐註疏詳於訓詁略於體要宋明儒者又各尊入門之路率來聖言以就其說而道多歧轍矣故不得已而有此註

一學不明則經旨不明論語曰學詩學禮內則曰學樂學禮學書計學射御經文昭然也若後儒以讀書爲學則經文所無且以誦詩徒多爲戒矣程子亦謂玩物喪志矣以講性天爲學則經明有不語罕言之防矣以力行爲學則學原以爲行也但各有其功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中庸言學而知之行而成功不可混併以陷冥行詳辯其顛先生存學編及拙註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內一道至周孔而備其教人之言亦備後儒或言發往聖所未發誤也往聖尚有不知與知其當誨而不備言何以爲聖矣出往聖者必異端之教也經言所無者莫由學其庶乎

一聖經專以訓士如論語首言學朋來人知大學言明親中庸言位育皆士之職也以下片然不及農工商者待士治也即在士之兵農禮樂中忠後儒教人四民齊施則一視士與齊民等備自好而止一不知民不可使知苟學術錯誤之一證也

一窮經將以致用也禮因經野禮樂制度地考官名皆致用之大者不可空言理而證其實也茲註雖非專書大義則必載

一孔子曰辭達又曰旨遠言文後人艱語鄉談一概入註則蕪穢聖經矣不文何以能達是註需洗之

一註惟道是視不敢需附舊說然道若大路人可知行矜新好異非所云也

一註時論而不辯惟在好學深思者領解耳

一用舊註而微易其辭者皆有至理非敢漫更

一訂修則惲以閱校閱則方鐵壺張賚六王宗涘及馮辰弟培盥志不忘

己亥仲夏敬識

論語傳註 凡例

論語傳註

盧縣李塗著

孔門弟子論撰孔子之語以傳後世故曰論語（註析）分二十篇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子孔子宋孔父嘉之後氏孔不書者聖德著聞人所共知也（邢疏）亦有書孔子者記者隨筆不爲例也古禮大夫稱子因之尊師曰子公羊傳子沈子是也或當時共傳稱之後人亦因而稱之孟子稱顏子曾子是也若面言論語於同儕稱子孟子於門人亦稱子則男子通稱也（馬融說）學效於人子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也即自學詩書禮樂亦效法古人也習重也

即鳥習飛之習學而又學也說即悅不亦乎歎其必有此妙也

皇氏侃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學書三日中時學記君子之於學蚤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同門曰朋（包咸解）不知不知其有學也慍怒也學本以厚人知而春秋以降或不知矣亦無慍焉所性定也君子謂德可君國子民也（詩疏）後遂以爲有德之通稱詩於天子亦稱君子論語於學士曰君子是也時習學而不厭也朋來論人不倦也不知不慍不怨天不尤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學之準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孝順父母弟讎弟道犯干犯也上分在己上者務事事也人能孝弟即少犯上不作亂是仁本孝弟之象矣故承之而斷其爲仁之本以見孝弟不可不務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至道曰仁仁即生德也孝報我所生也弟愛吾同生也施之生意油然及於民物矣語曰孝爲百行之源本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其言令善其色剛毅木訥之反也發躁多則存蓄少工飾多則眞醇少故鮮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弟子（凡言弟子即孔子弟子省文也）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省察也忠盡心也信言必實也傳師傳也此曾子忠恕之學也人身當省不止三者曾子此時從遊學

門除傳習之外則樂稟謀謨耳故曰省如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左傳昭公五年遠啟疆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毀九百其四十縣遒守四千乘是一縣一百乘也縣方十六里中二百五十六井約二非半出一乘（毛河右說）古封國不計山川附庸故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所謂力百里者就井地言則萬井當出三四千乘惟言千乘者言任戰不言備也如天子千里爲百里者百止言萬乘可見敬小心也（孫）禮樂兵農之事人彙臣民言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童年之通稱也謹慎信言汎廣親加厚也仁謂仁人餘力未盡之力文

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也（朱註）言弟子之職行與學皆宜力也出則入孝自脗下出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弟子卜商衛人易輕也賢賢重其德也易色輕其色也此教夫婦之別也（即呂氏說）致如致仕之致委身與君也雖曰必謂設敢而深贊之言蓋倫必自學問入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不端重則無威嚴而學亦不堅固故君子以重爲貴而忠信其主也益友其輔也改過其功也忠實心也信言必行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無毋通憚畏也（朱註）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喪盡哀禮祭盡誠敬（莊註）君子篤厚於親之德也民化之德亦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弟子陳亢陳人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衛人溫和厚良易直恭莊敬儉節制讓謙遜（朱註）五者夫子之盛德接乎人者也時君感之自以政來質是夫子自操得之之權也非邦君有心而與覺夫子有意以求即或曰求亦求以溫良恭儉讓耳與人之屈節者天淵矣諸與皆語辭春秋稱大夫皆曰夫子孔子曾爲大夫故有此稱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觀人子之法也父在不得自專但觀其志父沒乃觀其行之善惡然沒而子三年在喪（孔解）於父之道可蛤行者不忍改之斯謂之孝不然親亡沒而更是有死其親之意矣所行即善而心亦薄矣豈孝也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和和樂也先王之道即禮也斯指和也小由禮大經禮由之由和也知和而和亦不可行者如稽康阮籍之流放誕嫚戲以爲高致終至喪亡是也言禮貴和而和又不可流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復踐言恭致敬禮節文近依也合也因緣也就也宗主也所因不失可親之人亦可以宗主之也言人之言行交際當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將不勝其自失之悔矣（朱註）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好不在是也敏速也事學之事也爲學之人恆多言故又愼之有道有道德者正正其所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可猶言亦可也貧而樂顏淵也富而好禮管仲衛武公也子貢以貧富有守爲美聞子言未若遂知義理無窮學問莫足故引衛風淇澳之詩如切而又如磋如琢而又如磨以證之是告往而知來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人不己知無損於己何患不知人則窮無與交達無所舉故患之人汎言下論以能應人知則指操知遇之權者言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正人之不正也德行道而有得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移也而衆星拱向仰所謂子仰以正孰敢不正言爲政本於身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此言可蓋全詩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史記發乎情止乎義理子夏詩序）無邪思也況於大雅以歌王政三頌以形祖德愈無邪矣此詩教也（王氏道說）或謂桑中溱洧非邪思歟曰作歌以刺其事使天下萬世共醜爲是無邪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引導政法制禁令齊一之也免者不敢爲惡以苟免刑罰也齊禮者立冠婚喪祭之儀定五倫相接之度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也格至也民恥於無德無禮且至於有德有禮也校之徒尚政刑者淳漓大有間矣故申韓之術可以苟定反側不可以常享太平

子曰吾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古十五而入大學志者念慈在慈也學習大學明親之道而不厭也立學之固也不惑學無所疑也天命天之元亨利貞之德也知者下學而上達也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不思而得也矩爲方之器隨心所欲而不踰於方不勉而中也（朱註）此孔子之年譜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孟僖子之子樊遲弟子樊須齊人僖子卒時詔懿子學禮於孔子故懿子問孝而子以無違於親告之使其順親之指以學禮也（毛河石說）然而從親學禮順親之一事而已豈遂盡孝不知孝親即有禮焉生事葬祭不可過分是也恐懿子未解故語樊遲以發之（前註作無違於禮則陷人作處辭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武伯魯大夫懿子之子名彘武謚言常謹疾以慰親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吳人言但以能養口體爲孝則雖不常供者至於犬馬

皆能有之割烹以養父母（袁黃說）但不敬親則無別於今人奕坊記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罪子不敬何以辨正與此同故唐馬氏疏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安石表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皆言犬馬養親無作人養犬馬者何註誤也又包咸宮註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如事君左右執事有方言服役也）蓋漢魏間皆以犬馬養人比人子養親其說亦通故人臣亦因用之汲黯曰臣誠有狗馬病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先生老者稱饌飲食也（馬解）曾猶乃也祭統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色不可強而服勞奉養尚可勉爲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無辨難也默而識之故如愚省夫子省察之也私者退論業請益之所而自處也足發者智足以發明之力足以發行之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用也所用行也焉安廋匿也註疏小人掩其爲之不善視之而善不善分矣行善而意之所由來者未善猶恐匿也論觀之而善不善又分矣由善而其安心樂意之所或不在是焉猶恐匿也詳察之而安於善與不安於善又分矣尚安匿乎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故學者溫習之新學者日知之學不而厭也即可以誨人矣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全體皆具非一器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能言恐其言先於行也故語以從於行之後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比偏黨皆與人親厚而周公比私君子小人分焉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加容虛則昏而無得思而不考成法則危而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非人道之常而別爲一端如今佛老是也明太祖曰攻如攻城已止也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弟子姓仲字子路卞人子路粗率或有認不知以爲知者故子誨以知之之道如此不然本不知之而誤居於知心之弊蔽塞甚焉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其爲學也意求祿矣子曰祿非學外物也而不必干也亦善吾言行而已多聞則言有物聞而疑者闕之則無妄言其餘不疑者又愼言之則無放言人言少矣多見則行有準見而殆者闕之則無悔行其餘不殆者又愼行之則無肆行已悔鮮矣祿在中言不求而自至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魯君諡定公之子錯置也包解諸語辭用舍合民心則服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卿名肥康諡孝孝親慈慈民忠者民盡心於上也勸者勸於爲善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奚何也爲政居位以正人也書周書君陳篇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包氏解班固潘岳陶潛王利貞護皆唐人皆如此讀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閻百詩說文與書不同者孔孟引詩說文每小異取足明道不在章句也友愛也施行也言行於孝友有正人之道註疏是亦爲政奚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其指居位也史記定公初年季氏廢立陽虎作亂孔子不仕而不便明言故以此謝或人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頸者小車駟馬車兵車田車

乘車也軾車箱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註軾）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朱註）問十世可知者欲前知十世之事也禮制度文爲也天道相繼以運世皆因時而錯行如因春而夏因夏而秋因秋而冬是也帝王相繼以持世必因禮而損益如夏尙忠殷因之而尙質殷尙質周因之而尙文是也自此以後如秦法過嚴漢高因之而用寬劉璋過寬諸葛因之而用嚴天道人事之自然也故曰百世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媚求福也（鄭註）如春秋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欲祀夏相密武子止之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是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謂私謂也魯論凡無曰字者皆私謂如子謂子產子謂子賤之類也有曰字者皆面謂如子謂顏淵曰子謂仲弓曰之類也（王肅堂說）佾舞列也春秋隱公五年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牲預何休謂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六則六六三十六人四則四四十六人二則二二四人服虔謂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六人王肅堂曰春秋襄公十一年鄭伯賂晉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是古人舞列不論貴賤皆以八人服說是也季氏僭分至此尙可容忍孰不可容忍者（鄭註）僞當時君之無權也古廟有室在戶牖之內其前爲堂在戶牖之外堂前有階階下爲庭歌在堂上故歌徹曰於堂舞在堂下故佾舞曰於庭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三家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篇名徹祭後而收其俎也相助辟公諸侯穆穆敬也（鄭註）二句雍詩之辭三家之堂主祭者大夫助祭者家臣歌此何取不惟僭竊亦屬愚謬可嘆也按三家之堂即郊特牲所謂三桓之公廟也三家出於桓公故立其廟蓋古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郊特牲）后稷始封有國周人立爲始祖廟歌功誦德祇及羌嫄並不及稷父帝嚳以其爲天子也及文武有天下周公乃制五年一禘（公羊傳註禘祭是也）尊帝嚳爲自出之帝祭於始祖后稷之廟而始祖配之（國語祭法大傳喪服小記）而並不別立帝嚳廟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明堂位祝詞魯祭用天子禮儀而無祭文於王於周公廟配以周公文王伯禽無廟於是魯有郊禘然郊惟於啓蟄祈穀（春秋書郊皆在四月及之二月也桓公五年所謂啓蟄而郊也紀后稷亦以祈穀故曰冬至大郊（郊特牲）非所敢用（家語定公問亦人間郊面冥何也子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易以不同）禘惟在周公廟不及羣廟（閟宮詩曰白牡騂剛周公之廟用白色之牲此於宋用天子禮樂不敢並時王也魯廟用騂色以用侯禮則無嫌）其儀皆以天子禮樂行之所謂變禮之禮也史記所謂不敢以臣待周公也乃魯因爲文王立廟名周廟（見左傳襄公十二年）其後非祈穀如成公十七年九月用郊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高宗當曰用天子禮樂自牲牷尊朱干玉戚如禘故曰禘非禘廟祉所自出也）則僭越突故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之三家出於桓公而季友爲莊公母弟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桓之季文姜之愛子是也慶父叔牙雖長而庶出故友爲別子爲宗卿其後亦立公廟爲三家之堂而八佾雍徹紛然並作夫子所以深斥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卽嘆三家之流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林放魯人（註）見周末文勝而疑非禮之本也故問禮始諸飲食汗尊抔飲其本儉而已（重）瓜列鼎曰俎曰脊末矣（即如喪禮其類有泄脫而不親本哀而已）棺槨明器曰趨曰踊末矣（與其趨彼無事返此易熟治也禮又單舉喪者哀本天性較之儀文本末昭然猶爲易曉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夷狄且有君長不似諸夏僭亂反滅君也）

諸夏中國（即）夷狄且有君長不似諸夏僭亂反滅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註曰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也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季氏祭之僭矣冉有弟子名求爲人時仕於季氏故夫子使救止之言神不享非禮林放尚問禮本泰山之神反

不如林放耶而竟祭之欲季氏知其無益而不旅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讓）而升下（讓）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不欲多上人何爭求其爭其惟射以祈爵乎然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居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物謂射時所立處）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升下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揖讓也始終揖讓如此則射亦君子之爭而非若小人之鬼厲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巧笑二句見衛風碩人篇無素絢一句蓋逸詩也倩笑靨盼動目貌（何北宋面貌瑩潔也絢飾也繪事上衣下裳畫繪之事也後素者考工記曰畫繪之事雜五色後素功謂先施青赤黑黃四色而後以白采分布其間故曰後素功恐白之易漬汚也起予言我意未之及而能起發之詩本言面色皎白情盼如畫即爲美飾不必復飾矣美之也子夏疑素非飾也何得爲飾子以繪事明之素後施是素亦爲飾天生自然之美後以拭灑而耀然也無疑也子夏一聞後素之言而隕然也曰人之素質非飾也而乃以美其貌以妍其容爲後來之飾矣則夫禮者本於天地具於性情原非後起之飾也而乃君臣父子非禮無文朝廟邦家非禮不華其釋回增美也亦在後者乎威廷典禮周室禮明樂備孔門學禮皆後起之功不可已者也猶後素也故夫子深贊之（毛河右說圖註訓繪事後於素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會宗彝五采繡於上衣宋國朝衣用粉白繪也且繪圖後起亦非素質重飾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後宋殷後徵證也文典籍獻賢人（朱註言我能言夏殷之禮而二國文逸獻亡不足以證吾言使其有文有獻則我能言而取以證之矣夏殷之禮論說而忠實不可返覓非世道之憂乎故夫子反覆嘆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祭有三一大禘喪服小記云禘不王不禘（疑有闕文）五年合食之殷祭也一吉禘春秋吉禘即儀禮吉祭喪畢升新主於廟則合羣廟祧廟之主合食於太廟也一時祭王制祭統云春祠夏禘郊特牲與祭義云春禘總時祭名也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年十四年間未遭吉禘而大禘爲魯重祭非時祭比此嘆者蓋大禘也灌者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魯之君臣此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以後則浸懈怠而無足觀矣（盛湯嘗禘則禘始稽禘郊灌之餘皆前日玉瓚大圭非禘乎不待既灌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維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追遠報本至禘極矣未可易爲或人道也而魯享有禘之矣又所當諱故答以不知而言如知其說則天下之事當前皆徹如指示掌中之物言易了也時子伸一掌以手指之故記者記曰斯者掌也（邢疏）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祭先也神如五祀諸神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而又引其言以證之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昵也室西南隅爲奧室中最尊之地祀神之所也然幽

寂而其神無定（五祀皆迎於奧）幽寂則似無靈神無定則無專主竈五祀之一雖細微雍褻老婦之祭其祀頗卑然炎熱而司飲食炎熱則氣燄盛司飲食則禍福有權與其媚彼無寧媚此賈引時言以喻奉虛位之君不如親得權之臣諷孔子也子折之曰子不知上之有天乎其尊無有並者人唯守道而行不獲罪於天而已如其獲罪何所禱而免乎非惟竈不可媚奧亦非所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二代夏商也言周初制禮監而損益之郁郁乎文采哉吾舍周何適矣

郁郁文章貌（邢疏）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周公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得用天子禮樂以祭周公明備繁重故夫子仕時入而助祭每事問焉或譏其不知禮孔子言敬謹之至乃禮之意豈敢自謂予知哉孔子父叔梁紇嘗爲魯鄹邑大夫故稱鄹人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主皮者專主獲無侯張獸皮射之（鄭康成說）蓋在位行禮射（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亦賓射類）張侯射之比於禮樂庶民無射禮習射則獸皮張射專主於獲（賈公彥說）故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恐復有遺賢焉退而以禮鄉射衆來衆觀因詢五物三曰主皮謂問德行與藝主皮問能射否也鄉射禮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異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謂禮射觀德二次負仍三次比樂以射主皮則詢藝（以鄉射及之別一事）中者再射不中遣去之不再三射此異也故禮射不主皮古者禮樂損讓序賓不侮之道也今則雖行禮文互有爭心而此道微矣爲力爲力役之事也（鄭康成說）

今則徭役繁重不分上下而此道亡矣士競民殃夫子所以歎也（朱註謂不主皮是不主於貫革穿甲也擇宮習武所用謂甲而射之也周禮司弓矢考工記鄉禮樂記俱有明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周禮大史頒正朔於邦國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以腥羊作獻告祖廟而受行之謂之告朔（鄭說）乃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去孔子壯時將及百年而有司猶供此羊是告朔之禮一線未亡者也何忍以費而去之子貢或屬憤激而夫子之意深遠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如孔子之拜下盡禮也而秦者不悅以爲諂故慨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魯君謚襄公子昭公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國風后妃所作關關雎鳩者喻淑女之和諧而摯而有別也蓋求淑女以佐君子供祭祀寤寐反側哀賢才之未進也而在己一無嫉妒傷善之心又求衆庶和好嫉妒全消而各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序所謂憂思進賢無傷善之心是也琴瑟鐘鼓樂賢才之得進也而在己不爲婬泆以自淫其色亦求衆庶各自淑善不淫恣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序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也周之盛內聖賢會聚貞潔和順共承天事溥於下國此時之乾坤爲何如者宜定制以爲樂章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問社問社義也宰我弟子名予魯人乃以社名答其義焉謂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古者凡立社必樹木以爲名夏后氏樹松曰松社殷人樹栢曰栢社周人樹栗曰栗社（毛河右說俱人名紗繞社標社本此）乃其義卽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以古者戮人於社義取戰栗以見人君不可不示威也然而棄德用威其道未善孔君悍刑徒取醜厲言之左矣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孔子言其嗣不及舌不必責咎正深責之然則社義何如報土功重民食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孔子志爲東周蓋亦輔諸侯尊周室一如管仲之爲但不假而誠不私而公不少得驕溢而博厚高明悠久以成大業則大小迥殊矣故深許管仲之功而惜其器小也或乃疑器小爲儉子言其答謂不儉爲知禮子指其僭仲之器小亦略可見矣三歸娶三姓女（見戰國策韓非子與國食貨志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樹屏塞蔽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旅士以帷好與鄰國好會也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間禮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西階上拜主人于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阼階上拜賓答拜管仲卿大夫而僭之不知禮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師樂官名時魯音樂漸微故子語以作樂之法始作樂初合也翕如人聲

八音相比而起也從之則大作矣純如清濁高下遞接圓轉如五味之相劑也皦如抗隊曲止倨句爲言爲永分明也繹如繹抽絲也縈縈乎貫珠之象也以成樂一終也簫韶九成大武六成是也（禮經言鳴管以發其端謂吹管以作樂之先也）

儀封人請見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蓋衛邑封人如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典封疆之官也（註）君子謂往來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言其平日不見絕於有道而求以自通也（朱註）從者孔子弟子隨行者通使得見也喪謂失位去國木鐸金鈴木舌施政教時所振月令奮木鐸以令兆民是也言亂極當治天將命夫子明制作法度以號令天下萬世也（朱註）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韶繼也（史記言能繼堯之德也）武武王樂名言其伐暴救民有武功也盡美謂歌器之聲舞韶之容悅聽足觀也韶又盡善者聲容之內九功惟敘禪遜德讓如天之無不幬地之無不載也武未盡善者聲容之內病不得兼恐不逮事發揚蹈厲夾振驷伐其象危惕而猛趨不如韶樂之融容和平也韶武之時爲之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冒人者也故以寬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二十五家也而有仁厚之俗智者擇居必於是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常處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仁心德也心德全則隨遇而良久約濫久樂淫以不仁耳利順利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人無私故能好惡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語辭但也如也苟志於仁但之義也（楊子非苟知之章與但）苟有用我如之義也但志仁即無惡見仁不可不志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不以其道得謂不當得而得富貴則不處貧賤則相安者恐去仁也故君子不違仁之功存存無間焉其功即大學之正心修身以明明德也惡乎猶於何也（惡音烏破）終食一飯之頃無終食之間違仁即終身不違仁也造次急遽之時顚沛傾覆之際而一無違焉則不去仁矣言不去仁而必徵之富貴貧賤者驗其實也以此坊民而後世猶有講學論道自謂主敬明理而苟且於富貴貧賤者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則視聽言動必以禮履天下之物無上之者惡不仁則視聽言動必不使非禮加於吾身是不違仁矣而未見其人也得無力之不足乎夫好惡已之力也仁已之德也已好已之德已惡已之失德力安有用之不足者即或有之我未之見又作疑詞以深決其不然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指有因而過之過黨黨類也即倫類也（毛河石說）如禮記父黨母黨之類也行路之人無爲之受過者無他疏之也五倫之內每有因之受過者無他親之也如周公使管叔監殷而二子路有姊喪可除弗除皆不忍於兄弟之倫類而過也不忍仁也故觀過即知其仁袁記子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即此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也顏子之嘆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死亦不虛生故曰可矣（王肅說）道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此章與原壤章老而不死爲賊宜對觀不循道則長年而祇爲賊能聞道則

朝聞而夕死亦可然則世之冥冥昏昏而欲長生久視何爲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專務衣食者凡民也恥惡衣食者陋品也士而如此則志道不篤矣何足與議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左傳晉雖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朱註言君子之應事無成心而精於義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小人細人懷刑行法以俟命也重耳懷安敢名殷民安土重遷皆懷土也韓信以捐地會兵陳豨將爲多金略肯懷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孔註仰檀弓棄木其壞則吾將安放之放言棄木爲棄木所依也此成專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行禮而有恭敬退遜之實心也有之則禮可以爲國無之則禮亦不能行何有何有其難言易也邢疏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知與位分言則朋友知而從我邦家知而信我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一也盡心以推己及人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也一貫之道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學者之忠恕違道不遠也一言可終身行也聖人上達其妙故裕之大賢勉强有得故可與言之其餘學未至焉故疑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曉也義者宜也五常五倫宜行之事也利富貴利達也此君子小人之關界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求與等之內自省恐亦蹈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微諫即內則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晉問疎不能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不敢更適西欲親知所在而無憂召則必至而無失也朱註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高可喜則可懼愛日之孝尚能緩哉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身之所行必及其言則言自不輕出矣言古者以喚今之無恥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約束收斂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欲遲行欲疾欲者心之所注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
德爲達德豈有孤者必有同居之鄰人何不求德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朋友數斯疏矣
數促迫也何註遽也又煩瑣也祭義祭不欲數是也言事君交友宜以禮進
也邢疏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
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冶長弟子姓公冶名長孔氏家語魯人縲黑索也紲攣也以拘罪人言

其素賢雖有此無害於可妻也南容史記作南宮括括古字通字子容家語作南
宮紹鄭註檜弓南宮敬叔云即南宮縚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又作說則縚也括
也閱也容也敬叔也總爲一人孟僖子之弟左傳昭公十一年泉丘人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而何忌爲文後懿謚懿子說爲大夫故謚敬謚叔可知南宮爲弟同事仲尼學禮者也然南宮以所居爲氏而南容去
宮稱南不似一人漢書古今人表南容在上下等南宮敬叔在中上等則二
人矣有道見用無道見容以其三復白圭謹於言行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弟子姓宓名不齊魯人若人若此人也又言魯若更無君子斯子賤安
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註以見子賤之得爲君子由於取善擇友
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又曰璉殷曰瑚周曰璉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貴重而華美
者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欲居敬行簡者故或以爲仁而不
佞禦人抵當人口給屢口取足而無情實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弟子漆雕姓開名又字子開魯人使仕者夫子爲司寇時有使仕之權也
四書賸言斯指仕之具也未能信未能確然信其仕而優也說悅其慮心篤志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
所取材
桴編竹木爲之馬融解爾雅謂之筏今俗也此夫子喚世之寓言也謂道不得行

安能鬱鬱居此其乘桴浮海豈理亂於不聞乎顧誰無宝家波臣難就攜手
同行其惟由與子路聞之以爲夫子許其可共險難也故喜子復寓言以曉
之曰由也履險如夷勇過我矣但大海蕩蕩窮木難浮桴材無所取耳邢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
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三子日月至仁夫子知之矣而曰不知者以武伯學淺觀問者而答以發其可見不可輕
與言仁所謂罕言也各乘其才以語之者若曰子大夫薦賢爲國但當問其
長不必究其微也賦井里所出之戎馬兵車也司馬法曰井里有稅有賦稅
以足食賦以足兵治賦即治兵也千室大邑也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
曰家邑食采地者曰采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朱註赤弟子

姓公西字子華魯人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愈勝也聞一知十謂聞一事知十事也（左傳）聞一知二聞一事知二事也夫子接子貢不敢望回之言而引之曰汝言弗如也吾之許汝即在汝言弗如也蓋能自知則雖苟居能自屈則無憍念進可量耶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弟子字子我魯人雕刻畫也杇鏝也與語辭誅責也改是改聽言信行也宰我素言勤學而貴寢故又言以深責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行健天之剛也自強不息君子之剛也有慾則不剛矣根魯人（包說）蓋家語弟子申續字周（鄭說）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即夫子所教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而曰無加則去之盡而行之純矣仁者安仁矣故夫子抑而進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詩書禮樂也夫子雅言之性者繼善之所成天道乾元亨利貞也夫子僅於贊易言之而不輕語人所謂罕言命也以此坊民而後儒有日講性天以爲學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狀子路之勇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即仲叔圉也諡法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名僑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故稱公孫僑行己行於身者也恭恭謹也如所言思其始而成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是也事上事君也惠如訓子弟殖田疇也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封洫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姓平諡名嬰齊大夫人交久則敬衰久而敬所以爲善（程說）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藏孫辰文諡蔡大龜出蔡地者龜曰國君有守龜又曰家不

寶龜漢書食貨志曰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居猶藏也以櫝藏之也文仲有此是僭諸侯之禮矣梲梁上短柱也節同榱短柱頭也山節刻鏤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梲畫短柱爲藻文也明堂位曰天子之廟飾也文仲有此是僭天子之禮矣人以智稱之是何如之智乎左傳孔子譏文仲不知者三其一作虛器謂有其器而無其位正指此二事也（程說）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崔子名杼陳文子名須無皆齊大夫齊君莊公名光違去也子文公爾忘私故許以忠文子潔身去亂故許以

清而至於仁則心德也無終食可違二子未可知也焉得遂謂以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數超於一而重以再三則又重而三才之數備矣故反覆致念者皆以三概之三思三復是也文子自謂備慮不虞過求何害子則聞之而曰不思者世事昏蒙過思者趨避無所其失均也思而至再斯可行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俞衛大夫武謚邦有道謂衛成公在位無事之時也邦無道謂晉文公伐衛國人出成公以悅於晉式子從公使元咺奉弟叔武攝國或訴於公曰立叔武矣公殺元咺子角元咺不廢命晉復公前驅殺叔武元咺奔訟於晉執衛侯歸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寗俞貨醫

使薄其酖不死後釋衛侯復國是邦無道也有道之時盡職宜畝才讓善見其智也猶可及也無道之時韜晦深藏故作顧衆不與强禦之霸主忍殺之訟臣相抵抗而喈用搏捖身全君復是其愚也不可及也彼當狀險之秋而矜才恃智者安有濟哉夫子所以表甯子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在陳思歸在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周流列國志期行道知其不遂也乃思歸魯而傳道門人以及來世是以嘆也狂簡志大言大而略於事變文貌章如九章十二章之章謂成材具也裁制正也不得中行故思裁正狂士以適於中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孟子稱夷齊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惡惡至矣然墨若能改卽不惡之未嘗追念其舊故少爲人所怨也清而無私意無固執故曰聖之清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孔解素以直名醯醋也人來乞醋無則應無可矣乃乞鄰而與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朱註焉得爲直夫子譏之惡假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充也益也謂致敬於人而巧其言善其色以加益其恭是矜肩謟笑病於夏畦者也匿怨而友是內藏怨懟外結親厚者也左丘明魯大夫著左傳者見孔安國說及史記演書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卑在尊側曰侍盍何不也輕裘以輕爲美也憾恨伐誇施張大之意勞有功於人也懷保也子路重義輕財顏淵盡懷集善夫子則志於萬物各得其所天德王道備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嘆絕不得見也內自訟者見其過而內自刻責如訟者之抉人隱惡以求必勝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忠信篤實也禮器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然有忠信之質者頗多而學古不厭者甚少故夫子以身示之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南面臨民之位仲弓欲臨下以簡者故可使之然仲弓又不欲如子桑伯子之大簡也故問以辨之說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蓋老莊之流也但夫子論人先取其長簡則不繁苛瑣碎日不暇給故亦以可許之居敬修己以敬也敬事也行簡施行政事乘大體去繁文也居簡身心簡略也如是而行簡勢必大綱細目皆簡略矣曰可曰大簡正從可也簡之言而辨之也此於夫子僅可之意雖未盡喻而論簡之得失確矣故子深然之按漢後言治道有三一王道堯舜周孔之所傳是也一清淨蓋公曹參所傳黃老之學是也一刑名申韓是也清淨勝於繁苛啓亂如王莽者然弊必廢弛瓦解刑名勝於寬緩姦如徐偃王梁武帝者然弊必酷烈土崩論語

民免無恥毋乃大簡二章洞陳其弊矣王道則當清淨亦清淨所謂臨下以簡事失不經也當刑名亦刑名所謂威克厥愛允濟也但如漢武重儒術而但知變服色改正朔孝元重儒術而但在經義文辭至於道德居敬之君極遇事敷奏之王政未之有聞則雖曰儒術未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怒不移過不復則學實驗於行而好之也至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乘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使爲孔子使也（朱註）左傳昭公三年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是釜六斗四升也聘禮記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斛音遠即庾是庾十六斗乘十六斛五乘八十斛也急窮迫也原思弟子名憲魯人孔子爲魯司寇以憲爲家邑宰（包解）九百九百斗也（孔解）毋音無辭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冉有施厚原思受廉夫子皆不許者裁之以義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辭赤也周人尚赤角角周正中犧牲也（何解）用用以祭此與仲弓言舉賢才之道不當拘世類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至到也至而不去即不違也顏習齋先生齋與嗇仁曰求仁合內外之道也內欽而明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公當乃可曰心不違仁以此自省不惟

三月不違雖及即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亦豈易及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從君爲政也果果敢決斷達達於物理藝多才能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弟子名損魯人復我重召也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言入齊則不能召也按家語閔子曾爲費宰此時必有不可仕者其後可仕乃仕故仲弓與閔子同列德行亦爲季氏宰非季氏竟不可宰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弟子冉耕魯人疾而歎其亡者疾篤也自牖執其手者說文徐註凡室一戶一牖戶東牖西蓋疾後室穢不敢以延師故自牖執手以永訣也伯牛有德行列子云伯牛痞無欲孔子節小物必以伯牛侍曰吾以自厲也

子曰賢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圓曰簞瓠也盲在陋巷惟有一簞飯一瓠瓢飲也樂樂道也註巷街之曲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畫畫地而不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成己成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君子儒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而無通大之歐者小人儒也勉子夏以遠大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爲政莫先於得人故子問之不由徑則率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不至則自守嚴而無枉己狥人之私可見公事如鄉飲鄉射月吉讀法之類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蓋此後始從游孔子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反孟氏族名側字反魯大夫左傳哀公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左師入齊師右師奔齊人從之反後入以爲殿是右師奔而不致大北奔反殿後之功也乃策馬自掩如此可謂不伐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衛大夫字子魚佞口才也左傳曰寡人不佞服虔曰佞才也朝宋公子美美色此喻言以慨世也言無有隨機應變之捷才而徒有峻然潔素之美質如居鄉不能左右周旋而徒方潔居官不能上下彌縫而徒孤清今不以爲迂則以爲怪衆謗羣疾難乎免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莫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質樸文文采皆指行禮之威儀言辭言也野野人史史官史不問文故多文也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包解言文質錯綜而可觀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孩提而愛親稍長而敬兄赤子入井而惻隱睢盱與之而羞惡直也罔如微

子曰罔不大小好苟竊好究之罔無也言不直也則生理無矣乃不死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論學之淺深也樂之樂道也后儒以樂道爲粗中禪悅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以上以下委學也上上達之道也人下而强語以上妄臆躐等必陷異端是誣之也故不可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猶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爲而於鄉社諸管敬而不瀆所見明矣非智而何欲明以存仁於內立達以行仁於外皆難也先其所難後自得仁非

仁而何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想智仁之妙也水形如智故智者樂之山體如仁故仁者樂之變動不居動也安土敦仁靜也樂天知命樂也德立不朽壽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春秋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功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但衰微而廢墜矣道文武之道也齊一變其流風可至於魯則人存政舉亦可至道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儀禮特牲饋食曰用三爵二觚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若觴與觚亦皆五升蓋觚器古多用角故從角

三代始範金爲之其形本方故名曰觚通俗文曰木四方爲稜八稜爲觚其足之四稜漢宮觚闕取以爲角隅故西都賦曰上孤稜而棲金爵後變爲圜史記酷吏傳曰破觚爲圜是也如博古圖所傳合孫祖丁觚四山變夔觚形圜而尚名觚則觚不觚矣天下之實失其名如君不君臣不臣之類可於此觀矣能無歎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仁人墜井仁者從之以喻惻隱同人者雖即雖而揖遍不辭也子則曰身在井上則可救從之入井則先陷己身而井中之仁無以救矣何爲其然哉仁者即君子也無墜井者而曰墜墜井猶事之所有可欺之使往視也從井救人則理之所無不可誣罔以陷之也文王囚於羑里周天敎之以奇怪獻紂未嘗赴囚子畏於匡顏淵從之未嘗先死仁以智行以義決何爲不學而思哉以此坊民而異端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捨身喂虎割肉啖鷹以爲慈悲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經曰君子於詩書六藝一一講習博學也乃將所博者實見於視聽言動皆約束之以節文之禮則可不背於道矣堪謂此爲世之學準也博文即四敎之文約禮即四敎之行忠信也博文即大學之格物致知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博文即周禮三物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約禮即三物之六德六行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也外此而復有衛業焉非異端則曲學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朱註子路以爲靈公不用而淫亂之夫人又迫之使見道之否塞若突故不悅矢陳也誓矢言是也直也誓出矢言是也夫子指天以直陳之曰予之否而不塞者韓愈說乃天厭吾道也韓愈說於人乎何濕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臣弟友庸也行之無過不及中也以達德行達道中庸之爲德也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至聖至誠也故曰其至矣乎民猶人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仁生德也而布生德於人即以己之生生者及之令曠然遠思曰博施濟衆也則必如書言乃睯乃神爲四海君庶幾能之然堯舜聖也而遂自信曰吾

言不及義放辟邪侈也好行小慧機械變詐也難矣哉言無成而立敗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以義爲質體則當行當止者定矣而動合節文以行之氣勿躁亢以出之至誠不息以成之君子處事之道備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好惡者之所同也若沒世而名不稱必無實矣焉得不疾憚卓爾曰沒世則可否眞僞久而定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求責也註君子脩德立業專以責己即行有不得亦返求己而已小人願外僥倖專以責人至行有不逞惟歸咎人而已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易至爭君子莊嚴自持而無乖戾矜之善也羣易至黨君子和平偕物而無阿比羣之善也易之所謂得中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佞人來以人廢言則嘉言伏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告子貢以一貫之要孳也不欲勿施絜矩也從心不踰矩則一以貫矣然學者必自絜矩始絜矩恕也恕則仁仁則貫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壞其行也譽加以美也試即虞書試可之試民即人也言吾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如有所取而譽之其必有所試而知之非虛譽也誠以此人也即三代進賢退不肖以直道而行之者也註孳吾今亦猶行古之道耳而毀譽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闕文不詳則闕如春秋書突入棘不書入鄆之類也古禮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問士之富以車數對有馬者指士大夫借乘非偶借一乘也如晏嬰父之爲無徒行者之類是也今史不闕文則紛飾附會善惡失眞而榮於華衮戚於鈇鉞之權去人心無勸懲矣馬不借人則封殖自私堅肥自擁而睦戚憮友洽比賢豪之舉無人情日類陋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德者得道之正也徒恃善口以文其說夫亦何辭而不可則亂德矣大謀將以建天下萬世之利也乃有一絲之睨以奉之一朝之忍以洩之則亂大謀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惟衆則公同無私亦惟衆則庸衆無識也故必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者三綱五常也五常該具之三綱誰立之人也具之立之而遵端夫繩紮乎天地則弘道矣人之能矣而人亦弘矣若道者路之名也人不由則路爲虛位安能弘人也哉老莊家乃謂道能生天運人妄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改則復於無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後儒於古人文以體樂之學漫不考習而徒强探力索或曰從容玩味其不入於空虛者幾何聖人蓋前知其弊故以身示教焉然聖人之徒思儒無益以思在禮樂名物（說不如學句可見）但虛而不實後儒之徒思則有害以入於測性猜天將順等而陷異端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道大學之道也謀道即學也食仰事俯育之資不謀者專力於謀道也且食不必謀也耕非求餒而時得餒學非干祿而常得祿君子惟憂不得乎道而已豈有營營焉憂貧者哉按三代道德行藝下學上學故祿在中今以時文取士修道考藝與祿無涉苟不學農將耒勘儉立家勢必緣門持鉢枉道壞品矣故許衡曰學莫先於治生此今古之判也可嘆哉然而食可謀貧不可憂謀食不過少分謀道之力而無失於道也憂貧則與樂天知命相反而大傷乎道矣故斷不可憂貧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論臨民之道也（註疏）之指民言知能照臨天下而無仁愚以固結之民雖得而必失矣知及仁守而大觀在上不如神明之莊嚴民雖歸之而不敬矣知及仁守莊涖而變動乎民者未必以禮陶而樂淑猶庶定之近治非雍熙之上理矣（顧先生說）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小知錢穀刑名一長一技也大受輔世長民託孤寄命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無水火害人之身不仁則身心俱喪是仁之切尤甚於水火也況水火尚有害而仁無害不爲仁者何哉按殺身成仁則亦有蹈仁而死者然君子過矣者鮮況其死乃生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旨常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讓之有（朱註）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朱註）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所授之職也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不可教者則已苟有以教之則人皆可造因材而成不必論其世類之貴賤

種類之賤愚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一適燕一定越豈可相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達達意也禮云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辭勝豈嘉事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樂人盲者名冕（孔解）相導也古者必有相夫子待師如化工賦物而曰固相師之道者以爲平常自然如此也然則聖人接天地萬物莫不有道焉亦祇平常自然耳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顓臾伏羲之後風姓魯之附庸也（孔解）春秋諸侯彙並已犯王章季氏大夫乃

欲取本國之附庸貪妄極矣冉有子路亦知其不可也故以告孔子孔子獨責求者以季氏有事管與求謀也主東蒙祭是先王之建國也在魯地七百里中是魯國之邦域也爲魯社稷之臣是本國之屬封也季氏伐之何也迨求委過季氏則以臣主相君無可委之義責之迨求言季氏爲子孫憂則冒其患貧本屬貪欲乃舍之不言而嫁言顓臾之憂子孫夫子孫憂者憂傾也今之所爲不均不和不安正是致傾子孫覆亡之憂何在顓臾即在蕭牆以深警之而由求可曉矣季氏聞之亦可止矣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周任古良史陳布列位止退而不仕也范持顚扶相脅之事喻言也以上皆周任言柙毀櫝典守者之過也固城郭甲兵固也費季氏邑寡民少也（註疏）均各得其分也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朱註）正解所聞也遠人

泛指隣國而顓臾亦在內蓋自邦域中言之曰邦域對蕭牆言之曰遠人文德禮樂訓辭也來招徠也均和安如是故來遠人安遠人而不勤兵也（朱註）臣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合聚曰離析干楯戈戟（孔解）蕭之言肅也牆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故謂之蕭牆（鄭解）蕭牆之憂如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孫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五人因陽虎戒鄆車謀去三桓之類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謂侯出禮樂征伐十世少不失者如晉文公主霸至頃公十世而衰微是也陪重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其家臣爲陪臣（註疏）變言執國命者假大夫以執諸

侯之權愈輿天子之禮樂征伐相遠也政與禮樂征伐亦微不同一國之政事也天子諸侯各主其國故獨言政不在大夫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文武成康之周室也在春秋前者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政在大夫陪臣執命則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也天下無道如此故孔子懼作春秋譏如中庸議禮之議不議定於一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言大夫權政五世必失之事也祿去公室謂爵祿不從君出也（鄭解）五世者宣成襄昭定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二十二年史墨曰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時季文子逐莒國政）於此君也四公矣孔子言五世在定公時言也大夫四世者文武平桓也樂祁言三世者在季平子時言也（毛西河曰不止悼子者悼子先武伯本孫斯）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古人便殿便坐取便安便利之意便辟安於閑大也善柔善於柔媚也便佞便利尚口也友直則得聞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朱註故益友便辟則染於放肆友善柔則陷於驕亢或習於熟軟友便佞則爲所熒惑或相尚口舌故損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音好也朱註節謂務中禮樂之節而無過不及也樂道人之善必其好善誠矣驕樂佚滿行樂也佚遊怠佚遊觀也宴樂宴安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

顏色而謂之瞽

此戒聖侍於尊審愼言語之法鄭玄疏金聲曰侍於君子乃有三愆若與庸衆暗對惟見己是矣信乎君子不可不侍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日暮途窮計及子孫故多今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天之命也何註君子畏之日鑒在茲也大人即易乾卦九二九五之大人有德有位者也畏之尊爲師表也聖言易與詩書也畏之深若著蔡也故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小人無知以爲天網恢疎而不畏也何註且視大人如尋常而狎處之指聖言爲迂闊而戲侮之其愚妄如此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知上也學而知困而學雖非上亦一次再次不爲下惟困而不學斯爲下耳人何遂不學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心官思思得之孟子九思則放求官立後儘泛思與頓悟皆非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探熱湯必去之速見不善而去之速亦如之註疏蘊於內爲志布於外爲道此

蓋慨想伊尹太公之流而發歎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改作非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景公富而死即無稱夷齊餓而至今尚稱所謂以德爲稱者非與斯指德言註疏無子曰與柴也愚章同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伯魚孔子之子名鯉異聞異於人之聞也伯魚過庭乃誨詩禮則知不常嘻嘉褒慢是君子之遠其子也鄭玄疏父子有親而不褻近教子之善方也按學詩

學歌詩也春秋士大夫會必歌詩賦詩昭公元年鄭享會號大夫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蓋子皮自陳不爲楚誘而趙孟答之謂兄弟共濟可無外侮也學詩之言對類如此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是時嫡庶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孔解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小童謙言小弱之童稱也夫人對君爲小稱君於異邦曰寡君故夫人曰寡小君也邢疏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實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見孔子欲以孔子可引共事不則欲借之爲重也孔子不往見者欲見而不來見授意往見非禮也且虎雖有才而好亂之人非堪戴之器不可共事故始終不見焉孟子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貨瞰孔子之亡饋蒸豚孔子亦瞰其亡而往拜之瞰亡不誠而孔子亦爲之者不瞋小人之術也權也迫遇諸塗而不得不見突然蕭然一語見猶不見突謂孔子曰下又有三日字皆是貨自爲問答以斷其事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與漢高劄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封賢者墓表賢者閭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語卽此文法故後以孔子曰別之邢疏懷寶悼治安之寶也亟數也迷邦失時在貨必暗有所指以刺魯人之心也歲不我與言已往不追後當急仕也吾將仕者應以仕也然曰將則不可仕仍不仕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莊疏原一章

宋人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以孟子所言者義理之性故皆善孔子所言者兼氣質之性則有善有惡但相近耳有善有惡不相遠矣非也夫天生人卽生人之氣質也易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大生廣生也而聚精於心謂之性故性從心生心之生生之道也元亨利貞天之氣也而卽天之道也仁義禮智人之氣所爲也而卽人之道也道卽義理也烏可分爲二而且有善不善之分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卽道也氣其物也道其名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才情爲善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言人之形才情渾厚海偏全純駁萬有不齊而皆可爲善是相近

也是性善也孔孟之言一也至於善不善相去天淵乃後起之習爲之而非性也人可不慎所習乎顏先生說而聖人復恐後人執一偏以瞽其說乃又曰性亦倘有不相近者如伏羲畫卦上知也不能移而爲愚如終身不辨菽麥所謂天殀者下愚也雖以移而作聖此則非習所移然古今來幾人哉非性習之常也論其常則性本相近習必當慎不可易也按論語言心性惟此及四也心不違仁二言至於存心養性并不之及惟教言忠信行篤敬則存養在其中矣聖教卑邇如此一節百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周禮三物教民春誦夏絃故武城有琴瑟歌聲而子聞之割鷄云者言治小

色何須大道喜極而戲之也迨子游以正對而子是其言且今二三子聽之欲其共起而以道易天下也道即謂樂也愛人者君子言聽樂則易直而慈良也易使者小人言聽樂則分定而心和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弗擾左傳作不狃爲季氏費宰定公五年陽虎逐仲梁懷虎囚季桓子而逐之是以費畔也孔子欲往者欲乘此機以正三桓之僭竊也故曰召我不徒然也如有能用我者吾其出而輔助東周以復文武成康之盛乎（繫周）周自平王遷於東都故曰東周爲助也教公山等正三桓復魯政因輔魯以合諸侯則周室爲東周也不詳言而但曰爲東周不便明言也終不往者料弗擾等之不可共事也之適已止（孔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也）則足以使人

恭寬信敏惠仁之分名也能行於天下而不侮得衆人任有功使人皆已安人安百姓之道舉矣任倚仗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史記智大夫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其中牟宰佛肸畔來召孔子蓋時六卿專晉無所統一也如之何言如前言何也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染皂緇黑色（甾黑）匏瓜苦瓜徒繫而不可食（正繫匏瓜）聖人欲有用於世豈象此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

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邢）六言皆美德也而不好學遂各有其蔽學之不可已也如是夫愚如從非欺人也蕩謂等高遠而無所止也賊害也害已害人也如尾生抱橋柱而死是也絞急切也狂躁妄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莫不也興志意感發也觀考察得失也羣羣而不黨怨怨而不亂如戎子貢齊蠋而退范宣子辭謝是可以怨也事父如參我白華事君如天保卷阿詩記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學之而爲其事也周南召南皆文王夫婦正人倫厚實才與朝廷治而化行於南國也對墻以面而立喻障塞而不可行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主於敬樂主於和事儀器豈謂樂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端莊之貌也荏柔弱也見利則動見害則懼也穿穿壁窬踰牆（孔解）言其色莊盜名而偷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同愿謹厚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則亂忠信廉潔奪良人德故曰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才人於耳即出於口輕浮漫踈非自棄其德而何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鄙陋也惟知有富貴利達也患得患不能得無所不至者吮癰舐痔弑父弑君皆可爲也依違之則壞品明貳之則危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肆謂不拘小節蕩則陵大閑矣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直謂徑行自遂朱註詐則誣用罔誚矣氣質本偏而並其偏之弊而言之可恠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赤色紫赤黑間色邢疏治昧目故奪朱雅正也雅樂如韶武是也鄭聲鄭國奏樂之聲如衛師涓寫新廳之樂國語謂之新聲是也朱子以鄭詩淫靡鄭聲誤矣哇悅耳故亂雅樂利口之人以正爲邪以邪爲正非而似是易惑君心故覆邦家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日用周旋皆可述也何待言哉此爲專以言求聲者發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欲見孔子而誠或未至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激之後哀公使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足徵悲能自立而孔子之善教也王草堂說將命者孔門傳辭之人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鑽木出火謂之燧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馬融三年不食稻喪禮無明文而孔子言之者以孔子北人陸田少稻故以爲旨而不食也懷抱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曰難矣哉博局戲奕圍棋非可爲者而爲之猶勝於止而自朽甚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不可也已止也邢疏乃方

外以閉止爲高異端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抑子路之好勇也上即尚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居下流卑污也上學德在其上也劉侯寧說窒不通也稱人惡者刻薄訕上者狠惡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曰夫子問也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朱註攻發人之陰私包咸說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小人謂婢侍宮官之流不可近不可遠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有心之咎也四十曰強過此則衰乃猶有惡著見不終於惡乎深警之也（程泉閻說）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箕圻內采地（註疏）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註疏）周武王東伐紂至盟津面歸紂益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註疏）少師（註疏）比干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犯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視其心箕子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皮本紀）零微子篇箕子語微子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言微子與紂同爲先王之子不出亡而存宗祀則宗祀遂

顛墜也又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言已與比干各靖其志各求無愧於先王不必與微子之去一轍也是一不忍於宗社之淪亡一不忍明之遂息（明夾又斷）而佯狂以有待一不忍於君之沉酣而以死諫皆仁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典獄之官惠三黜不去孟子所謂與鄉人處油油然不忍去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也和也而必直不枉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也介也然視天下無一不惡直醜枉無一可與共事者其見甚明而亦有不恭之意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爲上卿孟氏爲下卿（孔解）景公謀待孔子已非誠意而又曰吾老不能用尚何留焉故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之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乎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焉庶遌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適衛三日不朝謂君不臨朝臣不往朝以理政事卽世家

所謂三日不聽政也孔子託於膰肉不至行而曰受女樂行不曰魯君受而曰季桓子受皆錄其實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楚人以昭王時政令無常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註疏）鳳比孔子也鳳有道則見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今孔子值世亂而周流求仕是德衰也已止殆危而語辭（註疏）欲與之言者若知其賢也趨辟者士各有志無相苦也史記世家載此事在孔子如楚將去時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以沮而不出爲長也桀溺以況而不返爲傑也疑記者不知其姓名而加之也耦耕古人以二人幷二耜而耕謂之耦津濟渡之處（鄭）孔子執與者時子路爲御既使問津孔子代執轡也（邢）是知津者言孔子數數周流必知渡處不須問也（馬）滔滔水流不返喻世日趨於亂也天下皆是譏此人此事天下一概也誰以易之謂誰用汝變亂爲治也辟人之士謂孔子辟世之士沮溺自謂而汝也指子路耰覆種也不輟者不復言津事也（鄭）憮然失意貌（鄭）言斯人之徒吾同類也不相與之而誰與若辟人逃世則入山棲水與異己之鳥獸同羣矣豈其可哉且某正爲天下無道滔滔東下故欲挽狂瀾於既倒耳若其有道某亦坐享太平之福矣又何須周流以求易乎而惜二

賢之不我知也按沮溺言辟高情且滔滔二句說之令人下淚宜吾夫子之憮然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從而後相失在後也丈人老人（鄭）蓧說文作莜芸田器（王）不勤不分言我不勤四體而芸則五穀草荒不分安知夫子爲汝之夫子乎（王仕叔）植杖以蓧而芸芸除草也（孔）拱而立者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故敬之行行之勇有禮如是於是丈人感焉止之宿供之食見其二子資主成禮而行是

丈人者何嘗不知孔門師弟之實而以隱爲潔其趣不同也故子路反見而丈人行以辟之子路乃逸夫子之意語其二子使告於丈人而復命焉孟子言人倫曰君臣有義以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義也可行可止居尊卑亦義也但決於不仕則廢義即廢倫也故即世不我用而欲仕之心不可已不專爲行道也示以君臣之倫而先言長幼之倫者以丈人見其二子明於長幼也按此與上章合觀而聖人出處之道乃備上言斯人不可不與以君民吾同類也此言君臣之義不可廢以卑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又按子路問隱士二事史記在如楚前自葉返蔡時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同佚孟子所謂遺佚也或隱而未仕或行而未成皆逸民也虞仲朱註曰即仲雍則仲雍之玄孫曰仲武王封於虞曰虞仲不應未封虞以前仲雍先稱虞仲也史記吳世家稱仲雍是也周本紀稱虞仲則諛耳或曰逸民即封虞之虞仲想其先隱後封也又不然孔子明言虞仲隱居又曰廢若仲雍君吳虞仲封虞何得言隱言廢以爲先隱後封則伊尹太公亦可曰逸民耶吾聞商均爲虞因爲虞氏則氏虞行仲別自一人闕之可也（王肅）夷逸亦無考朱張王弼曰字仲弓見荀子少連東夷人見禮記不降志辱身孟子所謂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也降志辱身所謂不羞汚君不卑小官也中倫中乎倫理無擇言也中慮中乎人心無遺行也其斯而已者言二人言行斯而已非苟行有降辱也放言佯狂其言也佯狂則廢矣而遇變行權不可非也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謂仕止久速各隨其時也（左傳太伯仲雍太王之昭史記呂昭虞專祀一世言世

家改云太王之子則伯仲俱矣
當從此引起下何獨於虞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發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記殷紂之所以亡也摯等八人皆紂樂官漢書古今人表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前可見也魏樂志云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官師弃拘其器而逃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曰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亦指此事至於齊楚諸地皆古名非周始有晉語曰文王陟於蔡原前頌曰蒼伐荊楚則殷時即有蔡地楚國故史記周武王封熊繹於楚丹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有地名而後封之文也若河若漢若海又禹貢舊名突入即適也愼卓閎曰後儒以摯一人與魯樂師同名遂指爲魯事則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春秋繁露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故詩曰周有

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白虎通）魯安得有四飯且并以適爲孔子所從學琴者則衛之師襄不應爲魯樂官一空亦大變矣左傳修魯史編事畧不應於此獨詳也鼓擊鼗者播搖也發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兩耳還自擊（註疏）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謂魯公者武王封周公於魯周公留佐王食采於周使其元子伯禽就封故謂之也施同弛放遠也親諸父昆弟也以用也故舊猶有勳勞者大故惡逆也戚親敬大臣厚故舊廣賢才治國之大端具矣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自卿大夫以下皆可曰士（邢疏）已語辭其可者皆可爲士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不弘則少得自足不篤則浮慕終移焉能爲有無皆不足爲輕重子張堂堂而貴弘篤學其進乎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交交接也子夏所言拒原有不可概施者或拒或不拒而嚴或和好而遇而概之以拒未免少過子張所言尊賢嘉善即可者與之也若容衆矜不能則

汎愛衆之道至於不可之中有小人焉豈無當拒者而云何所不容乎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九流醫卜陰陽之屬致遠謂治國平天下也夫子戒子夏曰無爲小人儒晚年進德其免夫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未學者所能已學者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未及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朱註）後儒同辨太極則問不切思入鳳雲則思不近去仁遠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言致道以學也舊曲面勢以飭五材辨民器謂之百工肆謂官府造作之所（匠學對肆而言鄉學國學也言百工處肆其力不紛以成其事猶君子專心致志於學中以致其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以爲文過則可飾矣孰知愈見其爲小人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非有變也望之即之聽之見其不同則有三變矣儼然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溫者顏色溫和厲者辭嚴義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己之德見信於君民也厲猶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以人言與孟子所謂大德小德同閑闌也所以止物出入者正義曰上賢所行皆不踰於法則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守法而入不責其備故曰可也此論觀人之法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洒掃應對進退小學之事也故曰末大學誠意正心是本也（朱註）過失言也君子教人之道孰厚之先而忽於傳孰薄之後而安於倦學者分量不同如草木大小各自區分君子教人之道先端蒙養焉可以小爲大而誣之夫末先學始也本後學卒也若始卒當前皆具其惟天生之聖人乎而何以責小子

按聖門不輕言上達固也即下學亦有次序先博文而後約禮先幼儀謹信而後慎獨正心乃後儒教人先識心性躐人經世甚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優閒而不學則考習有進學優長而不仕則行義有缺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言人居父母之喪致極哀即可止矣不可過毀以滅性也此喪禮也（註解）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欲能人之所不能好高遠也然而切己之德未舉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大貌兵書曰無擊堂堂之陳閻子張好闊大則不親切故不能與友互相切劘以成其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即用心而未必盡其極也求自盡其極而不容已者必也於親喪乎有不然尚曰人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賢大夫也莊子不改其臣與政則能繼志而述事矣故較之其他事孝之孝爲尤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包解）民散者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朱註）故易犯法得其情者得犯法之實情士師聽獄之職也然民何由而犯法乎則實上之無養無教致

之而非士師之所能挽也哀之憐之且不暇而暑乎說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居下流卽惡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言不諱過而改過者之美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馬解仲尼焉學案其學博安從受之也道卽在茲之文謂禮樂誠烈也朱註識記也聖人爲學榜樣如是論語言學不一無教讀書者後儒乃專以讀書爲學誤矣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賢勝也宮牆宮外環牆也七尺曰仞馬解夫子之云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毀訾之以爲可傷之也不知日月高高在上人卽欲自絕於日月而毀之焉能傷日月哉祇見其不知己之分量耳古多祇同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階陞級也立之立民也道引綏安來撫附也言夫子爲政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正言其不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堯命舜辭皆不載大禹謨舜命禹辭同此咨嗟嘆歷數言天立君之列次猶曆之節序先後也允信也中卽洪範所謂皇極也極中也屋中脊棟也困窮者不執中以仁民則四海困窮也永終如金縢惟永終是圖卽詩言俾爾彌爾性茀祿爾常也言四海若困窮則天祿其永終乎戒之辭也顧先生說與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語正同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予小子以下書湯誥文湯既伐桀而告天下也履湯名殷牲尙白玄牡未變夏殺也皇皇大也后帝上帝也孔有罪謂桀帝臣謂上帝所生之賢臣蔽隱蔽也所以不赦不蔽者以有罪帝臣皆簡閱在上帝之心也朱註有罪無與於臣民臣民有罪則責君君道也此湯之繼堯舜禹而執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賚予也大賚卽武成克商後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也而功

臣著士尤加富厚即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也雖有周親四句泰誓文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多仁人言往而必克也百姓有過一己之責言必當正商也權量因於度度本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爲五度量本於黃鐘之容黃鐘既度之一黍一分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九十分當一千二百實其龠兩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爲五量權本於黃鐘之重龠容一千二百黍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五權律歷志所以出納天下財物使平者也法度禮樂制度也官司權量法度之政者也謹之審之而修其官之廢者以行之則政布於四方矣先帝王如堯舜夏商之後其國滅者則興之見有國而世絕者求其旁枝之賢者繼之才德放棄者如箕子商容則舉之天下之民歸心矣所重

句武成文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皆民之要務故武王尤重焉此武之繼湯而執中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合昔之日執中分言之則一日寬如天之溥博也一日信如四時之不爽也一日敏如風雷之震奮也一日公如天地無私覆燾日月無私照臨也此總論帝王之治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傳帝王之道者孔子故以論政總爲因民所利而利之非里樹畜之政也擇可勞而勞兵役之政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欲仁得仁生生之德也無衆寡小大無敢慢修己以敬也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莊以涖之也五美宜尊者也不教而殺謂無禮樂以教民而誅殺不軌也不戒視成謂有所興作不三令五申而遂考成功也慢令致期謂徵取號召慢其令於前刻其期於後也出納之吝謂財物之當用者不出之滯達也四惡宜去者也欲仁則非貪欲矣敬則人事各理泰矣而何驕賊害也有司亮財而不得自專者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然則上而凝命內而立禮外而知人不可不亟也蘇在上者天命也知之而兢兢業業矣不然何以有九德六德三德而爲君子修己治人之準體也知之而約我以禮爲國以禮矣不然而於何立人之邪正長短不能掩者昔也知之而人才入吾洞照矣不然而何以知之而取之用之此聖聖相傳之要道也按鄉黨記孔子衣食坐臥皆具而不及聞詩書作春秋餘十九篇皆不之及蓋職人之道以生德於予斯文在茲爲重不在著書即及門推遜人亦以宗聞美百官富博我文約我體而不在著書也且子貢官牆日月猶屬虛喻至答子禽論於得邦家末篇歷叙帝王相傳而結以從政知命二章更見職人之道主於用世乃後儒專以著書爲傳聖道去之遠矣可以返矣

下論語卷終

論語傳注

盧縣李燦著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文武成康時也後進春秋時禮樂指宗廟朝廷冠婚喪祭所用而言野人君子皆後進時之論以皆爲質樸今爲彬雅而尙文也知時人之論者以下文子曰吾從先進則不從先進者自時人也用之用之以爲治也那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史記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楚人聘孔子將往陳蔡大夫相與謀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及後數年而相從患難之人或仕或歸或死故夫子

思之而嘆也德行得於心行於身記者記此以見諸賢之可思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如子夏之起予問詩而悟禮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聖人言弟子皆稱名此曰孝哉閔子騫者蓋即人言也於其父母兄弟之信其孝無間異也此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篇曰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容一日三復之謹言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椁外棺也鯉魯昭公之子孔子之伯魚也先孔子卒顏路貧欲賣車以買椁故孔子言此

夫後言從教仕而言從大夫後也徒步也左傳步兵曰徒考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髮盡白早死在孔子五十九歲家語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在孔子六十一歲又考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幷官氏又一年生伯魚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卒當在孔子六十九歲是淵卒先於鯉爽舉人不廢豫凶至此毛河右曰考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子路憾見子貢求貶匿兇之歌獨顏淵能解之則孔子六十一歲淵實未死也史記弟子列傳少孔子三十當是四十之誤則鯉卒先淵二年故孔子云然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斯文無傳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過哀也爲道而慟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後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顏淵之門人那疏貧而厚葬不備禮也門人不識故言不如葬鯉得宜以哀之子慟回而不厚葬爲以道不爲以私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教以事人知生而不答以事鬼神與死者不言神與天道也

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行行剛強貌悌天下之英才也故子樂然過剛則折又戒由者樂之深故慮

之遠也上屬記者末句屬聖言別以字名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改作也仍因其事舊如之何言未嘗不可也改作則勞民矣不言不輕發也深贊其中理以警魯人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子路鼓瑟有殺伐之聲夫子斥之抑其勇也然子路已造高明正大之域但未入精微之奧耳朱註如之何弗敬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貢意皆謂也師過如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是過也商不及如子戒以無爲小人儒是不及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

聚斂孟子謂賦粟倍他日蓋求多能善於催科田稅一日所入敵前二日非倍取於民也然季氏尚可益乎故子深斥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柴弟子字子羔衛人魯迎鈍也辟同闢開大也謂堂堂於外而內不足也喭粗俗也朱註語之使善變也按四子稱名必夫子言而無子曰者記者隨筆記之不必拘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庶近屢數空窮既也不受命不順受命也殖蕃息億意度中言而中也

近道又能安貧賜不如回之安貧然其明能料事亦可近道也朱註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張好爲難能而問善人蓋返而近實之思也夫子又恐其淺善自安遂舉善人之道以告之曰其善也得於天質不必踐行前迹而自能也但不有學焉以深之亦不能入大道之精奧學者可以此自安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但論其說之篤實而是取之未必非色莊於外者言不可徒以貌取人也陳氏櫟說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聞善事可行者言父兄令其稟命也兼人一人之力兼二人也記聖人因材之教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後決因而出相失在後也以女爲死恐關而決死也淵言子若陷難則回必報讎而死子在則回自善全而不敢顏子之處生死明審而能自主如此而師弟一體之情亦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由求故問之孔氏曰具具人也具僅有材具也以道二句正言季氏不道由求不能正不能去也許其不從弒逆又斥季氏有弒逆之心也聖言之嚴如此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楢弓成人見死而不爲衰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之蓋有厚德可以感人者子路使爲季氏費宰以此也然學古人官子羔學未成熟而使以政學則害之矣子路言有民人社稷正所謂以政學也乃孔夫子之重學曰讀書倣夫專事佔畢也者是無人以口給矣故責以佞

子路曾哲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見聖門以用世爲學爲志也哲弟子曾參父名點論語記諸賢無定例後人以爲序齒則顏淵季路侍路不必少於淵以爲序德則言語宰我子貢貢不必細於我（王草堂說）勿以我長而難言誘之言也居平居知遇以有具以見用也千乘大國攝夾脅也饑穀不熟饉蔬不熟方義方哂微笑此子路之志在治賦也六七十五六十伯子男之國此冉有之志在富民也非曰能而願學以求爲禮樂於君子故承之讓也宗廟之事諸侯享親也時見曰會不以

爲期見也衆頫曰同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朝也（鄭諸侯覲君也端玄端其衣正幅染之玄色（鄭章甫緇布冠也又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殷曰收特性）皆以緇布爲之言衣禮服以相禮也小相者謙不居卿之上摈大夫之承摈而爲士之紹摈不居卿之上介大夫之次介而爲士之末介此子華之志在禮樂也於時夫子蹙之應知之心殷然動矣希間歇也鏗爾舍瑟作起撰具爾雅又正三月春服單袷之衣浴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鄭零者祈雨之祭名左傳龍見而雩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爲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休息也夫子與三子之志恨不即見之而點乃志在因時爲樂蕭然自得不覺喟然而嘆以爲有待者不如無待者之可自主也曰吾與點也曾晳不知以爲夫子許己故獨後而問三子子皆許之又問哂由子答以哂其言之急率非哂其志也若志爲邦則其學所優爲矣豈但由志爲邦即求與赤非爲邦乎而言謙矣（顏先生說）夫三子志在用世正應何以之問乃聖門之學也故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焉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德在天爲元在人爲仁生生之德也生生則有事矣視聽言動其事也禮則事之軌物也束身循禮而仁全矣克己約身也（馬一日成功之一日也一部周禮盡行天下有不歸仁者乎（許曰曲禮視聽勿回立視五寸式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勿側聽側聽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鄭）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則視聽言動不懈怨則視聽言動不私邦國中家門內皆仁在敬怨也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 郝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司馬牛弟子名犁牛多言故教以訒 皇記訒難也 孔解爲即視聽言動以禮也爲仁不易言自不易非强抑其舌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疚病不疚者有以處己有以處人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獨亡憂其叛亡其後哀公十四年桓魋卒以寵害於公公討之出奔言天命者謂當順受不必憂也敬復無失恭且有禮則四海可感況於同氣如舜之化象是也又勉以自維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毀人也浸潤如水之浸潤漸漬而不驟令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愬惡己之鬼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令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也二者雖察而能察之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蔡曰視遠惟明 朱註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食井里裕足兵武備修民信之矣謂上以信敎民而民亦與於信無携貳矣此政之全也無可去也然而有常有變時勢倉卒三者難兼如韓信驅市人以戰非素裨循士卒是謂去兵時勢窮促食信不可並得如張巡柄腹致死而守睢陽是謂去食蔑食足信孑雖空拳持梃可使捷堅君民一心雖雀鼠可與國存如其無信則子棄其父臣背其君喪無日矣何立之有邪人論政國安則無危慮常則弭變至於安危常變而皆有道以處之非子貢之智何以發揮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夫子之說朱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棘子成衛大夫 鄭註 君子有位者言有位之人皆當尙質朴不必用文彩也夫

當時文勝固非而矯枉過直欲有位君子皆同鄙野亦過矣故子貢惜之謂其說君子之徒質立言一失駟馬難追夫虎豹之君子尙文鄉鄙之野人尙質所從來遠矣今將使君子之文猶野人之質野人之質猶君子之文則有位君子與田夫野叟何以分別譬之虎豹與犬羊異者以其毛之文彩也若皆去毛存皮則虎豹同於犬羊矣豈可說毛去皮存曰鞟 註說 猶似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徹取也 見總註 周人制田有貢有助貢則什分稅一助則藉耕公田其徹取於民皆什一也而名之曰徹雖周禮載師稱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國鄙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然要以什一爲斷自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貢則十分稅二助則公田之外又私田稅一畝計足國不虛匿民不知君民一體足

寒傷心民貧病國行徹而什一則百姓足耕耘必力收入必厚供納必易餘一餘三豐凶皆備賦役無缺君孰與不足徹廬而什二則百姓不足耕耘歛收入薄歛供賦遺脫空亦瘠苦凶更流亡君孰與足有若所言乃經濟實策非寬厚言論借哀公不悟不惟稅畝是仍而且田賦以加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主忠信則本立遷義則日新朱註誠詩作成小雅我行其野之篇刺淫怜之俗惡舊姻之貧改新昏之富成事亦未足以得富適自異於人道耳鄭引之以證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名杵臼忘於政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大夫陳氏厚施要民故夫子語以此景公善之而不行卒陷於亂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後儒乃重知曰不能行祇是不能知何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片言半言也又記其急於踐言以見忠信明決服人有素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道之以德齊之以體則無訟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居於身行之布於政王肅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同前而無君子二字言欲弗畔於道非由此途不可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存心既有厚薄之殊好尚又有善惡之異故相反如此朱註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對康子如對君稱孔子對曰以其執政也乃同使民敬忠以勸則但言子曰蓋其時桓子尚在未執政也故語以孝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上旣其不正此戒其欲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刑以佐政不可即以爲政也上加偃仆註疏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自人言虛聲及之也達自己言實行逮之也質而不華直而不枉則德端動好合義則行善察言觀色則精審慮以下人則謙讓誠能動物神以察來

邦家何一不可達耶色取行違乃語語善人色色君子居之一無疑忌如微生之與陋人推其周濟胡廣之中庸人樂其圓和聞亦必突然而誠僞分途不可不辨也懷卓聞曰義近嚴仁近寬故僞者必取仁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德有得於道也然不爲胡獲如先於非義勿親親言動而從事焉則自能一

日克己復禮突愆惡也攻如攻城之攻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突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突

此言知以成仁也從來如天之仁必以如神之智運之不然從井救人未有能仁者也錯廢置也遲之未達意謂知人則知其枉者必不愛之是知妨仁也舉賢退不肖則不肖亦化而爲賢是知不惟不妨仁且以成仁也然遲之未達稍滯胸次未肯請問而夫子神明即從知人而申言之其實知人舉錯二語一連言皆接問知而答之也故遲又以爲專言知則能使枉直似與知無涉追子夏舉舜湯選舉已事而言舉賢則天下翕化於仁是愛人也仁也

而遲可豁然突知人與舉錯連言乃記者嵌入樊遲未達子曰六字此記述之文法也微此六字至今不知子言謂何突富包者廣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友所以相成故誠心以告之善辭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不止則自辱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見取友之旨也仁雖由己規勸漸摩必須有人故以友輔之友不徒來敬業樂苟必有其事故以詩書六藝之文會之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之指政而言教民之政以身先之養民之政以身勞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宰家宰也其下有有司先分任之而後責其成至於有司之小過則勿刻而又舉賢才以補有司之乏是宰之政也焉知而舉欲徧知而徧舉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正名見爲衛君章時輒即位拒父已八年夫子尚欲正名故子路以爲迂而不知父子之名不正則不可言不可行而事皆無成如之何爲政事不成則秩序紊乖戾行故禮樂不興於是不中不和故刑罰不中名者所以命其實

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突焉用稼

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馬融周禮註曰樹藝也鄭玄曰園圃其樹木也小人細民也上在位者古分士農工商四民農工商皆細民士則仕也居上未仕而學也亦學居上者禮義信之事非業細民業突情誠實也襁繈緥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博物志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詩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那而風以諷諭雅以正言頌以形容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不然徒誦何爲今治詩并不計及政言而反盛武序之

美刺時政爲險薄異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本兄弟國今政之衰如之可慨也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衛大夫（左傳）居室理家也苟聊且粗略之意（朱註）始有未必合而曰聊且合少有未必完而曰聊且完富有未必美而曰聊且美無侈泰無貪求無欲速居室可謂善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僕御車庶衆也之指庶言富之制田里薄稅斂（朱註）教之立學校明倫禮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周一年之月也（註）可者政教行也成成功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感於民習殘暴上專刑殺而思善人之治也百年相繼而久也（朱註）誠哉是言謂古語可信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三十年曰世（孔解）仁如唐虞比戶可封成周太和在宇宙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言輔政以正人亦當先正身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季氏之朝國語曰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季氏之朝議國政亦無不可但議之時久必政之有關者而並不與聚大夫通知惟私謀之一二陪臣其專竊可惡矣故夫子問其晏而以事諷之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高閒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以用也蓋古禮國有大政雖致仕之老必與聞焉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言邦之興喪由於敬肆也若是指一言幾近也（王解）言一言至微不可以是而即必其近於興喪也然知爲君之難則敬天命畏民嚴用賢圖治可近於興矣唯樂言出莫違則諂諛日進忠讜日退政之善否莫敢誰何近於喪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能邇則說柔遠則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下邑（鄭說）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是無欲速也魯有齊寇郊麥將熟季氏恐賚敵謀縱民收麥寇子賤曰不可齊得麥禍小若使民無麥而有麥民必常幸有寇矣其患必數世不息乃止是無見小利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吾黨猶今言敝鄉也直躬直身而行有因而盜曰攘（朱解）父必數以義方而爲子隱子必進以幾諫而爲父隱親親也親親仁也仁則心安理順故曰直在

其中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三者合則踦容以存心小心以善事立誠以接人而更無頃刻之離仁其純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行已有恥有不爲也使不辱命能有爲也德才兼者也孝弟雖不知能肆應否而本立矣故次之言必信行必果雖硜硜狹小而守堅矣故又次之噫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硜苦莖反盛飯之具也今之從政皆飲食之人耳本既不立守亦不堅何論德才不足數也子貢蓋不滿於今之

從政者故問士而歷及之鄙賢砭俗立教之意嚴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中道而行狂者有志知進而不知退邪雖狷者有守知退而不知進邪雖皆有偏然因其志而引之以行道因其守而勉之以守道皆任道之器也許西山曰中行如堯舜周孔不可再矣三代而下extend持宇宙建功立業如三傑二十八將皆狂也衛道立教如漢宋傳經自守之儒皆狷也宇宙惟此二種安得孔子而裁之哉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巫醫一術耳無恒不可作則無事可作矣故引恒卦九三爻辭以明之或承之羞昔進之羞序者眾也占卜也測也言不占玩無恒之不可故至此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同寅協恭故和惟道是親故不同相阿相附故同各有私心故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必各以類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朱註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君子曲引人材故易事動必以正故難說小人苛刻縄人故雖事可動以私故易悅器之隨器用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驕小人矜己傲物惟恐失等何其驕侈而安得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屬天德毅能遠道木樸則不馳蕩訥鈍則有存蓄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懇到偲偲詳勉怡怡和悅朋即如也謂其性情容貌有如此也是中和唯士之行也故接朋友則切偲形以共學也處兄弟則怡怡見以親愛也行之中節又如是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親其上死其長故七

年亦可即戎朱註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民心不固武備不練是以民與敵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憲原思名論語記門人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南宮适問孔子陳亢問伯魚宰予貢寇求也衆欲及此皆是也穀祿也孔解邦有道無道皆無所建立而惟知食祿可恥也盜聞之以爲貪祿者欲也遂事欲之類如克之好勝伐之自矜怨之忿恨以及貪欲四者皆能制之不行不亦仁乎子則謂四者人心所易流制之不行抑難矣若即以爲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克己復禮內有存養心性如承祭祭之功外有萬物一體立人達人之事不但中心遏欲而已也宋儒專以心中無欲爲仁故佛老亦得以無欲溺之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農工商懷居可也士懷居則鄙矣農人立言皆泛說士也農工商皆士治故不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厲也即高峻也孫順也言有時而遜者遠害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有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朱註仁者集義所生至大至剛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羿有窮國君善射篡夏位夏后相往依斟灌斟鄩其相寒浞殺羿因其室而生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滅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又奔有虞爲庖正給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乃布德兆謀滅浞復位左傳仍力澆過穫猪百殺故曰躬稼馬解適意以羿奡比當時權力而以禹稷比孔子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可謂君子而尚德者矣故於其出而贊之然語辭鄭註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志仁然亮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不仁也朱註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愛子也誨語君以道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使四國之辭也草創草案創作討治治而論之也脩飾損益也東里鄭城即世叔子羽居子產所居因以爲號鄭註左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有事則子產與裨諶乘以適野即此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春秋即賢大夫惟日務於會盟朝聘征伐諸政鮮見留心民事者此封建之弊也惟子產左傳載及教養之政史記志其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倫子不聚鄙二年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丈令不期而治及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故子以惠人稱之子西鄭大夫公孫夏子產之同宗兄弟先後秉政且伐陳交晉皆嘗同事故或人連類問之舊作楚公子申邑傳三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鄭刊楚昭遷焉得連類況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徵和傳可知論國

楚申徒狄子彼狡他也彼哉彼哉無足稱之辭人也謂當代之人物也其人死安能及之

能使有來之大夫君尊其邑以與之被奪終貧一無怨言非功德大有服人者何以臻此伯氏齊大夫駢邑名孔解三百三百社范寧所謂與之齊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也司馬貞云古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書其社之名姓於籍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王法乾曰此只善處貧富者也無即不也貧則日用維艱人每怨其難富則隨取立辨人每驕其易而乃不然可謂善處境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何註爲老優以不欲可坐鎮也爲大夫不可以才短難綜理也滕薛且不可則魯可知矣後儒重廉靜輕材能材能

爲可輕哉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天生人面人境之是謂不成成者偉然樹立也勇多力敢爲也藝多能也文潤色之也文之以禮而中文之以樂而和不使其美質流於偏曲也可以爲成人曰亦者跟若字言言不必生而中和備美也若四子者各有一端之美質而能文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衆當前之人以爲成人之像也然又思必有此絕質而乃可舉以成人將質之不見美者遂不可成乎故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若臧武仲等云云哉但大節立人亦成矣見利思義則臨財無苟得見危授命則臨難無苟免久要不忘則忠信可貫金石大節不亦

成歟久要猶約也孔解平生平日莊子魯卞邑大夫朱註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富當生文子拔王章堂說朱註以爲公孫枝則見左傳乃秦大夫也說夫子指文子不言不笑不取矯情詭異之人也故子疑之實以爲時言樂笑義取而人不厭原過傳之而也然爲時中之君子矣故子又不輕許爲人品辨真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左傳武仲何季武子廢長公鉏而立悼子公鉏與孟氏謀孟氏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孫命攻臧氏武仲奔邾自邾如防使臧爲以其家所居大蔡納請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勤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夫曰立後辟

邑是顯然曰不立後則紇將據邑以叛矣非要挾其君而何防武仲故邑孔解爲後立後以承其爵祿使修先祀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溫之會欲挾天子以制諸國因召王狩於河陽則譎於朝廷城濮之戰恐齊秦之不偕也使宋含笞而賂齊秦借之告楚使解宋圍而執曹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使楚愛曹衛而不許齊秦以激之戰及楚告以復曹衛而釋兵也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之而假退以衛之見執曹執衛皆報衛怨即鄭伯者明從於會而復搆秦兵圍之以洩風憾迫秦師而之反爲鄭戍晉文無如之何假詞聲秦不義而去欲恨以辛至於子孫世與秦尋釁不休皆晉文譎譎釀之也則譎於鄭國齊桓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洮之謀定王位襄丘之會申王禁其於朝廷無譎也宋背謀之鄭叛伐之服則與會

卽伐楚也服則已爲至於不聽子華之奸以亂鄭不幸慶父之難以覆魯反魯侵地命燕貢周皆堂堂正正覇王之略也二公之優劣見而管仲與舅犯等之優劣亦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不忍人之謂仁而仲忍於子糾之難而不死故子路疑其未仁子則謂不忍於一人者小不忍於天下者大合會合也九九次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傳曰以平宋亂蓋宋萬弑閔公國人立桓公必倘有未平者故會諸侯以平之十四年會鄄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齊請師於周單伯來會伐之取成於宋而還十五年又會鄄傳曰齊始覇也十六年會盟於幽傳曰十五年諸侯爲宋伐其附庸郳以叛也鄭人乃間之而侵宋故伐鄭鄭成故同盟於幽二十有七年又會盟於幽傳曰陳鄭服也僖元年會檉傳曰謀救鄭也以楚伐鄭故二年盟貫傳曰服江黃也楚之與國三年會陽穀以江黃遠故又會以固之於是四年遂合諸侯以伐楚爲五年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傳曰謀寧周也時周襄王爲世子惠王欲廢之而立王子帶故齊桓會以定之七年會甯毋傳曰首止之會鄭伯聽惠王言逃歸不盟六年桓公會諸侯伐之七年春齊又伐之秋盟甯毋以謀鄭鄭殺其大夫申侯以說於齊而使世子華來聽命子華乃暗通於齊請齊去其國之執政三族而求爲內臣管子以爲子奸父命不許鄭伯德之故八年盟洮鄭伯乞盟傳曰盟洮謀王室也蓋時惠王崩襄王慮子帶之難不敢發喪而告於齊齊桓爲此會以定之乃發喪九年會葵丘蓋固王位也故王賜齊桓胙十有三年會於鹹傳曰淮夷病杞且謀王室也十有五年會盟於牡丘傳曰徐受楚伐救之十六年會淮傳曰謀鄫

以鄫爲淮夷所病也共十五會言九者蓋北杏之會平宋亂十四年鄄之會會伐宋盟洮謀王室會鹹謀杞牡丘救徐會淮謀鄫皆有兵車除此六會則不以兵車者九也（與閻注考究少異）大會合諸侯則尊王守禁而天下安不以兵車則征賦不煩干戈不興而民生遂迨春秋既降晉楚爭覇悉索敝賦而四國無寧日矣下及戰國日尋鋒刃而下民無生氣矣如其仁如其仁按左傳史記魯莊公八年齊襄公立無常公子小白（杜注僖公庶子）傳鮑叔牙奉之出奔莒亂作公子糾（杜注小白庶兄）傳管仲召忽奉之奔魯襄公被弑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發兵拒魯敗魯師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徯使相可也公從之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霸卽伯也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屬於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天子特命之或諸侯有特自樹立者天子亦從而命之如齊桓晉文是也匡正微無衽衣衿諒信（注硜）經縊（朱注）管仲相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救邢卻狄戍周卻狄則遠人懲北修燕政南服江黃宋鄭陳魯皆歸和好遷邢城衛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則中國安上正天王之位下賑貧窮錄賢能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使君臣父子之倫尊主庇民之命昭然曉布於會盟間天下洒然改觀而易行其匡天下爲何如者至於孔子之時百有六七十年矣而黎民安堵猶

受其賜向無管仲則楚橫於南狄侵於北王室內亂諸侯紛擧中華不知所底矣子貢以桓公爲非仁不知爲桓正其仁之所在也何必以匹夫匹婦之小信從死而責之哉匹夫匹婦指無能庶民言不指召忽蓋子貢未問及召忽故夫子亦不及之說苑載孔子答子路曰召忽者人臣之材死之則名聞天下管仲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何爲死之哉毛河右曰史記齊世家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管子大匡篇首云齊侯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荀卿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莊子盜跖篇云昔者齊桓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韓非子曰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越絕書曰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說苑曰桓公殺兄而立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公羊曰篡殺梁曰不譏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殺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糾兄白弟之故而程子獨

云桓公兄宜立子糾弟不宜立故管仲可無死唐王珪魏徵不死君難而從其弟則罪不可贖而求其所據皆因誤讀漢溥昭上淮南王長一書中有齊桓殺弟以返國語不知溥昭四有忌諱以漢文是兄淮南王長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此見之漢書與淮南本傳韋昭之註甚明而故誤襲之以顛倒古人之兄弟何其誣也管仲鮑叔各傅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未嘗爲君臣也此與唐之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事太宗正同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皆其臣也王魏受高祖之命而爲東宮臣僚非臣事高祖之比今若不以高祖爲共主而欲各死於所事其或未亂之前高祖還王魏於秦府則戰鬬之際二人將何從乎據此則二公之傅受君命傅二子未嘗命事二主也先入爲君何擇之有若夫苟息則又有異矣齊卓子獻公立爲儲以國荀息者也及獻公死二子已相繼爲君則里克爲弒而荀息爲殉齊則啓未嘗以糾爲儲也褒雖死糾未嘗繼爲君也何殉之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臣大夫卿大夫陪貳之稱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左傳襄二十三年季武子訪於申豐杜註曰申豐季氏屬大夫家大夫屬大夫卿臣大夫卿陪臣也毛河右說公公朝諸於也文子薦之於衛君而同升也註可以爲文者嘉其心事光偉不介嫌不爲私薦賢華國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言保國在於用才也靈公無道仲叔圉三人未必君子而用當其才遂可以保國信乎尊賢用才爲人君之要務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自謂能爲然盧橋者吾見其難也有爲其況毅乎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沐浴齊也禮齊必沐浴重討賊也三子三家退而有言者傷君侮也面語三子者若曰我致仕之大夫尚告以討賊汝身秉國政乃不討賊乎警其與賊通同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齊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忠以事君而遇君有過則犯顏以爭臣道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通也往也君子造於聖神上達也小人流於禽獸下達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學詩書禮樂也同一學而今古分焉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孔說爲己欲得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邢說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顏習齋先生與王法乾及張月再會學課日記每見書過多則喜書過少則責曰必自治疎故不覺耳張亦皆曰聖人無過君子有過小人無過董象省窯愈攻治則愈見過精詳以無一念一刻之放也使者曰欲寡其過而未能則伯玉念念省躬時時克己朝乾夕惕之功宛然見矣伯玉衛大夫蘧瑗使

人者以稱好來問也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未七十時尙覺有踰矩矣蓋聖賢之過細庸人之過粗如當四言也三言過五言亦過即踰矩也非如荷檢踰閑乃爲過也聖心如此而況伯玉使者能言之豈常人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註疏兩段合爲一章曾子因孔子之言而引之證良卦者以證之與太宰章半日段相同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則恥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謂夫子言君子之道即自言也上論先知此先仁各時所言其道一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比方人也孔則學以爲人而爲己之功或疎突故子訝其自治有餘而以己之不暇警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能吾斯之能信也不能而寔人知以用我何爲者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億未見而意之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轉語辭言不逆不億而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賢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毋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微生姓畝名隱士註疏栖栖依依也爲佞爲口給以悅人也疾病也固執而不通也學人自明亦以挽隱士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良也註疏此爲人之重力輕德者言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德恩惠也註例直者報之或忘之或尙可取之以直行之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此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不得於天不怨不合於人不尤一無責畢也下學好古敏求也上達知天命而從心不踰所謂口代天言手代天持足代天履身代天事也與天合德故知我惟天而人又何得知之語子貢以

上達之妙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魯大夫夫子指季孫惑志疑心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惠氏士棟）夫子歸之命者固曉景伯安子路亦謂伯寮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如伯夷太公辟居海濱也辟地如百里奚去虞之秦也辟色如衛靈公顧蘧瑗孔子去之也辟言如齊景公言不能用孔子行也天地閉賢人隱隨遇不同如此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見幾而作也如長沮桀溺之流（包解）今已有七人矣賢才幾何皆以亡去哀哉按漢黃瓊上疏異疑有云伏見巴郡黃錯漢陽任棠皆老疊有作者七人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席不反同夫作者皆以作爲高舉遠引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蓋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家抵城而門已闔故宿於門外次日夙興伺入門啓門者訝其太速曰汝從何來曰自孔氏不如答長沮之非通名者以孔子爲魯人舉其氏甄可識也晨門曰孔子在外栖栖皇皇蓋欲有爲也然彼亦知其不可矣即此人與譏之也（國朝百詩）晨門掌晨昏開閉者（那氏蓋）隱士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蕢草器有心有心於天下也已止言世莫知己斯止而已矣不諳衛風匏有苦葉之什乎深則以衣涉水淺則揭衣而過（包解）涉水者尙知深淺之宜入世而乃不知深淺之宜乎何硜硜然不變也子聞之曰是教我果於忘世也夫果於忘世亦自何難但我不忍耳孫炎曰衣涉濡裸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書云見說命無逸二篇諒書作梁（即梁也相謂之梁陰即闇廬也（毛河右曰闇即竈）蓋剪屏柱楣居憂於倚廬也（鄭解）古之人謂商以前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七日康王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則周公定禮已酌時變制故曰古人皆然也周制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言君薨或商以前崩薨同稱或天子諸侯同故也總己百官總理己職也冢宰天官卿掌邦治者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尊卑分定故民易使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性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正心以修身也以者用也安人安百姓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矣以者即修己以推及也人對己言百姓有二一指有功德而賜姓者如庶書百姓昭明是也故下復言黎民一指姓氏分衍徧天下之人言即民也夫徧天下之人而安之雖堯舜在上保無一夫有祁寒暑雨之苦者乎故猶病也其言修己以敬可徵君子而不得以爲少也按以敬即修己之功安人安百姓皆修己中事皆以敬所謂行篤敬執事敬也後儒離修己安人安百姓而但言主敬又名曰主靜效佛氏蒲團趺坐爲敬以直內而陽儒陰釋異端害道

之嘅烈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爲原壤孔子故人〔註〕夷踞俟待也申而足曰踞以待孔子也〔註〕幼而不遜順弟悉長而無可稱述雖壽老而厭敗常亂俗以害世耳甲擊也脛脚脛〔解〕孔疏之貫之也不棄故舊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爲黨名劉向新序云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化之童子從學之稚子也傳賓主之語出入曰將命益進益也禮童子隅坐今居正位父之齒隨行兄之齒爲行今與先生並行是不遜不敬欲速成一尊長豈求益哉故使供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以教之也〔註〕朱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衛靈無道而夫人淫亂世子出奔亂在彈指矣乃不知以禮定國方且道吾叛臣與晉搆難宜問陳孔子不答也〔註〕不許其用兵非果未學也言聞禮者猶敬之也而靈公不問故明日遂行去衛入陳在魯哀公二年是年靈公卽卒後往蔡如葉又返蔡在陳楚間孔子在陳蔡間使人聘陳蔡大夫恐孔子用於楚刺譏陳蔡用事大夫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從者皆病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阻之孔子自楚反陳是歲爲哀公六年〔史記〕固窮謂君子固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耳〔何註〕俎豆禮器也軍旅陳設行列曰陳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多學而識也然在十五志學則然造至知天命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一以貫之無事多學而識矣聖門顏子而外省身者首推曾子達者首推子貢故以上語之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非己有德不能知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舜德盛化神而又紹堯之後得九官四岳十二牧以任眾職故無爲而治惟見其敬德之容而已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行利有攸往也忠言本於心也信言有其物也篤敦厚敬戒謹其指忠信篤敬參如曲禮勿往參焉之參衡軛也〔解〕紳大帶之垂者立與在輿不必卽有言行而忠信篤敬如在當前卽大學之正心中庸之齊明也而言之忠信行之篤敬不待言矣爲有不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衛大夫名鰌如矢直也卷收懷藏仕止合宜是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人則不失人亦不失言與言上而商國是下而傳學術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生德也然時當授命求生而爲仁即死赴死而千載猶生即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大夫之賢曰事以國有政射讀法役政裘紀大夫理政學士皆與執事是事之也士仁曰友以敬業樂羣切磋規勸是友之也得此而仁以爲如工有利器而事以善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爲邦即治天下也周禮均邦國治邦國是也漢陳寵曰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春秋梓慎

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蓋子月雖一陽生丑月雖二陽生而陽氣累例民方隱居謂之歲首春和時不甚正惟斗柄建寅之月三陽應令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可以耕籍田布農功於氣數爲得天於民事爲順人行之而帶王政教順天道以肆布者皆準諸此矣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禮器曰大輅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也孔疏曰殷祭天車也蓋古人祭祀朝會征伐皆乘車其爲用大而欲其任重致遠飾以金玉則過侈易敗殷純用木而大輅之下有先輅次輅等威亦辨此尚質而得其中者也乘之而凡政之崇質者視此矣鄭康成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十二旒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已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禮器曰此以文爲貴也包咸曰周之禮冠文而備以重元首也服之而凡政之尚文者視此矣史記曰禹爲舜興九招之樂蓋取六府三事以九功爲九歌而形容之也樂舞以此而功成德就必以堯舜爲法矣至於亂邦有二其一淫蔣燕樂其一信讒好佞故淫靡者鄭樂之聲調也則放斥之覆邦家者佞口之小人也則屏遠之顏子好學已久其於教養諸政必素諳矣故特以捐益禮樂濟奸慝之大端告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但顧目前則不能顧目前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謂盜竊高位惟恐有賢人起而奪之也文仲備卿可以引賢如其不知斯亦已矣知而不與同立於朝非竊位而何惠諡也氏展名獲字禽食邑柳下註疏臧文仲魯之有貴者也但以不薦柳下惠孔子遂以爲竊位其憎嫉賢也如是蓋聖人胞與者民物關心者賢才以民物與吾一體也而賢才民物之主也春秋賢才首推柳下惠管仲子產然仲產尚見用柳下惠則半升半沉掩抑終身故論語累記而三嘆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此爲責己輕而責人重者發故以怨惕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熟思而審處之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於民無一之不施衆無一之不濟乎未也則夫仁者蓋有道矣己欲植立卽以立人己欲通達卽以達人隨分隨地痌瘝一體如斯而已而或未能也則有强恕而行之方在近取譬己譬之他人不欲勿施欲則必施求仁莫近於此何事於仁言何必事此而爲仁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自堯舜以至三代作者大備矣孔子誦詩讀書贊易正樂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又言商賈大夫有老彭者大典疏已然況今日乎我底竊比之云謙窃私竊比附也蓋謂五經論語誠無道不具矣乃後儒自立學術何哉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識不言而存諸心卽易默而成之也何者有於我自省而自勉之辭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脩如修我牆屋之修飭治也徙遷也有所得必修之乃善已學矣必講之乃明聞人憂之所謂講道而未之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燕安居處之時申申舒長貌夭夭潤好貌如也形容之詞常人燕居放肆而已賢者燕之必過於持中和自然惟聖人有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欲行周公之道屢夢見之至老而道不行氣血向衰不復作是夢矣歎之者猶不能忘情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也不可不由當專其志德行而有所得也得不可復失當堅所據仁人之安宅也須不違以依之藝六藝也須學習以游之作聖之全功也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藝一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二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三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四曰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聲六曰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游卽學記息焉游游之游如涉水者之浮游行路者之游行以循習乎藝也程石開曰游者終身涵泳於藝中如魚之在水而不可斯須離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脩十脡脯也束脩之問不出境疏行贄之薄者以上謂至玉帛之屬註臨人自言樂於誨人以引人之來學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急求通悱者口急欲吐啓開其意發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返以相證也此勉學者當自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朱註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必哀故食不飽餘哀未忘故不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行藏有具用舍隨時顏子大賢乃與聖人合德矣若子路之果亦有用行之一長夫子許其治賦正與行三軍也然見其行行自負恐恃勇而不得其死故抑之而告以行軍之道焉暴虎徒手搏虎馮凌也馮河徒步凌波而渡臨事而懼則敬勝好謀則多算而成則要終不敗用行皆以此而兵法亦莫精於此矣周禮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穀梁傳天子

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不可求有命也所好卽好古敏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趨而辟王行人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之士職之賤者

子之所愼齊戰疾

禮將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也（見禮記）故愼之皆陳曰戰（左傳）兵凶戰危民命至重故愼之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卽愼其業卽以謂之

夫子何在不愼此其大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舜樂陳舜之後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齊有韶而子學之三月（史記）不知

肉味尊也斯者指韶之繼美繼善也不圖不意也其歎其盛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子貢問衛君而乃問夷齊以夫子居衛不便對衆明言不爲也春秋定公十四年衛太子蒯聵以夫人南子淫亂將殺之謀洩出奔宋衛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及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立郢君命也郢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六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衛地）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六年孔子自楚反陳十年至衛（見史記衛世家及年表）出公輒欲得子爲政故子路有爲政之問子告以正名子貢有爲衛君之問出言不爲十一年返魯十六年蒯聵與其姊伯姬盟浮門成入衛姬迫其子孔悝立之子路時爲悝臣死焉出公輒奔魯及莊公蒯聵見弒後輒自齊返國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卒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之叔齊亦不肯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商夷齊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餓而死夫以子拒父何難斷其爲非乃衛人羣爲之賢如冉有子貢疑而未決子路雖聞正名之訓終不聽而死是何以故叔梁傳曰不受父之命尊王父也公羊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於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言輒受國於王父卽受國於天王王父有命則子當尊天王有法則臣當尊蒯聵不得逆命而爭輒亦不得狥私而讓也拒聵是拒逆非拒父也而不知以此爲名不正其實輒未嘗受命於王父也靈公命郢猶屬私命何嘗命輒卽使靈公親以禮命輒而輒不可以拒聵何者聵卽得罪於先君而輒稱之仍名曰父不得名曰此王父之逆子也不得曰晉方讎衛我以國事爲重而拒父

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無父則不得名之曰子而何得名之曰君使必以國事爲重則伯夷應繼國統不可以讓使必以王父命爲重則叔齊見有父命不可以讓乃二人讓國夫子曰賢則輒爭國不賢矣且果親不敢王家不廢國則夷齊高節而去而其後念國事之或失託不能不悵然怨悔則輒以國事爲詞猶可原也而子乃曰夷齊求仁得仁德慊心安則輒之不仁愈明矣尙有助之者哉然則輒當如何曰南子援立之時力辭以父亡在外不可繼統任其別擇賢焉可也既失於前而父聵兵臨卽迎聵而入退居子位亦可也是仁也是賢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疏食麤飯也肱臂也夫子棲棲欲見用於世而乃視不義富貴如浮雲樂自在中者蓋聖賢之心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年將五十上達天命而欲晚而學易也乃曰我其加功數年乎雖禮五十始衰漸不視學而吾何能已於易哉蘧五十以學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進退有宜剛柔迭用即未遽能從心不踰而大過可以無也蓋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易道也後儒以玩弄漫落爲易非易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雅言與常言相反者也詩以興行脩辭書以考政辨事禮執守之以持己接人皆下學之切務故常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沈諸梁爲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亦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答也子聞之曰

我有何難言而女何不言啫學而忘食樂道以忘憂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華之已邁如斯而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當時以生知譏孔子故辭之好古敏求即信而好古發憤忘食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力威力制縛人也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行其一我也善不善皆我師言學者當隨在得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生我以學不厭教不倦之德也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乃言此以安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及門善學鄉黨篇皆教也何隱之有與猶示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詩書六藝也行躬行也修齊治平也忠實心信實事誠意正心也博約學準也四教教準也一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聖人如伏羲堯舜是也君子如伊尹太公是也善人如仲弓閔子騫冉伯牛是也有恒如曾子忠信不移者也恒常亡無虛中虛約窮縮泰大也難乎

有恒言強爲虛大者必不能常而不變也梁門如子張之堂堂或不免此況其下者乎宜子又言之而深思有恒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以竿繫鉤而取魚也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也弋繳射也謂弓用矰矢弩用茀矢皆以生絲爲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弋繳司宿棲鳥也記聖人取物之仁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此戒無所知而妄作事者也天下之道備於聞見若多聞於耳而擇其善者以行多見於目而記之不忘即不及生知而亦知之次矣何爲不知而作哉而我敢有是哉多聞曰從多見曰識互文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鄉名鄉人難與言善而一童子乃來求見夫子夫子見之門人疑焉謂非習於舊俗難見鄙人既退而往將仍爲不善矣子曉之曰吾之不拒者許其進而求見耳非許其退而爲不善也爾等獨於此童子瑣瑣刻責何其甚乎且其進也即其潔已也此時之潔可與則與之耳何能保其往去之所爲哉鄭注二三子曰從吾游而有初鮮終猶其惕惕乃於童子一見遂必定其終身而乃快乎甚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命於天具於心者也依之則賢者亦難何者瞬息有違皆不純也欲之則慮念即至何者吾心之物非外求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司敗即司寇官名昭公魯君名稠昭謚習於儀有知禮稱周禮同姓不昏魯吳皆姬姓昭公娶吳女爲夫人諱之曰孟子子宋姓也故春秋哀公十二年書曰孟子卒而國人譏之稱曰吳孟子易其姓而繫其國以見其失禮也孔頴達疏司敗知其事故以知禮問孔子從眾論以答之若不知有孟子之事者然尊君也爲國諱惡也左氏曰諱國惡禮也隨即退者避其面議也迫司敗背議爲黨而孔子不辨也任過而已並不及孟子之事也聖人處事立言盡善如此苟但也巫馬姓名施弟子魯人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與人共歌而人之歌也善必使復歌者欲審其妙也而後和歌者欲肖爲一也此見聖人之好學樂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歌者比於琴瑟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不也不吾猶人言猶人也如詩不顯言顯孟子不惴言惴後世將無同昔同莫須有言有也躬行君子躬行道德之君子也對行言文則文以辭令有文言此重躬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神明不測曰聖心德渾全曰仁時以此稱夫子故子辭之爲爲聖仁之道也誨以聖仁之道誨人也云爾猶如此也已矣無他也鄭玄然不厭不倦非已聖

仁者不能如此至誠無息也故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病疾甚也誄說文作謚累也累其功德之事以求佑此引禱篇之文以對也註疏禱久言累行合於神明即已禱矣不必今日始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不孫僭上也如管氏奢而三歸官事不攝僭諸侯之制是也固陋也如晏子豚肩不掩豆濡衣濯冠以朝是也春秋之末文勝而僭故夫子矯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坦然蕩蕩心廣體胖也日長戚戚患得患失也坦蕩居敬之效也若入門即求道遠自在異端矣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實者以下氣質皆有偏勝唯孔子陰陽合德剛柔迭用故其體貌中和自然如此厲嚴厲威有威可畏恭莊敬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康成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太王見季歷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偕仲雍適吳越採藥太王殁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史記三讓也其讓也讓國也而周漸盛商向衰文德必受命實以天下讓也然讓而泯其迹人但知其去而不返而不知其讓即或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葸畏懼絞急切無禮不以禮節之也親一本九族故舊素有情義勤勞者偷薄也上言無禮之弊下言厚德之效也註疏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手足者令門人開衾而視之見其無毀傷也詩小雅小旻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今後免者言死而一生事畢無毀傷之虞矣呼小子使之聽也此曾子守身之學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也大學正心修身中庸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必愼其獨於曾子見之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敬子魯大夫仲孫捷孟武伯之子烏哭死故鳴哀人窮返本故言善曾子謹言以啓敬子之聽也君子有位者事上接下之道大端有三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辭氣鄭註不可以不愼而細事非所務也正顏色而近信言非色莊也倍背同背理也朱註釋器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豆盛菹醢籩盛棗栗祭祀享燕之禮器也疏鄭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問不能問寡取善無窮也若無若虛虛懷若谷也不校寬仁有容也校報也友顏淵也鄭註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先君託之也六尺十五歲鄭註百里之命大國之命也大節謂危疑生死之大關節也人與人也反覆以深贊之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大毅强仁天之令德人之安宅民鮮克舉之是任重也故任之須以弘終身不遠是道遠也故行之須以毅推其極則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弘乃至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毅乃至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詩之爲義有興而感觸有比而肖似有賦而直陳有風而曲寫人情有雅而

正陳道義有頌而形容功德說之故晉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學之而振奮之行油然興矣是興於詩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朝廟家庭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冠昏喪祭禮之一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史記）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是立於禮論倫無思（論者推類之辭倫有條理之言）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官主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記）是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顏習齋先生曰此治民之定法也修道立教使民率由乎三綱五常之路則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可使者也至於三綱五常之具於心性原於天命使家喻而戶曉之則離析其耳目惑蕩其心思此不可使知也後儒聖學失傳

乃謂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於是爭尋使知之術而學術治道俱壞矣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已甚）亂也

言亂端不一有小人自作之亂有君子惡惡太甚逼成之亂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周公多才多藝故曰才美驕驕其長也吝吝其長不以與人也雖有他善不足觀如周公之才者且然況不如周公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學入大學也學記比年入學謂每年皆有入學之人也中年考校謂間一年而考校其道藝也是三年矣學古人官之念於蠢動矣乃心專在於學並不至於穀祿此其人豈易得哉至猶到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古人而學不獨固守終身而善其道善者無過不及也如是則學行兼優矣故治亂咸宜如此不然是無學行者也可恥孰甚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戒侵官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魯太師名亂樂之卒章離騷之終曰亂曰是也儀禮燕與鄉飲酒奏樂先升歌三終次笙入三終次間歌三終皆別有詩終合樂三終乃歌關雎是亂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洋洋美盛之狀盈耳滿耳而可聽也蓋夫子返魯正樂適師摯始仕（朱註）聽川氏純嗽繹之訓（史記路太師樂即在正樂時）其盛如此夫子所以思而歎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隨同於人無能者也愿謹厚也悾悾心無所知也狂大之人必直率無能之人必謹厚無知之人必信實今反之是何人哉而能知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如不及并力而前也猶恐失悵其已後也好學之至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堯舜禹皆當時通稱之號（見孟子史記禮記廣雅）與如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堯舜禹皆當時通稱之號（禮記廣雅）與如射義與爲人後之與同預同度其位也舜禹以匹夫而堯舜舉之使之攝政終遜帝位人於此謂天下將爲己有亦有同度之心矣乃舜禹於堯舜之在也惟知攝政堯舜之前也避位不居（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一無同度天位之心何其德之巍巍也孟子謂舜倣堯如茹草者終身爲天子若固有與此

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天無不覆萬物資始大之至矣而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一則效乎天焉蕩蕩廣遠民何能名言以盡之其有成功也焚山治水敎稼明倫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何其高大也其有文章也三禮寅清八音諧和二典三謨光垂萬古何其顯耀也大哉堯之爲君與天同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孔解亂治也治亂之臣也泰誓文十人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顚閎天散宜生南宮适馬解武王之妃邑姜也劉氏說孔子尙論周初而歎其才復表其德記者因記二則爲案也才雖咸語天地生中才易生聖賢雖然是其言也堯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舊傳舜氏因爲有天下之號蔡氏說於接連之辭斯指周也言曰唐虞交會之際以至於周兩時人才最爲盛多而周之十人尙有一婦人其實九人而已可不謂難乎三分有二者禹貢九州雍梁荊豫徐揚被文王之德而從之紂尙有昔兗冀也鄭說而文乃平商之叛國以事紂是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有隙可議也菲薄致孝鬼神享祀豐潔也惡粗黻蔽膝也鄭康成曰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韠各從裳色黻色皆赤以淺深爲尊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上有延上音也後仰前俯俱有旒周禮司服有衮冕鷩冕等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考工記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浍鄭註曰溝洫去水害也即庶書禹所言濬畎澮距川也言以飮食禹則薄於己而豐腆於天神以衣服則粗於己而華美於朝廟以宮室則卑於己而盡力溝洫使四隩既宅以貧民居儉約服御勤勞神人尙何間然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義之和也然人專務利則損人利己而適以害義命者天之命也然懸

擣天命反輕忽人事而適以襲天仁者心之德也然恐寂守其心而不從事克己復禮將適以害心故子皆鮮言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名無所成名言其學博不可以一藝名正言其大也子欲名六藝之卑者聞人美己承之以謙也鄭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麻冕即頊命麻冕用緇布爲之布三十升升八十縷鄭注共二千四百縷細密雖成純絲也絲易成故儉燕禮覲禮皆臣堂下再拜稽首然後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今直拜於堂上是驕泰也聖人不若純之從衆者以君臣大義不可犯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卽無也毋無通意意見必決定固執滯我自異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意時乘六龍惟變所適何必過而不留何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我此爲夫子之聖神也聖大而化神不可知四者有一不化矣可知矣

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畏戒備也卽孟子閒戒而修兵備也匡鄭邑毛河右曰春秋定公六年公侵鄭取匡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瞰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之鄙邑必欲爲晉代取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剋就其穿垣而入之（琴操）至十五年夫子去衛適陳過匡適顏剋爲僕以策指之曰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而夫子又貌似陽虎匡人圍焉

拘之五日益急弟子懼故孔子言此以曉之（史記）文詩書禮樂也後死者後文王而死孔子自謂也言自文王以來詩書禮樂之傳在我是天不欲喪斯文而特生我矣匡人豈能違天害我哉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大宰大夫官名（孔解）鄭康成曰吳大宰嚭也以哀公時有吳役子貢屢與語語也然當時陳亦有大宰嚭孔子居陳久矣疑可也多能謂鉤弋射御委吏乘田職防風骨辨焦僥之類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則曰夫子之聖乃天縱之以知至行備而爲大聖以集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多能又其餘及者也夫子聞之不欲居聖而又恐人疑於多能將小物克勤而大德不立故自明其多能之故而以君子不多正之言君子自有明德親民之正務不尙多能也將卽邠風亦孔之將註疏曰大也牢弟子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不試不見用也蓋牢聽夫子少賤之言而言子平日亦有此語也按此所言藝與游於藝不同游藝並道德仁言則禮樂射御書數所必當學者此因多能鄙事言則指曲技細務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發動也兩端始終也（註疏）言卽有鄙陋之人來問亦必發其問之始終而審告之人遂以我爲無不知其實問者皆自具兩端之義我如其義以答之耳何知之有空空無學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虞書曰鳳凰來儀易繫辭傳曰河出圖蓋伏羲時出皆聖君之瑞應也春秋

時無此聖道已止不行可知矣能無歎乎孔安國曰河圖八卦是也蓋河圖歷代傳爲寶器故願命曰在東序至周幽王時犬戎取周賂去遂失（禹貢錐指）僞皆意想言之今更妄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周親之喪服也冕而上衣下裳貴者也三者雖少子見之坐則必作行則必趨哀有喪尊在位矜不成人也（註疏）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喟然歎息聲也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仰彌高夫子之道出於物也鑽彌堅況心退藏於密也瞻在前忽在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然而其道必自文禮入矣夫子循循善誘博以文約以禮顏子從事其間悅之而欲止不能

不惰而既竭吾才殆升堂而入室矣故如見夫子之道爲高堅爲神化者卓爾而立可取可攝然身欲大而化之不可强也雖欲從其何由顏子造道之深如此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使門人爲臣以夫子曾爲大夫使門人代爲家臣治喪也間少差也子路之信見重於小邾而乃曰行詐久者深喪之辭也無臣去位也而爲有臣是欺矣行詐矣不可也無寧事也大葬君臣禮葬臣葬君何多門人葬師何歉又不必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匱匣沽賣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故善價宜待不宜求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者惮諸夏也何陋謂君子所居則化亦姑以應或人非必謂其地可往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而徹環終年六十八周之體樂舊在魯然而傳寫雜亂矣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歸而正之雅頌之樂章乃各得其所焉如左傳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宴之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拜問焉曰以爲肄業及之非賜陪臣也湛露王宴諸侯也彤弓諸侯獻王所賜王賜之以覺報宴也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肆夏繁遏渠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文王大明綿又不拜歌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拜晉人問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故不敢拜鹿鳴君所以嘉寨君也四牡勞使臣也皇皇者華教使臣也敢不重拜是春秋時雅頌入樂多不得其所矣故夫子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勉勉於衰哀禮體也何者有於我亦自省而自勉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與適之同即流行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天行物生晝夜一無止息皆如斯水也是以君子自强不息焉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歎時人溺於德而厚於色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包曰學者垂成而廢則前功盡棄苟能日新則積少成多其異其功皆在於我更以譬誰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謂顏淵與顏淵首也惜其亡者不知何人董伯牛之流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成粒曰實苗而不秀中塗而止也秀而不實垂成而廢也故君子必要其成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年富力强安知其將來成就不如今日之期許乎言當及時自勉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法度之言巽者婉而導之繹尋思也法則人無可辯故從巽則無所乖迕故說然不改則面從而背違不繹則不思而見於行倘何術以引之末無也何註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　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士大夫以上有妾媵庶人但夫婦相匹配故曰匹夫可奪何以謂之志哉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縕枲著也謂碎絮雜枲麻以著袍也孔解然且敝壞乃與衣狐貉者立而坦然

自如其心胸俊偉爲何如者夫忘己之無而恨人之有則忮恥己之無而羨人之有則求天下祇此兩類宰而苟不之何所爲而不善邶風雄雉之篇可爲子路美也子路聞之自堅其守故欲終身誦然既升堂宜入室不忮不求高守之道耳豈足盡天下之善乎宜夫子復進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學者不可不周於德周密說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於世故不惑安宅是居故不憂氣配道義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可與共爲此事也權變也公羊傳曰權者反乎經者也又哲也故攝官曰權言過不得已之事如伊尹放君周公居攝淮南子汜則捨父救則名

君哲暫時權變之道非通神達化不能善也故共學則同術適道則履正立則不拔而必終之以權然後張弛常變無往不宜而學全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註疏承上子言權之反經興念詩詠華反室遠斷曰此未思反經之故耳反經乃以合道何遠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吕平鄉黨闕黨孔子所居也史記孔子世家何新序恂恂溫恭貌王註便便辨也但不放耳

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宗廟朝廷禮法政事之所出故言貌不同如此朱註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在庫門外周禮朝士掌之治朝在路門外司士掌

之玉藻謂之內朝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也蓋較外朝謂之內文王世子謂之外朝所謂其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蓋較內朝謂之外內朝在路門內朝於路寢之庭亦曰燕朝太僕掌之侃侃和樂貌闇闇中正貌孔解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馬解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夫子爲司寇雖亦稱卿而非執政之卿也故與下大夫言其位稍卑和樂以與之上大夫執政爵位尊與之言中正以陳不敢和樂也邢疏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如變色也躩足盤辟貌註疏敬其事也襜整貌註手動而身不動故衣整也翼如張拱端好如鳥舒翼也邢疏按諸侯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介從其命數賓者公九介侯伯七

下降殺以兩主君者公則攝五人用命數之強半讓也賓公來至門外直當閾西去門九十步下車當軹（依注疏本）北向而立九介立在君北遷逶西北並東向而立主公出迎門東南西向立擯在君南遷逶東南立並西向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竟主人就擯求辭（問賓之來意）擯逶傳至末末擯傳末介逶傳至賓賓答辭又介擯逶傳至主主乃迎賓而進（以上增邢疏約）大行人司儀及聘禮文及賓出主君送至門請賓升車三請三進（欲還也）再拜賓三還三辭去不復（約司儀文）擯告君曰賓不顧矣以紓君敬也若諸侯使卿大夫來聘各下其君二等（邢疏）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公門君門也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門內左右爲宗廟社稷曰雉門設兩觀周禮謂之中門曰應門爾雅謂之正門曰路門皆謂舉門南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鞠曲敬也躬身也中門根闑之中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根根謂之門橜根闑之中君所出入也士大夫出入由闑右出以西爲右入以東爲右皆拂闑行不當中則立亦不當中也闑門限不履之敬也位宁也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諸侯內屏門內屏外宁立聽治之外朝也過之容變者如君在也齊裳下緝也曲禮兩手摳衣（裳亦前衣）去齊尺恐升階躐之也堂者內朝拜下畢升成拜也屏藏息氣息也出堂等階級還舒解怡怡和悅也沒盡也趨進趨花其位也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璞曰羣臣之列位也復其位者以待事畢而退朝也踧踖如者不懈敬於務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使聘而執圭者以爲信也鞠躬如不勝者曲禮所謂執主器執輕如不克也揖周禮司儀之大揖也曲禮執圭之器平衡故上不過如揖下不過如授戰戰慄慄蹜蹜促狹如有循言舉前曳踵如有所縁也此執圭行聘之容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聘禮）容色所謂發氣焉盈容滅戰慄之色而舒以和好以達主君享獻之情也既享乃又私奉束帛以請覿又加和悅情意益洽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長衣長一身有半狐絡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惟裘必表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飾緣領袖也紺設文云帛深青揚赤色齊服之飾緅淺絳色即爾雅一染謂

謂之縓揚弓所謂練衣黃裏縓緣也常服以此飾則疑於斬衰矣故不之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皆不正且近婦人女子之服褻居不用則公會之服愈不用矣袗單也葛精曰絺粗曰綌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謂見體而褻然常人燕服則多有之惟聖人私居雖服單葛亦必表而出焉蓋古人或裘或葛皆加褐衣表即加褐衣也出不掩全葛仍出之表衣以掩體出絺綌以通涼即鄘詩以展衣豪綌絺之類也羔裘黑羊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麑鹿子色白視朔之服狐裘腦祭先祖五祀以息民之服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褐之麑裘青豻褒紹衣以褐之（皇氏曰素衣謂正）狐裘黃衣以褐之取裘衣之色相稱也家居裘長主溫也袂裘袖也右短便作事也疑衣被也說文被寢衣名有即泰誓十有三年之有又也長一身而又半之適體也褻裘寢衣或長或短各有設也厚毛深溫厚也古之君子必佩玉皆有組綬孔子佩象環衛

風佩觿佩韘皆佩也朝祭之裘用正幅如帷要有褎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則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是殺也喪主素吉主玄故羔裘玄冠不弔吉月月朔也小雅二月初吉周禮正月之吉皆朔也禮諸侯日一視朝而月吉爲大玄冕以特羊告朔於太廟出而皮弁聽朔卒朔然後玄冠緇衣素裳視朝於路寢門外之內朝退視路寢聽政臣服皆從之（玉藻）魯自文公六年以閏月不告朔十六年以疾不視朔至襄公十一年三桓三分公室昭公五年又四分公室魯君不惟忘於告朔聽朔抑且守府而無政可臨勢且君臣廢禮朔日君不視朝臣不往朝比有然矣夫子則不論君視朝與否至月之朔必朝服而朝尊與禮正君臣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將祭而齊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以布爲之所以明潔其體也變食齊戒章物（孔解）謂如葱韭薤蒜生食而有臭氣者又變常食而精細以助思力如周禮王日一舉齊則三舉是也殺牲盛饌日舉遷坐易常處不接人專致其心以交神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突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飯也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日膾精細苦芙也飲食之人固獲犳強之人猶棄皆非中也不厭則不必求在其中突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餒肉爛也敗臭壞也（孔疏）臭氣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如禮運曰飲食必時指孝秋朝暮之節也仲尼燕居曰味得其時謂春秋朝暮又各有所宜之物

如內則春多酸夏多苦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臛夏宜腒鮪膳膏腥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之類（毛河右說）割不正者折解牲體各得其理腦之屬禮有正數也（見儀禮士喪禮）醬有所宜抑且相制如內則濡魚卵醬魚膾芥醬濡雞濡鼈醷醢醬也食饐以下恐傷人也不時以下以非禮也且時與得醬亦養道也肉不多於食酒不及於亂中節也亦養道也沽酒市脯恐不精潔也置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食無貪心故不多（朱註）助祭所得牲體歸即頒賜不留神惠也私家祭肉分賜不過三日恐褻鬼神之餘也（舊註語論也）（殷文）寢食而言語非時亦恐傷人也祭即曲禮主人延客祭之祭食時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以報先代造食之人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瓔薄物致祭儀如致齊無所不敬也顏習齋所行刻齊是也

席不正不坐

席即周禮司几筵莞蒲次繅藉五席之類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皆設以正不正則與罄心遠故不坐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突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杖者老人也王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人飲酒而夫子與焉必尊老者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所謂鄉黨莫如齒也儺者月令季冬命有司大儺謂下及士庶皆得儺故鄉人爲夫子儺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朝服而立阼階者鄉特牲曰存室神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依廟神古堂前兩階一阼階主升之一西階賓升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再拜使者使其將之以達友人也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藥物不敢

嘗謹也必告之直也 楊說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退朝聞焚而即問也時但問人其馬則可廐者自來告矣聖人造次之際重輕一絲不紊記者善觀而總以末句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正席先嘗敬君惠也嘗畢乃頒賜矣熟而薦之順考柔君賜也畜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君祭則先飯者爲君嘗食然不敢同客禮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衣見君故加朝服於身而引大帶於上玉藻君子寢恒東首東首連下言也不俟駕行急君命也車乃駕而追之 趙註

入大廟每事問

慎祭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於我殯者與之爲喪主也重友誼也饋祭肉拜者尊其神惠也雖車馬不拜者朋友有通財之義也

寢不尸居不容

寢必欲屈不臥而布展手足如死人也 註不容不矜持也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狎親習也必變變容也褻燕見也貌禮貌也凶服凡有喪服者負版執邦國人民之圖籍者邦之本也式者車上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作起也玉藻曰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怒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綏敬其事也不內顧即曲禮顧不過轂也回顧至內則疑察私急疾而言則惑聽親有所指則惑觀賈子曰立乘之容右持綏而左實緇存劍之緣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此鄉黨篇之結也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舉可以去而去也回翔審視而後下止可以處而處也梁橋也山梁雌雉翔而後集也子路共而向之復於色也三嗅非聚而作斯舉也 王氏肅說 宜夫子之歎以時哉時哉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其取諸此矣

上論語卷終

頁	行	字	誤	正
十六	十四	二十一	樂	樂
二十四	十二	七	藏	藏
二十九	四	三	竪下脫哉字	竪下脫哉字
三十二	十四	二十七	温	温
四十三	三	二十九	下空格	下空格
四十六	二十一	十二	秦	秦
五十四	十	五	惟	惟
五十六	十二	二十七	不下脫用字	不下脫用字
七	二十	十五	師	師
八	九	一	慈	慈
十三	十	十八	惜下脫予字	惜下脫予字
十八	十三	十八	刖	朝
十一	二十	十三	崇	崇
十二	十七	二十九	板	板
十七	八	五	盍	盍
十九	十六	二十八	玉	玉
二十五	二十二	一	之	其
三十三	二十五	二十八	壞	壞
四十四	二十二	一	學	學

論語補疏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論語補疏叙

余幼時讀毛詩詁訓讀論語已而學爲科舉文習高頭講章凡存疑蒙引等不下數十種愈求之愈不得其要既讀注疏遂舍去講章舊說仍不能豁然也自學易以來於聖人之道稍有所窺乃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恉益易隱言之論語顯言之其文簡奥惟孟子闡發之最詳最明如論語第云性相近孟子則明言性善謂人無有不善論語第云知命孟子則明言立命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論語第云未可與權孟子則明言權然後知輕重謂嫂溺不援是豺狼又推

及鉤金與豺示人以揣本齊末取譬於閉門被髮示人以易地皆然論語第云民無能名無爲而治孟子則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爲之者又云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以孟子釋論語無不了然明白至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言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言巧言令色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爲神妙如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是不自居矣而又云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是又自居矣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爲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曰爲之難或以難爲未仁或以難爲仁既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爲仁且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爲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乃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云不如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既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斯可也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余向嘗爲論語通釋一卷以就正於吾友汪孝嬰孝嬰苦其簡而未備迄今十二年孝嬰已物故余亦老病就衰

因刪次諸經補疏訂爲論語補疏三卷略舉通釋之義於卷中而詳言其大概如此嘉慶丙子四月初十日是日立夏江都焦循書於雕菰樓之南牕

論語補疏卷上　江都焦循學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
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循按當其可之謂時說解悅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時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時
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
此大學之教所以時也教者學者皆期其能解悅那
疏引譙周說說深樂淺未是
人不知而不慍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循按疏有二說前一說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非
注義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
有所不知則亦有所知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慍之
矜也人所知而我不知又因而慍之忌也君子不矜
則不忌可知其心休休所以爲君子也後漢儒林傳
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
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
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上謂凡在己上者
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循按邱光庭兼明書云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
孝弟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
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兄長能弟即能事君上
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今皇侃疏引熊埋云
孝弟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
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那疏謂
皇氏熊氏違背注意蓋以注言凡在己上則不專指
君親乃凡在己上之人必恭順而不欲犯其不好犯
君親益不待言矣皇熊明言之與注意亦不爲違背
蓋犯顏而諫在唐宋以後視爲臣道之常而聖人則

以爲忠誠之變如龍逢比干不得已而爲之故雖或
犯顏直諫而心實不好也漢書蓋寬饒傳云好言事
刺譏奸犯上意好顏師古音干干犯上意即犯上又
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
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
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犯上爲犯顏而諫古
之通義也皇侃本之耳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
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云亂謂違廢事
君之禮爲亂即此所云作亂非必悖逆乃爲作亂也
皇氏熊氏尚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說此經邱

氏生於唐遂覺犯顏而諫不可爲犯上增出法令二字顧孝弟之人不犯法令不悖逆何待有子言之先軫怒秦囚之歸不顧而唾於箕之役則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而死軫之犯顏固出於一時忠憤而自咎如此有子所云犯上正軫之所云逞志於君而自有子之意不明爲人臣者遂以犯顏而諫爲常至明人有以理勝君之說始以不平歸咎於君極於撼門而哭指斥以鳴其直由犯顏至於違廢事君之禮身入於亂而不自知有子以好犯顏者究其歸於作亂而探其本於孝弟所以立

千古人臣之鵠者微矣

傳不習乎注言凡師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循按邢疏云傳惡穿鑿穿鑿非不習之謂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妄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

學則不固注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循按此注固有二義一爲蔽一爲堅蔽之義爲闇曲禮敬朝而顧君子謂之固鄭氏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不達於禮是爲蔽塞不通此固所以爲蔽也不學故不達禮學則達於禮不固者達於禮也一曰者別爲一說不固爲學不堅固由於不重與蔽之訓適相反皇侃專用後一說已失孔氏之旨其解蔽字之義則云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此既不明蔽字之義又不合堅固之義而以蔽固之解與一曰云云相牽混非也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鄉原德之賊也注先引周曰云曰云云邢疏得何晏云云然則凡一曰云云者皆何晏兼存之說非仍前所注之人之言也蔽訓當乃包氏所注一言以蔽之未可引爲孔氏義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注鄭曰主親也

循按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解作忠信爲心百行之主殊鄭義

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

循按耳順即舜之察邇言所爲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也順者不違也舍己從人故言人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於耳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耳順也謂知微旨此在不惑知天命時已然不待六十矣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循按矩卽絜矩之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皇侃解爲放縱其心意而不踰法度非是馬云無非法尙未得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循按何晏以小道爲異端注子一以貫之云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與此注

互相發明何晏以老莊之學說經謂善道有統卽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皇侃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邢疏仍之漢賢良策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蓋異端者各爲一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卽所謂序異端也斯害也已所謂使不相悖也攻之訓治見考工記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傳云攻錯也繫辭傳愛惡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錯使紊亂而害於道者悉歸於義故爲序韓詩序字足以發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之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端之異者也楊氏若不執於爲我墨子若不執於兼愛互相切磋自不至無父無君是爲攻而害止也大學斷斷兮無他技鄭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經文自發明之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則善與人同故能保子孫黎民而爲利媚疾不通則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故不能保子孫黎民而至於殆殆卽害也害止則利也有兩端則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有以摩之而不異

剛柔兩端之異者也剛柔相摩則相觀而善孟子言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又特舉一子莫執中然則凡執一皆爲賊道不必楊墨也執一則不能攻賊道則害不可止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易地皆然所以異而同亦所以同而異攻之則不執一而能易地皆然矣何晏以治訓攻引易而謂異端不同歸其說似是乃所謂同歸爲善道有

統則仍執一無權非易地皆然之恉而所謂治亦不相指相觀而善故已字作虛詞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與何晏說同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損益隨時卽易地皆然之義逵之說近矣袁紹咨多家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以上俱見後漢書益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辯對謂於衆異之中而衷之以道也是卽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彼亦以異己者爲非而害成矣孫奕示兒編云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此解已字爲止是也解攻字爲距爲闢尙未精善攻其惡卽是磨琢己身之惡攻人之惡卽是剴切他人之惡亦不作彈擊之義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干求也祿祿位也

循按樊遲請學稼則孔子曰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

循按釋文揖讓而升下絕句鄭箋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禮記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此正以升下連文絕句與論語此文同鄭解以祈爾爵專取於飲以而飲二字引之不可成句故連下字其揖讓而升四字義無所取則合之不引射義引此文鄭注云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釋文云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揖讓而升降卽揖讓而升下然則鄭之句讀不專以下而飲爲句引證之法各有所當非所拘也此注先提起升及下以揖讓

迫就而飲與鄭先提起飲射爵者以揖讓而升降倒
裝解法不同而所以發明其義者無異也皇侃疏云
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
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
王意也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箋何未考射義鄭
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爲句未見其揖讓而升
下爲句以揖讓而升下爲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注
釋文以下字絕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實之初筵
以明其異不知七字連屬爲句鄭氏或斷下而飲
爲句或斷揖讓而升下爲句如王氏此注且斷揖讓

爲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亦可句皇疏非也
起予者商也注包曰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
循按起之義同於發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
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
循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
成已遂故不可諫止即不可解脫
儀封人注鄭曰儀蓋衛邑
循按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於夷儀疑與此是一後
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
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後
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
亦以儀封人即後儀縣而鄙氏非之後儀在開封漢
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
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
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文八年晉侯歸
匡戚之田於衛杜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又祭仲杜言
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爲衛鄭交界之地
長垣之東爲沛陰杜以鄄之武父在東北封邱之東
爲酸棗杜以爲廣延之別名又以鄭之城棣在西南
漢志東郡南燕縣南燕國通典滑州胙城縣漢南燕

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土地名云東郡
燕縣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西尚有南燕國郡國志
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哀十六瓦定八皆衛地
杜皆以爲在燕縣東北又衛之平邱昭十三宛濮僖二
蒲桓三杜皆以爲在長垣劉昭引陳留志鞫居在封邱
則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多得封邱南燕少
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後儀
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
邑矣閻百詩四書釋地謂衛儀邑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鄭云蓋衛邑
者疑詞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

循按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直於受禪征伐非是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

循按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循按皇疏作民之過也與注小人爲合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但見其過而概加責焉非仁也諦視而察之則知仁術矣各於其黨即是觀過之法此爲蒞民者示也皇侃云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後漢吳祐傳以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爲觀過知仁是以賦錢之過爲仁異乎孔注漢書外戚傳燕王旦爲丁外人求侯上書稱子路姊喪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是當時有此一說然以益主而侯外人豈得爲仁子路親愛其姊偶欲於禮夫子裁之即時改正旦以此爲觀過知仁儗非其倫矣吳祐所稱孫性之事尤足長詐而敝俗遂因有安邱男子因母殺人之事矣孔氏之訓精善吳祐之見乖乎聖人

事君數注數謂速數之數

循按釋文云何云色角反下同謂速數也鄭世主反

謂數己之功勞也此明以速數之訓屬之何氏皇侃疏有孔安國曰四字若然豈陸德明未見邪詩小雅僭始既涵毛傳云僭數也釋文數音朔與此色角反同鄭箋云僭不信也然則此數宜與僭同事君不信則辱矣朋友不信則疏矣所謂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己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注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精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循按釋文云何云元亨日新之道鄭云七政變通之吉鄭氏此注見後漢書桓譚傳注所引班固贊眭兩

夏侯京翼李傳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晁京等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引此桓譚上疏稱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班氏本此蓋自春秋時易學不明而梓慎裨竈之流以七政占驗爲天道故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産雖正斥之以天道遠人道邇寔知天道而天道之稱究未能言孔子贊易乃明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

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臨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於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於恒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道們行也天道猶云天行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盤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皋當時以奇怪虛誕爲天道者一旦廓而清之記載哀公問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閒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言天道在消息盈虛在恒久不已在終則有始在無爲而物成爲格物致知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以來治天下之要與七政變占迥然不合桓譚知識緯之謬而尚緣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是不知孔子所言之天道非伎數巧慧所得托也鄭氏以此解論語淺之乎觀聖人矣何氏本元亨日新以言天道識見之卓越乎康成孟子云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若天道是七政變占何乃與父子君臣並爲人生不

容稍置之分謂文章可得而聞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猶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未可與權正是教人權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正是教人聞性與天道桓譚謂聖人所難言非其義也

未知焉得仁 注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循按釋文知如字鄭音智論衡問孔篇云子文會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智如此安得爲仁徐幹中論智行第九云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與鄭讀並同何晏不用其讀而讀如字皇疏此注有孔安國曰四字皇侃引李充說

以爲不及注充說卽論衡之說也史記言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其去魯則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師已以告季桓子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孟子言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出彊必載質與子文之無喜色無慍色正相反孔子貴仁而所行如是子文焉得爲仁未知二字句先輕其詞曰未知旋決其詞曰焉得也

斐然成章注孔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

循按妄作穿鑿四字申解斐然二字蓋讀斐爲匪匪猶非也非猶不也下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注引包曰

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穿鑿妄作解不知而作妄卽不知不知卽非然矣皇邢兩疏以斐爲文章貌未得注義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循按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爾孔注未是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

循按易傳稱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以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恉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必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不取也而與知通而可求卽如可求如可求則爲之如不可求則不爲聖人之言明白誠實如此若以富而可求爲設言之虛語此滑稽者所爲曾以是擬孔子乎執鞭爲條狼氏之職孔子爲委吏乘田正

所謂吾亦爲之者矣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循按此文無注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了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卽是好謀無成好謀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

循按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

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四字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之文最爲簡妙上既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複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詞雅卽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說書說禮不知同一聲音訓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注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

循按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卽知與仁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

循按謚法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子稱黃帝民得其利百年畏其神百年用其教百年神而化之故畏其神堯之無能名舜之無爲而治皆神也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云德者無爲易之四德爲元亨利貞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無爲故不可知不可知故民無能名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脩己以敬此堯舜所以神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堯舜所以爲德卽德卽神卽神卽德故云顯道神德行又曰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化裁推行之至用也民無能名四字爲成功文章之本爲則天之寶包注尚未詳

予有亂臣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

循按官小臣也見呂覽注十人治官者也馬以官字解臣字邢疏解作治官之臣非是

予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循按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至春秋時人苟知利己其能及物遂別之爲義故孔子贊易以義釋利謂古

所謂利令所謂義也孔子言義不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利與命並言與仁並言則利即是義子罕言三字呼應兩與字味其詞意甚明注以義之和釋利字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亦子所罕言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徒以利命仁三者不類乃高置利字以配命仁不知義之和正子所不罕言者也論語稱子以四教子之所愼子不語子絕四下目俱平列此子罕言利爲句下用兩與字明與諸例爲異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兩與字爲吾與點也之與謂子

所罕言者惟利而已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似一知注疏之未合然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指仁辭不協用以指命尤不協也

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注鄭曰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循按無所成名即民無能名所謂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也孔子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孔子與堯舜同大哉孔子即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即蕩蕩乎民無能名孔子之學即堯舜之學也孔子云吾何執篇末云未可與權惟其權所以不執一而民無能名無間然也雖別爲一篇實與上相承接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孔曰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循按孔氏之說未明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即其所疑之兩端而窮盡其意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爲我無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於偏枯是

故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僞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一伸枉也行之則刁訴之俗甚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不行則度支或不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喜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舜執之執此也用之用此也處則以此爲學出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

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循按惰語謂惰於語此何氏義也正義謂餘人不能盡解故乃懈惰於夫子之語時如此說則惰語兩字不辭

與衣狐貉者立

循按釋文貉戶洛反依字當作貊說文貊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貊之厚以居貉與貊同音相通字也說文涸从水固聲讀若狐貊之貊重文作瀚貊从舟聲而讀同涸涸音同貉者也

未可與適道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

循按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

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注云雖學或得異端用適他之義

論語補疏卷上終

姪廷琛校字

論語補疏卷中

江都焦循學

攝齊升堂注孔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循按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鞠躬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玉藻云執圭玉藁前曳踵又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是也手不暇攝齊齊曳於地故如流矣在本國升堂手不執圭則攝齊齊既攝則不曳於地行不必如有循但見屏氣似不息而已攝齊與下鞠躬相貫鞠躬雙聲字孔曰斂身也斂身則身俯而前齊必

曳地也說苑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方其持劒意氣自雄身必仰既聞言而起敬則屈俯其身前衣必委地故攝齊攝齊則棄劒不持可知云攝齊以事先生當時以屈身必攝齊卽以屈身爲攝齊猶云屈身以事先生也鹽鐵論殊路篇大夫曰子路解長劒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此卽說苑所信而明以攝齊爲屈節韓詩外傳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謂屈身而前也鹽鐵論刺議篇丞相史曰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經於君子之塗矣漢書朱雲傳少府五鹿充宗與易家論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此特用攝齊二字寫其倜儻之狀摳衣而登不欲緩行與屈身者意殊而攝則同也士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當之坐攝之此

與士喪禮左執俎橫攝之義同鄭氏此注云攝持也說文訓攝爲引持引者引而提之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高誘謂格起萬物以提格連攝名之則攝正提起之名蓋手在下物在上爲奉手在上物在下爲攝物本著地提而起之是攝也以一手持鼎耳以一手執俎兩手乃可奉一手不可奉故提而攝之若攝於旁則不能橫橫攝者使俎橫於前而以一手提之也此禮文之如繪者也昏禮兩人持一皮皮有四足合之使毛向內前左足合於前右足後左足合於後右足既左首則左一人之右手提其前二足右一人之

左手提其後二足手提足則脊向下故釋其外足見文斯時每人各提一足其兩足下垂矣聘禮以一人提之則兩手各提二足兩肘向外兩手握相向故云內攝之以此準諸攝齊齊爲衣下縫正是兩手提起使離地與攝皮狀同論語攝字正當以儀禮攝字解之物本皆地提起有似斂縮故攝有斂意士冠禮攝酒鄭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今文攝作聶疏云有司徹云司空攝酒注云更洗益整頓之不可云洗亦當爲撓謂更撓攪添益整頓示新也攝爲引持引持則收斂斂則聚合酒已散更聚合之爲攝散則減

聚則增由減而增亦引而提起此攝酒所爲攝也惟其由斂而轉爲聚則以數事合於一人爲攝官事無攝之攝是也斂之所以屈之故爲撓撓者屈也荆軻傳益聶曰吾曩者目攝之軻與聶論劍聶怒而目之軻卽去不敢留是目有以屈撓之索隱用士冠禮注訓爲整實用撓之義也素問五藏生成篇云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攝屬於指非提之而何攝齊與攝衣同爲斂而各不同管子弟子職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旣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蚤起盥漱衣未整齊故整齊其衣而後

其盥史記酈生傳稱酈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旣聞酈生語於是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方倨牀洗足衣必不整齊此時輟洗起敬故整衣與弟子職盥漱後攝衣同盥漱攝衣卽內則盥漱之後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也孔子升堂時非倨牀洗足可比豈前此不衣至此始衣故以攝衣證攝齊者非也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鄭氏引孔子升堂云云鄭引此文以明發氣怡焉與逞顏色怡怡同論語於升堂之上加攝齊二字兩手摳衣則不得更執圭此節爲攝齊升堂明下節爲執圭升

堂於升堂而增攝齊於執圭而省升堂此古人屬文之法孔氏以摳衣解之情不可言若攝齊不是摳衣但爲整齊其衣如漢帝之攝衣不知攝齊用手攝衣亦必用手攝齊不過手提之整衣則用手益加勞矣尤非執圭時情事如不用手而空言則升堂上著攝齊二字爲無謂矣且漢帝之攝衣同於弟子職之攝衣而弟子職之攝衣卽內則之端韠紳衣本弛縱束以紳則斂攝衣者謂以紳整束其衣益不束帶則衣曳地束帶則齊去地矣旣以紳束之當升堂時又以手攝之攝衣攝齊雖不同而攝之爲提挈則正同也

內外餘人盥漱之後但云衣服或衣本不曳地無容其攝或並不必束帶耳吳志凌統傳盛暑遲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臥起攝衣與弟子早起盥漱攝衣同王仲宣七哀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傳休奕雜詩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雁南翔二詩與凌統攝衣同蓋時已臥緣愁不能寐更起攝衣步於前庭或觀雁或撫琴古人作詩不苟如此夫攝衣二字魏晉詩人且不苟用乃論語至簡至妙之文而虛加此二字乎且新序言昭奚恤攝衣而去恤是時居西面壇上自壇而下故攝衣此攝衣

正是摳衣揚雄逐貧賦云攝齊而與降階下堂則攝齊亦可云攝衣攝衣而下則攝衣而上可知矣攝齊而升則攝齊而降可知矣戰國策趙策魯仲連云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机此衽與几並舉謂衽席之衽衽爲臥所薦机爲坐所憑諸侯親提之親抱之爲天子設也既攝衽又抱几者不必一時兼爲之猶弟子攝衣在先共盥在後屬文者疊言之爾凡持兵曰攝兵提檻曰攝飲未有不用手空言攝者史記管晏列傳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攝衣又攝冠者攝衣束帶也攝冠攝纓也賈子容經端面攝纓冠之纓有二自上而繫垂其端者爲緌無緌自下而上者爲紘紘如今朝帽之絆自下勒之使上斂所云攝纓也緌如今風帽之帶結而繫之兩端下垂子路結纓是也崔駰達旨云當其無事則蹤纓整襟規矩其步李賢注云蹤音呂涉反蹤踐也此字宜從足旁雅云蹤持也言持纓整襟脩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蹤作攝也攝纓二字亦見韓詩外傳宋玉云昔齊有狡兎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不及狡兎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則狡兎亦不能離也此纓如終軍請受長纓之纓以纓

繫兎之頸而牽紲之攝纓謂提挈其纓而牽之也後漢書銚期傳期被創中額攝幘復戰謂束其幘於首朱穆傳注引續漢書云虎賁置弓階上穆過呵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於地虎賁怖即攝弓謂自地上提弓而起也

復其位注孔曰來時所過位

循按包氏注過位爲君之空位邢疏云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此復其位孔氏以爲即來時所過之位邢疏云復至其來時所過之位則此所復之位仍即君之空位乃曰其

位則不可指君曰復則不可指君所立之處於復其中增入至宇非經文所有爾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明屏之間謂之宁郭璞以位爲羣臣之列位宁爲人君視朝所宁之處故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位之名爲之臣與宁有別惟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此位通宁而言似爲包氏所本然此統言之不必分云王之宁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論語與門闕堂階連言則指中庭左右之定名非泛指矣曲禮下卿位鄭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正義引鄉黨過位鄭氏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言入門右北面正是卿大夫之位過位之位鄭氏指中庭左右之臣位君方下車而過孔子過之色勃足躩夫又何疑鄭氏與孔同與包異也

居不容注孔曰爲室家之敬難久

循按釋文作居不客苦百反武進臧氏玉琳云居不客言居家不以客禮自處孔注云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己也是當從釋文作客開成石經亦作居不客臧氏說是也後漢書周燮傳注引謝承書云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此正所謂客也

迅雷風烈注鄭曰風疾雷爲烈

循按雷風之來既疾急而至於猛烈迅雷風三字連讀鄭以疾屬風以烈屬雷互明之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循按荀子禮論云利爲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嗅之不食也一也何注本此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注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注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循按皇侃上節注仕作士謂先輩五帝以上後輩三王以還是也五帝時淳素質勝於文三王時文質彬彬益野人而爲君子自時厥後文益盛文又勝於質遂欲其彬彬還爲君子不易得宜以上古之淳素和之用謂變化之移風易俗四字解用字最切孔子時文勝質既非先進亦非後進欲其仍還後進之君子必先移易以先進之野人也譬如陰陽宜和病陰盛者宜以純陽制之然後乃得其和孔子從先進非重

野人輕君子正將由野人而至君子也注云因世損益得之因質勝而益之爲君子因文勝而損之爲君子損文勝莫如從先進此聖人裁成輔相之妙也那昺緣注中仕字牽合下章皆不及門謂此爲不從陳蔡得仕進者又以先進當昭襄之世後進當定哀之世於禮樂因世損益之義何以得合

皆不及門也注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循按堯典詢于四岳闢四門鄭氏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

前也詩緇衣正義孔穎達用孔傳而正義引此文云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孔以闕門爲求賢之路與鄭異鄭以門爲卿士之家則及門者謂仕於卿大夫之私朝也周禮大司馬辨名號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帥謂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春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襄九年晉侯之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揮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云門子卿之適子卿之子稱門子是卿以門名卿當門以門名適子代父當門則稱門子其仕於卿大夫之門謂之及門矣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陳曰言閔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循按漢書仕鄯傳龔方正對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後漢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

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皆引以爲從令之證蓋以從令而致親於不義則人必有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唯不苟於從令務使親所行均合於義人乃無非間其親之言是乃得爲孝然則閔子之孝在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所以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以其不苟從親令也陳注動靜盡善或即指此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三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

去無啻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温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云閔損字子騫以德行稱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損事之彌謹損衣皆蒻絮爲絮其子則綿纊重厚父使損御冬寒失轡後母子御則不然父察知之損默然而已後視二子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去損諫曰夫人有一寒子猶上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依此事閔子不從父令則後母不遣是其上事父母兩弟温煖無恤心而恐母遣而兩弟寒是下順兄弟於是父感

之其後母及兩弟亦感之可知則此一不從父令而諫一家孝友克全尤非尋常不苟從令可比孔子稱其孝兼言兄弟正指此事是所謂動靜盡善也後母之酷可間二子獨綿纊可間父不能察後妻可間一諫而全家感化父母不失其慈二子不失其悌使可間化而爲無可間閔子之孝不當大舜之又不格姦若恭世子不背傷公之心不言忠而死非可言孝也不字作無字解自明人無非間之言不是無非間閔子之言乃無非間其父母兄弟之言也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循按此文簡奧宜以不受命三字爲之樞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嬌君命江熙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道者也雖然有貨殖之業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兩說於受命爲合揆論語此文謂顏子不受祿命則負而至於屢空子貢不受祿命則貨殖而屢中相較回也其庶幾乎貨殖上用一而字明從屢空作轉向一不受祿命回不貨殖故屢空賜貨殖而屢中故不屢空兩屢字亦相呼應不善貨殖者損折亦能

屢空賜則能屢中謂如其所億度而得贏餘也回非不能貨殖屢中其至於屢空本不貨殖以得贏餘故空之也先是也其庶乎二字下文倒裝互發周泰之文往往如此而此文尤其靈妙者也何氏以不受命爲不受教命義迂不可通

子在回何敢死[illegible]夫子在已無所敢死

循按毛西河說最精善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會點使會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會點曰無乃畏邪會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

相比然則回何敢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訓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即檀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即令子安敢畏以旁證顏義本明白何從來未見及此而得西河之雄辨也西河之辨善矣何亦不引證及此也門人錄見聖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厥溺鄭注畏字云人或時以非罪殺之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鄭氏引子畏於匡之畏證死而不弔之畏且以死而不弔爲輕身忘孝豈孔顏而輕身忘孝以畏而死乎是回所以不敢死鄭已明之

惜鄭氏論語此注何氏不採也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則恐其厥厥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莫者無也不可非命而死乃爲知命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命也論語此文明聖賢知命之學其所以能不死者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云家語子路彈劒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寧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劒而釋難檀弓正義引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此所引與今史記不同而微服爲遘宋桓司馬事見孟子此時以貌似陽虎被圍但明其非虎則圍可解不必微服不必使從者爲寧氏臣也琴操云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

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鐘鼓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死解而去蓋微服所以脫桓魋彈琴所以解匡人魋惡其習禮故微服自廢於禮以柔魋之怒匡人憾虎暴故彈琴以明其非虎各有所當可想見聖人解難之妙用若鬬必死於畏矣故操琴戒子路之欲鬬而禮疏稱其不敢與匡人鬬不鬬所以不死不死所以爲知命皇疏引李充言輕死非明節是也邢疏云孔子謂顏淵

曰吾以女爲以死與匿人閫也謂閫則致死然則回不敢死正回之不敢閫也史記集解引包注作已無所致死那疏一則云回必致死再則云言不敢致死包注收死宜作致死

攝乎大國之間注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循按荀子禮論云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攝傷生楊倞注隘窮也攝猶戚也此戚卽蹙字窮蹙與迫同楚辭哀時命云攝葉以備與兮王逸章句云攝葉不舒貌迫蹙故不舒

吾與點也注周曰善點獨知時

循按三子所言者爲政之具其猶器也聖人以道運器則時行焉故與點也那疏以與點爲善其不求爲政以知時爲生值亂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皆失之

孫授易詩校字

論語補疏卷下

江都焦循學

克己復禮爲仁注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自能反禮則爲仁矣

循按孔與馬異孔訓克爲能故云身能反禮邢疏解爲能約身非孔義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注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循按皇侃以敬怨爲二事非也克己復禮仁也古志

之言也昭十二年左傳孔子引以答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所以解克己復禮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晉臼季之言也僖三十三年左傳孔子引以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所以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爲克己復禮之目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矣在家無怨仁及乎一家矣在邦無怨仁及乎一國矣天下歸仁仁及乎天下矣仁及家國天下不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故爲人出己而不由人由己有所欲而推之則能好天下之所好由己所不欲而推之則能惡天下之所惡人以非禮加己己所不欲也卽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勿施於人也勿施於人卽是克己克己而不以非禮施人卽復禮也克己復禮未詳其目故顏淵請問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先已詳其目而後反復明之不煩更問此兩章問仁互相發明文亦錯綜入妙後漢臧洪傳云使主人少垂忠怨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以克己爲忠怨是克己復

禮者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注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

循按呂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正義云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耳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此說甚明與下子路無宿諾一貫無宿諾者不輕諾也子路篤信不欺故其單

辭必無誣妄孔子假訟辭之不信以明子路之信非謂子路有與人訟之事也若子路聽訟雖極明決亦必兩造至然後聽之不待兩造至據單辭以爲明決恐無是理且與無宿諾何涉無宿諾自爲不欺單辭折獄自爲明決明決者不必不欺不欺者不必明決也皇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衒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便能斷獄也孔云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必須兩辭則必無單辭可折之理又云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者謂若偏信

一辭則惟此一辭出諸子路乃可也子路固必不訟訟者必非子路然則聽訟者何得偏信一言以爲曲直孔子美子路之不欺亦所以爲聽訟者砭也當時或有信一言以爲曲直者故孔子發之觀下章言聽訟吾猶人也則此章論聽訟不論子路明矣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

循按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遽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那疏不能詳今拜乎下泰也此泰乃怯之借

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

循按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質樸遲鈍所以近仁也唐書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強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

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此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

循按董子論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指也我欲仁斯

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爲易也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呂覽察微云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不欲也而贖人之路遂室孟子稱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而無怨曠孟子之學全得諸孔子此即己達達人己立立人之義必屏如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

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因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絶己之欲而不能通天下之志非所以爲仁也

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

循按詩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貫下之詞也此人也二字亦貫下之詞故何氏引詩以例之皇疏謂管仲人也是美管仲非是皇疏此注爲鄭康成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食邑三百家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

也

循按天官太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廣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廖聞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又嘗廢李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習氏引管仲事以例諸葛今轉可引諸葛

事以例管仲邢疏未能詳也惟習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循按荀子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己也入乎耳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

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

循按說文總聚束也己猶身也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

循按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即夷俟倨肆之喻果而啗之矣其彊宋咸注云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踞展啓肆踞也夷俟即是倨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踞肆與鞠躬爲劇躬同鞠躬雙聲也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謂踞待孔子失之

子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循按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恉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即發明之云

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真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爲執一而賊道執一由於不忠恕楊子惟知爲己而不知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知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楊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楊楊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楊使楊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兼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本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

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似恃乎多學而識之乃多學而識仍自致其功而未嘗通於人孔子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持乎一己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後知致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我之知天下之能皆我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循按孔子贊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與此經相發明蓋伏羲神農以前民苦於不知伏羲定人道而民知男女之有別神農教耒耜而民知飲食之有道顓蒙之知識已開詐僞之心漸起往往窺朝廷之好尚以行其慧假軍國之禁令以濟其詭無爲者無一定之好尚無偏執之禁令以一心運天下而不息故能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爲治所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伏羲神農之治在使民有所知黃帝堯舜之治在不使民知不使民知所以無爲何以無爲由於恭己恭己則無爲而治即所謂篤恭而天下平中庸本天命率性而推論脩道設教之由盡其性以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此伏羲神農之治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以至形著明動變化此黃帝堯舜之治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變化承於盡性之後故云其次次猶繼也盡性者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致曲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因其性善而使之知故自誠明因其知而致曲使復其性之善故自明誠伏羲神農開其先固是天下至誠黃帝堯舜次其後亦是天下至誠鄭康成謂其次致曲爲不能盡性失之矣羲農已盡人盡物之性繼之者以能化爲神此黃帝堯舜次羲農以通變神化爲治實爲萬世聖王之法中庸自此以下多詳能化之義曰至誠如神曰時措之宜曰無爲而成曰生物不測曰純亦不已惟時措故不已惟不已故不測惟不測故如神而神則無爲凡議禮制度考文所以寡天下之過無不如此無爲而治民無能名堯舜之能

化也文武法堯舜者也故明之云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錯行代明並育並行溥博淵泉而時出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無所倚皆所以如神所以能化之實用也如是乃無爲而治故未暢發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爲人之所不見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所以無爲而治所以篤恭而天下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之無爲而成即聖人之無爲而治那疏以無爲爲老氏之清淨全與經義相悖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注孔曰無求

生以害人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循按殺身成仁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乃殺身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禦太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苟自惜其身則禹不胼胝不至於跳步則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卽是不能成仁故有殺身以成仁者也不愛其身以成仁則能敬其事故脩己以敬卽能安人安天下也管仲不死而民到於今受其賜則成仁不必殺身死不死之關乎仁不仁可互見矣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循按包注以闕文借人兩事平列孔子自謂云云總乘上兩事言之不闕文馬不調不假人調之皆自妄逞聰明不知妄作也邢疏謂有馬借人爲舉喻非是借猶藉也僖二十八年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釋文藉借也杜注云報借齊秦使爲宋請宣十二年楚子告唐惠侯曰敢藉君靈以濟楚師杜注云藉猶假借也我有馬不能服習藉人之能服習者乞其代已調良此謹篤服善之事也與子路以車馬衣裘公諸朋友不同史闕文屬書借人乘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涅而不緇注孔曰涅可以染皁
循按釋文涅乃結反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汙泥爾故廣雅訓涅爲泥乃泥非染物孔謂可以染皁者淮南齊俗訓云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俶眞訓云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高誘注云涅礬石也西山經女牀之山其陰多石涅郭注云卽礬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人名爲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涅石也神農本草經礬石一名羽碏碏卽涅也其可以染皁蓋指今之皁礬

敏則有功注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循按敏訓疾孔所本也僖四年遂伐楚次于陘公羊傳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疏俟俟屈完也注云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矣是敏之義爲審僖二十三年左傳辟不敏也注云敏猶審也三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之以敏注云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爲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

德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當之謂也中庸人道敏政注云敏勉也敏或爲謀訓勉則讀敏爲黽勉同心之黽或爲謀則審當之義矣蓋善謀而審當所以有功若徒以疾速便捷爲敏非其義矣故公羊云有俟而何氏以敏屬之有俟則非疾速便捷矣推之敏於事謂審當於事也好古敏以求之謂審以求之也聖人教人固不專以疾速爲重耳

可以羣注孔曰羣居相切磋

循按詩之教温柔敦厚學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

可以羣居相切磋邢疏引詩如切如磋非其義

患得之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語

循按古人文法有急緩不顯顯也此緩讀也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云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此急讀也以得爲不得猶以如爲不如何氏謂楚俗語孔子魯人何爲效楚言也

殷有三仁焉注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宰民

循按孔子以管仲爲仁不取召忽之死以爲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又云有殺身以成仁死而成仁則死爲仁死而不足以成仁則不必以死爲仁仁不在死亦不在不死總全經而互證之可見也三人之仁非指去奴死爲仁也商紂時天下不安甚矣而微箕比干皆能憂亂安民故孔子歎之謂商之末有憂亂安民者三人而紂莫能用而令其去令其奴令其死也不能憂亂安民而徒能死石之紛如徒人費其人忠於所事則然不可謂之殺身成仁不能一匡天下而藉口於管仲之不死則又不如召忽不如石之紛如徒人費矣

至則行矣注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

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循按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雲卿呂徽之之流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爲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二子正爲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出不在耳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滅其跡則不當止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逸民注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

循按說文作佚佚與逸通莊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不反則以逸民爲民之奔逸絕塵所謂超逸也三國志云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逸羣猶奔逸絕塵

如之何其拒人也注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循按交有友交汎交之異故無友不如己者謂友交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注小道謂異端 致遠恐泥注包曰泥難不通

循按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孟子以爲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能通天下之志故大執己不與人同其小可知故小道爲異端也可觀謂可以相觀而善卽攻乎異端也百家九流彼此各異使彼觀於此而相摩焉此觀於彼而相摩焉則異者相易而爲同小者旁通而爲大惟不能相觀而善小終於小而不相通則不能致遠矣泥卽執也相觀則能致遠不相觀則泥故欲致遠則恐其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卽是以君子不泥也邢疏謂必有小理可觀覽非其義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注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循按漢書辟宣傳云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爲能體備之說文言部云誣加也加之義正與同兼義近憮字說文訓愛毛詩巧言傳訓大雨雅則訓傲漢書憮字乃誣字假借耳誣字本義自通焉以誣爲欺妄則非誣字本義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注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循按此文但言難能未言所以難能者何在故下連載曾子之言堂堂知堂堂爲難能卽知難能指堂堂此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廣雅堂堂容也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卽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子張善爲容故云師也辟辟卽盤辟也又論語自相發明之例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循按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云四海困窮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作不好蓋允執厥中一句一義耳四海困窮欲其脩而恤人之窮天祿永終則欲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云爾班彪著王命論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王嘉傳亂國亡軀不終其祿辟宣朱博傳叙位過厥任鮮終其祿不終鮮終方屬弗祥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注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循按論語言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云死生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至於命之爲命則孟子詳言之云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天命宜死而營謀以得生命宜窮而營謀以得達非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窮而自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位乃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可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造於君子孔子栖栖皇皇不肯與沮溺荷蕢同其辟世者聖人於天道不謂命也百姓之飢寒圄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圄於命君子造命則使之不愚不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己溺己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故己之命聽諸天而天下之命任諸己是知命也君子爲得位者之稱君一邑則宜造一邑之命君一國則宜造一國之命視百姓之飢寒不能拯之衽席視百姓之愚不肖不能開其習俗徒付之無可如何是不知命不知命故無以爲君

子知回何敢死之故乃知死生有命之命知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之故乃知道行道廢之命第以守窮任運爲知命非孔子所云知命也

姪廷琮校字

論語補疏卷下終

孟子集注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未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集注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大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麾音憂。鶴詩作鬻。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曳。羊列反。填。音田。○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擁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大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猝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言道不可以不王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旣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向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全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大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大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興。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莅。臨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間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罹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己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集注卷一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與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旗之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取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宇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大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

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極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景公說大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二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潴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託。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曰臣弒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

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殉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

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雨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

是以不免乎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

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

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益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注卷二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晏子。齊大夫。名嬰。相靈公莊公景公。以儉力行於齊。三世顯於諸侯。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是。蹙。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音增。○曾西。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子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曰。

孟子言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願。望也。曰。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大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褐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襜弓曰古者冠縫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顚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顚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却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簟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

長。乃丈反。○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遯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天下也。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天下也。以百里而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言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蛭。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不仁。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或賦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

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林音點。內

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譽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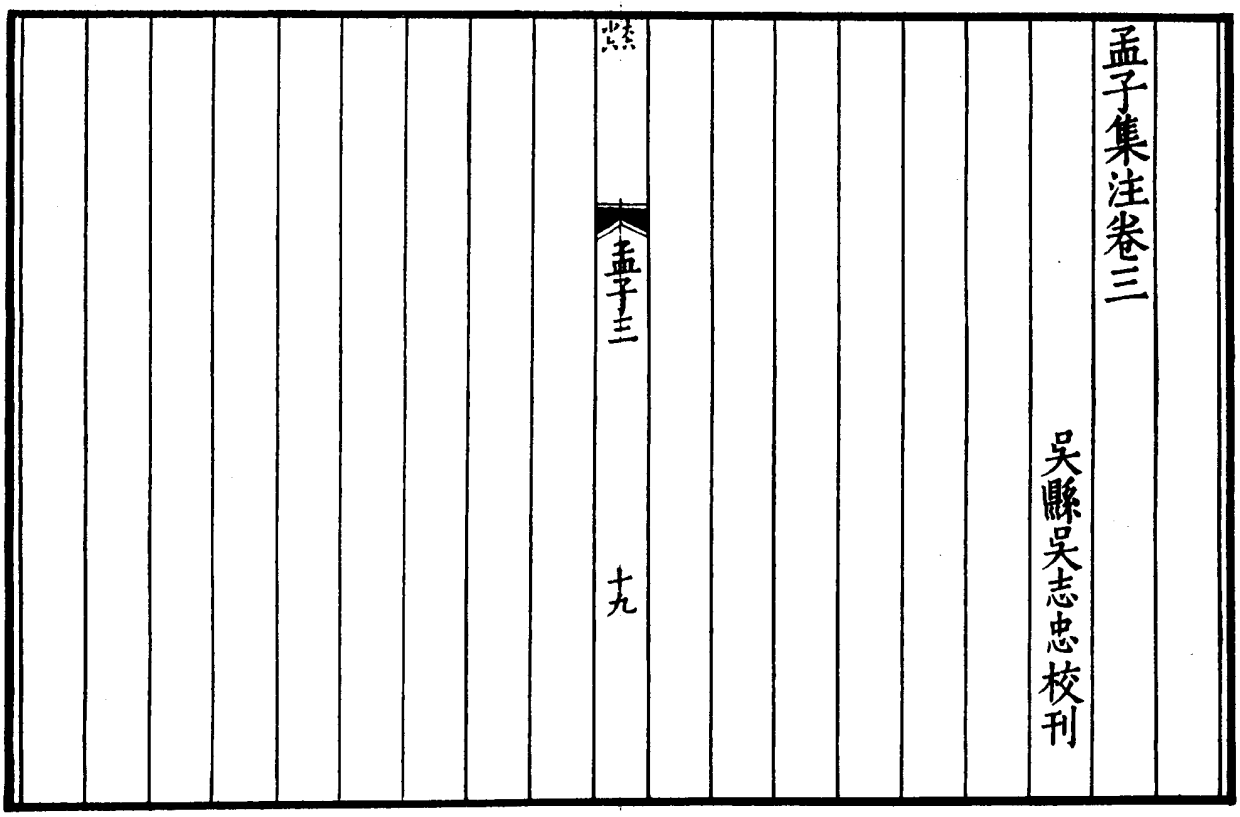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音含。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禱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恥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益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鄙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集注卷三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三
十九

孟子集注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

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爲兵

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蚔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天吏

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

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識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

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

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項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受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苟簧者所以爲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

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繼。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集注卷四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安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餰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念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兵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卽就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益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盱盱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盱五禮反從目從今或音普遍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盱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使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耳。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虞。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曆曆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闖。○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捉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益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耕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焉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昊。○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賢遍反。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音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嗡楚怪反。泌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藁力追反。埋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嗡。攢共食之貌。顙。額也。泌。泌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泌。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轢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注卷五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耶。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則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蠶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也。

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爲去聲。舍上聲。耒。力對反。耜。牀史反。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殉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輿。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食志食而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固不求食。自彼而言。

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間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百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瞰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夫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夫畦。夫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夫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

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

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辭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

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度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人而自足。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顰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閻。辟音避。頻與顰同。顰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

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集注卷六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

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

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顚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顚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

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倫說見前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

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解見前篇。○亦○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齊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善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

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

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禮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取受命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孼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爵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驅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

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棄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感人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

子焉往。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

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爭城以戰。殺人盈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草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

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昧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殉人。徒爲失己。○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

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戒之而已矣。○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非。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呂氏曰。

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懽為進退○孟子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之與○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間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閒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乎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發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曰嘽咺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條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

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孟子集注卷七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涸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

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逸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

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之蘇大人則隨事而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察理不精故有二者順理因時而處安豈爲是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養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此亦有爲而言○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

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薇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薇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薇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

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濤。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之竭矣。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

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後○公都子曰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戮。羞辱也。很。忿戾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

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當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

曰。如伋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爲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莧反。○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易。墦音煩。施施如字。○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閽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注卷八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

也。懟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讎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

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圉。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旣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蹜貌。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卽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

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下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私有故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諄反。○萬章問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之意耳。

與。與去聲。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

豫州也。訟。獄。謂不決而訟之也。獄。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大甲成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大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亭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囂囂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

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讐。○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制斷。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

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注卷九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言所事卽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卽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

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

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大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當時諸侯兼幷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

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間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

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

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

皆事之宜。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諂。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

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語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閒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讋。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讋。讀書作懾。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顚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讋。怨也。言殺人而顚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攷。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

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

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饋養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富。謂祿之厚薄。益仕不爲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處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爲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劮反。長上聲。○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

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

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益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擗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擗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況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

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

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

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欲見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益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益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

王問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集注卷十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杞柳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漯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益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以彼爲白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辭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孟季子問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卽滿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斯氏反。○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罭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者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一其理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偸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善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嘑呼故反。蹴子六反。○嘑。叱咄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善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善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善惡之心。○此章言善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焉。於斯○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而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方。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大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令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荑。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

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古彀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張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吳縣吳志忠校刊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翅與啻同。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錙銖黍累。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鴄。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

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益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益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大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衞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宋牼

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

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

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耶。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爲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

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之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綿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識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並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

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糷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釐。慎子名。滑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滅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陶。瓦器。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

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丑問也。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雁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注卷十二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集注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未盡之意。○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此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善惡固有善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爲機機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韓氏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樂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雖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卽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殉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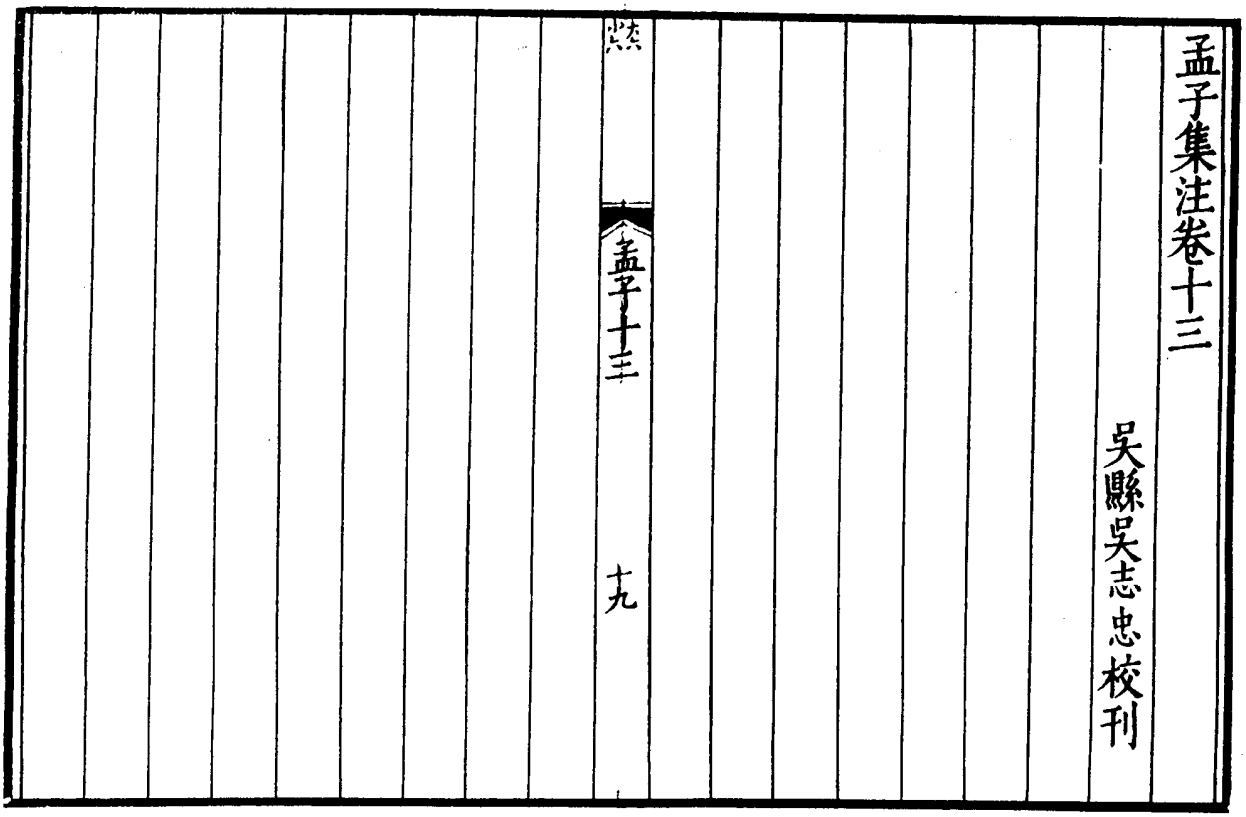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斂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仞同。○八尺爲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性之。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之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于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大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大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同。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鄒皆云。羨文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大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達財。如孔子之於冉閔。有答問者。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宮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殉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長而問。挾賢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孟子集注卷十三
吳縣吳志忠校刊
孟子十三 十九

孟子集注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公孫丑之辭也。糜爛。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大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捻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捻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驕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

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尼。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

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細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蝕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細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豐氏曰。奚。何也。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塗。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細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細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

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嬰孺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

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膤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

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幷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始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並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置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善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

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便佞隱黙。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擧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擧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爲。皇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椽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目耳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

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歿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

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人。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大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

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爲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集注卷十四

吳縣吳志忠校刊

江寧周啓友刻